

建昌府志

光緒五年補版

250.123

1381

223

23



藝文志卷九

一郡之廣數百年之久文藝則美不勝收矣班氏藝文志僅標書目文字或散見各傳郡邑志又非敢倣之惟載其有關於土地人民政事者爲序記爲書爲碑誌各仍其類以世敘之而卷帙倍逾羣冊矣詩賦雖緒餘亦太史陳風之助附諸簡末而以書目弁於端

書目

詔疏

記序

書碑

賦詩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建昌府志

藝文志卷九

書目 卷九之一

宋

廣中臺紀八十卷

清邊前要五十卷

直言集一卷

以上並見宋史

綠珠傳二卷

西陲要紀十卷

仙鳧羽翼三十卷

四聲韻五卷

爲臣要紀三卷

詩賦書奏十卷

以上俱見曾鞏後序俱南豐曾致堯著

重修廣韻五卷

韻詮十四卷

大中祥符編敕四十卷

轉運司編敕三十卷

宸章二十五卷

江南別錄四卷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書目

志異十卷

唐紀四十卷

以上並見宋史

文僖集百卷

俱南城陳彭年著

唐臣事跡二十卷

兩漢諫論五十卷

俱南豐曾易簡著

嘉祐錄命十卷

驛命三卷

審官院編敕十五卷

以上並見宋史

俱南城吳奎著

直講集三十卷

後集六卷

並見宋史俱南城李觀著又名退居

類稿皇祐續編今統名盱江集共四十卷

安南議十篇

見宋史南城陳次公著

王補之集十五卷

見宋史

論語解十卷

俱南城王无咎著

元豐類稿五十卷

別集六卷

續稿四十卷

宋朝政要策一卷

德音寶訓二卷

雜職一卷

以上並見宋史

隆平集二十卷 俱南豐 曾鞏著

三朝政論二卷

熙甯新編常平救二卷

審官東院編敕二卷

曾布集三十卷 以上並見宋史 俱南豐曾布著

書講義八卷 將作監式五卷

元祐制集十二卷 曲阜外集三十卷

宸章二十五卷 以上並見宋史 俱南豐曾肇著

通稿二十卷 南豐傅野著 獻獄集十三卷

玉堂集二十卷 玉堂詩十卷 以上並見宋史 俱南豐元絳著

王夢錫文集五卷 南豐王嚮著 奏議文集六十卷 南豐朱京著

詩經解義十卷 南豐朱彥著 灌園集三十卷 見宋史南豐呂南公著

春秋見微五卷 見宋史南豐范柔中著 空青集十卷 南豐會紆著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書目 二

猥稿四十卷 南豐符行中著 江西續宗派詩二卷 見宋史

臨漢居士集七卷 俱南豐曾絃著 懷峴居士集六卷 南豐曾思著見楊萬

序 感寓文類二十卷 詩解義二十卷 俱南豐邱稅著

浩歌集一卷 見宋史 雲壑隱居集三卷 俱南豐蔡柟著

鑑論百篇 南豐饒廷直著 泮林古詩二卷

選註摘遺三卷 並見宋史俱南豐曾發著 通鑑補遺一百篇

類說五十卷 並見宋史俱南豐曾慥著 孝類書二卷 見宋史南豐曾恬著

李浩文集二卷 見宋史南豐李浩著 盱江志十卷

宜春州志十卷 並見宋史南豐童宗說著 覺菴集二十卷 南豐曾炎著

艇齋詩話一卷 見宋史又艇齋詩序俱南豐曾季狸著

尺牘見真德秀序

金陵百韻南豐曾極著 玉壺梅花三百詠一卷見宋史南

豐彭克著 定齋集二十四卷南城聶子述著

包文肅公集十二卷南城包恢著 至樂齋集四十卷見宋史南城傅自得

壁林文集十四卷南城黃應龍著

陳文定公奏議見劉壘序南豐陳宗禮著 史學提要五卷南城黃繼善著

方石漫稿二十卷南豐劉揆著

元

山雞愛景集 聖門言行錄俱南豐劉鏗著

雪樓文集四十五卷南城程文海著 十忠詩一卷

泯稿二十卷 吟稿十一卷

隱居通議三十一卷俱南豐劉壘著

建昌府志 卷九藝文書目三

綱常明鑑見吳澄序南豐吳琢纂輯 醫說四篇見吳澄序南豐嚴壽逸著

歸趣吟四卷南豐傅榮可著 詩經疑問七卷新城朱倬著

明

醉夢集見王禕序 詞林十二冊俱新城黃肅著

滇中奏議六卷 清溪集八卷俱廣昌賴巽著

牧民備用一卷 司刑備用一卷

奏議一卷 文稿四卷以上並見明史俱廣昌何文淵著

書經旁通十卷見明史南城黃瑜著 春秋會傳十五卷見明史廣昌饒秉鑑著

周禮明解十二卷 周禮集註七卷

儀禮敘錄十七卷

左傳擷英三卷 勲賢琬琰集二卷

唐律羣玉十六卷

何文肅公文集三十二卷以上

並見明史俱廣昌何喬新著

歷解易覽一卷見明史

梅花百詠一卷

深衣考正一卷

桂坡偶錄一卷

文集二十卷俱南城左贊著

張柏崖文集二十卷見明史家藏本十四卷

詩集二十二卷

和唐詩十卷俱南城張昇著

奏議一卷

文集十八卷

續集十四卷以上並見明史俱南城羅玘著中庸衍義十七卷

東洲稿十二卷

詩八卷以上並見明史俱南城夏良勝著

醫學入門八卷南豐李恂著

南溪集二十卷南豐鄧汝相著

南雍申教錄十五卷

文集六十五卷並見明史

建昌府志卷九

藝文

書目

四

石堂近稿二卷俱新城王材著

明道錄八卷

近溪集十二卷

詩二卷以上並見明史俱南城羅汝芳著

三禮編三十卷見明史

太極拾遺二卷俱南豐李經綸著外有詩

經教考範數觀通三才要典聖功纂要形釋新言邊情十五義律書續議讀書記衛道錄等著見自序及侯峒曾序

崇質堂集二十卷南豐李萬寶著

格致精義錄二十二卷

知本錄十卷俱南豐趙郡著

易解六卷

周易如是編二卷俱新城黃渾著

易經釋五卷

尚書二卷

詩釋三卷

三禮編釋二十六卷

春秋釋一卷

函史上編八十一卷

下編二十一卷

潛學稿十七卷以上並見明史

史記內編十五卷

春秋經傳畧二卷俱新城鄧元錫著

心泉集三十二卷廣昌何源著

荷亭詩選二卷新城涂諸著

深息窩集六卷南城張壽朋著

經翼十卷廣昌劉承恩著

南中奏疏十六卷

留夷館詩四卷

春草樓詩一卷

簫曲山房詩一卷

紅泉館詩四卷俱新城鄧漢著

德隅堂詩文四卷

建昌府志卷九 藝文

外集一卷

西有園詩一卷

花溪詩一卷俱新城鄧澄著

松軒集六卷廣昌賴邦造著

纂西漢精義五經闡要諸子粹言其七十卷俱南豐劉珍著

懷古詩文一卷新城魯汝亨著

周易卦義上下二卷

釣閒詩集五卷俱新城魯論著

易疏五卷

瑤光閣外集二卷俱新城黃端伯著

太平通史四十六卷

西臺奏議一卷新城張標著

楊南山詩文二卷新城楊嵩著

代亦詩集一卷南城蕭鵬著

進修錄六卷新城馮渠著

復安堂集十卷新城黃龍元著

南中詩集六卷

甬東詩一卷

大旭山房詩一卷

澗水集詩一卷

吳門奏疏一卷

大隱堂詩文四卷

書目 五

清雅堂詩文二卷

波羅園詩一卷

性餘堂集十卷新城涂國鼎著

榴館初函集十卷新城楊思本著

四書通義六卷

聞見錄三十五卷一名仕學全書

自怡堂集一卷新城魯訓著

瑤光閣集八卷並見明史

一杯水集四卷新城涂伯昌著

詩文集五卷俱新城余日登著

歷法同異考四卷 見明史廣昌何三省著

翠筠亭集十三卷 瀘溪石文器著 芷莊吟一卷 新城涂白著

藏山稿十二卷 懸榻編六卷 俱南城徐芳著

易鈔十卷 雪草集二十卷 俱南豐饒陞著

周禮補註二卷 山居十集十卷

理學會歸八卷 文廟禮制畧一卷 俱南城蕭韻著

石岡別集四卷 廣昌李喬著 直洲文集六卷 廣昌劉文卿著

國朝

繡椿堂集十卷 南豐鄧一舉著 學原樓詩文稿六卷 南豐鄧兆清著

沐日居集四卷 廣昌何玉璽著 霞軒七集三卷 廣昌何玉册著

占筮法致知編格物編各三十卷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書目 六

大學中庸考全四卷 禮記刪補四卷

春秋考全四卷 四書刪補二卷

孔門十八子傳八卷 濟生易簡錄三十卷 俱南豐鄧觀著

楷園集八卷 新城孔鼎著 程山遺書共五十六卷 南豐謝文

海著 李深齋遺橋二卷 南豐李萼林著

壺天集六卷 草閣陽秋四卷

李延七疏 爰書二卷

疑史十二卷 俱廣昌羅鴻著 易經管窺二卷

春秋節斷四卷 俱南城劉良著 鑪峰集四卷 南城張世經著

周易發蒙二卷 南音集一集

廿一史提要一卷 頻伽園文集四卷

望廬草一卷

汎舟草一卷俱南城鄧吳著

潛確齋文集四卷

古論一卷俱新城涂斯皇著

三書纂要八卷

補史學提要元明二編俱新城涂新

大訪著

古學念典三十二卷新城涂大詠著

漁郎集二卷新城余光合著

陳伯璣詩集十卷

愛琴館集一卷俱南城陳允衡著外有願學編見徐芳序

周易繁要四卷廣昌魏而泰著 空青集四卷

隅軒近稿二卷俱新城涂西著 文蛻集六卷南城吳用著

秋雨堂詩文集十卷南城吳學炯著 卜耕堂文集四卷南城羅冠著

條議草二卷新城楊日昇著 樵谷詩集四卷南城梅渭著

隨遇堂集十六卷南豐湯永寬著 貽譏集四十卷南豐湯永誠著

建昌府志卷九

藝文書目七

依綠園詩一卷新城鄧著

傲園遺稿三卷南豐黃熙著

軸園初稿二卷

軸園不焚草二卷

家禮酌宜四卷俱南豐甘京著 李作謀遺稿二卷南豐李其聰著

懷葛堂集卷目未分南豐梁份著 性圖二卷

願學錄六卷

聖學類編六卷俱南城黃采著

困學錄四卷

東園詩二卷

古文二卷俱南豐汪瑤著 恣慵集二卷廣昌黃官瀉著

愛日堂集四卷廣昌黃官聯著 道山稿四卷

元川吟二卷俱廣昌何浩然著 耐耕堂集八卷廣昌羅榮著

帝王統系圖紀一卷

甲子編年一卷

素園詩稿二卷俱南豐曾燾著 孔天徵文集三卷新城孔尚典著

吏山集四卷

廣昌劉青麓著

似千藏稿四卷

槐堂講義六卷

俱廣昌劉崑麓著

陶軒詩集四卷

四書五經解十卷

俱廣昌魏協著

起東文集四卷

廣昌謝宗京著

周易古今合本三卷

引書異同三卷

石鼓文定本二卷

韻原二十卷

王文成經營橫水方畧二卷

稽禮辨論一卷

經部小學類存目二種

韻原表一卷

六書夬一卷

說文箋釋二十卷

爾齋類稿二卷

俱南豐劉凝著

知恥編一百二十卷

廣昌黃建著

印本堂文藝二卷

古照詩集二卷

俱廣昌黃適亥著

浪墨齋集二卷

廣昌黃國瑛著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書目

八

秋鳴詩集十卷

南城黃飛黃著

古今體詩十卷

一畝居古文八卷

俱南城梅之珩著

侍直草一卷

遂初吟一卷

硯貽堂詩鈔一卷

粵遊草一卷

俱新城魯瑗著

敬事齋記上下二卷

雜著一卷

俱南豐鄒瑄著

誰思堂文集二十卷

明感集編六十卷

俱南豐湯煥著

春秋辯疑六卷

一草堂詩集二卷

俱南城鄒圖雲著

樗散集一卷

南城鄭湊著

秋水堂集二卷

南城鄭德溥著

閩遊草一卷

南岳遊草一卷

南城曾映著

誦芬堂集 卷

歷代忠孝傳 卷

瀛洲館課 卷

行年錄 卷

俱廣昌魏方泰著

曉窗集十卷

酬知錄一卷

睦族書一卷俱新城孔毓瓊著

見菴集四卷廣昌謝用俊著

是堂集六卷新城孔毓功著

心學釋疑二卷

心易圖測一卷

研幾錄一卷

聖學入門四卷

左傳經世測要八卷俱新城何國材著

易疏一卷

四書講疏 卷俱瀘溪魏文漢著

牧菴詩文集二卷南城鄧凌遠著

聖學緝熙錄六卷

志學錄四卷

盱江文獻六卷俱南城吳秉乾著

記事詩文稿 卷

教養記事二卷俱廣昌魏定國著

渭川集四卷南豐湯廷竹著

存軒日程五十二卷

柴桑和詩一卷

輯喪禮三卷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書目 九

聖室草一卷俱南城陶成著此外有讀書錄河洛合鈔

蕉軒集二卷

此寄軒詩一卷俱新城張士裕著

洪範皇極解八卷

漫湖集四卷

西塞紀程一卷

輿圖紀畧二卷俱南豐湯倓著

端巖集八卷

正蒙註解二卷俱南豐湯儼著

汲古堂詩六卷

素巖雜著四卷

東山卧吟一卷俱南城梅廷對著

葯房集六卷新城鄧裴著

麻姑山人詩集二卷南城潘秉道著

四書我語八卷新城許岱著

敬堂詩文集六卷新城許有瓊著

餘耕堂剩稿二卷南豐鄧逢年著

睡鄉集六卷南城何天爵著

耐可堂文集二卷南城羅燦著

瑞昌訓士錄四卷南豐湯有年著

喉科三十六種論

眼科十二卷

雜科四卷 俱南城張塵生著

周易童觀集

甯山藏稿四卷

光霽堂詩集六卷 俱南城周之相著

慕堂集二卷 南城梅枝著

曉崖文集六卷 南城彭映著

儒夫存草六卷 南城王思友著

閑齋存草 南城梅存誠著

東山詩草二卷

金畚集

館閣應制賦上下二卷 俱南城潘南豐譚應昌著

安禮著

藹如堂集六卷 南城應昌著

書波集四卷 廣昌易字錄著

涂海門文集四卷 新城涂學琪著

尙書舉隅六卷 新城涂志遴著

道垣詩一卷 南城陶學樞著

淡園詩稿上下二卷 南城章秉銓著

田園集

鹿洞鐸餘集二卷 俱南城陶思賢著

五羊草一卷 新城魯京著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書目

十

愛秋齋詩二卷 新城鄧鎮雲著

松溪詩草二卷 新城潘中立著

南庄類稿八卷

白雲詩鈔二卷

奉使集一卷

靜子曰記二卷 俱廣昌黃永年著

宛玉集四卷 廣昌黃步琬著

甘谷園集二卷 廣昌羅大侃著

四子講說輯要 廣昌謝帝良著

需堂詩集四卷 廣昌魏兆龍著

漸堂遺草二卷 南豐趙由儀著

覺軒詩集三卷 廣昌黃宜華著

穎經堂稿四卷 廣昌鍾溥著

藹堂詩集四卷 廣昌黃煦著

訥思居集十卷 廣昌黃鴻璐著

蘭軒初集二卷 廣昌何蕃著

平梅集八卷 廣昌黃秉銓著

松門遺稿二卷 南豐曾哀著

治家要畧二卷

涉園詩集四卷 俱廣昌李國琦著

曉樓文集 南城張江著

積慶堂文集 南城梅枚著

應制彙纂

南城陶學樞著

春秋辨疑

南城鄒圖雲著

歷史提綱

南城吳秉乾著

大學衍義

南城王最著

香墅漫鈔全集

辦香山房詩集

南城曾枚著

汲古堂文集

大戴禮解詁

南城王聘珍著

聖諭廣訓直解

南城歐陽梁著

賞雨茅屋集

南城曾煥著

漁瀾山人集

南城彭釐著

傳經堂稿

南城謝焜著

得心集

南城謝星煥著

易範同宗錄

南城李灝著

經部書類存目一種

禹貢方城考一卷

俱南豐湯奔瑞著

明史綱目

衍義補纂

江防要圖

俱南豐湯鳴雷著

居恒語錄二十卷

內省齋文集三十六卷

鹿洞適言十二卷

建昌府志卷九

藝文

書目

十一

廣陵敬慎錄十二卷

廣陵欽恤錄十二卷

粵政存草六卷

粵東鄉約全書二卷

奏議存草一卷

評點孟子七卷

評校呂公實政錄二卷

養蒙元音一卷

評校政治盡心錄二十卷

閩訓適言一卷

餘慶篇一卷

廣陵東粵政畧十四卷

俱南豐湯

來賀著

四書彙旨三卷

南豐黃汝榜著

邑乘紺珠三十二卷

蔓金苔四卷

屯書蠡譚六卷

俱南豐趙師賓著

舒嘯園集一百十六卷

南豐傅大

業著

一二愚草二卷

半園和稿一卷

俱南豐劉吉著

善光錄

南豐鄒昌祺著

鳳肩游甲集六卷南豐趙希仍著 聽春樓集二卷南豐趙希仍著

漱石園集南豐李穎著 禮記輯要十二卷

春秋五傳三卷俱南豐劉都著 淡園遺稿一卷南豐劉保嘉賓著

步曼齋集一卷南豐揭斯祚著 歷論一卷

九州要錄一卷 脈論二卷俱南豐劉錯著

四書彙疏要參四十卷南豐劉承道著 周易說研六卷

四書疑問三十六卷 詩說活參二卷

尚書考質二卷 禮經酌古三卷

春秋求中六卷 續志稿六卷俱南豐李灝著

芭堂類稿一卷 文集十二卷

涉園詩四卷南豐湯斯祚著 書目 十二

建昌府志卷九 藝文 書目 十二

亦廬堂詩集二十八卷 雜著六卷 識之錄十卷俱南豐湯斯祚著

尺牘八卷 未遠堂集十二卷 橘中吟二卷俱南豐趙希階著

種松園集十卷南豐湯大坊著 九致堂詩鈔一卷南豐饒安鼎著

蔬園初集六卷南豐陳嘉猷著 卧廬詩稿十卷南豐李杜著

湖山遺稿三卷南豐饒安緒著 四書講畧三卷

五經類編一卷 讀正尚書二卷俱南豐曾補著

詩文二卷南豐汪世麟著 平岡書屋半刪稿六卷南豐曾章著

思誠集一卷南豐曾迪吉著 半壁遺稿三卷南豐平丰著

筠村詩草二卷南豐李瑛著 勉哉遊草二卷南豐趙鳴鸞著

南村遺稿二卷南豐湯景曾著

思郭遺稿一卷南豐湯志汲著

史學快覽

春秋簡義俱南豐姚黃著

綱軒詩集二卷南豐趙焯著

約齋詩集一卷南豐程師曾著

河圖洛書解一卷南豐劉基公命著

源源堂詩集二卷南豐吳啟蕃著

龐舟詩集南豐謝德宏著

存誠草

淚枯草

無聲草俱南豐謝德慥著

豁齋詩草南豐謝德贊著

守樸燼草南豐謝德毅著

荔堂詩集南豐鄒憲著

攜囊集南豐朱佩芬著

寫心軒集南豐謝修振著

祖軒文集

祖軒詩集俱南豐謝修擴著

青壁山房詩稿

青壁山房劇談俱南豐鄧由高著

翠麓文集

翠麓詩集

建昌府志卷九

藝文

書目

十三

字考韻辨俱南豐鄧耕著

謙齋遺集十二卷南豐鄧敷著

偶然錄南豐李逢陽著

禮記訂約

慎餘詩稿俱南豐湯奔雋著

易經注釋南豐湯寅著

焚餘草南豐饒世燈著

塗鴉詩草南豐李昞著

芥浦詩刪南豐胡蘇著

詩經解義

行麓偶存詩卷俱南豐趙甯靜著

應州志十卷

種秫園小草俱南豐吳炳著

西行草南豐吳炳著

詩經集解

轟峯古今體詩俱南豐聶修著

片峯閩遊草南豐曾榮遇著

鴻雪堂奏疏

李恭毅公遺詩俱南豐李湖著

緜芳齋文集

緜芳齋詩集

緜芳齋雜著俱南豐譚尙忠著

松門詩稿南豐鄧來祚著

叩亭草南豐崔鏞著

筠瀾詩草十二卷

莘畝集

五經錐義南豐劉秉彝著

法華詩鈔南豐邱漣著

周易象釋

晤雲軒集四卷南豐劉雯著

孟子篇畧

是吾亭楮談南豐趙鳴鸞著

退菴詩草

建昌府志卷九

閩遊續草

春霽軒草

范金詩話南豐謝鳴盛著

蒼筤續稿南豐謝鳴篁著

聲谷詩鈔南豐余韻著

慎廬遺稿南豐湯文海著

韞山詩草南豐張泉著

廿二史紀事提要

斗室吟遺稿南豐譚馥著

靜吟室詩

聽茶館詩一卷南豐譚光祥著

尺餘詩鈔南豐黃松著

柱廬詩稿南豐李天定著

和蘇詩四卷南豐吳森著

種香書屋詩稿南豐湯顯相著

周易象象合解

樞言堂詩草南豐聶侯著

左傳貫珠南豐杜文亮著

易經解義

勉哉遺稿

非我齋文集南豐謝鳴謙著

閩遊草

藝文書目 西

菘圃偶存南豐謝本量著

醒菴詩草

蒼筤存稿

率爾詩草南豐周湘著

斗垣遺稿南豐崔宸著

未齋詩鈔南豐譚經著

看山樓遺稿南豐揭鳳翔著

翠麓山房文稿南豐譚光祿著

絳跗山館集四卷

煙花館詩

退庵草南豐吳鳴謙著

影窗嚙稿南豐吳應咸著

鋤菊山房詩稿南豐李茵著

杏門詩草南豐湯閱著

餘存詩稿二卷南豐鄧世昱著

易經集義南豐周熊著

學庸講義

周易圖說

醫學輯要南豐吳鼎著

蘇醫備要南豐劉執持著

詒穀偶錄南豐謝宜著

研香齋文集

研香齋詩集南豐謝宗紹著

周禮節讀南豐揭垂紳著

軒霞詩集一卷南豐鄒翰著

荷衣遺稿南豐揭垂佩著

歸雲洞詩草

放鶴峯詩草南豐周心敏著

竹牕詩草南豐趙宜勳著

改正通鑑小畧南豐劉先授著

庸吏庸言

讀律心得

蜀僚問答

建昌府志卷九

藝文

書目

十五

六九軒算書南豐劉衡著

易說十四卷

書說五卷

詩說四卷

儀禮說二卷

禮記說十卷

四書說六卷

喪服會通說四卷

求自得之室文鈔八卷

詩鈔六卷南豐吳嘉賓著

丈量日記一卷

詩文全集

四體古文選

唐五律七律選

江南救災錄六卷

畿輔原濕草一卷

賑荒日記二卷

蘆汀晚筆一卷南豐黃祐著

河上餘閒二卷

晚香閒墨一卷南豐黃祐著

坐久軒詩草南豐元著

戢良軒草南豐元著

是堂集

新城孔毓功著

攬勝詩草

蓮渚詩草

俱新城許有瓊著

可雪詩草

新城涂志有著

南池類稿

新城涂登著

黎川文載

與稽編六卷

與居編三卷

大學解一卷

俱新城馮行著

凝齋遺集

新城陳道著

則古篇四卷

城綏禮陽圖說一卷

十樵隨筆一卷

俱新城周璘著

晚舍山人遺集

新城魯淮著

周易讀本四卷

山木居士外集四卷

山木居士集十二卷

翠巖雜稿三卷

新城魯九皋著

五知堂文集

新城魯蘭枝著

東里文集

經疑編

經濟編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書目

七

史論編

理學編

俱新城涂瑞著

遜志堂詩稿

新城喻寶忠著

桐鄉詩稿

新城喻宗崙著

聽竹軒詩鈔二卷

續廣事類賦十二卷

俱新城王鳳喈著

著

寫我詩鈔

新城黃培任著

周官塾訓

四禮通俗

厚畚初稿

厚畚詩稿

俱新城魯鴻著

尚書舉隅

新城涂志遴著

覺莊詩文集

新城張夢龍著

香泉詩稿

新城何之楫著

勺園詩草

新城張達著

東溪詩集

新城黃梧著

王毅堂詩集

新城王著

賜谷詩稿

新城吳曙著

雅三詩稿

新城吳慶標著

閭里富教約

壺舟初稿

俱新城吳際蟠著

五家詩集新城涂以翰著

音學全書新城王啟鵬著

春秋大旨口義

春秋無闕文說

春秋一字之稱說

春秋類文求義

春秋全經口義

春秋類事求義

春秋原本

春秋單辭說

春秋讀本

春秋三傳同異考俱新城陳學受著

今文尚書禹貢說新城郭大椿著

周易讀五卷

大學讀一册

中庸讀五卷

論孟類讀十卷

詩經讀一卷

左傳類讀十餘卷

五服典禮合考一卷

四川漢郡國考一卷

日錄筆記十餘卷俱新城饒拱辰著

建昌府志卷九

藝文

書目

十七

存存堂稿新城孔昭銘著

性書

武畧篇

二懷篇

帝王紀年

寫天新語

禹書星圖俱廣昌揭暄著

問津

書葉

古今使錢錄

墨海

感應雜錄俱廣昌羅榮著

玉尺堂集廣昌何屬乾著

偶然作廣昌魏華著

經史達觀

餘干四理學語錄

湖海餘吟俱廣昌唐鍾星著

松風堂集廣昌黃臨著

餘生紀事廣昌劉邦治著

刪纂書經翼廣昌謝用賓著

遜園詩集廣昌黃恒著

元野集廣昌劉邦基著

周易圖說二卷

先甲堂集四卷

左氏春秋存徵二卷

俱廣昌饒二辛著

研露齋集六卷

廣昌饒學曙著

驪軒遺稿二卷

春閩偶草二卷

漢魏百三名家詩評四卷

羣經解字二卷

汝專遺帙一卷

俱廣昌饒交焯著

綵餘篇二卷

廣昌饒敷善著

芍坡賸稿二卷

廣昌饒敷善著

儀禮節貫四卷

南城朱輅著

鐵簫詩藁

南豐譚光祐著

竟成堂詩文集

南豐李覺著

詒清堂藁

南豐譚祖同著

一簣草存

南豐吳嘉言著

南州倡和編

南豐鄧某著

且泊籜詩草

南豐譚祖勳著

十三經文字偏旁考畧

南豐吳熙著

藝文志卷九

誥 勅 詔 表 疏 狀 卷九之二

李覲試大學助教勅 宋皇祐二年

勅建昌軍草澤李覲藩臣仲淹以覲所著文二十四篇來上予俾禁掖近侍詳較皆曰學業優議論正有立言之體且履行修整誠如薦章所云故特以一命及爾爾其益自進於道勿患朝廷之不知也可特授將仕郎試太學助教不理選限

李覲授主簿說書勅 宋嘉祐三年

勅將仕郎試太學助教說書李覲夫太學者朕所以出教化而賢士之所由進行誼也師儒之官可輕授乎爾醱明茂美通於經術東南士人推以爲冠自佐學政逾年於茲孜孜渠渠務恪厥守祭酒司業以爲博士之職莫宜於爾是用推恩爾其悉心使諸生兢兢興於廉讓而服於教訓則其善也可特授通州海門縣主簿太學說書散官如故

曾鞏中書舍人制 宋元豐五年

勅朕稽於古制董正百官皆使循名用圖實效惟舍人中書之屬典掌命今之司况在侍從之班尤兼論思之職方朕明紀綱定憲度以爲民極之助非能善於文章無以宣布上意非能通於世務何以黼黻皇猷厥任甚重得人爲難咨爾史館修撰曾鞏才思淵源議論該博史學見稱於士類忠誠簡在於朕心是用褒嘉擢爲選首其尙尊所學以善於訓詞奮爾庸以裨於政理使能稱乎厥職而朕與於知人往哉惟休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詔疏

一

以承新命可特授中書舍人

封麻姑勅 宋元豐六年

勅神仙所宅祐此一方赴感應祈慶祥屢下姑從人願閑號
賜封冀能歆嘉以永民福可封清真夫人

再封麻姑勅 宋元祐元年

勅眷惟仙都之境已啟清真之封守臣建言欲加顯號朕何
惜徽名禱禮不以慰壹方父老子弟之心哉歆我茂思永錫
靈佑可封妙寂真人

曾肇中書舍人詔 宋元符三年

勅朝廷以號令鼓四方言之不文行之不遠昔河西諸將讀
璽書而知天子之聖明河北叛臣聞赦命而致武夫之涕泣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詔疏

二

故朕思得才良俾代予言知民物之至情識邦家之大體擇
之久矣近乃得之具官曾肇少知爲文老益更事家傳父兄
之學言有漢唐之風汗簡編年手軸金柳執筆紀事密侍丹
墀比於簡牘之餘試以絲綸之作油然不竭煥乎可觀俾卽
拜於西垣將益觀於來效雖文稱李杜足以爲賢而事同高
崔庶幾適用勉於自竭以稱異恩可特授中書舍人

曾布右相麻 宋元符三年

勅門下左右置相以總吾喉舌之司東西分臺以幹我鈞衡
之任居中如鼎足之時承上若台符之聯相須而成闕一不
可乃登次輔以告大庭具官曾布敏識造微懿文貫道器周
大小之用智適古今之宜被神考特達之知亟躋禁從膺先

朝倚注之重久執事樞而能悉心公家宣力夙夜忠以事上
誼不辭難憂勤百爲壯老一節肆朕纂臨之始大加翼戴之
功參稽師言圖任舊德文章端揆之列紫微陪侍之班合茲
寵名作我近輔仍遷階秩增衍戶封於戲朕有休息百姓之
心汝則覲文而偃武朕有綜覈庶工之志汝則務實而去華
以至甄敘材良敦獎正直澄濤風俗振肅紀綱使萬物各得
其平無一夫或失其所汝之職也尙往欽哉可特授銀青光
祿大夫守尙書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

軍山神封侯誥 宋元符三年

勅南豐之境峰巒聳秀望之見於數百里外者是爲軍山有
神祠焉祈禱輒應使茲一方無旱乾水溢之患神之爲賜彼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詔陳

三

土久矣而封賚之秩未有以稱其報事之心宜賜命書俾新
美號尙期靈貺永庇吾民可特封嘉惠侯仍賜靈感廟爲額
此勅今刻廟中

加封麻姑勅 宋宣和六年

勅欽承鈔道寅奉至真遐瞻絕阜之靈風駐列仙之馭眷蒙
仁於孚佑宜禰禮以褒嘉建昌軍麻姑山仙都觀鈔寂真人
鍊體九和超功十極嘗遊戲於變化復應誠於感通玉字赤
文揭華袞之榮麗丹臺瓊府配德名之顯尊尙祈沖鑒之臨
永茂珍祺之錫可特加真寂沖應元君

符授轉官誥 宋靖康元年

勅朕恭承聖訓嗣守丕業肆覃慶渥溥及萬方在服之臣階

及寄祿畢進命秩庸示寵嘉往祇訓言毋忘夙夜可特授朝議大夫

軍山神加封誥

宋淳祐四年

勅建昌軍靈感廟靈應嘉惠順濟侯軍山爲江右巨鎮萬靈所依其昭昭降福於民使一方無水旱疾疫之災則南豐祠神也巒秀水碧占勝廟食昉元符啟侯社其後疊慶增榮揚景鑠於六字而邑大夫士請益未已酌輿言之公覈臺狀之實能博其施斯之謂仁有赫厥靈於乎不顯萃隆徽而錫命壯舊觀以增華尙克時歆用宏陰相可特封靈應嘉惠順濟仁顯侯

此勅今刻廟中

義民符三孫熊邦美等勅

明景泰四年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詔疏

四

勅曰國家施仁養民爲首爾能出穀一千二百石助朕賑濟有司以聞朕用嘉之今特賜勅獎爲義民爾尙允蹈忠厚表勵鄉俗用副朝廷褒嘉之意欽哉故勅

當時各縣義民勅同

張昇予告勅

明正德二年

勅曰卿以端重之資該博之學自憲祖朝射策爲天下第一遂入翰林陟春坊事我孝考於青宮左右執經朝夕啟沃中間雖出官南京我孝考睠懷舊學旋召還之由官尹進貳春官正位宗伯典故諳悉持守不渝凡有議論恆存大體肆朕卽位任委益隆而乃屢貢封章引疾乞休朕重惜老成之去而憫勞以職務之煩特俞所請以遂本懷仍加太子太保給驛還鄉令有司月給米四石歲給輿隸四人以示寵卿歸其

優游暮景表幸鄉閭益俾壽臧以綏恩命卿有知止之名朕有優賢之義不其休哉故勅

諭祭張禎文

明萬曆二十五年

皇帝遣江西按察司副使分守湖東道余焯諭祭原任南京工部右侍郎張禎文曰維爾才資茂明襟期慷慨播循良於劇邑振丰采於憲臺撓逆鱗而直氣不回還舊物而高名增重游馭卿寺董正陪京爰晉貳於留工益宣勞於邦土鴻儀正懋駒隙俄遷軫念老成特頒祭葬靈其不昧尙克歆承

諭祭鄧鍊文

明萬曆三十年

皇帝遣江西分守湖東道按察司副使薛士彥諭祭原任太僕寺卿鄧鍊文曰惟爾器宇醅良才猷敏達賢科邁迹郡理著聲肅風紀於烏臺佐平反於棘寺方司罔牧遽返邱園未遂賜環已經屬纊特頒祭葬尙克歆承

贈趙師聖禮部侍郎詔

明天啟元年

皇帝詔曰朝廷注意勞臣於講幄尤重其有弱而經綸竟蔚於沒世者不惜寵渥以示追崇爾原任詹事府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趙師聖楓宸射策藝苑蜚英三藏秘金石之論五色侍鸞坡之草樹人春省旣雙雋於南宮視駿燕臺復空羣於北野禫服徵還哀音遽及典型在望彫謝堪嗟重軫舊勞覃敷渥典是用贈爾爲禮部侍郎錫之誥命嗚呼象應文昌嚴副春卿之席神騎箕尾擬歸天帝之旁睠乃冥靈服茲休命

諭祭鄧漢文

明崇禎九年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詔疏

五

皇帝遣湖東道致祭順天巡撫都御史鄧漢文曰惟爾才猷
練達品操端方自花縣著聲而柏臺挺節持斧肅滇南之境
運籌澄浙水之波膺授鉞於防邊乃觸璫而遠遣賜環需用
易箚旋聞朝論盡傷國恩軫恤聿陳俎豆尙克祇承

謝授官表

宋李覲
南城人

臣覲言今月十九日建昌軍進奏院遞到勅牒一道官告一
道伏蒙聖恩特授臣將仕郎試太學助教者畎畝之中耕鑿
殆忘於帝力蓬茨之下絲綸遠捧於王言身未試於九重名
已參於一命閨門交慶鄉里知榮伏念臣生長荒陬世家寒
士徒際恢儒之運謬存懷古之心四十無聞早畏仲尼之戒
三千奏牒終慚曼倩之才嘗策足於上都願刻肝於詔舉過

建昌府志卷九

藝文

詔疏

六

蒙嘉惠首命試言繫遼豕之自矜奈齊竽之有辨馮衍之孺
人稚子皆笑歸田周顒之芰製荷衣遂成習隱自茲潛伏何
可覬覦豈期天幸之來偶被藩臣之薦深虞累氣難用升聞
快炙美芹敢望獻尊之賞油雲霈雨俄瞻旱稿之苗雖釋褐
之有光然事親而甚便不離鄉井已脫民編斯益伏遇皇帝
陛下道貫幾深仁兼煦嫗時文再郁將令三代同風多士已
甯猶恐一夫不獲故茲狂簡亦預采收敢不虔奉訓辭益敦
學行庭闈是戀幸申爲子之誠犬馬未衰庶有報君之日

謝授中書舍人表

宋曾鞏
南豐人

伏承制命授臣試中書舍人者甫上程篇遽塵寵任載惟遭
遇倍集兢慚中謝蓋聖君難諭之情將啟施於號令得當世

能言之士然後達於文辭矧今綱理四方彌綸庶政肇維新
之王度備久簡之官儀計謀常越於拘攣注錯舉爲於希闕
豈伊凡庶可測高深方當覺悟邇遐使徧知於上意訓齊內
外用丕變於羣心尤資演暢之材曲盡丁寧之旨布爲邦典
茲謂人文顧在臣愚豈堪此選伏惟皇帝陛下超踰千載特
起一時躬堯帝之聰明而不忘講學集成湯之勇智而無倦
咨詢惟左右前後之臣有耳目腹心之寄尤非淺識所可叨
居如臣性實滯蒙器非廣博知自強於名節恥陰附於貴權
無因緣毫髮之扳援有積累邱山之忌嫉晚逢睿聖獨賜收
憐褒嘉特異於常倫進用每從於中出猥以五朝之大典屬
於一介之孤生已愧缺然將安稱此敢期誤寵仍置近班敷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詔疏

七

導訓辭懼空疎之難彊追參諷議憂蹇淺之易窮於風波流
落之餘以蒲柳衰殘之質自循涯分曷副恩榮雖日月之光
何加於潤色而天地之德無待於論思然臣素堅好古之誠
粗識愛君之義旣抗顏而就列敢恕己以懷私謹當尋繹舊
聞用闡揚於明命激昂懦志庶補助於謀猷仰答主知誓殫
臣節

鄧州遺表

宋饒廷直

南城人

臣嘗聞古人有言曰士見危致命又曰忠臣不事二君自幼
及壯日誦所聞期力行之今適當艱難之時備事邊境之上
欲盡忠誠少圖補報忽承金人講和誓書以唐鄧二州割屬
北界微臣愚分當何如哉欲望風南遁則去就不明一城軍

民必自生變恐金人指以爲辭上誤朝廷講和之計見依舊
任聽候旨諭設或不幸橫被拘執期於殺身以全臣節伏乞
臣父母各年七十之上見居建昌之南城縣兄弟雖皆儒業
然無祿奉養臣死之後舉家立見狼狽復望聖慈察臣區區
殉國之情憐臣拳拳愛君之義施乾坤之造布雨露之恩少
加存恤不令失所則臣死之日猶生之年誓當結草上報國
恩之萬一南望闕廷無任

代包恢進周禮六官辨表

宋歐良南城人

道在五經固昭垂於軌範書稽六典敢妄肆於管蠡不圖一
得之愚仰徹四聰之聽臣竊謂孟子不盡信武成之策宋元
猶深疑月令之文矧茲設官分職之辭決非垂世立教之本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詔疏

八

蓋劉歆作以輔新室莫掩其奸謂周公以之致太平恐乖其
實惟唐宗誤以爲聖作雖漢儒亦識其陰謀宇文放此而疾
顛安石行之而大壞儻果出古者不刊之訓何至爲後來取
敗之階臣退揆蒙愚未能渙釋耳提面命頗有得於父師口
誦心維因默參於義例乃詳訂而爲之辨欲深藏以淑其私
顧惟積聞見於丁年豈意裨覽觀於乙夜茲蓋恭遇皇帝陛
下天生神聖日就緝熙格物致知固已循於本末謹思明辨
尤欲盡於精微遂令熒燭之末光亦造蟬蛸之邃宇臣夙哀
臆說欣際昌期學古訓而求多聞涓埃奚補藏書府以待能
者鉛槧爲榮

進中庸衍義表

明夏良勝南城人

蓋聞帝王之學先識其大聖賢之道一歸於中惟萬世之統
紀有傳而千載之遭逢不偶臣竊觀聖經賢傳之宗旨獨存
大學中庸爲全書道出一原世無偏重大學衍義正宗倡首
於西山中庸補遺末路效顰於東海原受性之命降衷於天
率體道之誠敷寬於教三德惟要五道達於一理而行九經
有章三重放乎四海而準誠明之功兼盡中和之效畢臻探
究淵源執中而精一惟允兼綜條貫篤恭而天下咸平堯舜
禹之授受攸歸孔曾思之旨趣如見湖洙泗之正脉允矣大
成開濂洛之真傳昭然懿訓臣早嚅糟粕濫叨一第之榮晚
析絲毛已負平生之志名浮人鄙爵祿之縻者無幾年罪與
憂乘邱園之居者逾再紀心有慕而力不充時與馳而業俱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詔疏

九

廢頃罹三至之謗幸逃兩觀之誅白首從軍存喘息咸蒙聖
德赭衣防患延咎漏欲副初心自知質薄秋蒲殆恐身先朝
露執干戈敢忘俎豆近海岳益切涓埃三軍無隨行之書四
壁置紀聞之筆經史奧妙何敢謂提其要而鈎其元歲月編
摩亦欲效循其綱而列其目近或指遠古足張今上窺祖訓
宗謨有會以協於一每恨金滕石室無由以得其全最慚詮
次無倫抑且見聞有限圖狗馬衰齡之報畢猷猷餘力之忠
秘燕石以自珍食野芹而待獻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德合乾
坤明並日月典學無忘於終始取善每及於芻蕘道粹大全
恆曰望之未見治休隆盛猶云行之維艱制刑初期於無刑
命德終歸於有德卽如臣罪魑魅魍魎自甘四裔之投際若

至恩上下左右大開三面之網將期死報知結草之無從幸
遂生還如汗竹之有待平生心力何知盡在是編末學師資
亦謂偶有所得彙括方就楮墨維新如塵清燕之觀或鑒顛
危之素因言味道知足而飲於江河隨事納規率附不嫌於
覷縷相彼大匠專衆材並作之巧類夫良醫集前人應驗之
方但使一言契於淵衷卽是孤纍亨於未造未論開卷有益
方期得意忘言繼聖賢之道統於孔曾思而重光承祖宗之
謨烈何堯舜禹而專美再念臣實戀四門之闕更申一得之
愚追訟往愆無由改度校文與選徒懷公著以人之心進諫
敷言亦助鄴侯獻身之義一無所就衆以爲愚今而冒昧以
上書尤出表章之下策自顧狂奴或有故態何敢崛強更如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詔疏

十

昔時幸寬斧鉞之刑丕冒神聖之化伏願成己成物知人知
天俟百世而考三王尊德性而道問學時中建極九圍仰日
之方中則天難名萬古頌天之爲大臣謹以所編中庸衍義
一十七卷并序目錄繕寫成一十六帙隨表上進以聞

謝 特論內外臣工保舉名儒復購求宋元諸書表

國朝 饒學曙 廣昌人

伏以

聖主求賢登進在絲綸之召

皇衷嗜古搜羅盡石室之藏

朝政收管使之功循往蹟而大開賢路

儒宗傳手訂之業昭來茲而廣購羣書近咨簡在之英茅連

新茹遙訪擇言之論竹寫遺編喜溢臣工光生琬琰臣等誠
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進虞廷而籲俊闕門在元日之
初學禹範而陳彝列坐拜九疇之訓司馬貢三升之選澤媚
山輝流星呈五老之祥金泥玉檢東出寅賓之日夕至晨升
西登羣玉之山圖披典視蓋薦賢專於報國而鑒古乃所以
型今明聽翼爲盡登庸於資格之外典墳邱索不散遺於策
府之中慨自宗魯遺賢臧仲失和光之聖周官失序籍談忘
先世之勤譏儒道之闊疎簪投海岸致殘編之放失灰燼咸
陽逮尙賢之風漸盛斯挾書之禁初除徵士蒲輪長吏身爲
勸駕寫經蕉葉昔賢會有陳編士元非百里之才進趨踰於
鶴禁師古傳五經之緯討散佚於兔園然且麗質華章文士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詔疏

七

之風流獨擅抑或神經怪牒瑤壇之秘策非經振古如斯於
茲獨異從未有連珠合璧著四門三宅之奇累篋連雲望七
閣五車之富如今日者也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立賢無方好善不倦

薇省之揚聲垂耀綬縈玉佩已則哲而知人

蘭臺之充棟盈倉錦覆牙籤賦亶聰而好古乃宵衣不寐思
市駿以千金旰食弗遑採前徽於萬軸傲

仁祖已行之成例冀於吏治得名儒購宋元以後之遺書無
使精言同稗史勅臣工內外無忘以人報國之忠由

諭旨寰區咸喻以文博我之意人來天末不須遠賦蒹葭書
富河間豈必盡傳梨棗乃中虛而慕遠亦述舊以求今千萬

里而遙嶽降嵩生盡彙征於

皇路數百年以上榻穿帷下乃著蹟於崇朝推轂羣英芳草
無沈聲之恨進呈中秘墨經藏稽古之家要使貯以參苓相
廣藥籠之蓄無使文如蝌蚪人疑汲冢之書豈云向日之花
易爲春色自致積山之富并闡幽光將見越資格而晉崇階
一歲邀九遷之眷抑且輯粹言而呈

御覽萬幾乘一暇之勤臣等學愧傳經才非任重識有慚於
辨驥技實小乎雕蟲恩怨無嫌慕祁奚之舉善暑寒弗懈愧
劉向之燃藜素絲良馬之招懼非才之或往緇帙縹囊之廣
徒望若而思歸利見大人喜在田之已見表章吾道幸不朽
之可傳伏願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詔疏

三

聖治日新

廟謨益進

離明秉照當慎簡於股肱喉舌之司

坎澤宏流益博採於濂洛關閩之後責薦揚於大吏願借吹
噓開獻納於太常重爲蒐輯則卜可通而夢可賚萃於上者
謂之升誦其詩而讀其書大而化之謂之聖矣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

聞

薦李覲疏

宋

范仲淹

蘇州人

臣聞聖人坐以待旦旁求俊乂蓋將盡天下之才成天下之

務故爲臣者以舉善爲忠亦將竭知人之明副待旦之意也
臣親逢聖宸嘗忝近輔輒慕前修之節少答非常之遇臣伏
見建昌軍草澤李覲前應制科首被召試有司失之遂退而
隱竭力養親不復干祿鄉曲俊異從而師之善講論六經辨
博明達釋然見聖人之旨著書立言有孟軻楊雄之風義實
無愧於天下之士而朝廷未賜采收識者嗟惜可謂遺逸者
矣臣竊見往年處士草澤周啟明工於詞藻又江甯府草澤
張元用及近年益州草澤龍昌期並老於經術此三人者皆
蒙朝廷特除京官以示獎勵臣覲李覲於經術文章實能兼
之臣今取到本人所業禮論七篇明堂定制圖序一篇書三
篇易論十三篇共二十四篇編爲十一卷謹繕寫上進伏乞
建昌府志卷九

藝文

詔疏

三

聖慈當乙夜之勤一賜御覽則知斯人之才之學非常儒也
其人以母老不願仕宦伏乞朝廷優賜就除一官許令侍養
亦可光其道業榮於閭里以明聖人在上下無遺才若不如
舉狀臣甘重受朝典謹具奏狀聞

薦李覲疏

宋余靖曲江人

臣竊見建昌軍草澤李覲博學通識包括古今潛心著書研
極治亂江南儒士共所師法曾於慶厯元年應茂才異等科
秘閣召試下第退居鄉里四方生徒從之講習有此寒畯淹
在草萊於臣鄰封不敢緘蔽臣又復見草澤邵亢與覲同時
就試後來亢與臣寮奏舉已授職官今覲退居獨未蒙用伏
乞朝廷特與召試以廣得賢之路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奏民間利病疏

元程文海南城人

竊惟建昌雖名一路而在宋時止稱爲軍本是撫州屬縣兩處民戶物產大不相侔况建昌四縣近又割出管內南豐一縣以爲州事力小弱甚矣今江西却於建昌路安機一百張每年造生熟緞匹二千二百五十段而鄰近撫州路止安機二十五張建昌何重撫州何輕撫建甚近土性一同非建昌獨宜織造也緣建昌曾有一路官刻下民媚上司妄添數額遂不可減作備有自流毒無窮本郡不堪其憂臣昔家此實所稔知如令比附撫州依例特與未減似宜公私易爲趁辦段匹又加精好而本路之民少得一分之寬然此特建昌一路與織造一事也其他路分及工匹等事如此不均者亦乞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詔疏

古

令各處有司比附上項事理施行生民幸甚

請建祠表墓疏

明左贊南城人

伏觀天順八年正月二十二日詔書內一款各處帝王陵寢及名臣賢士墳墓有被人毀發者所在有司卽時修理如舊令附近人民一丁看護免其差役此皇上仁厚之盛心曠古所無之令典也臣籍江西建昌府南城縣人竊見本縣有宋太學說書李觀墓在鳳凰山麓祝穆方輿勝覽紀觀之子孫每歲春秋同守貳學官拜掃以爲故事歷年旣久不惟拜掃之典已廢而其墳墓亦惟樵牧踐蹂若更數年必致毀滅臣考得李觀立心高古履行修整竭力養親雅尙恬退倡立盱江書院講明正學訓迪生徒學者稱爲泰伯先生其所著述

有易論禮論共二十篇富國安民強兵策各十篇明堂定制
圖序周禮致太平論皆足以羽翼聖經發明治體又有平土
書二十章得井田之遺意慶厯民言三十篇論時政之得失
其他文字若太學議袁州學記之類皆可矜式當時名臣范
仲淹余靖交薦其賢先儒朱熹稱觀周禮論與其意合聖朝
纂修五經大全觀所立言亦見采錄臣聞古者鄉先生沒則
祭於社如覲者可謂一代之名儒後學之師表不但如古所
謂鄉先生而已今墳墓荒蕪俎豆不及臣竊惜之欽惟國家
崇儒重道以壽斯文之脈以衍太平之運如蒙准言乞勅該
部行移有司封其塋域禁約樵牧照例令附近人民一丁看
護仍於墳所量立祠宇歲時致祭則於風化不爲無補矣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詔疏

五

爲何喬新請諡疏

明廣
昌令張
灤順德人

正德十年六月內陛下可給事中毛憲所奏開稱錄文學之
臣則自永樂以後闡文立教如尙書薛瑄大學士邱濬等皆
究心吾道講明性理文章著述足範後學與凡聞見未及所
當錄者一體上請恩命如前頒賜後該本部覆奏奉聖旨是
欽此欽遵通行巡按衙門且欲參以監司守令之見等因到
臣准此臣伏見本縣已故刑部尙書何喬新由進士歷官刑
部尙書累上疏求罷政尋蒙孝廟准令以禮致仕歸家杜門
著書足跡未嘗至城府後該大理寺屠勳及給事中楊廉等
屢薦不復起初治十五年十二月內喬新終於其家朝廷遣
官諭祭及葬亦如之臣仰見先帝優禮故官藹然唐虞氣象

矣臣竊祿茲土查看得喬新歷官中外全德始終篤學力行
清修苦節其仕也有功有烈其處也有德有言嘗與大學士
邱濬爲道義交平居每相語曰吾與子相知不啻君實景仁
不幸死則後死者銘之此其自負爲何如而其志豈易量哉
今邱濬之書家傳人誦而喬新其友也記曰不知其人視其
友況其平生出處大致彰彰較明如是而使之寂寥無聞吏
茲土者固與有其責矣既又獲覩其門人提學副使蔡清所
作小傳歷溯師友淵源備見規模宏遠推其所有足以尊主
而庇民出其所餘足以範俗而垂世其信道之篤旣無愧於
薛瑄而著述之多亦可配乎邱濬臣又訪其致政家居也安
貧守節樂道忘年間有四川土官感其在任公道之恩不遠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詔疏

六

千里壽以棺木藥食之費其禮頗厚其意甚勤喬新堅却一
無所受夫晚年如是則壯歲可知致仕如此則守官可知蓋
由其平日謹獨工夫深潛縝密無所爲而爲義者故其辭受
取與之際又盡彰彰較明如是真可謂昭代之耆儒豈獨近
世之名宦雖其前長刑部秉道嫉邪爲讒夫鄒魯所誣然而
賣宅卽行沒齒無怨深得大臣體清議之在昔固已甚明公
論之至今久愈難掩前巡按御史陳詮已經具奏辨其誣謗
又巡撫都御史林俊疏其行事欲舉贈諡之章而給事中吳
世忠又詳議而申論之且曰鄒魯擯於聖朝斃於積惡人皆
爲公道之慶爲何喬新之快因是而加贈諡實愜海內衆人
之心又曰如蔣之奇嘗誣奏歐陽修而後日太史文忠之贈

諡愈顯胡絃輩嘗誣奏朱熹而後日太史文公之贈諡愈光蓋誣善者羣小之私而贈諡者萬世之公此臣於喬新所以表其爲昭代之耆儒而不但稱之爲近世之名宦凡以此也其屈也不久則其伸也不大其晦也不久則其光也不長臣仰惟先帝之於喬新可謂無負而羣臣建白又如是之力當時吏茲土者萬一能將順德意則贈諡之典亦不至於久曠矣臣曾見名臣錄內尙書魏驥致仕病故蕭山知縣李鞏上疏請諡後得賜諡文清嘗欲援此事例再爲喬新申請顧念遠臣之體當務晦藏是以對案細思將作復止詎意伏遇聖明舉行曠典羣臣將順之不暇此固千載一時也臣以疏遠之微亦與博訪之列敢不奉承詔旨宣揚上德而共成此清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詔疏

七

明盛事哉今質之鄉評參以衆論同然一辭臣過不自揆竊惟喬新所有贈諡及錄廕之典委的事體相應但恩出自朝廷國是須歸廊廟如蒙皇上俞允乞勅吏部看詳臣奏仍行禮部議擬應得諡法一體施行則賢人君子有所資以爲善而世之所謂讒夫者亦將有所憚而不敢爲惡矣豈特何喬新之幸實斯道斯文之大幸也臣無任悚慄惶恐待罪之至

請從祀易名疏畧

明

倪元珙

上虞人

原任雲南參政羅汝芳學本六經悟參一貫致知復性克承派於姚江廣孝識仁直接源於洙泗始厯邑郡繼涉藩臬允抒磐漸之鴻猷人稱夫子時號聖人共仰蟄存之龍德儒則醅乎其醅論亦定而久定易名從祀之典輿情之盼望久矣

伏見朝廷賜諡雖有常格而德業過人相應格外贈予者出之聖王之睿鑑羅汝芳德業茂著固應蒙特異之褒而邇來士氣日靡世風漸蠱尤須舉理學宗工表章而鼓勵之如萬厯初舉人陳獻章以理學從祀賜諡文恭布衣胡居仁亦以理學從祀賜諡文敬蓋理學一明則內聖外王建極綏猷自無兩用故顯皇帝有破格之褒總以培養道脈俟皇上光大之耳今汝芳正學純修覺人師世既與獻章居仁同軌方駕况仕登三品全節始終稽德業固自超凡論官品亦非僭躐華衮俎豆實兼承而無愧者矣此非臣迂言也伏觀辛未會試策問理學祀典再接禮部咨訪諡冊俱哀列汝芳姓名足徵公論翕服但汝芳砥礪清白子孫式微不能自行請乞臣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詔疏

六

巡歷盱江徘徊其講堂故地既切高山景行而表舉理學以振揚風化又巡方責也詎敢隱焉不以上聞伏望皇上允臣所請將羅汝芳易名從祀則理學薪傳荷王明以彪奕不獨皇祖崇道顯謨光施繼述而皇上之精一持統巍煥宏文直媿唐虞而比德矣

乞放歸田疏

明 鄧元錫 新城人

江西建昌府新城縣舉人蒙恩新授翰林院待詔臣鄧元錫謹奏臣繫籍江西新城縣學生應嘉靖三十四年鄉試中式因母老獨子未能應前丙辰己未科會試續後會試下第於隆慶二年轉告禮部入國子監讀書厯滿上選還家旋以病發未能就銓屢辱儒臣臺臣奏薦於今年六月二十五日接

到吏部文憑一道題奉欽依授臣今職限六月二十六日起
任臣聞命驚惶隨於是日力疾就道竊念臣元錫學術蕪陋
行業迂疏少忝賢書已許身於報國既升冑監實委意於服
官此其貪慕清朝不忍自棄願竭駑下以效馳驅之初心也
茲者伏蒙天恩不隔微物因師儒薦引之言臺臣錄用之疏
卽以禁苑清班不次處之此聖明聽納旁招之大德久曠殊
特之鴻恩過於尋常萬萬者也稍有人心能無激奮獨緣臣
嫡母生母先年相繼傾背連處苦塊遂傷神魂以致肝氣衝
心上逆作痛每一攻發動廢寢食又年已六十有五氣血枯
殘加之多病既衰且病緣病愈衰扶疾前途侵冒炎暑遂至
委頓不能自支竊念君之命官匪榮以祿固將責之效忠臣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詔疏 九
之事君匪謂安祿亦將因之效勞故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而
臣膺力則已愆矣神精消亡有遯心矣况翰林乃清要之地
待詔爲供奉之官而臣以疴病羸瘵之人當之應唯敬對必
至失次奔走進退必且眊仆其無乃辱朝廷羞當世之士乎
懇乞皇上察其始終願仕之心憫其扶疾就道之志本欲自
效非甘隱淪憐其蜂蟻微生賜之犬馬帷蓋俾返田里終其
天年庶幾窮途涸轍獲遂於生成擊壤詠歌甄陶於大化而
皇上再造之恩高厚無極也臣不勝激切屏營之至

題吳煥七世同居疏

明本省 巡按 張 銓 沁水人

臣竊惟渾樸之風遠而仁讓之俗微角弓懸怨斗粟生譎忘
本支之一體等骨肉於陌路卽一堂伯仲已不能旣翕且耽

況能世世聚處有相好而無相尤哉臣伏覩建昌府南城民吳煥者自其祖盛以來歷瑾禎楚煥凡五世而煥之子若孫挺鉅浚又三世同居二百餘人獨以一人秉執家政而餘皆奉規訓焉共爨而食分織而衣耕者無惰力賈者無私財士勤於學女勤於工堂絕喧雜之聲室鮮勃谿之語兒孫更抱兄弟同衾入其里而太和之氣藹然觀其人而無懷之樸未斷是遠可繼公藝之遺風近足方鄭門之義範者也今世情薄惡習俗澆漓如吳氏一門豈可易得況聖政維新嘉與天下共敦雍睦之治賞一勸百臣以爲宜自煥始乞如先朝故事表其門閭賜以粟帛用以風勵末俗激率善良是亦助流教化之一端者也伏乞勅下該部再加查核如果臣言不謬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詔疏

三

卽將吳煥特賜旌揚建坊以爲世勸臣愚不勝跂望待命之至

乞召建言諸臣疏

明羅萬程

廣昌人

爲推廣德意悉召建言諸臣以光聖治事臣惟昊天之作物也倏焉陰慘倏焉陽舒天道無私而萬物若其性聖人之御宇也喜不比昵怒不留藏聖心無我而天下服其公臣嘗備員縣令六七年每覩邸報見陛下明並日月治軼唐虞一舉措一予奪靡不當人心而快公論獨建言罪廢諸臣錄用未盡毋亦聖心之怒尙有留藏在乎及臣趨召至闕下伏覩陛下所以處罪廢之臣則又大破拘攣渾然昊天之無私聖人之無我而不見有絲髮之成心者頃工科右給事中梅國樓

奏薦原任尚書潘季馴隨奉明旨起以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理河道夫一季馴也皇上曾震怒之褫官職奪誥命天下之人度季馴及季馴自度皆以死灰必不復燃今一旦允科臣之請拔寘總憲歷年蒙擯諸臣亦疇不蹶然喜謂終此生必不爲聖世之棄人而彈冠相望矣泰之初九所拔者一茹耳三陽在下相連而進征行吉焉今茲之象其拔茹連茹之會乎竊聞朝廷所以綜覈臣工與臣工所以報効者不過官守言責二者季馴濬河竭智以官爲守而獻忠陛下者也迹其水道穩流饋餉不絕勛闕誠卓犖矣建言諸臣犯顏苦口以言爲責而獻忠陛下者也倘其圖事揆策得翕受而敷施上足以格君心下足以破奸謀所爲勛闕豈在河防下與河防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詔疏

三

之臣起之於罪廢獨奈何以犯顏苦口之臣而禁錮終身豈天地之無私猶有遺憾聖心之無我容有未盡乎臣謂陛下再破常格除萬曆十年張居正輔政以前各官錄用殆盡無容置喙外其自萬曆十一年以後一切罷謫諸臣錄用未盡者如范雎姜應麟蔡時鼎黃道瞻王德新顧憲成彭遵古顧允成等或失問安之節而揣其意發自忠誠或昧投忌之嫌而探其心原無澳忍或爲朝廷慎封典而抗疏不以爲憚或爲刑法求平允而再黜不以爲憂或援救言官而蒙譴斥之辜或感觸而罹越職之條總之爲公論所深與陛下特怒之於一時耳諸臣亦何嘗有不忠不直之事試下其議於吏部再加詳品質以詢謀之僉同決以聖心之獨斷令該部循資

擢用庶嘉言罔攸伏之憂在野無遺賢之嘆且使中外遠邇聞且見者皆日向者起旣廢之能正若此少者起旣廢之直臣又若此大聖人之所作爲迥出尋常萬萬身與昊天同道矣臣再爲人言直言極諫不過職業之常非有甚高難行之事惟人主加以察察夫然後天下惜之同列救之迨推錄不及齋志以亡則後世惜之史冊書之是諫者本無名而名固激而成之也請令上之人無言不容藏疾納垢渠雖一日十疏亦言責之職當如是耳烏得而享其名也方今饑饉頻仍亂災蠱起正宵旰求言之會建言之臣一召則大小臣工誰敢以言爲諱凡揀災之方禦亂之畧雖芻蕘工瞽罔不畢獻其愚治道未必無補况鄒衍釋而霜消商英用而雨降天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詔疏

三

道人事感應若響然則起用廢臣未不可以挽回天心而消彌災沴者如以臣言爲不謬乞留神省覽勅下吏部亟賜施行

諫撤城外兵疏

明石文器 瀘溪人

大理寺右寺正臣石文器奏爲因警陳言以固都城以奠宗社萬安事臣法曹下吏也言責無關兵戎不任在法言法不應出位建言以干越俎之咎然羽書狎至尊化圍城已陷蘇州守禦可虞都城戒嚴登陴警備頃有旨歛兵入城以待援師患在剝膚矣若顧出位之小嫌忘抒赤之大義是不忠也又明主可以盡言若謂人皆不言而小臣可不必言是不智也大凡城守雖云可據總以人心爲固豈徒高墜之足憑乎

萬一蘇門失守鐵騎長驅援兵望而不敢進內耗閉而不得通是坐而自困耳况都城雖有百萬生靈奸民把棍實繁有徒圍困旬月必生內變卽高城深池馬所用之歛兵城內有十不便結營城外有十便臣得而悉數之內則精兵健馬勢無可展外則乘機相時其便一內則大砲強弓憑城舉放所及有限兼易避匿外則伸縮進退無不如意其便二內則一城之外音耗隔絕勤王阻於莫達使命苦於不通惟有縋城萬有不便外則氣脈相聯聲息相應奏聞不阻於無路號令時得以相聞其便三內則九門一閉一意趨前無虞後撓外則有所顧忌不敢分兵遠掠不得不一意專攻其便四內則城外空曠細作往來無所忌憚或有內應線索易通外則防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詔疏

三

禦緝禁偵探往來卽有內奸呼應不便且更攝於外緝而洩其謀也其便五內則坐困孤城或有勤王之師以孤縣不敢徑進卽或數路俱來無屬必敗外則畫地分營氣勢聯絡卽不戰而嚴以守四方義勇望之爲歸聲勢日壯其便六內則羣聚城中訛言易動鶴唳風聲內奸易作外則彼此應援虛實洞見人有固志羣情自安其便七內則有機可乘城內墊隘不便出師襲擊爲難外則車營馬步或爲合擊或爲犄角扼要出奇其便八內則攻圍日久游兵旁掠郡縣萬一失守京師愈搖外則都城有敢戰之兵四方自有奮義之舉人心有屬卽未能勤王而各守亦自堅矣其便九內則萬一無虞必以城下之盟要我我一許而國之大事已去外則伏砲堅

壘碁布星羅我之用奇正在此時可以得志其便十爲今之計急挑戰兵數萬營於城外勢若常山首尾相應車營火炮按方埋伏每營一將總以大臣統之巡視監之由嚴號令整齊約束各兵豐其廩精厚其犒賞語云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勗以忠義勉以身家又重以主將之權厚賞在前嚴誅在後豈有潰散之虞而歛兵城內以待敵者敵至而閉門自守能保無內潰耶此聲一播四方解體都城豈堪再閉耶爲今日第一著非大將守之不可此舉關係頗重擁衛都城實社稷之至計也臣法曹小臣因時感憤不揣庸愚敬申一時以抒忠悃事在呼吸緩則噬臍伏惟皇上不棄芻蕘勅下閣部大臣速爲採擇施行苟利國家臣死不朽臣不勝戰慄待命之至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詔疏

十四

改折漕糧疏

國朝王文璿仁和
御史

奏爲陳山邑輸漕苦累仰祈

睿鑒

恩賜改折以紓民困事恭遇我

皇上御極以來念切民瘼仁政屢頒豁歷年之逋負蠲額外之徵輸減久定之科則凡有益於民生者無不舉行有累於民生者無不予免則薄海內外皆在

聖明洞鑒之中卽在

聖澤涵濡之內臣職司耳目恨聞見有所未周無以上體宵旰之萬一若旣灼見民情苦累尙復逡巡顧望不卽敷陳

黼座其何以仰對

朝廷俯盟衾影乎則如江西建昌府之瀘溪縣漕糧一事用
敢冒昧爲我

皇上備陳之竊臣父恭遇

覃恩受封翰林院編修臣王鉞於康熙四十五年選授瀘溪
縣知縣在任五載日擊瀘民輸漕艱苦曾經據情申詳督撫
籲求題請照例折色以紓民困無如上官格而不行抱憾數
十年於茲矣蓋緣瀘溪縣境層峰疊嶂曲折周遮凡田疇屋
宇皆依山耕築並無平衍之地稠聚之邨舉步崎嶇投足險
阻往來行人縱無負戴尙怯攀躋兼且山寒水冷稻粒晚收
必至冬十月後方得輸漕到倉其倉廩設立上下兩鄉俱各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詔疏

三

距城七十里當此嚴威風雪之時男婦老稚人挈升斗踰岡
越嶺而來遠者百餘里近者數十里途次辛苦惶怖旣已備
嘗及至抵倉守候循次收納又苦宿店稀少枵腹露處更所
不免至於收漕旣竣運漕倍艱緣縣境止有一線谿流盤旋
紆折經一百數十里始達大河而谿流清淺石磊灘多不通
舟楫止設竹筏各載米數石循谿而行水盈則懼滲溼水涸
則憂阻滯倘或竹筏難行兌漕限迫仍須僱夫負送其所需
脚價實屬不貲在愛民之吏尙甘竭蹶措賠倘遇不肖之吏
勢必預料淺阻苛收斛面以待賠償更或借名擾派從中染
指種種賸削罔非民累此臣父王鉞所以志期折色以紓民
困以順民情者也今臣父年踰七十感激

天恩拔臣御史朝夕訓臣謹將瀘邑改折事宜上達
天聽冀遂在官之志臣以爲利不什不變法况漕糧重務上
關國儲未宜輕易微臣再四思維以臣父離任已閱三十年
或小民相安輸納何必紛更變通近見瀘邑一二紳士手攜
改折呈詳一冊據開雍正十年該縣據呈詳請援照同府廣
昌縣改折之例一體改征折色已經督撫批飭查議當卽縣
府道司各加切看堅請嗣經撫臣再飭妥議而糧道始以開
征期近請暫行照舊征收本色後遂中止是江西省大小官
吏皆明知瀘溪山邑之亟宜變通改本色爲折色矣特以事

關

天庾輒瞻顧而退縮耳伏查瀘溪縣每年額征漕米二千八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詔疏

三

百五十二石有零在

天庾山積省此亦屬毫末而在瀘邑合境產米計除輸漕外
僅足供民間本歲之需若遇歉歲出境遠糴負戴而歸是價
必昂其費甚夥果得改折則民間各自充裕勝於社倉奚啻
蓓蕞若謂瀘邑土瘠民貧改折征銀無所自出不知竹木滿
山民間兼善作紙爲業按課輸將力所易辦卽使閒無他業
以米易銀亦屬甚便此固無庸過計者矣若謂漕糧爲正供
折色爲變法與其易新毋甯仍舊不知同府之廣昌縣境素
通舟楫尙得籲請改折若瀘邑在江西通省中峰巒林立水
陸皆紆更無其匹廣昌旣容改折瀘溪鄰接何獨不然且以
江西之大省增一邑之改折此又無礙變通者仰請我

皇上飭諭該省督撫詳查妥議如改征折色果於瀘民有益請照廣昌縣之例每米一石折銀六錢輸納外加耗羨六分於秋收後開征隨條鞭銀起解藩庫永遠遵行倘嗣後有不肖官吏以不能苛收斛面併借名擾派仍復重加耗羨多方巧取該督撫時加察訪一經發覺卽行糾參重懲務使瀘民得沾實惠如此則臣父三十餘年未酬之志於此克遂瀘民百數十年欲言之隱於此獲申臣得藉以仰副我

皇上保赤誠求之
聖心旁推我

皇上恬養生成之德意微臣竊有厚幸焉竊聞宋臣韓琦有二汝之所言當顧體酌宜主於理勝而以至誠將之深味斯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詔疏

七

言稟爲鍼砭恭遇

聖明在御溫詔求言用敢備悉敷陳直抒丹款伏乞

皇上睿鑒臣不勝激切悚惶之至謹奏

行文江西撫臣核覆時乾隆七年巡撫岳

濬備檄行縣邑人傅彤鄧觀魏大升周立愛邱子雋等具白其狀上之得允行至甲戌年知縣顧惠懋備核改折事宜爲文紀其事

請頒律例簡要便民及軍流罪人還鄉朔望赴州縣受

役劄子

國朝 饒學曙 廣昌人

爲民上者必使民聽之不惑而後可化民之惡而使歸於善善化民者必使人人知有凜然可畏之法然後可宥民於過而使知上之恩民不知恩而未免於惑則雖日舉一人而刑之而奸不止日舉百人而教之而奸亦不止何者以其例繁

而易於出入網寬而數於赦宥也我

皇上御極以來每於赦令初下之時咨嗟發命以赦非善政
爲言蓋仁心愷惻深痛吾民之陷於法網而又恐吾民之狃
於寬而犯者愈多也非如天好生之仁何以有此是以律例
之修諄切戒訓悉關

聖慮今告成有年矣然律已難悉而例乃益繁片牒之行卽
爲成案一事也而成案有輕有重欲出者與之輕條欲入者
與之重比州縣之事大小具集而考成莫重於刑名必且厚
延巧幕輕信老吏聽其引一確不可易之成案雖其心所哀
矜憫惻而欲求其生者以迫於自全之故不得不置之死夫
不欲自全以全人此聖賢之事非可概望於夷等也而又有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詔疏

天

奸民者逞其兇肆敢於殺人彼固知致命之成案且千百條
而得生者十之七八且緩決減等可以逖逃一邑中坐毆而
致斃者歲凡幾輩而立決者往往十不獲一固宜其輕麗於
法矣夫漢高入關之始約法三章不聞漢廷之尉史無以持
平也竊思令讞斷者不須廣引成案擇律令之簡要括而下
之民間使愚夫愚婦皆悉知大概學古入官之士一覽而知
其曲折則處分旣少不致爲小吏所愚而州縣得以餘閒課
其教養斯令懸而不犯矣堯曰宥之三臯陶曰殺之三若誅
之則已蓋爲後世人主言非聖賢之道也聖賢之道可以喜
怒行誅也哉古者以園土處罷民三年而出之其不改者殺
之夫罷民非有罪之民乃頑嚚游惰之輩習與性成若疲癯

者然而先王尙不欲其肆也況於已有罪而軍流矣如天之德量予放還而地方司牧設無以約束化導使仁人孝子坐視讎仇之徜徉城邑而莫可誰何非全計也卽情罪可宥使歸其鄉必令於朔望之期聽邑士人講約讀法赴州縣受役且見其終身之刑未嘗脫然也庶有警乎

舉章望之曾鞏王回等充館職狀

宋 歐陽修 廬陵人

右臣猥以庸虛過蒙獎任竊惟古人報國之效無先薦賢雖知人之難愧於不廣而高材實行亦莫多得苟有所見其敢默然臣竊見秘書省校書郎章望之學問通博文辭敏麗不急仕進行義自修東南士子以爲師範太平州司法參軍曾鞏自爲進士已有時名其所爲文章流布遠邇志節高爽自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詔疏

无

守不回前亳州衛真縣主簿王回學問純固議論精明尤通史傳姓氏之書可備顧問此三人者皆一時之秀宜被朝廷樂育之仁而或廢處江湖或沈淪州縣不獲聞達議者惜之臣今保舉堪充館閣職任欲望聖慈特賜甄擢如後不如舉狀臣甘當同罪謹具狀奏聞

申省乞蠲租免糶狀

宋 易士英等

某等跽伏田里困身化鈞自安其愚詎容妄有陳述茲以事變出於鄉里事體關於朝廷冒昧顛呼仰祈鈞鑒某等生長建昌竊惟本郡山多田少素非富饒而南豐一帶又接閩贛民俗慄悍輕生習兵纔遇水旱亡聊輒嘯聚稱戈負固挺亂致上煩於有司今年春夏以來積雨霖淫谿澗漲溢至四月

乙巳大水五月壬戌又水拔屋宇衝田疇蓋四縣皆然而南豐則平原出水災變尤甚東西彌望莽爲沙土牛畜種植多沒巨浸廩儲溼腐告糴孔艱於是強民結聚者四起州郡爲之調兵鎮壓遣榜招諭而後定曾幾何日被水者修補廬舍未就葺理縣市未成忽八月初本縣峽村賊首羅動天等聚集兇徒焚劫鄉落竟以初八日辰時掩襲不備長驅破縣虜掠財貨婦女殺死宗室王民本縣無兵無城徒手受寇邑解市肆悉盡於煙燄之中生靈老少多斃於賊刃之下僅得尉卒數輩短兵巷戰而寡不敵衆莫遏其鋒賊勢旣張好亂者衆邑距郡不四舍朝發莫至蕩無隄防近城居民率竄城內旁連贛撫屬邑如甯都宜黃無不震動弱者徙家遠遁强者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詔疏

三

團結自防州郡始調廂禁寨兵結約隅總邱應祿胥趙廣集義兵攻圍賊洞幸擒元惡已正典刑同黨羣兇或逃或捕旣而憲司軍馬踵至雖可少安然郭內則瓦礫蕩然莫居無所諸鄉則例受寇燬茅葦相連生者骨肉流離死者肝腦塗地甚可痛也某等竊念南豐自紹定己丑廖寇兵火之餘凡二十年創痍僅起而寶祐戊午之張寇焚蕩劫掠一夕爲虛郡宰急於繭絲草草收拾甫及十年痛猶未定而羅寇繼起四十餘年三經殘破寒厓赤子斬然無一縷生意秋成納稼民食所關而始以洪水之漂流繼以兇燄之焚掠又繼以軍馬之蹂踐西疇刈穫能有幾何況邑之宿儲空於水鄉之積貯空於劫市井之生聚空於火疾痛呼天安得不仰祈一分之

寬乎恭惟寬大之朝仁恩旁達元勳當國澤及隱微凡州縣
兵荒每拜存撫今南豐水盜兵火交逼沓至尤宜興憐欲望
公朝曲垂軫念特降指揮行下建昌軍將南豐民戶二稅蠲
免一年其本軍和糴米四縣總計三萬餘石併乞劄下江西
轉運司行下本郡將南豐一縣今年合糴之數特與除豁令
運司收回糴本庶幾寬恩所被民力或紓亦見本朝仁遠之
意顛望鈞慈亟賜報可某等當與下邑黎庶永戴洪恩干犯
鈞嚴不勝俯伏俟命之至咸淳四年十月日右武大夫閣門
宣贊舍人主管華州雲臺觀易士英朝散郎集英殿修撰黃
萬石通奉大夫寶章閣待制曾穎茂華文閣直學士大中大
夫陳宗禮資政殿學士通奉大夫致仕包恢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詔疏

三



藝文志卷九

記上 卷九之三

馬退山茅亭記

唐 獨孤及 洛陽人

冬十月作新亭於馬退山之陽因高邱之阻以面勢無構櫨節稅之華不斲椽不翦茨不列牖以白雲為藩籬碧山為屏風昭其儉也是山崒然起於莽蒼之中蛇奔雲矗亘數十百里尾蟠荒陬首注大谿諸山來朝勢若星拱蒼翠萬狀綺綰繡錯蓋天儲秀於是無限於遐裔也然以壤接荒服俗參彝徼周王之馬跡不到謝公之屐齒不及巖徑蕭條登探者以為歎歲在辛卯我仲兄以方牧之命試於是邦夫其德及故信孚信孚故人和人和故政多暇日由是嘗裴回此山以寄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上

勝槩迺墜迺塗作我攸宇於是不崇朝而攻木之工告成每風止雨收煙霞激鮮輒角巾鹿裘率昆弟友生冠者五六人步山椒而登焉於是手彈絲桐目送還雲西山爽氣在我襟袖八極萬類攬不盈掌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使蘭亭不遭右軍則清湍修竹蕪沒於空山矣是亭也僻介閩嶺佳境罕到不書所作使盛蹟鬱湮是貽林澗之媿也故志之

按此記見柳柳州集題作邕州馬退石記甘京琴石山房記亦疑之查南豐縣志考辨甚悉謂見文苑英華作獨孤及又僻介閩嶺句於南豐為切今詳記內謝公屐齒二語亦不類柳文或編集者誤收入柳文亦未可知

撫州南城縣客館新亭記

獨孤及

古者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



於是乎賓客有止息羈旅有寄寓而是邦下與兩越七閩犬牙其疆守官者以爲地遐途窮而瑣瑣行邁之罕到也則殺其禮而闕其物焉無修除之備無井樹之設及客至則候人不爲導里不授館而盤餐薪芻之貺棄如也由是途而往者僉曰陋如之何是歲也台司審縣尹之寄擢王公所爲南城公至之日則制其事典陳其藝極視年之上下去民之疾苦凡三月而南城之人和於是飭廡置以待賓客葺旅次以待羈旅夏六月築其館辨其域於道周作新亭於館之陽厦屋耽耽俯瞰濬壑賓位在左主位在右然後剷磽确堙坎窞以爲大達屬之於溪設雙船於清津以備逕渡每將之迎之則自郊勞至於致飲無曠禮無違物而茲亭之經始也取廢撤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上

二

之材以利用用廼有節入鞭朴之贖以亢工工忘其勞崇棟宇之製以禮賓賓至如歸三者不愆於素功是以懋政是以立若行者有汜輶之祭居者修飲餞之好登斯臨斯醜酒以贈之溪雲竹風生於戶牖而綠野青山爲之亭障三爵之後可以送千里之目可以道四方之志焉茲又勝會之佳境凡底績以興利葺故以謀始修禮以備物儻功以成務政之大者宜其刊作者之茂實以示後嗣不然他山之石何以在此是歲廣德二年也

麻姑山仙壇記

唐顏真卿京兆人

麻姑者葛稚川神仙傳云王遠字方平欲東之括蒼山過吳蔡經家教其尸解如蛻蟬也經去十餘年忽還語家言七月

七日王君當來過到日方平乘羽車駕五龍各異色旌旗導從威儀赫赫如大將也既至坐須臾見經父兄因遣人與麻姑相聞亦莫知麻姑是何神也言王方平敬報久不行民間今來在此想麻姑能斲來有頃信還但聞其語不見所使人曰麻姑再拜不見忽已五百餘年尊卑有序修敬無階思念久煩信承在彼登山巔而先被記當按行蓬萊今便斲往如是便還還卽親觀願不卽去如此兩時聞麻姑來來時亦先聞人馬聲既至從官當半於方平也麻姑至蔡經亦舉家見之是好女子年十八九許頂中作髻餘髮垂之至腰其衣有文章而非錦綺光彩耀目不可名字皆世所無有也得見方平方平爲起立坐定各進行厨金盤玉杯無限美膳多是諸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上

三

華而香氣達於內外擗麟脯行之麻姑自言接待以來見東海三爲桑田向聞蓬萊水乃淺於往者會時畧半也豈將復還爲陸陵乎方平笑曰聖人言海中行復揚塵也麻姑欲見蔡經母及婦經弟婦新產數十日麻姑望見之已知曰噫且止勿前卽求少許米便以擲之墮地卽成丹砂方平笑曰姑故年少吾了不喜復作此曹狡獪變化也麻姑手似鳥爪蔡經心中念言背痒時得此爪以爬背乃佳也方平已知經心中念言卽使人牽經鞭之曰麻姑者神人汝何忽謂其爪可以爬背耶見鞭著經背亦不見有人持鞭者方平告經曰吾鞭不可妄得也大厯三年真卿刺撫州按圖經南城縣有麻姑山頂有古壇相傳云麻姑於此得道壇東南有池池中有

紅蓮近忽變碧今又白矣池北下壇旁有杉松皆偃蓋時
聞步虛鐘磬之音東南有瀑布淙下三百餘尺東北有石崇
觀高石中猶有螺蚌殼或以爲桑田所變西北有麻源謝靈
運詩題入華子岡是麻源第三谷恐其處也源口有神祈雨
輒應開元中道士鄧紫陽於此習道蒙召入大同殿修功德
二十七年忽見虎駕龍車二人執節庭中顧謂其友竹務猷
曰此迎我也可爲吾奏願欲歸葬本山仍請立廟於壇側元
宗從之天寶五載投金龍於瀑布右池中有黃龍見元宗感
焉乃命增修仙宇真像侍從雲鶴之類嗚呼自麻姑發跡於
茲嶺南真遺壇於龜源花姑表異於井山今女道士黎瓊仙
年八十而容色益少會妙行蔓瓊仙而食花絕粒紫陽姪男
六年夏四月也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上

四

曰德誠繼修香火弟子譚仙巖法籙尊嚴而史元洞左通元
鄒鬱華皆清虛服道非夫地氣殊異江山炳靈則曷由纂懿
流光若斯之盛者矣真卿幸承餘烈敢刻金石而志之時則

改建昌軍治記

宋本郡參軍

王平叔

舜典肇十有二州曰牧周禮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州軍之名
本茲始矣自周秦以還炎漢而下或罷侯置守或胙土分封
草易隨時稱號不一唐室貞觀之後分十道統犄角之師至
德之間錫大郡有節度之額朔方瀚海因地以立名天策平
盧威遵而讐遠爾後以繁會之縣道邊要之戍城或用建軍
取諸董武其增置僚吏互奉貢輸詔令下頒章奏專達同乎

州郡無有等殺建昌軍卽臨川郡之南城也本豫章之舊屬據江西之上游歲常豐饒民皆禮讓山多隱逸谷通華子之岡地富仙靈壇近蔡經之宅其穀宜稻厥木惟喬有軍山以鎮於離有盱水以流其惡溪山繁穎素封匪讓於岡陵竹箭堅良勁節靡資於董澤舟車輻輳郵偃星繁版圖編民伍魏萬之盈數屯營聚卒一楚國之成師從五代亂離李氏僭竊鼎據列郡斗絕偏隅太祖皇帝應順天人纂宅區宇削平巴蜀蕩定荆湖惟大江之南貢而不覲正朔服色雖尊戴於我朝政邑建邦仍專制於境內開寶三年陞南城縣曰建武軍所以抗禦七閩牽制百越也洎六師弔伐八表溫并乃區一方以爲內地太宗神功聖德皇帝應下武之詩撫周文之運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上

五

聖作物覩時永屬於開昌草故鼎新義適從於偃武太平興國三年十月勅改建武曰建昌軍昭明德而識武功也淳化二年九月勅劄撫州南豐縣以爲屬邑便歲輸從民欲也今上恢祖宗之大業復堯舜之真風天地清甯禮行樂達黎民敏德比屋可封元化孚而遠邇安舊章舉而聲名著各山盡訪藏先帝之遺文墜典必行錯諸侯之分器咸平二年詔賜太祖御書一百二十軸於麻姑仙都觀寶宸翰也中秘之書金滕洞啟列真數也鎮植崇牙門施行馬挈壺宵警節漏刻之盈虛把關曉開壯軍城之容衛聖君惠敦邦本慎簡時賢求瘼分憂惟良共理景德二年三月詔屯田員外郎直史館盛公掇三長之才布六條之政明以肅令寬而濟民以簡易

而易煩苛以神敏而別情僞汙萊盡闕獄市自清頌聲載揚
雅俗受賜曾未期月薰然大和治體具臻退食多暇乃謂幕
下吏王平叔曰斯軍也建置斯久記述闕如宜文其詞以紀
其事平叔周章承命退遜無從敢竭荒蕪用存本末時景德
二年十二月日記

興學記

宋曾易占南豐人

古鄉黨學校少長爲位以萃居教用六德行藝節用五禮六
樂糾用八刑論用其鄉之老蓋本之導民成化故其士之入
朝在鄉居家皆就法度而莫爲非此古之所以爲治而傳子
孫不殆也自鄉黨之制廢學校雖有存者亦戾於古其居無
少長教無六德行藝節無禮樂糾非八刑論非其鄉之老不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上

六

本之導民成化而主於辭故其士之入朝在鄉居家皆無法
度而爲亦無所不至此後世之所以不爲古也雖然古之意
不可考也古之制不必盡用也今有能使君臣父子兄弟夫
婦朋友皆爲其所宜而非辭之謂則其俗庶幾矣如是而設
學也非誠道於本末歟宋初定天下惟汴有學天聖以來雒
睢上至他府若州亦往往興學矣縣於民最屬與古鄉黨均
然莫知爲學獨南豐周侯至則考縣之西南構爲學門闔邃
深殿宇森嚴孔子七十子像圖以序布其中循兩旁而進棲
士之舍由甲而第之至於癸齋次列焉堂南向講問之席於
是乎設庖溲井存之東便門存之北西器施於古禮行於今
用無不備修度初侯親教語士民靡靡然爭出財帛惟恐人

先既作侯引其佐來觀來程工不以勞役不以遲已成使少長爲列以入處侯曰爲言孝弟順慈吾且論進不然吾罰不私人退於私廬於里進於公庭皆相鐫切以承侯言噫所謂通於本末者此其幾與縣之士劉德統合同志而謀曰吾侯所設修如此盍相與圖記使永永與是官俱傳然必假之以其言爲來世信往者吾邑初無隸儒者隸儒者繇曾氏建隆祥符間諫議以文行爲海內望其世寢聞往請於諫議之子其可遂來吾愧之不能讓也乃申古之意告之使學者知有所歸學之立其佐蓋有助云周侯字仲鈞名燮佐名城俞氏

修梓山寺殿記

宋李覲南城人

天下名山水域爲佛地者什有八九其次一泉一石含清吐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上

七

寒粗遠塵俗處靡不爲桑門所蹈籍蓋佛之威靈赫赫於世僧之辨慧有以得之故國不愛其土民不愛其財以割以裂奉事之弗暇建昌軍江表之上游也地靈源長筆不可譜由治城東走十餘里峰者如引岡者如頓渟者影毛髮噴者化雲霧其間據形勝起塔廟者往往而有梓山院乃其一焉道阻而僻游從之士罕至目不覩紛華耳不聞勢利惟松君竹侯鼓舞風韻猿悲鳥哀將迎歲月宅於是者苟有存諸心其安穩何如哉然殿宇之作其來積久築者以圯蓋者以圯莊嚴不稱瞻禮無地軍校使吳臻家故饒財心且喜事由景祐中始謀營建凡立屋四楹塑像九軀所以奉經教福祖考也噫佛以大智慧獨見情性之本將毆羣迷納之正覺其道深

至固非悠悠者可了若夫有爲之法曰因與果謂可變苦與樂自人而天誠孝子慈孫所不能免也則斯殿之成與吳氏之用心亦可嘉已見屬爲記其何以辭

建昌軍集賓亭記

李 觀

康定二年夏六月太守慎公作新亭於軍門之南越孟秋工告成事郡人李觀請爲記曰惟茲軍築於閩唐額於吾宋同之列郡數十年矣然規模儉固未始斥拓雖視事有廳罷休有堂而僚屬之所會賓客之所交以宴以游舉無其地公臨郡數月政旣已成事旣已省因謀別館以爲賓榮詢諸耆老則僉以郡署之前昔嘗有亭號三善者毀撤雖久基兆可指公乃相其地而築之且取籍沒之材以足其用不賦一錢不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上

八

役一丁而厥功以成飛飛其欄角角其楹達以重關周以階櫺姑山右顧積翠在掌盱水前來鑑裏萬象乃位賓主乃列尊俎有綏有紳以笑以語心澄欲仙意遂還古噫誠太平君子好事之一端也然民隱之不恤主恩之不宣而汲汲於厨傳則何以爲政屋漏之不補庭草之不剪而區區於簿領則何以爲禮是二者蓋鮮能焉今公之所治多務大體明而不苛斷而不酷得政之和公之所居罔不加葺作而不費飾而不奢得禮之至茲亭之興率是道也慄慄其威如風之淒民之服之千里弗違煦煦其仁在物爲春民之戴之千載如新召伯聽訟勿伐其棠矧茲攸宇其誰敢忘君命弗駕匪夙則夜敢圖茲石以告來者

香山院佛殿記

宋王无咎南城人

慶曆五年香山院僧延香會予於逆旅從容爲予言師守能近更治其院其堂室門廡以及器物百須粲然一新唯佛殿之役力猶未暇蓋計其費當用錢五十餘萬而吾師生平所有多委之以治其院今耕其餘纔能資其半又其半尙待香甸里人之資以足之爲是故未暇也旣別十四年矣復過予而言曰香向嘗語君將新佛殿爾後於閭閻間家勸戶誘而貲施之入無問多寡悉受而哀之如此者逮十年而工始克興其培基購財募工僦庸周旋經始又若干日而其役乃成香於此信乎其勞也初吾師勞於院事而得今秘書陳君諫爲之記今香勞於殿事而更欲以記累於君願卒聽之也今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上

九

夫世之浮圖挾其法以自封於已者踵跡相接而勞於已以圖振其法者其間蓋少就吾里以求之則香殆其人也余旣與之有一日之舊而又嘉其能自異於其黨故不拒其請而書其所嘗語於予者以畀之時嘉祐三年三月望日也

軍學四賢堂記

宋傅權南城人

元符改元縉雲管公以朝散郎知軍事下車之明日謁孔子廟旣退進學之諸生於堂上接致悃欵厯視齋室什物必令如式而裕焉命幕中上官彝爲教官推講成均之法以教率之每旬期必躬臨考察其行能之進否攷其善者有以異之而後羣心知勸一日集諸生而語之曰吾聞盱江世多君子有若李泰伯曾子固王補之鄧聖求者豈其人與諸生避席

翕然應之曰然公曰是皆所謂賢者也性之歟學而致之歟諸生曰堯舜禹湯文武仲尼無非學也孔子不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未聞其非學公曰誠然則學固不在於我乎願諸君無忽於是卽孔子廟之右翼而爲堂訪求四人者之像繪之於壁榜其額曰四賢朝暮過乎其前者視其容必有以思其人而自勉也諸生咸曰唯唯磋磨懇激不敢以須臾怠明年仲冬公被召登對旣行學之生徒追欽服佩若有所失使人謂東巖山人曰公歸矣何以勸吾等一日不見之誠子其爲我記四賢堂且著公之所以爲堂之意以勿惰於學者之思也予聞其言而善之謂使者曰若知之乎人之生未嘗有過人之性而有過性之學今夫可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上

十

欲之善同出於自然之天擴而充之有至於不可知之神則受性之初未嘗有賢不肖之辨而終以不克焉者學與否焉而已矣故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荀卿亦曰學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而爲善乃可以配堯禹是四賢者之性果與人以異乎果無以異也特從其所以成存者而論之則人之於學又可以已乎若夫專以口耳爲工鈔掠爲能以徼瞬息之利達是皆滅天真沉人僞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非先王之所以教學管公之所以期許之意而四賢者之英靈亦且媿羞憾恨冀諸君勿爲之也使者曰四君子之所以爲賢我則聞之矣而窮達出處之不齊何耶夫窮達有命善學者不以與焉至於出入朝廷居官行已見於史筆與文章之留於世者

後之讀其書考其世論其人當有知之者矣亦奚容具論姑爲之記云

南城縣署後虛齋記

宋 呂南公 南城人

萬億及秭之廩積不自知其容而世儋石者見之色動千門萬戶之室不自知其庀而老葦圭者聞之心醉君子行賢而去自賢之行故無遠邇無小大雖甚蠢庸猶加敬愛而推服天下所少者才也才有應萬事之變而所知有不至焉則天下所欠不獨才又當在乎智也知足以知才足以行而德未至乎忘則雖旣異於衆人其究猶慚於道是故古人之論誠賢必以俊而能厚爲無以尙之蓋長民者俊有餘而不足於厚矜張脫畧之俗以此而進其成弊豈一躬之薄而已臨邛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上

十一

李侯之爲南城按事旬月而清峻明敏之聲流動四境幽村僻落夫婦之愚連合之險心游語到恍然若令在側莫敢欺莫敢遠彌年之爭正於須臾一介之善坐享安集其爲政治底此則才智之具可知矣蓋知敬愛李侯而未知李侯之自忘其賢也居無幾何獄訟蕭疎朱墨間暇別坐之北始葺室以宴休而題其榜曰虛齋有請其意者李侯曰吾惟虛涼而領劇邑懼所未至故俛仰於此以致吾愚若莊之生白咸之受人皆非吾敢也於是邑之人聳視偃聽莫不推服李侯之厚其德而若不足者也夫自先王之澤亡儒者以采飾相師其所論治已與治人熟其言焉耳何異常人之見哉李侯文史縱橫倫輩莫敢望其屈於一邑爲南城之幸天其或者畀

此邑之見見聞聞使一由於勿薄已乎請書之俟之異時之士若民克知矜張脫畧之爲可恥夫然後見李侯之於邑心化之矣元豐六年五月一日記

王侍郎祠記

宋陳起南城人

建昌在江西號爲佳郡地界閩粵城小而堅巨寇如苗傅李敦仁皆嘗擁衆至城下無慮數萬視我孤纍猶玩嬰兒城中之人奮勇厲氣折其攻具時出精銳以擊之賊悉宵遁由是郭郭邑屋比他郡爲獨全紹興初盜嘯石陂累年未殄郡增賞格募人以討得百餘輩曰敢戰賊平無以處之遂籍名軍伍率皆無賴惡少扭於攘奪桀驁難制吏不敢呵四年七月朔與賈人紛爭毆之幾死郡守大傅劉公滂欲剪亂萌稍束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上

三

以法惜乎制馭術疎衆益喧呶潛圖不軌越三日遂有肘腋之變城扉晝闔恣爲克暴脅廂禁兵漫散四出縱火殺人積尸枕藉上穹震悼星殞達旦時侍郎王公僑寓此邦聞亂而嘆曰吾受國重恩苟利社稷生死以之乃躬冒矢石步至營門少頃指揮使劉淨領二百餘人絳巾緋袍雜遝而來公止之曰爾等素號忠勇嘗立勞效朝廷待爾甚厚平時賞給金帛委至如昔年狄青作樞密使近蘭整作殿帥今州縣軍事領官職者皆有功於國隨高下任用汝等奚爲快一朝之忿棄前功耶朝廷聞汝叛必遣大兵並進汝等坐守空城能自全耶其言激切淨等感泣曰事已然將奈何公曰太傅失於撫存旣殘之矣不可因循上負國家誠能聽當爲申奏丐釋

爾罪淨等喜曰天賜公活我敢不承命卽斂兵止殺無敢譁者是夜撫定如淨等輩幾二十隊翼旦淨與闔城士庶堅請於公曰淨等仰荷警悟例得全活然軍士不可曠願公主之公力辭不克遂率軍士詣天慶觀望闕山呼謝過草成奏章讀示於衆聞者感悅惟敢戰百餘嗜亂不已心懷反側謀欲侵南豐結連虔化山寨蹂宜黃踐崇仁掠金谿合臨川攻劫江東西州縣轉入閩廣且曰大兵雖來未易我及自分作六軍推其驍勇者爲首卷甲裹糧行有日矣公聞復造於軍曰汝等咸許受命招安旣請於朝盍遲之何遽發此不祥語耶六首領曰若侍郎保全淨等抑又何求萬一兵先至文字後來當借侍郎之首以謝諸軍公曰旣以一家保全汝豈吝吾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上

三

頭耶衆信之遂定公又以建昌去行朝遠縱得回報動涉旬月卽告急於江西帥司請以頒降旗榜前來招安會倉廩灰燼糧食罄匱復議長驅如前公開諭曲折衆少息旬有五日帥司如公議左叅謀侯公慤提兵而來中途遇神武統制趙庠統領李昇被旨平寇分路入境郡卒又謀移寨麻姑乘險以守公堅留保無他虞乃遣監稅馬恭監押趙公訥進士張屏前往迎候三人者持金字牌歸群情懽呼獨敢戰克頑不知葦伏於道左邀劫官兵遇箭而潰公慮奔逸開城納之左右合圍賊之計窮且死叛首江青怒目握刃而前謂公曰嘗與侍郎約兵何以至便欲加刃公神色不變徐曰金字牌先至兵乃在後非我負約當爲汝卻之卻而不退死固未晚乃

遍歷城中與諸將語且言城中解甲招安矣何以攻爲若玉石俱焚豈王上好生之德吐音洪暢諸將竦聽爲少卻尋遣劉淨等先往叅謀所次日盡發已招安叛卒二萬餘人在軍前交割據營不出者惟敢戰公度其復叛密諭官兵統理邱贊曰前後變亂殘忍善殺皆敢戰也獸窮則搏宜速整兵一入營掩擊一占城壘以防其逸贊如其言良久營中果放火殺人遂引兵入盡殲之罔有遺孽官不失一鏃民不損秋毫坐收全功無有後艱自始亂以迄於城開凡十八日其間逆順不常欲犯臨川者三走南豐者再據石陂麻姑者各一或牽牛祭神擲筭以下或寵禽爲號將肆屠戮或束裝蓐食決爲啟行俄頃之際詭詐莫測公御以威信動中機會故能羈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上

西

縻朝夕操縱在我初諸徒赭衣披髮威勢赫然及見公必易服改容俯伏庭下公亦推誠待之得其腹心每遇危疑輒襍被往見宿於營中賊感其意愈加守護非夫精忠義勇格於神明安能回羣克於方怒肉萬骨於已枯哉公出城或疑其行橐叅謀侯公遂遣將校閱視蓋空如也至金谿復視如初然後知公之志在爲民顛沛不失其守邦人荷戴惠德雖百其身莫知圖報廼狀其績論列於朝繼又帥府諸司聯銜剡奏上聞而異之寵加爵秩詔下之日比屋胥慶遂相與繪公之像建立祠宇世世欽奉經度形勝於軍治之東太守趙公許焉從民志也旣落成父老請紀其事而刻諸石起採諸聞見撫其實而書之若夫鋪張盛美播之歌咏以垂不朽則俟

博雅君子焉公鄭州人諱義叔字夏卿今爲左中大夫充右
文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文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
紫金魚袋云

新城縣署記

宋 陳孔休 新城人

建昌居江西上游本撫州南城縣治僞唐升爲建武軍皇宋
太平興國二年始改賜今額治南城南豐二大縣綿地數千
里戶至客餘四十萬東控引閩粵南當汀虔要道其山麻姑
其浸野水地靈山秀故士君子敏而好學文而有禮其細民
則未免健訟喜爭租賦不時盜賊繼作有閩顛之風前此令
於兩邑者質明視事夜分乃罷尙或不給繼以病去豈特細
民之罪耶叅稽成周之制大國一圻小國一同漢法萬戶以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上

五

之爲令不滿萬戶爲長聞之父老自崇甯迨宣和郡守部使
者論列於朝用唐武德故事分地建邑屢寢不報上卽位十
有三載知軍事汪公待舉視民由已毅然條析利害益詳於
是安撫使臣李綱轉運使臣逢汝霖合奏曰臣等叨奉睿旨
安撫一路伏睹本路建昌軍南城南豐兩縣繁劇爲最非各
添一縣則難以督租賦息盜賊上許之命有司分南城上五
鄉就黎灘鎮建新城縣制下郡選能吏庀材經始以右從事
卽南城縣丞趙公輔攝令事公初至進士與民喻以聖天子
側怛至意咸相率服聽教令恐後越明年正月被旨卽顛而
王薄兼縣丞陳公紹復縣尉王公辨銜命嗣事叶贊畫政益
大和先是公寓治僧舍未忍以興建勞民一旦父老私竊嘆

曰吾儕小人且有闔廬以庇風雨今天幸惠仁侯爲吾屬父母而暴露偃薄我則非人卽相與奔走謁蹙趨事伐材於山運石於壑陶瓦於竈絡繹交獻未幾而堂寢門廡狴犴倉庫與夫群吏之舍晏處之室無不畢備五鄉之人以事至者望其門卽其庭仰瞻堂陛之崇峻肅然愈加畏服不敢爲非義孰謂德不足以感人也哉詩曰豈弟君子神所勞矣有德者神且勞之而况於人乎雖然天下之事成之難未若造端爲尤難也是縣之立利害曉然可見而郡守部使者論列且二十年非吾君吾相留意先務而我公又專以惠化鼓舞斯民而得其心則安得以攘剔荆棘曾未數載而邑無屢空餘糧棲畝盜賊不禁而息租賦不督而辦如古循吏人莫究其施設而自化也孔休以進士與被鄉舉將試禮闈公不我愚見命爲記義不敢辭因述其本末使後有考焉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上

六

建昌軍進士題名記

宋朱子新安

建昌之爲郡據江西一道東南上游其地山高而水清其民氣剛而材武其士多以經術論議文章致大名如直講李公中書翰林曾公兄弟尤所謂傑然者也其他能以詞藝致身取高科而登顯仕者亦不絕於當世前此乃未有以著其名氏而傳於後世者比年以來鄉之先達始病其闕乃率其徒考自國初以至今日得若干人且將礱石刻之寘諸郡學講堂之上以竢來者之嗣書焉而利君元吉鄧君約禮以書來曰今日教人取士之法誠有異於古者然其所以取之之意

則亦固有在也顧士之由此而幸得之者乃或不能刮磨奮勵以自見於斯世則亦不必論其教法之是非而吾之所以負其見取之意者已不勝言矣故今吾徒相率爲此者非敢以爲夸乃欲以爲鑒邦人士子咸願得子之一言冠其顛以發之庶乎嗣而書者相與讀之而知所警也予三復其書而爲之喟然曰二君子之言誠美矣然不論夫教法之是非則無以識其取士之本意不反身以自求而德其有貴於已者則又未足以議其教法之是非也夫古之人教民以德行道藝而與其賢者能者其法備其意深矣今之爲法不然其教之之詳取之之審反覆澄汰至於再三而其具不越乎無用之空言而已深求其意雖或亦將有賴於其用然後知但爲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上

七

無用之空言而便足以要吾之爵祿則又何暇復思吾之所以取彼者其意爲何如哉二君子蓋嘗有所受學而得其所貴於已者矣盍亦推明其說以告夫鄉之後進使之由是感發以求古人之所以教者而盡心乎誠盡其心而有得乎此然後知今日教人之法雖不由此而吾之於此自當有不能已者今日取士之意雖或不皆出此而吾之所以副其意者自當無日而不在于此也是則不惟無愧於今人而亦且無愧乎古不惟無愧於一官而視彼文字聲名之盛者猶將有所不屑况乎不義而富且貴者其又何足道哉顧予不足以當其屬筆之意姑記是說以復於二君子幸與父兄子弟詳之以爲何如也慶元元年秋八月丙寅新安朱熹記

建昌軍南城縣吳氏社倉記

朱子

乾道四年建人大饑熹請於官始作社倉於崇安縣之開耀鄉使貧民歲以中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什二以償歲小不收則弛其息之半大祲則盡弛之期以數年子什其母則惠足以廣而息可遂捐以予民矣行之累年人以爲便淳熙辛丑熹以使事入奏因得條上其說孝宗皇帝幸不以爲不可卽頒其法於四方且詔民有慕從者聽而官府毋或與焉德意甚厚而吏情不恭不能奉承以布於下是以至今幾二十年而江浙近郡田野之民猶有不與知者其能慕而從者得可以一二數也是時南城貢士包揚方客里中適得尙書所下報可之符以歸而其學徒同縣吳伸與其弟倫見之獨有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上

六

感焉經度久之乃克有就遂以紹熙甲寅之歲發其私穀四千斛以應詔旨而大爲屋以儲之滙事有堂燕息有齋前引兩廊對列六庠外爲重門以嚴出內其爲條約蓋因崇安之舊而加詳密焉卽以其年散歛如法鄉之隱民有所仰食無復死徙變亂之虞咸以德於吳氏而伸與倫不敢當也則謹謝曰是倉之立君師之教祖考之澤而鄉隣之助也吾何力之有哉且今雖幸及於有成而吾子孫之賢否不可知異時脫有不能如今日之志以失信於鄉人者則願一二父兄爲我教之教之一再而不能從則已非復吾子孫矣盍亦相與言之有司請正其罪庶其懼而有改其亦可也於是衆益咨嗟太息其賢以爲不可及而包君以書來道其語且遣倫及

仲之子振來請記熹病力不能交然嘉其意不忍拒也乃爲之書其本末旣以警夫吳氏之子孫使其數世之後猶有以知其前人之意如此而不忍壞抑使世之力能爲而不肯爲者有所羞愧勉慕而興起焉則亦所以廣先帝之盛德於無窮而又以少致孤臣泣血號弓之慕也

拙齋記

宋張栻
綿竹人

盱江曾節夫以拙名其齋而請予爲之記予喟而嘆曰士病於不拙也久矣文采之銜而聲名之求知術之滋而機巧之競爭先以相勝詭遇之幸得而俗以益薄士病於不拙也久矣頃者始見吾子望乎容止退然若不安聽乎言辭訥然若不足意吾子之不馳騫於斯世也已而旋觀乎吾子之爲則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上

九

處已也介而接物也嚴又有以知吾子之能自守也今以拙名齋抑子之志如此而何以予之記爲雖然子之求於予也幾予言之可以輔仁也抑以子之質之美予亦有望焉請試爲子言之也予聞之義理之本於天者至精而無窮氣稟之存乎人者雖美而有限伊欲究夫無窮而化其有限舍學何以哉雖然所爲進學之方則亦有道矣古之人於此蓋終身焉若升高之必自下若陟遐之必自邇此其用力豈苟然而已哉予又病夫學者之不拙也旁窺而竊取耳受而口傳恃億度而鑿空虛難之不圖而惟獲之計序之不循而惟至之必久之不務而惟速之欲若是而欲有諸其躬也難矣予是以病夫學者之不拙也稽諸洙泗之門子之家子與非百世

師乎聖人始以魯稱之而其於是道終以魯得之所謂三省其身自反而縮與夫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皆其平日所爲用力者也戰兢臨履至於啟手足之際而後以爲知免一簣之未正猶不敢安其終其學之有始有卒幾於聖而全其天蓋如此謂於是道以魯得之非邪由予前所言士病於不拙者吾子既無是之患矣由予後所言病夫學者之不拙者吾子其率是以勉之哉請無他求以子之家子與爲標準而從事焉其可矣若夫安其所已能而倦其所未進則爲拘於有限而息乎無窮是拙之流生害也吾子其必不然矣

曾文昭公祠堂祭田記

宋曾喚南豐人

自迎野水悠悠東流三十里潑洞爲唐源之梅潭據潭之上

建昌府志卷九

藝文

記上

三

游竹修林茂間爲吾家別墅其下有院曰皈信建自吳乾正初年逮皇宋至道間我四世祖太師密國公鼎新院宇嚴佛事以資太母周氏夫人壽至我曾祖曲阜文昭公嘗愛其山水之麗益加修飾大觀丁亥文昭公歿我伯祖越州公緝通直公縱提舉公絢我祖修撰公統叔祖常州公絨承議公緯舍人公續舒州公纁封塋兆於院左政和己丑建曲阜祠堂於塋之前紹興甲寅立楊文靖公所作神道碑以別墅之田十五畝歸諸院僧俾供香火時祀顧地利少而品儀不豐諸子孫拜祭祠墓者日衆飲福受釐或未足於是入支宗長各捐已貲復置田二十畝附益之以充其費定爲祖宗同堂共享之儀以司空常侍沂國密國魯國爲五祖而陳於上進士

茂叔中書安仁湘潭文肅文昭諸公爲六宗序昭穆而列於旁越州等公凡八位以次相待而從祀於其下若夫諸祖太君夫人則惟分祭於墓而享胙之情亦洽是舉也敬所尊愛所親而得萃渙合離之道矣後之子孫入此祠者旣知其祖之所自出又知其宗支所由分不惟敦一本之思而世德作求之志自不能已焉所係不亦大哉惟時兄炎公新拜江州之命喚則委身浙西屢疏解官未得不及卽事其間爲甚媿姪遠邁輩以諸父命來報成事則甚喜故直記之如此以示永久他日得致政歸省尙當與諸宗別圖之云

曾潭講堂記

宋傅夢泉南城人

泉從遊三先生後凡二年始構堂於曾潭之澣居息誦習以

建昌府志卷九

藝文

記上

三

終餘生而一時遠近初學之士或踵而就之不逾年聚者益衆堂隘不能容至有舍逆旅間昏且入請者予深憫之乃鳩工庀材因舊址擴之中爲書樓藏古今圖籍下祀先生及先生之所自傳者歲曾四舉東西列生徒學舍各堪布二席几榻而外尙堪置器物堂背山面流環以翠竹又其上多松檜初來居時才二尺許今勢可參天微風四吹簧音謾謾時偕二三子登之計予之從事先生也自信而潭播遷道里衡宇做陋居用草創舍諸生者僅三尺地每爲客子連榻居之日則支接賓識揀討饋餉以資學侶與先生任勤勞蔬粥無時不堪充臍每當風雨一燈澄慮寂坐偶有所得未嘗不顧影自幸樂有造就不負先生也今二三子從事於斯也居食之

厝如唐虞三代可積而至也吳君兄弟爲是迄今已十五六年使皆壽考康甯則倉與樓皆當益治鄉之民生業愈給足安樂日趨於壽富而君之子弟孝悌忠信亦皆足以化民善俗是可坐而俟也然年運而往天人之際有不可常者則又當有以垂訓於無窮余讀唐李衛公文饒平泉山居記有曰鬻平泉者非吾子孫也以平泉一木一石與人者非佳子弟也平泉特燕遊地木石之怪奇者亦奚足道而其言且如此况義倉與書樓乎後之人讀吾記至此將有渙然汗出霰然涕下者雖百世之後常如吾君時有不難者矣

遊山記

宋 支裕民 新城人

予所居乃唐東興縣故治今鄉名因之五季之末高祖諱遠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上

三

自藍田之潺村隨母歸東興胡氏至道二年始歸本姓逮吾父無子卽以姨之子繼後予所生卽稠原周氏五代時曾爲撫州判官蓋晉史載東興嶺卽其地也地頗靈異嶺之西有二山平坦可容數千人其一名土桂一名新荷當南唐時土人保聚避亂置寨柵於其上至今耕夫尙有得其箭鏃者皆陶瓦以爲之而土桂山下平岡廡原如詩人所謂九臯故謂之九里原原口有廟無碑刻不知所從來雨暘禱之輒應其東北曰孤嵐山奇峰秀特乃故工部侍郎何公之居山下曰陸家村清溪繚繞乃故光祿卿危公之居山清水碧逮今仕宦有人而予家自至道以來凡百四五年以儒世其業予嘗登山四顧而望華屋朱門遍滿村落大困高廩新陳相因

絃誦之聲不絕於耳農歌樵唱游詠太平與昔時避亂居於此者固不可同年而語矣自非上天悔禍篤生聖人剪除亂畧開闢治原崇學校課農桑躋之於仁壽之域何以使斯民享此無窮之樂也予兄周夢得與予同所生好讀書不應鄉舉而死著作佐郎黃公倚爲撰墓誌其子煥早遊河朔以武效官來歸省墳墓因隨予登是山請予書其歲月且以爲登山記云

按危拱宸官至光祿卿何潛官至工部侍郎益見選舉表二公皆新城東興鄉人姚志謂記內光祿侍郎誤無考

廣昌縣學記

宋周必大廬陵人

野江析臨川而爲軍廣昌又析南豐而爲邑其地極江西界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上

十四

接於閩疆秀民爲多初立學在縣獄之右紹興十七年徙寘縣南郡丞劉嶸爲之記後五十餘年當嘉泰二年四月奉議郎曹進之來爲宰竭先聖殿上漏旁穿兩廡欹側且非其地邑士胡巖老請改築於縣治之東諸生相攸僉謀爲允於是進揭瑛之子儼子儀三人輸財效力主其事而黃作舟作礪首捐錢四十萬爲之助士胥和之庀工癸亥之夏甲子春新學成培卑爲高以避水潦雙溪夾流滙爲大江面對群峰宛如圖畫高明堅壯他邑鮮儷進之予門生也求記勤甚予聞有學校之教有學校之文昔夫子折衷六藝自虞至周凡學校之教之文散於詩書禮樂中故論語不復問答惟告門弟子曰入則孝出則弟敬而信汎愛衆而親仁教在其中矣行

有餘力則以學文文在其中矣本朝開設學校復帝王之盛雖碩儒名卿布於中外而士之月書季考惟在舉業故時文無慮三變始因唐舊專用詞賦或曰雕篆無益也於是經義行焉專門一律又以爲病而大學中庸之說出討論愈高行之愈難爲師儒者旣用此爲去取士亦以此應之殆非國家孜孜求賢之本意也上方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士當是訓是行一變而至於道以副教育則所謂文將不勝其用矣於科舉乎何有進之衡州來陽人淳熙癸丑登科旣視事金芝產廨中嘉禾生於野爲政亦可知矣

重修建昌軍學記

宋江臯會

上臨御之十六年命守臣修郡學惟時知軍事蔣循祖祇先

建昌府志卷九

藝文

記上

三

德意去舊易新越明年二月學成自堂徂廡畢工於門端序輪奐觀者動日以謂甲於江西先是靖康二年火於人紹興四年燬於兵自是郡守以春秋釋奠禮不可去廼墻故址之半舩殿於中因陋就簡補綴門廊歲歷七稔殿楹未丹中堂未甃簷溜未渠上雨旁風礎陷棟傾木朽瓦敝我公來視事之三日恭謁殿庭蹙然不甯曰有民有人不教不化則已如欲化民成俗事其有急於此者乎命工佯圖掄才訊日有期矣旣膺詔命益勵益虔故凡所以養士之具罔不如法則又取學地之緡學田之租乾沒於吏侵漁於豪者條舉而經正之士遭艱難儒服不備幾與皂隸伍則又爲冠以莊其首猶以爲未也則又繪其鄉先生李泰伯之像於大成殿之南廡

天子所以命郡侯立學之意故不書學舊無記創建歲月之廢興亦莫得而詳云

傅子淵祠堂記

宋包恢南城人

天地間惟有道之人其生也可法其死也可傳雖事往時移自有卓卓不可磨滅者在此天理之所以常存人心之所以不死也先君子克翁嘗受學於象山陸先生邑中同志者時則有若傅公子淵全美二曾子永聖謨一誠仲昭季魯諸前輩皆後先輝映稱一時賢豪而象山尤屬意者必首屈子淵指蓋公爲人機警敏悟疏通洞達毅然以道爲己任匪獨象山愛之歷遊南軒晦菴二先生之門咸以爲老友不當在弟子列公嘗曰人生天地間自有靈於萬物者果能自作主宰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上

七

於此存養於此擴充如木之有本水之有源良心善端交暢橫發歛而爲一致散而爲百慮則光明正大充塞宇宙又何疑焉蓋公之有得於道如此兩爲博士先禮後衡王石鼓書院條教詳明議論深切因以感發者甚衆時文忠周公師潭上徽齊公爲曹日與講道論德二公皆敬服宰甯都人素憚其難治公一以道化視邑如家視民如子視同僚如友朋脫去形跡勢分與之爲泰不爲否上下交孚不逾年而大治周文忠公盛稱其甯都政績有光前耀後之休雖漢之循良未足比也嗚呼以公立體如彼達用如此可謂無負三先生之道者使得大行則盛德大業昭著於天下國家又當何如不幸而莫殫其用僅歷清江通守卒其流風餘韻允足師平百

世鄉宜有祀以爲致敬之地使後學聞而興起而沒已四十七年尙在闕典今天子重道崇儒表章正學其族姪廸功郎臨川縣尉湧始慨然爲之請於使者上達殿陛崇祀鄉賢建祠於族之玉虛觀與子弟以時祀焉而屬余爲記余夙仰公且侍下聞公最詳又與縣尉湧敦道誼之契厚不可辭故敢爲公備述之所謂可法可傳者舍公其誰與歸公諱夢泉子淵其字也舉淳熙進士世居南城之雅俗鄉厚坪曾潭乃其講堂之地學者因以爲號云時大宋淳祐改元有六歲在丙午二月旣望日題

曾南豐先生祠記

宋陳宗禮南豐人

文章非小技也三代而下惟漢近古惟昌黎柳州能復古繼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上

三

是做矣宋以文治興滌凡草腐幾與三代同風而士以文鳴者稱之嘉祐中歐陽文忠公以古道倡南豐之曾眉山之蘇胥起而應眉山父子兄弟稽千載治亂成敗得失之變參以當世之務機圓而通辭暢而警言言有補於世美矣然求其淵源聖賢表裏經術未有若吾南豐先生之醅乎醅者也先生初登文忠公之門其說曰明聖人之心於百世之上明聖人之心於百世之下又曰趨理不避榮辱利害相與乎先王之教於衰滅之中則先生之學非角聲名競利祿之學矣韓子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故溢而爲文辭嚴義正不詭不回援孔孟之是斷戰國策士之非舉典謨之得正司馬遷以下諸史之失如鍼指南如藥伐病言語之工云乎哉蓋眉

山父子兄弟文之奇南豐先生文之正奇者如天馬如雲龍
恍忽變態而正者金之精玉之良凡物莫能加也帛之賤粟
之飽不可一日而無人莫知其功也以斯文明斯道淑斯人
古所謂鄉先生者正如是沒則祭之社禮也而由元豐迄今
二百年尙曠茲典歲在甲寅楊君瑱來守盱訪求文物之遺
慨然掇郡帑之餘下屬邑選委富而才者度地建祠以慰是
邦士君子之思乃於邑之西隅剗草取曠刊突就平爲堂其
中而置像焉翼以兩廡前有門以謹闔闢後有堂以處衣冠
之來聚者經始於乙卯之夏至丙辰之春落成於是人無遠
近皆知斯文愈久愈光而喜斯道有屬也觀像思人紬文見
道必有進不自己者豈但爲觀美哉予嘗竊祿中秘遇當陛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上

三

對嘗述先生之文之道請賜諡立祠以光往哲以範後學朝
廷旣以文定易名賢太守又爲祀以從衆欲予適需次與觀
規畫郡邑之士請書其本末遂不敢辭初宣力助費者譚夢
麟偕其子曰新續之者羅仲固協謀營度者邑人徐誼張有
聞巖高時寶祐四年正月望日記

新城教諭廳題名記

宋張淵微人新城

士有他職於學而擢第奉常不爲異事惟新城建學以來前
序號不列科目子衿青青鮮次彙征而肆大職或終身焉數
耶人耶數不終窮人無盡否乃紹定龍飛教諭開祥自時厥
後賢科接武甲辰一人庚戌二人魁蘭省一人皆由此其選
也教諭於前班在四由此故獨重是又數耶人耶如將於其

數則不可知不可期是將於其人則固不可知某而可期某可知之而可期之此則題名之所由創與噫山不在高有仙焉稱其靈水不在深有龍焉稱其神職不在大有人焉題其名入乎名與抑匪名是題將惟名是保顏淵曰舜何人予何人有爲者亦若是庸記之懋勸方來

按此記文義難通疑字句或有訛脫以可見宋時學官之制故仍存之然不獨學職無各次可攷卽所謂紹定初元甲辰庚戌舉賢科者亦均無可攷矣

新城志原跋

建昌軍青雲莊記

宋文天祥廬陵人

大農簿趙侯守盱之明年建青雲莊成侯旦夕受代行矣移書請記於廬陵文天祥曰大江以西搢紳衣冠盱爲盛盱賓興薦士三十七江山奇氣發天地之藏未艾也郡有庫邑有

建昌府志卷九

藝文

記上

三

莊皆以貢士名貢鹿鳴與計偕者僕馬道路而無虞矣則復自念土方奏名待對皇帝王霸之規模造端發軔如火始然奈何以旅瑣瑣病寒峻乎會南豐有寺曰安禪燬於寇田若干無所於屬於是復其租稅爲屋四楹乃積乃倉於寺之廢址命曰青雲莊錢穀有司三歲一會凡盱之試御前者黷各有差所爲厚士於方來蓋庶幾焉某復於侯曰自異學興緇黃之宮徧天下其徒蠶食阡陌相望有志之士嘗欲磨以歲月聽其消亡士大夫蔽於福田利益之私非惟無救於敝更張之侯也炳然大觀右儒而左釋擇其膏腴移彼於此正合前賢建置可謂執德而不回者矣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夫浩然者與天地而常存不假外物而爲消長士豈以侯

思所以利此者已幾年而未之能豈數亦有待哉以淳七年武學諭涂侯爲員外丞始捐俸爲倡四方臺郡助者交至甫踰年遂成龜湖石梁三百尺湖之舊爲梁者舟二十有二侯又益之三十有二移置溢洋爲浮梁然後闢廣之道於盱與夫盱之道於行郡者無不如履平地古人輔相裁成平險阻而濟不通所能配天地稱三才者侯殆庶幾焉非特與梁徒枉歲舉政事之常者比也昔長吏厯千百年未能舉其一而侯兼備於朞月之間豈果數云哉爲民一念足以感動響應遠近翕然則雖難而亦易天下事每如此於侯之津梁可類推已夫侯濟民於津梁尙如此推此心以往他日得位以道濟民其功又當何如哉石梁已屬雷省身先生爲記又屬余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上

三

記浮梁姑述其概如此侯名演撫州宜黃人

鼓角樓記

元劉

壘南豐人

至元二十有一年甲申歲冬十月南豐州新作譙門成書始也始升州也豐故壯邑甲江右歲值壬午隆以州權專決直達與盱撫等邦侯抄兒自山東來開藩是時阻訏初息礫壤莽蒼官寺僅完門觀弗峙土坦柴扉過者平視侯曰嘻崇闕麗譙所以存制度聳觀瞻也邑皆然州顧若是甯不輕政令而褻等威於是儲俸節費致木與石公私不應樓是以成傑棟巍檐䟽櫺堅檻雲山拱映采堊華煥其下則中通甕門旁峻石壁壯扉巨鍵目耀心惕入者鞠躬罔不興嘆何昔卑隘今雄麗也禮諸侯門阿觀闕隆殺有經僭侈不可儉陋亦不

山陰陸氏謂唐始祠城隍誤矣惟南豐徙邑自開元始其祠城隍疑自茲始古志謂故游侯茂洪功德在民民祠以爲城隍之神余不敢知余獨以爲畫城郭浚溝池建官府聚民庶誅賞於是歌哭於是孕育長養於是地載神氣安可無精爽以至於神明而又安可無棲神之宮尸祝之庭耶况是神也實與官府分職事共理民物吾有司泄政而無所聚居而無宇則其心將惕然不能以終日彼聰明正直依人而行以捍禦患蓄一郡寄命乃風雨薄之土草蝕之王儀虛而民志鬱踰二十年曾無一爲之惕然者獨何心耶惟公破羣疑蒐墜典構創一新而民不知役繼今官無廢祀之譏民有報祈之地神安民亦安是宜書也故書抑是役也非其僚友和謀慮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上

三

一微肆率沮其獨無倦乎蓋王其議者有長官伯顏察兒而協議者有佐貳楊澤常泰也故併書若其規制廣狹之宜支費多寡之目與夫用不足而取給於四提督者刻於碑陰故不書

南豐州紫霄華陽巖三茅真君祠記

劉 璣

仙道行世無遠邇有人焉慕尙崇信之弗懈卽遠者邇矣江左有郡曰金陵金陵屬邑有山曰三茅蓋茅仙兄弟成道之地道書所謂華陽洞天者也吾州僻左無知者知亦憚遠無游者延祐甲寅歲里善士謙濟川概慕元虛始獨造焉帆重湖航大江一往復凡三千里受經籙於宗壇分爐薰於靈瑣嚴奉以歸歸而謀卜地以祀未獲也其里之紫霄觀側古

稱道人巖者臨流絕險歲久榛蕪而地幽塵清堪駐他馭觀
至張惟善啟之濟川是之乃鑿乃芟乃闢乃鑿乘平曠而祠
三像於中構別館而祀鍾呂於後蒼翠環合風露蕭爽咸稽
首曰茅仙乃在是何其近也濟川徵余記顧余自幼服習孔
氏書於老莊氏惜未有聞其何以記則取其所紀載者爲述
曰姬周公之嗣封於茅後因以爲氏秦皇時有諱濛字初成
者隱華山師鬼谷得道沖舉傳四世而三真出焉長曰盈字
叔申生漢景帝時初入恒山學長生遇總真王君方平授大
霄隱書九轉還丹愛句曲山謂爲真洞仙館也南渡居之哀
帝元壽二年叔申年一百四十有五後遇仙人授以仙職一
日乘鵠去次日曰固字季偉幼曰衷字思和仕漢並爲郡守高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上

三

年棄官從兄得道亦仙去邑人爲建壇宇祠祀光武獻君於
廟明帝敕修由晉汜唐帝咸受經籙於茅山逮至前宋崇敬
尤謹仙書宸翰輝煥曰星鶴披星冠羅棲巖岫其願神葆真
之士依靈祐而獲度世者逮今無虛歲也嗟夫萬事萬理一
方寸爾志所篤嚮卽丹邱元圃十洲三島且不遠矣濟川之
於道也專且勤故履危涉險而無倦心道遠費後而無新色
卒能使江左仙真之祀延逮鄉邦使一方寡聞之民翕如禮
敬茅峰煙霞歛其在目豈吾徒儒迂不化者能及是耶是宜
記初三真封號已穹厥今運啟聖明彌加崇信於是妙道沖
虛聖佑增真應至道沖靖德佑增妙應微妙沖慧仁佑增神
應云宜併記延祐四年歲在丁巳十有一月吉日記

南豐重修學記

劉 燠

南豐爲江右文獻邦郡有學舊矣燬於至元丙子重創乙酉
距今僅三紀歲月未大遠風霜未大偏也柱石猶完牢而采
蔕猶章明也吾意更百年將亦足以措拄乃延祐丙辰歲仲
秋夜半禮殿壓焉霆轟山崩聲動遠邇咸曰噫異哉詰朝聚
觀則殿西虹梁遽折爲二棟撓瓦解狼籍委地衆駭視博詢
乃知昔之構創也責成欲速弗暇擇材故今之傾壞也閱歲
未深已致蠹朽又咸曰噫宜哉無足異矣當是時南昌辛公
方蒞講席帑竭廩虛欲得議修顧役鉅費侈趣辦無所以舒
是憂會東魯王侯甫領郡政化新風聲聳崇文禮士槐芹生
色一日語公曰無徒憂共圖所以舒是憂公乃稽簿書蒐遺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上

三

餘有曾貢元梯已莊者故學田也比歲指爲貢士莊者膠誤
也租不入學而有司封貯者兩易歲也公謂昔之家居待次
也嘗聞而憤之誓以隸職之日必復侵疆今其時耶卽白侯
侯喜遂由州及儒司勘驗是寔以聞於省過由省以下於州
匪直捐租乃鄆謹皆復侯益喜命發廩易楮焉以定計者踰
百儒之助者又什二由是市良材運巨甃匠資於官丁取於
佃侯日詣學忘寒暑指授規畫督厲工程辛公則早暮從侯
謁蹶服勞已而腐者堅缺者全翳黯者光鮮層構飛檐度越
於前且復飾衮冕像新櫺星門華煥雄峙中外交映州人謂
昔未覩部使者亦謂佗州罕及也公語余曰幸哉吾志遂吾
憂釋矣永惟葺殿宇復租田太守功也今椽蒙成太守賜也

吾不忘也郡士友彌不忘也惟是學未有記今雖不忘者久
或忘之盍記諸余曰諾因是思郡國不可以無賢牧守也而
賢牧守不可以不知學余聞侯嘗從鄉先生野齋李公游其
誨也勤其悟也敏其言論風旨有習聞而默識故於吾學校
盡瘁而於南豐先生遺祠復繕飾焉侯之知學可見也已吁
儔公之修泮歌於詩文翁之興學著於史揆今準昔可書也
故書曰延祐四年八月奉議大夫南豐州知州王著重修學
殿成學正辛泰來相之是爲記若夫協謀從事則達魯花赤
奉直公伯顏察兒同知州事務孫公好直判官從事周公吉
俱有功於是役者宜併記之

建昌路廟學記

元吳澄崇仁人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上

三

唐以來立廟設像以祀先聖於禮未之有稽而所以致其嚴
敬則隆矣建昌郡廟學因地之勢其位東向有燕居殿在西
北隅此他郡所無者廟廡之左書學之後皆學地也民俛而
營居焉廡左之居編戶鱗次近逼廟塹喧穢不靜閣後之居
面北背南構宅一區橫截其間廟與燕居離隔爲二別啟一
門向西不共前廟之門而出今天子御極之初念民生休戚
繫於郡縣守令精選其人擢江澗行中書省郎中薩德彌實
爲建昌郡侯治政旣憂教事尤虔暇日旣學官目覩心惟將
更而新之教授方均壽條具所宜凡學地民屋悉令撤去改
造以地歸之學俾廟俾學前後通達無碍繚以宮墻相其他
不中禮度者循序完整前守趙侯所積學計歲會有羨可如

侯之志邦伯咎失帖木兒屬之長宋貞僉議允諧從祀繪像於壁歲久則漫易以木刻神像百有五左右各入室以奉廟之前庭迥窄春秋朔望行禮不足以容外門之東舊有教官之署乃撤其屋遷戟門於外距廟之前雷一引五尋視其舊如四常有二尺戟門之外鑿泮池如半月跨以石梁池外如舊建櫺星門門外砌街道爲通衢南北兩端樹命教門各一加封勉勵詔旨礮石重鐫二碑亭對峙於泮池之側燕居湫隘不稱官有廢屋如殿之制廣三常有二尺深三尋有六尺六寸徙置閣後所撤民居之地以爲燕居殿與前廟相直東向頗與古之前廟後寢類築壇三成廣仞崇三尺有五寸象闕里之杏壇先賢祠翼其右太守祠翼其左增祭器備樂器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上

三

補書板葺齋舍作庠廩教官舊署旣撤學之西南有尹周氏居半屬學地以其屋來售適舒嗣隆代宋貞爲郡屬之長志合謀同贊助其決遂酬其直得尹之居以居教官周之居以居正錄氣象軒豁足以表師儒之尊其北隙地爲廳事之所二一以待衆君之公聚一以待教官之公座自泰定元年肇始至四年迄於成門廡殿堂燕居祠宇以及庖廩與教官貳長之廨舍周圍內外南北之廣二引五常東西之深六引四常有六尺從衡端直規模恢廓圻鏗炳煥道路平行偉然壯觀士民驚嘆以爲昔所未有非郡侯心量之宏志力之堅何以臻是今邦伯怯烈貳守劉珪府判伯顏察兒郡屬張賡劉秉忠克協克一前教授倡儀之後郭建中嗣教職承侯之令

惟謹正錄石良貴嶽天祐也蒙古字學教授楊大不花董斯
役郡吏李方平王進周植也役既畢鄉貢進士盱江書院山
長聶公升述郡士之意請紀其績年侯累任風憲廉能聲實
著於遠邇今爲民父母有治有教其美可書也雖然敬學宮
以育人才者官之事進學業以應時需者士之事盱之士繼
今群居共游豈曰涉獵記誦銜飾辭章以釣名媒利而已必
真明經而心之所得能得聖賢之心必真修行而身之所行
能行聖賢之道庶幾上不負聖天子取之用之之仁下不負
賢郡侯勉之勵之之義哉

紫霄觀記

吳澄

至治元年十月甲子紫霄觀道士張惟善來言紫霄觀在南

建昌府志卷九

藝文

記上

三

豐之西南八十里巖洞之勝世之稀有而遠於通都要途故
搜奇探幽之士鮮或至者惟遁身絕俗之人保神煉氣棲息
其間而亦昧昧鮮有聞也其入山之逕石巖削立內鑿石磴
百餘級至梯雲洞洞之上右一逕入華陽洞正路透迤而升
又石磴七十餘級而後至觀門立正殿以禮天神屋三分之
二居巖下其前宇飄雨所及乃覆以瓦正殿之左爲屋以禮
元武神石爲屋以處道流其前爲法堂又前爲藏室藏室與
觀門相值正殿之後石竇中有蛻骨色如金長八尺許又上
小巖中有仙牀又上一巖形如甕盎名曰經洞觀之左有掛
冠石赤松巖及蛟湖金坑之屬觀之右有丹井四時不竭由
丹井入中巖有張丹霞讀書山房中巖而上至山頂爲上巖

有浮丘祠祠下有小巖曰妙仙洞據高望遠軍峯卓然諸山聳秀盱水如帶縈紆橫陳軍峯之下水流小澗逶觀之前如線通於山石之間五七里內凡九曲出雙蓮橋合於大溪觀之後方峯如屏觀之前一山名香爐峯前後左右小巖洞不可勝數觀肇自唐開元名妙仙觀五代時頽廢宋大中祥符道士王士良重興之治平初改今額淳熙間道士吳源清知書能詩賜號善遠大師賜紫一新殿堂今百餘年惟善忝主此山大德丁未善士施財修葺其舊惟善已紀其歲月於石延祐丁巳又以善士施財創建經藏正月興役九月畢工惟善昔年遊江右江左自兩淮荆襄至武當而還今老於山中矣蘄一言以傳於遠可乎予聞其言泠然有御風之想欲飛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上

單

至其所一觀幽奇而不可得惟善通儒家道家書樸素而不俚逍遙而不跪方外畸人也以此地宜有此人非此人不足以宅此幽奇也予旣以未獲至爲歎則筆其所誦授之達予意於山靈尙期他日往游而賦咏焉

進士題名記

元陳樺
南城人

皇元誕膺天命奄有四海聲教所暨悉主悉臣至於仁宗文德洽海內延祐初元肇行貢舉其蒙古色目漢人南人咸以經明行修舉焉此元朝科目之盛亘古莫能及也前宋止東南一隅士之獲與科甲者猶曰匪易今天下混一三年大比隨計上京師者三百人而以百人登第則凡由此而仕者厥惟艱哉泰定三年秋新城龔君善翁以德行文學知名於世

由縣而路貢於行省鄉試爲江西易魁次年春會試禮部合
天下中選者八十五人而龔君第十有二由是對策帝廷聖
天子親擢賜同進士出身授將仕郎瑞州路錄事賜恩榮宴
及冠帶袍笏題名國學而歸邑宰中源浮陽呂公嘉其盛事
貽書盱江陳櫟爲記刻石邑庠以昭當代休德櫟聞而喜之
爲之言曰新城居盱江上游與閩接壤其山川英靈之氣鍾
而爲瓌偉傑出之才厯唐宋以來顯科目者相望先後今新
城元皇元貢舉之行一舉登科實自龔君始信乎爲絕無僅
有也雖然士之傑出者固得於山川之秀士能以抱負自見
者實本於學問之優而其所以作成者邑宰之功苟非賢令
尹於其上或者橫政所加閭巷且不底甯士果能一日安於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上

學

書硯耶呂公爲政仁而威處事明而恕律已嚴而敬化行俗
美訟簡民安時得戾止於學色笑以教綽有魯侯遺風焉主
簿章貢劉公家世科第以忠廉任政以德禮道民同寅協恭
期副聖朝取士之實將見詩書禮樂之教武城不得專美於
前矣嗟夫勸諭之勤期望之深二公設心可謂忠厚也已邑
人士其可不勉學以副所期乎可不記諸石以待嗣是而書
者乎

新城縣修建學宮記

元虞集
崇仁人

建昌路之新城去郡百二十里本南城之東境故宋紹興戊
午始分爲縣名之曰新城與閩越接壤其山磅礴而清潤其
水通暢而淵沈故其人物之生多美質良材方未縣時故太

學說書李公觀直講王公無咎尙書左丞鄧公潤甫處士灌園呂先生南公已生於其鄉有盛名於天下一方之重已隱然可見矣置縣之四年始建學祀孔子於廟乾道壬辰更作之淳祐丙午張公淵微孟博起自其邑登進士第一人以直節著終宋之世鄉貢士累百數南宮首薦者三人登進士第者六十餘人邑在萬山之間爲文學之懿於東南在甲乙之目矣宋晚進士胡夢魁旣登進士第始作學之禮殿其子修已正已成已常繼葺之使不廢也學仍乾道之舊宮墻門廡不備師弟子升講堂道經從祀諸賢像前升殿階執事者弗安也由是改壁東以出入焉然學計歲入米纔二百石僅給祭祀旣廩是以歷二百年未遑改造延祐科舉興游居於是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上

聖

以文學顯者已多見之邑處士朱先生民表以爲學宮官府也無所敢與之卽其里居修鄉先生祠奉祀呂南公於中堂設周子邵子兩程子張子朱子張宣公呂成公許文正公之位歲時率其子弟學者舍菜而講學焉自是材學輩出亦多膺仕元統癸酉朱彬登進士第乙亥朱禮舉鄉貢明年科舉暫輟爲學官至正壬午朱倬賜進士出身禮民表之子彬倬其族從子也皆有興作學校之意未及有爲而大都苗益來宰是邑盡心力於民事月俸之外無所取於民間邑政稍理乃治學校出私財修大成門五間以先之前後爲中統鈔者千二百貫胡氏子弟大修禮殿前邑教王三鑑修講堂其弟三錫修兩廡及諸生之舍丁天錫兄弟作南門三間彭德謙

作官廳於門東廣三丈有八尺深四丈六尺有奇於是邑大夫來謁朔望春秋修祭祀事及其師弟子始有齋肅更衣之所以序出而執事焉名曰至肅堂爲藏書閣於講堂之左其崇二丈有八尺縱三丈有九尺橫三丈則倬之門人所共作以表倬者也禮自廬陵學得宋相文公天祥所書進士第及大魁字摹以歸而刻其上其下爲文昌祠以祠至斯文之神云立石其下邑之舉進士者以次題名焉令尹所使以率諸士人者訓導李復亨督工役者邑人饒仲雲也教護屬工則苗君自以爲功不以煩佐吏經始於至正三年十月二十有七日告成於明年五月十五日六月倬來求文以記之謹記其事如右噫環千百里而觀之受天子之命以蒞官行事奉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上

聖

已而志不在民者多矣苗君持法每本於教視版籍不實貧富受役之不當也將親與其民約而定之迫於牽制不得行乃會數歲之籍上下而閱之計田租分日多寡以受役而租有出戶者得詣尹自陳立召得田者役之事不至吏舍待其民如父母之於子弟無不得其情獄訟之至公府者亦類是歲饑大府檄諸縣議常平苗君言倉宜散置山谷民所聚處出內爲便又言邑常平之儲四千留縣之粟五千請急以救民吏頗持其議苗君曰此猶不得行何用縣令爲取其所受勅納郵而去民詣府留之邑人遮其家使不得行於是郡推官前進士汪洪爲書述同官之意連遣吏至邑留之責津吏不得出客則答曰幸見從急出米濟饑敢不少留乃不候報

盡發常平及留縣之米而與富民約曰常平官價少粟石貴他日以官價取贖必傷富家今以所糶斂先散諸家及冬畧得營息以相補貧富皆欣然嗚呼斯民也仰事俯育之不給奚暇治禮義哉今之所以養其民者既如此因朝廷取士之法以定其爲學之教因其父兄之修諸鄉里者以勗其子弟之孝弟行義因三年之政雅及於久遠則新城之士可以爲鄒魯豈非昔之鄉先生所望於後來者哉

南豐曾氏新建文定公祠堂記

虞集

君子之欲行其道者時王之制有所不得爲則推其法意之所得爲而爲之此聖賢所以無不可行之時也昔者諸侯之國其昆弟子孫得以公族爲大夫爲士有田有祿以養之國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上

署

有宗廟世守其祭祀百世之子孫祭於大宗五世之子孫祭於小宗而祖考之神靈蓋有所歸矣後世貴爲公卿而無國邑惠澤無以徧及其族人君子原本而充類盡然傷其心是以有置義田以待後人之冠婚喪祭者矣宗廟不立祭享無所君子思賢尊尊親親之道而不得有所爲焉於其賢者則緣夫尸而祝之於社之義而致其意則亦庶幾而已南豐曾氏自魯國公有六子其顯者三人文定公子固最賢子開之文如其兄而子宣最貴子固之學在孟氏旣没千五百年之後求聖賢之遺言帝王之成法於六經之中沛然而有餘淵然而莫測赫然爲時儒宗其文章深追古作而君子猶以特公之一事云耳魯公沒時公弱冠未仕也家甚貧嫁孤妹

九人必得其所奉母夫人至孝老死不衰蓋其根於天性者
純明得於經學者深至所以行其道者衆人固不識也是以
官爵不過於郡守奉入無踰於常僚然猶悉其貲力置義田
於臨川郡城之後湖與屬邑金谿之南原立爲規約以惠利
其族垂三百年矣此所謂能行其法意於可爲者乎不然何
其能久也今其族孫元翊以其父正子之遺命作公祠堂於
後湖之上使其族之人食焉而思其本居然而敬其身則公
之遺意雖去之百世而烏有終窮者哉嗚呼公之至元翊八
世矣於廟則已遠於社則已踈卽其所遺田而祠之使羣情
之渙者有所萃也不亦可乎元統癸酉祠堂成適予自京師
歸臨川來求文以爲記故爲書此俾附諸義田規約之後而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上

十一

刻諸祠下云

南豐縣治記

元王澄南豐人

南豐自陞州幾百年州之賦爲石不過萬四千戶不滿三萬
雖曰州其實邑也然民頗知服農畝僅以衣食自給歷年旣
久生齒日滋村落綿亘邑屋櫛比民不知兵歲在壬辰兵革
忽起閭井焚蕩越六年壽光裴侯彥直來守視事二年而譙
樓始克復舊己巳秋八月閩人受攻急乃以偏衆來侵州爲
緩師之計樓復燬官舍內外蕩然惟儀門獨存吏卽之以爲
治事之所明年正月漢陽程侯瑞來莅事徬徨顧視因諭於
衆曰凡官守所以出政令督賦歛以理乎民也不謀更始曷
稱具瞻乃捐已資市材於素產之地揆曰鳩徒首創公署其

左幕長之司其右更衣之次列兩廡爲吏舍不三月落成繼治其後爲步廊如前之制又明年作後堂橫敞洞達比舊制又亢爽是歲冬卽樓之故基增築更甃高廣堅緻乃爲樓重簷復棟壯麗有加於前於是聽政有所宴林有齋譙樓下漏以警昏昕邦人稚耄易其觀聽莫不曰吾儕小人徒聞斧斤之聲而不知財之所自出力役之交作而民不知告勞是孰使之然哉候選民之篤實能幹者徐輔俾董其役未幾豫章王君權來爲吏目克相厥事旣而金陵鄒君晉臣來爲判官吳興張君英來爲同知俱有贊佐之美先是凡州有造作有司稽其版籍之奇贏吏胥並緣爲奸以甲移乙民罹其害不可勝言今侯不資於民孳孳焉不遑朝夕視之若樹已業欲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上

異

以傳之子孫然其用心爲何如哉侯爲政廉謹不以一毫之私自黷凌晨治事日晏方罷隨事剖析庭無留訟他如節館舍創郵亭造浮梁以便涉新坊巷之顏文廟醫學漫漶者增以鮮朽腐者易以堅不急之役未嘗妄興威行愛立政清事舉可爲循吏也已

是宜書

棣華堂記

明宋濂
潛溪人

盱江黃氏有昆弟之賢者三人曰松軒曰竹所曰梅庭松軒嗜學善屬文而於法律家尤深訓三子皆爲儒遂以子貴追贈泰和州判官竹所好談辨出史入經霏霏若吐玉屑人爭樂聽之梅庭獨淬礪力戰集有力少年陰授之擊刺坐作進退之法且曰不久兵將起吾以衛吾宗也松軒旣沒四方果

大亂江右受禍尤慘死喪相枕藉孰不畏之梅庭同竹所聚
兵爲屏蔽卒獲無虞及今四海平定而二君子且巋然老矣
龐眉皓髮相映於殘山剩水之間自相謂曰同氣而生者三
人伯兄墓木已拱所存者唯吾與兄耳春花秋月可不隨時
而作樂乎於是日具籩豆飲酒以爲歡人見其雍雍然和怡
怡然悅似不可以幾及取詩中常棣之語名其堂曰棣華松
軒之子子邕請予記之夫常棣之詩名公所作以親夫人之
兄弟者也故首章有云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
兄弟箋者謂鄂足傳華之光明則韡韡然盛興者喻弟以敬
事兄兄以榮覆弟恩義之顯亦韡韡然二君子生於簪紳之
家漸濡詩書之澤兄弟之間下承上覆彰明光顯固無失於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上

七

詩人之旨然而兵戈之際各携其妻孥西東竄奔視兄弟如
棄涕唾而二君子乃如形影相戀不使跬步之睽違則二章
所謂死喪之威兄弟孔懷者得不爲有合乎及至喪亂旣平
之後從兄燕飲以洽其和孺之情朝斯夕斯唯恐不足則六
章所謂饋爾籩豆飲酒之飫者又不爲尤有合乎棠棣之詩
何其多與二君子類也蓋兄弟之情本乎秉彝無古無今同
一至理雖去之二千餘載固當無甚相遠也名其室以棣華
誰曰不宜抑予聞世之人有以桂名軒者矣有以椿名室者
矣徒欲歆豔乎科目之榮企望乎耆頤之年耳其於飭勵之
益則蔑乎未之有聞也二君子名堂之義誠可爲不令兄弟
之勸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之道將於是乎在子邕位躋法

從爲時名臣而其伯仲又多能文辭子邕幸相率發爲聲詩
勒成簡編如唐之李又華萼集故事二君子升堂獻酬之際
時出一二章歌以侑觴人之聞其詩者甯不油然而興起矣
乎不知子邕又以爲何如也

遊麻姑記

明鄒矩宜黃人

盱江山水最勝而名天下惟麻姑出城西十里緣山麓而上
百餘步有尋真亭又數百步有雲關嶺極峩山皆纍然困貯
益上斗折數百步至半山勢益高俯視諸山如龍首峯如赤
面石如從姑石皆帖然出履下山下有澗齧石南奔十餘里
其流石而上者如平布而織組其擁石而下者如驅潮而捲海
前者未去後者湧至暴悍奇怪殆莫可名狀其聲細者如響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上

巽

環珮如鳴球大者震撼林谷如轟雷直下數十仞俄有水垂
峽如懸河蓋所謂瀑布者其雄狀瓌異人以其尤爲麻姑奇
觀信然上者潭深黝而正碧有龍藏其中大旱祈禱輒雨潤
傍爲亭如枕流如垂玉如飛練如湧雪下上聯絡如貫珠皆
因水而名又上數百步有橋翼然架石澗上石峽束水倒流
聲淙然特幽勝石罅有泉側出極甘冽以釀酒尤佳名神功
然後稍上巒行數百步至仙都觀壇卽蔡經故居王方平來
會仙人麻姑之地其事具見顏魯公記觀旁有魯公祠及何
氏書房觀後有唐鄧紫陽塚窅然如櫃中空相傳紫陽尸解
棺亦飛去獨遺爐簡瘞壇上壇之外山皆迴環有聯若星拱
者有矗若雲匯者有尊嚴若神人者舊有古藤七星杉皆口

斬伐惟存一松猶偃蹇如虬龍可愛山上有仰高亭又上有齊雲亭一碑穹然立榛莽中下瞰城廓大僅如掌煙霧際天其氣磅礴眩晃或黃或赤或青或白或紫或黑變幻不一遊者皆飄飄然如騰空御氣而欲仙山後有霧應有仙羊有五老有秦人諸峯盤拏八九里皆勢若犄角秦人峯與桃源相直云秦世人避亂於此或仙者居之故名源中桃樹今猶有存者又有碧蓮池在觀前今已爲田由麻姑十里至丹霞觀山益峻險水益清駛有聲草樹益森翳多佳異觀有鐵鑄仙像皆巍然所謂丹霞洞天者乃仙者所窟宅猶去觀十餘里在山巔與萬壽峯勢脉相屬時欲窮其遊以日暮不果云

新城鄉貢題名記

明王崇南
人城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上

巽

太祖誕膺天命奄有萬方卽位之初首建學校養育賢材以爲致治之本天下郡縣置學官弟子員有差使習經術文章律義算數而責其成功故有科舉歲貢之制焉新城爲建昌之屬邑處郡之上游山川清麗生於其間者多俊偉之士文物之懿甲於他邑驗之於今概可見矣洪武丁卯擢高科者三貢成均者五人則廬陵劉先生典教時也迨於癸酉丙子二科魁多士者又二人焉充貢者五人則銀河羅先生典教時也永樂初元遵太祖舊制癸未乙酉領鄉薦者且六人貢太學者三人則臨汀賴先生典教之日矣先生以進士貢士皆有題名而黎川未有也於是請於邑宰施公文亮貳尹韓公秉均判簿鮑公繼先慕長黃公仕祿鳩工刻石以紀盛事

傳承久而勵後學詢謀僉同遂屬予記之三辭不獲因爲之言曰黎川之士掇巍科升太學者先後何其盛耶雖由山川人物之美學問進修之力實乃聖天子教言之恩豐廩饌以養其身免徭役以厚其家俾優游於庠序待其學成而試用之好爵以縻之重祿以富之膺專城之寄者有焉治百里之邑者有焉掌千里之教者有焉職秋官者有焉俱蒙聖恩而至是也然聖皇之恩吾儕之所共沾被也今而有官有守者因知報稱矣曰公曰廉爲忠爲義展幼學壯行之志擴致君澤民之心垂令譽於將來使觀斯刻者曰某也賢某也能竦然有所仰慕興起則繼今以往勒石其間者皆佳士也則庶幾無負於國家育賢圖治之意亦無負邑侯臨汀先生嘉勉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上

三

之情而且以勗諸後人云

江知縣平寇記

明何文淵廣昌人

正統戊辰夏六月賊人鄧茂七作亂於延平府之沙縣分遣其徒攻劫鄰縣七月陷將樂八月陷清流九月陷甯化十月陷建甯十二月陷石城而予廣昌爲縣東西南之三邊皆陷於賊賊人朝發則夕至官軍無能禦之者都指揮方政於縣之新坊里後屯嶺遇賊爲賊所攻官軍數千死者相枕人心危慄携抱避賊繼屬於道時新安江君政夫宰吾邑乘賊未至與民約曰老稚婦女移出避寇壯者守家營田禦賊於是招集義士唐志謙等萬有餘人教習攻擊擗刺之法而製造長弓藥弩鉤刀利戟以保障縣治人心奮昂悉聽號令傾心

委命無有敢後不啻子弟之於父兄也賊人謀知狼顧梟視於境上莫敢深入復遣危留記率衆馳入賊巢攻敗其黨邑賴以保全民無失業秋亦大熟明年己巳夏巡撫江西楊公彥謐上其事皇帝命江君爲建昌府通判兼掌廣昌縣知縣事賞其功也夫兵家之事先聲後實當賊鋒方熾之時人之報賊者或曰廣昌聚兵七八萬人或曰藥弩中人立死不可治義士教練之精無不一當百賊人聞之皆膽寒蓋不待交鋒而已奪其氣矣夫武夫捍將統軍討賊反爲賊敗視吾江君甯不慚愧失色哉且廣昌居江西上流廣昌失守則南豐南城撫州次第失陷爲禍滋大鮮有能禦之者以此言之則江君之功宜爲江西平寇之冠予盱人目覩美事故記之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上

三

重創建昌郡治記

何文淵

宣德己酉春冬官尙書請以建昌府治暨守禦千戶所改爲荆藩殿宇制如其奏於時宣廟臨御以天下劇郡難其守迺命大臣薦舉京官中政聲茂著者爲之監察御史肇慶陳公鼎在薦舉之列奉璽書乘傳來守建昌至則聽政無所乃謀創建府治度地於城之西北隅厥地高爽背山面陽盱姥之水自南而趨東麻姑之山自北而環西府堂據於形勝之中堂之前築甬道道之南爲門屋二重屋皆三間堂之後爲思政堂又後太守公宇處其中二守公宇居於東通守公宇居於西推守公宇居東之南偏經歷司照磨所設置於府堂之東西吏戶禮三房立於府堂前之左兵刑工三房立於府堂

前之右以至庫藏司獄司吏胥之廨舍凡所當設者次第而列南北直深八十丈東西橫寬六十五丈繞以垣墉濬之水庸其創建規模大概若此工未畢值今上皇帝嗣登寶位召陳公爲都察院副都御史降勅書命前監察御史濟甯楊公誼守建昌楊公至視陳公之所爲凡堂宇之未成者成之丹雘之未施者施之垣墉之未高深者築之濬之可謂完且美矣致仕山東左參政南城李公永年謂予曰汝爲御史時與陳楊二公爲同僚二公來爲建昌汝又知之最深者二公爲府治其用心勤且勞矣盍爲之記夫爲政者固不可以無堂而政之得失則不係於堂而係之於人也陳公之至而吾民之桀驁者多公乃治最強橫者十餘而民始知法度之可畏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上

三

駸駸然日趨於善復布其教條施其德惠而境內稱治楊公繼之絕請託禁奸弊平徭役雪冤滯興學校厚風化振綱紀脩廢墜威罰之嚴若秋霜惠愛之施若春陽而民樂於康乂矣其視陳公之政同條而共貫也識者謂吾民若久病陳公如醫之診脈用藥旣已去其疾之半矣楊公如醫之調護保養而體之羸弱者康強而病盡去二公皆醫治之手也然陳公旣蒙超擢而吾楊公政聲之美彰彰在人耳目其得久留於此乎吾之所言不隱二公之善者蓋欲後來之爲郡者居斯堂治斯民不悖前人之所爲也故爲之記

新城先賢祠堂記

何文淵

浙江台州臨海陳君從熙由進士來爲新城令期月境內大

治以正身心持廉介爲教本以振舉風俗作新人材爲先務
是以令出風行無有違悖邑有先賢祠堂在文昌閣之東偏
以祀其鄉之先達唐丞相鄭公敞宋崇政殿說書李公泰伯
尙書左丞鄧公溫伯名儒呂公南公工部侍郎何公昇之衢
州通判蕭公雷龍狀元張公淵微元僉事胡公夢魁國朝工
部尙書黃公子雖禮部侍郎江公仲海乳源縣丞涂公欽凡
十有一人歲久祠宇圯壞爲政者恬不加意從熙作而新之
妥神有所瞻拜有庭蔚然可觀人心忻悅每春秋祭祀先師
孔子從熙自出俸錢市羊豕酒果以祀先賢祭畢與教官諸
生等飲於祠下坐談之間無雜言但曰爾鄉之先達若某之
顯宦某之忠節他邑罕有也爾諸士生於斯長於斯耳之間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上

三

之者熟矣得不思所以踵其後而爲國家之用以揚名於後
哉於是諸俊秀皆聳然而起有動於中而思企及焉祠宇之
脩真足以激勸人心者也從熙有剗繁之材藩臬具聞於上
調吉安永新尋內擢山西道監察御史而祠堂未有記吾宗
禮科給事中躬齋先生屬予言以紀之且手書從熙爲政去
淫祠散廢寺之田與恤貧民抑豪強撫窮困杜絕請託日招
造士涂恢鄧時康王湛劉本中等講說經義凡十餘事予惟
據其有關於政務之急者并記之於此云

重修大覺寺碑記

何文淵

按廣昌縣志宋之中葉有古佛一尊自河流而下遡小溪而
上人以佛之入溪口處名佛流口所止處名佛流源縣令趙

彥博以其事之近異卽佛流口建大覺寺佛流源建永興寺
大覺寺創建之初佛殿僧舍極其宏壯僧人三百餘爲廣昌
大刹宋末盜賊蜂起寺燬於兵僧亦解散故元之初有僧復
卽舊址而建寺宇然規模不及於前矣至其末世復爲兵火
焚燬洪武初有僧白雲復建寺宇背西面東以崇佛教然丁
兵戈之後財力消耗艱於創造寺極卑隘僧行清因之無有
增益行清之徒雲川碧川以寺不足以容僧衆闡揚佛殿乃
盡發囊篋餘資及募緣監察御史聶君侃等得財米千餘石
於洪武己巳歲陶瓦甃取材木鳩工匠大加創建移寺舊向
背陰面陽前建金剛殿次爲大佛殿又次爲法堂然工費浩
大財力不足經營數年竟未畢工雲川碧川相繼捐貲碧川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上

三

之徒無假無碍遠營無假之徒道成道虛道空道林協力以
踵前志棟樑爲蟲所蝕者易之丹漆之所未施者飾之塑大
佛像羅漢像建樓閣以藏經典置鐘鼓以揚佛教厨庫廩園
凡寺之所宜有者靡所不備環寺之外雜植竹木滋長繁茂
清陰蔽空鴉鳴雀噪幽靜之地鮮能及此視昔創建之初尤
增壯麗僧無假求吾言爲記吾考茲寺始建於宋之盛時而
毀於宋之末世復興於元之盛時而焚於元之季世幸今遭
值國家承平日久始克修復其舊凡後之僧固當知前日經
營創造之艱難亦當知其所自也然則如之何亦惟上祝聖
壽無疆皇圖永固則茲寺永隆而無替矣是爲記

廣昌當宋南渡後析南豐之半天授興城等鄉爲縣以其道
通廣海郡屬建昌故以名是時李忠定綱安撫江右爲之畫
壤置署而廟學近縣獄蓋播越甫定經營猶未得全美也久
之徙縣治東止戈亭舊址周文忠必大書其成元末燬於兵
皇朝初更創吏部尙書何文淵記焉詎今未久時康俗阜力
可克拓於是莅郡者謝守士元蕭貳守允恭臨縣者葉尹茂
高李貳尹拳師泮者邵教諭忠洎訓導段備王煥相與輸公
帑彙衆財以爲之於廟自殿而廡而戟門於學自堂而齋而
號房他如附於廟所宜有者宰犧牲藏幣器以及祀文昌神
祀鄉十賢莫不有室附於學所宜有者庋經籍錄以及泮池
射圃之類亦莫不有所旣踰前規亦甲旁邑始事於成化丁
亥夏落成於戊子春尙書之子秋官郎中喬新具顛末請予
爲記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上

七

觀德亭記

明何喬新
廣昌人

射之爲禮肇自上古備於成周而廢於列國兵爭之際自漢
以降莫有備其禮者我太祖高皇帝興學養士肇復古先哲
王之制乃詔天下學校皆立射圃每月朔望師儒帥諸生以
從事焉建昌舊有射圃在豐盈倉之西偏去郡學稍遠師生
習射者病之天順癸未夏五月三山謝侯仲仁繇戶部主事
出守茲邦侯究心民事未數月政通人和盜遁奸革民用宜
之莅政之明年侯視射圃隘且遠乃度地於郡學之西偏以
爲師生習射之所繚以崇墉作亭其中廣若干步深若干步

而區之曰觀德以予爲郡人也俾爲之記予惟射者君子之事也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攻伐其法賓主有送迎之拜耦繼有上下之比弓有橫卻兼弣弛張之度矢有措挾順羽拾取之儀其行有左右其升降有先後其容體必比於禮其節奏必比於樂蓋其儀文之備如此故禮曰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周衰禮廢士大夫於觀德之射旣莫之講而貫革之射遂專於武夫迨我聖祖祇遵先王令猷講求其禮而行之天下將使爲士者復覩古昔儀文之盛今謝侯又能擴射圃新射亭俾郡之師生有所從事蓋將納士於禮樂之中以成其文武之材也其用心厚矣哉予繫官於庶幾可以觀德矣姑記諸亭以俟

城隍廟記

何喬新

天下郡邑通得祀者惟城隍之神爲然蓋築土爲城鑿土爲隍凡以爲民之衛也高城濬隍固風雨捍寇攘必有司之者察民淑慝而禍福之芥萬物而神者歟建昌城隍盱江志謂其神乃漢潁陰侯灌嬰考之於史侯起布衣佐高皇帝定天下垓下之戰蹙項羽東城而追之遂渡江平吳定豫章諸郡凡大江之西皆侯提戈斬級所立功處生爲元功沒爲明神

司此城隍而廟食無窮者非侯其誰哉廟舊在郡之西北宋
紹定四年回祿燬孽郡人聶子述始遷於城南通會門內大
平寺之故基元至正壬辰爲郡寇所燬明洪武十年知府王
偁重建自堂徂基罔不畢備永樂二年知府潘營仲因其舊
而修之迨今八十餘年棟楹椽椳漸以腐折瓴甃丹堊日滋
剝泐成化二年郡守謝仲仁謂廟宇傾墜不足以妥靈將事
爰咨郡僚下暨有衆相與捐金楮市木石鳩工徒撤而新之
易腐折爲堅良葺剝泐爲端潔若堂若廡若左右司及三門
凡爲屋二十間崇廣得宜文質中度又搏土以肖神像琢石
以爲座別創虛白堂院使守廟道士居之肇事於是歲夏四
月至冬十一月乃訖工焉侯則徵羊豕率僚屬告成於神闔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上

七

境民庶聚觀贊頌凡旱澇之變疫痢之興必祈焉報焉禴焉
將祀益虔靈貺斯答物不疵癘歲累登豐侯乃具廟之本末
遣耆民胡以榮屬予記之予以爲守土之職神人具依侯自
下車以來留心庶政民旣大和又飾茲神宇用妥其靈所謂
惠於神人罔怨罔悃其古愷悌君子者歟乃作迎享送神之
詩遺之使并刻於麗神之碑歲時薦獻工祝歌之以侑牲醴
焉是役也贊其成者同知蕭允恭通判蘓浩推官張安董其
役者府吏裘獻耆民陶益祖胡以恭也其詩曰神之來兮泠
然以風絳旂旖旎兮駐斯宮睠威靈兮有赫孚信我民兮無
窮牲牷焉酒馨鼓坎坎兮瑤瑟和鳴神之所享兮在寅清我
之將事兮敢弗齊明神旣享兮犀兕退風馬雲車兮倏何之姑

山之巔兮盱水之湄儼神馭兮嬉嬉神不我顧兮我心悲家有雞豚兮野有秔稌神惠我民兮俾蕃以庶驅厲鬼兮錫我純嘏春祈兮秋報歲復歲兮敢望神祐

中坊通濟橋記

何喬新

清溪之水發自閩嶺其始濫觴爾迤邐西北流合南上北都大村遷善山谷諸流漸大至黎坊勢益湍悍至中坊愈大春夏之際滉漾瀉淼匯爲巨浸魚龍水惟出沒其間人望而畏之自發源至中坊凡八十里而後會於盱中坊距縣五里在溪之東李氏世家焉李氏之先有德理者仕元爲福建廉訪僉事入國朝以來若靖州知州恒刑部主事瑄祁陽知縣翰皆其族也凡南上諸里有事於縣者及縣郭士民欲適諸里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上

五

者皆由此出每歲霜降水落李氏架木爲橋以便往來者至春夏則無所用其力有不得已而冒涉者往往沒溺主事之兄志榮以納粟補散官志榮之子拱奎憫人之沒溺欲作石梁有志未就而卒其妻魏處士愈明之女也孀居守節且曰吾夫子志不可以不成乃斥賣粧奩節縮用度僦工伐石跨溪爲橋長百有二十尺廣十有三尺下爲石墩四以疏悍流又以俗稱水惟能鼓濤以壞橋乃作屋其上奉觀音大士像以鎮之經始於宏治庚戌九月至壬子二月而迄工焉凡用白金七百餘兩知縣高郵何侯瓚匾其橋曰通濟魏命其夫姓某求予爲之記曰先夫有利人之志而不遂橋之設所以成其志也先夫不幸死無子恐遂湮沒敢請先生之文鏤於

石是先夫與未亡人不朽也予謂魏嫠居自誓之死靡他已足爲賢矣又惓惓以成夫之志而求以永其名不尤賢乎嗟夫爲人妻如魏者可謂無負其爲君子矣乃爲之記

望雲思親圖記

何喬新

盱南黎君伯中克孝於親者也伯中垂髫時喪厥考母孺人饒氏以長以教式克底於成常念考弗逮養乃像而祠之歲時祀事必恭以誠其事母尤謹蠶蕘蔬菹醢醢之屬必躬烹淪而後進怡怡左右恒慮少拂其意鄉之言善事親者必以伯中爲稱首焉旣而以母命服賈四方將以營所以祭與養者然伯中閔親之老不忍久違膝下春出賈秋必歸省焉歲以爲常當其挾貲遠遊或泊舟江皋或棲遲寓舍翹首南望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上

五

睽焉思親見雲出沒於空曠之間者蠢如樓臺矯如虬龍翔如鸞鶴或搖曳如翠旂或連蜷如芝蓋輒悵然遐思恨不得乘雲以飛而置其身於親之側也於是曳杖而歌曰朝雲兮依依望親舍兮盱水之湄歲月其邁兮胡不歸安得乘雲兮從吾親以嬉又歌曰暮雲兮悠悠望先塋兮姑山之陬我將旋歸兮駕扁舟薤宿草兮薦牖牖歌竟泣然情不自已乃屬善繪者圖之出入與俱時一展玩則有不勝其慨然者間持以過予求爲之記嗟夫伯中可謂孝也夫昔者狄文惠公赴并州掾登太行山迴瞻河陽見白雲孤飛曰吾親舍於其下久之不能去史臣書之其聲光照耀簡策至今赫赫然伯中之心其一文惠公之心歟予觀世之人親在弗克致養者有

之矣况能致思於旣沒之後乎處膝下弗克承歡者亦有之矣况能繼繼慕戀於數千里之外乎而伯中能之真可謂克孝者矣其視文惠公雖隱顯殊迹而其思親之心奚擇哉嗚呼世之生弗能養死弗能思者聞伯中之風亦可以惕然矣予故詳記其事以爲斯世勸

重建明倫堂記

何喬新

堂以明倫名示教本也聖賢之教亦多端矣詩書六藝以啟其蔽諸史百氏以博其知琴瑟箏磬以養其心進退登降之節以教其恭遜鄉射養老之禮以習其從事然其本使人知人倫之道而已人之所以參天地爲三才者以有彝倫也今天下學校之講堂皆以明倫名有旨哉廣昌縣學之明倫堂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上

本

洪武九年知縣張琥所建時兵亂甫夷民貧財匱規制卑隘過者陋之迨今百年餘雖屢建修葺僅抑其腐折飾以黝堊而已成化乙巳四明宋君暄典教於茲力圖改作間語邑之大姓未有應者義民饒秉元富而尙義請獨任其役乃捐白金四百兩市美材陶堅甃募良匠作堂三間翼以夾室堂之業二十尺其廣三十有五尺其深視廣而殺其一焉工未就緒而秉元卒其子卓環暨其孫裕禎相語曰祖考之志不可不成也又出白金百兩益市材瓦務底於成宋君又與諸生撤舊堂建於新堂之後以爲燕休講誦之所堂之左爲會饌之堂右爲藏書之庫經始於宏治元年五月廿有一日以是年冬十一月廿有四日落成焉宏壯靚深甲於宅邑至宏治

四年予致仕南歸宋君暨分教金華余君文慕淮陽李君汶
邑庠生胡恒等詣予曰願有記也予辭謝未果爲縣大夫何
侯瓚亦數爲之請予聞孟子有言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
也皇明祇邇隆古以彝倫爲教凡來遊於茲者可不知所務
乎升而講業必悚然曰吾君所以教我者至矣退而會饌必
慨然曰吾君所以養我者厚矣臨溪而遊見水之淵然而悟
逝者如斯之旨登高而望見山之巍然而興如有卓爾之思
則藏修息游之間所得已多矣反求諸已於所謂人倫者必
迪其所當然在家敦孝弟之行在邦秉忠貞之節斯足爲學
校重矣其或學有所偏心有所蔽彝倫之道不能察且繇之
甚者嚚訟相傾污穢無恥顧瞻斯堂謂何而我所行如此豈
不爲學校玷哉予舊學於此與諸生有同門之誼爲學校玷
者固非所志矣爲學校重者願與諸生勉焉此亦賢令長名
師儒所願也嗚呼念哉秉元前廉州太守秉鑑之弟卓裕皆
國子生克世其家者也

堰築石隄道溪流記

何喬新

廣昌縣學之後有溪發源於金嶂之麓至縣治之北隅地名
焦坑分爲二溪環流縈紆學之左右匯而爲一合流入於盱
水旁有二石橋跨溪以通往來狀如角帶二橋左曰化龍右
曰浴鳳形家以爲二溪若人角帶二橋若帶鉤在聖人宮牆
之外明瑩秀徹於地理爲尤宜然隄勢稍卑而洲渚高每春
流滉漾泛入泮池汙渚合雜浸淫正道不可置足行者見而

晒之曰聖人之門宜有達道蕩蕩平平使進退適宜以爲人所瞻仰今乃若是何異山徑之蹊市肆之門哉乃相率言於大尹周侯請修之侯以歲艱民病辭焉適嘉善二尹魏君仕魁賀縣大尹黃君廷重合州別駕王君貢德致政來歸謁學宮於是教諭李君恕訓導潘君倫尹君鳴邦具以其事語之魏君瞿然曰吾與二三子幸蒙聖明之恩育德於此今視達道污穢不修異日出仕於時典大郡治劇邑亦將坐視政荒民散而不理歟請出圖之從吾言可以不煩官不勞民而日告成也衆皆以爲然遂各出白金若干兩勸諭巨室有子弟在學者其無子弟在學者亦欣然以爲盛事相率輸銀米出徒役以助之募石工斬山骨陶堅甃而甃之始事於宏治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上

三

丁巳之仲夏朔五日至宏治己未之孟冬望八日而訖工焉於是衆請予爲記以示來者俾勿壞予曰聖門達道藁蕪久矣一旦諸君子倡而修之而學者欣然有志於向道是誠曠世美事也乃書以記之

雲峯別墅記

明羅倫
永豐人

遡臨汝而上盱者千里山水名天下最善者三焉在臨汝踈山最善浮屠氏之宮也在盱郡王城最善親王之所遺也在廣昌雲峯最善古今莫能知大守饒公秉鑑始主而居之湖西羅倫過而顧焉樂而不能去其右則吳王芮之軍峯也其左則鎮縣之金嶂也其前則壺公之紫霄也其後則南霽雲廟也尊者如帝卑者如臣比者如友橫者如屏卓者如筆簇

者如臺殿甌者如城屋湧者如波濤驟者如馬翼者如鷺踞者如獅象蹲者如虎豹蜿蜒者如龍蛇繪如削如鑄如琢如神施鬼設不可名狀雲霞往來變態翕忽合而名之曰雯峯焉盱水中注迤邐迴抱如不欲去易之爲雯溪雯溪之東兩澗夾流爲雯澗支隴旁峙翼澗而出乘雯溪而止爲雯岡雯澗中巨平田沃壤可六七百畝窳地城池形若環壁爲雯池梁池而入池上爲雯門門內通渠泉聲琤然嘉木異石雜置左石爲雯渠有堂翼然臨於渠上爲雯輝之堂合雯峯山水之輝也堂後爲寓樂寓形宇宙之內而樂於此也爲安晦祠顯而居晦非安不能也祀先之堂爲昭孝繼述之善祿薦之誠昭其孝於祖考也雲消日明重門洞開雯峯衆奇雜然前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上

三

陳於几席之下矣合而名之曰雯峯別墅焉夫雲霧成章天之文也山水成奇地之文也仁義成德人之文也以地之文合天之文雯峯山水之奇也以人之文合天地之文然後可以至雯峯山水之奇也於戲有常者此山也無常者此人也

有常主乎無常主乎主乎常斯文而已若尼邱之常主於孔雲谷之常主於朱是已主人曰善吾而今而後知無常之爲有常也於是乎書

建昌府學記

羅倫

古之學者義也今之學者利也學學所以爲人也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秀也學以成之人之義也先王之教也古之學者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長幼焉學之爲

視聽語默焉學之爲進退辭受取予焉學之爲生死禍福焉所以學爲人也以則聖人以配天地以順四時以叙百物以興禮樂以崇道藝而措諸天下國家傳諸後世所以學爲人也其學焉者義也家以教之塾黨以教之庠術以教之序國以教之學不帥教者鄉左移之右右移之左不變移之郊不變移之遂不變移之遠方終身不齒有左道以惑民者殺其教焉者義也三年大比考其德行察其道藝與其賢者能者以禮賓之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其用焉者義也士生斯世也不義焉在及道之衰異端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出於佛則出於老老者曰吾利人生也佛者曰吾利人死也天下之民間其言而樂之樂乎彼不樂乎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上

畝

此矣其能由學乎凡學者問其業幼者曰能誦讀已長者曰能科舉已學成而名立者曰能詞章已考其德行察其道藝以書未有也學異乎古也父兄之願如之師保之誨如之朋友之胥漸如之不易其初教異乎古也三年大比考其文而第焉賓於鄉升於成均揚於王廷乃命以位大夫之貴公卿之尊可坐而待也父母曰顯矣妻子曰肥矣僚友婚媾曰榮矣考其功能紀於旂常以匹休前聞人蓋未有也用異乎古也士生斯世也非豪傑之士不利焉在由周而上帥天下以義而民從之由漢而下帥天下以利而民從之其治效可考已教道之關國家也如此我朝列聖建學立師則古昔先王知是道也建昌郡有學舊矣弗稱謝公士元來守郡乃爲之

以風士心視舊壯焉巡撫夏公時正見而是之命師立其道
命弟子從其教命太守終其事命倫紀其成

建昌府重修李泰伯先生墓記

羅倫

生而必死聖賢無異於衆人也死而不亡與天地並久日月
並明其惟聖賢乎泰伯先生其亦聖賢之徒乎先生姓李氏
諱觀字泰伯學通五經尤長於禮以文辭自立其言大而正
郡治北有鳳凰岡先生創書院其下學者千餘人南豐曾子
固其高弟也范文正公仲淹余襄公請交薦之召爲大學說
書卒年五十一葬鳳凰岡之麓寶祐二年郡守楊瑄立與文
堂以祀之開慶元年郡守曾埜更其堂曰思賢右立盱江書
院仍舊名也書院廢而先生之墓墟矣成化三年春長樂謝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上

七

公士元來守郡夢先生對浮大白飲覺而異之翼日有白於
府曰盜發先生墓矣太守具棺衾將易葬焉啟壙視之二大
白宛然夢中見者於是議請祠如故事會吏部主事左公贊
以請命下立祠塋南名曰景賢賜以少年春暮行禮歲如初
又募閩石工大營塚壙壙以石爲之壙中高五尺廣視高損
一深視廣倍之中甃加堊外固以石前廣若堂繚以周垣湖
西羅倫辦香謁之太守述其夢曰先生之沒距今四百十三
年矣而精神感通有如此者蘓子曰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
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其此之謂乎回視烟草中塚
累累然太守嘆曰是庸非人乎哉倫曰何獨此也桓山之石
驪山之銅庸非人乎哉其圖身後者非不至也會幾何時狐

免穴其傍樵兒收豎脚躅其中草中纍纍者曾不若也方其生也柄一國之雄擅四海之富何求而不遂哉身死而遂不保焉先生以葭屋寒夫初無一命之榮尺土之富而身後之榮終乎天地焉君子其知所擇矣太守曰夫子之言雍門周不如也請告邦人庶有聞先生之風者

讀書巖曾文定公祠堂記

明李東陽茶陵人

宋曾文定公子固居建昌府南豐縣舊有書院在縣東奉親坊後因以祀公寶祐中郡守楊瑱建祠迎盱門外參知政事陳宗禮爲記元統初公族孫元翊祠於臨川虞學士伯生爲記季世兵燹無復存者國朝嘗建先賢祠於南豐縣學公實與祀而弗專也景泰間訓導汪綸始卽河東麓公舊讀書巖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上

奕

爲亭名之曰曾巖祠亭成化壬寅無錫秦君廷韶來知府事慨其祠宇卑隘乃命知縣李昱相地鳩物卽巖之東而重建焉背山爲堂堂左右鑿石闢地爲東西廡前爲門屋屋之前疊石爲洞洞之前因危石爲階五級下屬於池池之出爲橋以達於衢其旁則別爲亭亭右折數步則書巖故池也甲辰之春工始告畢於是命公子孫領祀事而時謹視之謂不可以無紀奏書京師請予記夫所重夫立言者必能明天下之理載天下之事理明事載以翼聖道裨世治君子因有取焉其餘則蒐鎖藜藜無益乎爲言矣若縱橫權謀異端之說其妨政害道又可論乎古之所謂著述乎自六經迄於孟氏若韓子不免詞章之文而所謂翼道裨治則有不可揜也宋盛

時以文章鳴者數家予於曾文定公獨深有取焉蓋其論學則有持心養性至於服器動作之間無有弗悉論治則自道德風俗之大極於錢穀獄訟百凡之細無有弗備皆合於古帝王之道與治而凡戰國秦漢以來權謀術數之所謂學佛老之所謂教一切排斥屏黜使無得以亂其說者其所自立非獨爲詞章之雄也且韓子去孟子已數百歲無師傳授受之緒其言之立世固以爲難公之生又數百歲而獨身超詣去邪歸正於治有裨而於道不爲無翼則其言愈難而其繫於天下亦重矣夫有功於天下則國祀之有功於鄉則有司祀之孟子而上無俟論已予於廟之祀則韓鄉之祀得歐陽諸公之賢固天下之所不可闕者而況其鄉哉而況其子孫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上

七

也哉楊瑱興賢之心元翊尊祖之義於今殆兩得之而獨無宗禮伯生之文以紀事垂後予於公亦不能無慨於茲祠也秦君廉謹士好古而文於其所嚮可以觀政矣

羅氏興復磁龜舊業記

李東陽

翰林侍讀南城羅君景鳴旣興復磁龜舊業乃自敘其事請記於予其畧曰磁龜者有石蹲於溪心若龜然其石磁石也在南城南八十里其地多重岡複嶺北阻芙蓉峯又北爲臨川西阨連珠峯又西爲宜黃南連都軍屬於南豐之境東則靈峯北迤中通一徑以達於南城實四達之會也其產多穀間出爲赭堊爲石脂雲母爲礦爲蚌或孕而爲珠故其民有以自食且能食四方之來王者唐宋以來戶至千四百屠肆

至七十樓觀相望絃歌之聲不絕吏部齋縣令牒者嘗一日至二十餘其盛如此元季燬於兵繼以時疫家靡孑遺齒豁枕藉灌莽蒙翳鬼嘯於木虎兕豕交於野過者惻然恐之國朝永樂間吾祖耕隱府君始披荆棘立門戶招集道徒吾父封編修公益勤安集於是土著者僑寓者販者游者日源源相續而舊基遺跡猶漫然莫之省也玘既有名籍大夫士道吾地者去郡邑遠甚案牘胥隸不可不爲之所以是爲館於衢之北曰駢驂其南曰寅賓堂室庖湢寢食之具供給之役若驛舍然寅賓之北四十武折而西爲御書樓樓之南爲坊於門曰翰林者吾先世之所居也登於斯樓則連珠諸峰之屬於芙蓉者舉目而盡下極蒼翠爲石嶺峽水東流其中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上

奕

舊鑿壁爲磴緣而爲徑又跨峽爲逍遙樓樓下爲門西出爲里之委巷駢驂之西築土爲堂隍上爲迎暉樓當里之會其東爲解元坊坊左右爲鼎新復古二亭又前爲市區區之外爲橋南折竝山而東三百武登坡之上爲義倉爲圭峯書院又東二百步跨溪爲龍門橋橋之上爲屋十七楹中爲濟川樓又折而北二百步兩山復合於是爲迎恩亭亭之西迄於逍遙之東爲門六皆跨於溪爲樓五跨衢及橋者各二凡衢皆發以甃石凡坊與樓皆塗以丹雘雖稍復其舊而實有舊所未備者焉旣又曰此吾祖若父之志也而玘也繼爲之玘也之子孫又繼爲之則前日之盛可復也然其盛而衰衰而復之於盛者不可以不記而記之者非可以信天下及後世

之言猶不記也吾之里其亦有遭乎予聽其言察其意若將以屬予者因爲之嘆曰天下之盛衰相尋於無窮此理與數有不得不然者而亦存乎其人焉故屯與蠱皆有亨之道而非道焉則莫之亨也昔人以洛陽名園繫天下之盛衰然則一鄉一邑亦闕於世運者國家一統百有餘年休養涵育至深至厚故凡遐陬僻壤往往與都邑相類建昌東南文獻地其闕於天下也固宜若磁龜所自爲盛則處士之孝友封君之勤儉然非刻志勵操以文學鳴世如吾景鳴者亦烏能善繼而肯構之其盛如此哉且蔡邕作魯靈光賦十年不成見王延壽所作而爲之輟翰蘇子瞻欲述錢塘風物見晁補之所作而爲之閣筆予何以加於景鳴哉則景鳴之言雖謂其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上

九

自信於天下可也羅氏之子孫觀今日之盛而思累世興復之勞未必無感於斯焉因畧爲詮次俾刻之貞石以建於所謂磁龜者是爲記

預備倉記

明本郡太守 秦 夔 無錫人

上卽位之二十年海內無事民物豐熾天道惡盈咎徵繫之是年夏秋陝右山西河南北皆大旱種不入土環數千里內民饑相食壯者流徙斃踏道路不可殫數守臣走驛馬告饑聖心靡甯遣使齎御府金帛及割東南上供米動數十萬往賑卹之冠蓋相望間又咨詢在廷求所以禦災之術於是一二大臣交章言漢用耿壽昌議置常平義倉歛之於豐稔之秋散之於荒歉之日此萬世不易良法我國家尤重此舉而

冗官墮吏頑弗事事蔑下罔上苟具文書甚非所以禦災患重民命之意請下有司督察循名責實庶臻實效制曰可遂下御史臺督畿內并在外藩臬以及州若府大小諸臣罔不慄慄奉行而建昌實隸江右統邑有四惟南城爲最鉅生寡食衆而備荒之策尙有愧焉矧茲城舊無倉基率寄困於府軍儲倉之左卑陋狹隘非久計夔以成化壬寅待罪是邦嘗有志興創未果至是懼無以稱上德意則謀於同官西蜀曹君文瑞河間傅君廷用姑蘇陳君一元暨邑令余濬又上其事於巡守藩臬重臣咸是其議乃悉出庫藏現貲易穀於民得穀以石計三萬餘視舊儲在倉者加三之一焉復卜地於城東學宮之旁宅高面陽清明曠巨於倉之址爲宜遂立方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上

七

位商功力集材鳩工建是崇構帑出於官一不煩民懼騷擾也又擇才幹大姓若雷昱輩董其事晨作暮輟不亟不徐經始於夏四月乙巳越八月戊申訖工凡爲屋若干楹高墉巍峩邃宇靚深旣固旣堅以克永年而南城之倉遂甲於他處落成之日米穀雲集千夫荷擔我倉斯盈於是鄉民老弱縱觀或咨嗟太息感皇上所以安養元元之意且請爲文勒石以示久遠夔惟天災流行古所不免惟上知之君能消變於未萌圖患於將然廣儲蓄節財用以備不時之需故雖不幸而有水旱之災而民皆含哺自若如堯舜之世是已後世之君不知務此惟厲民自養至有賦間架陌錢入於瓊林大盈而視民間有無漫不加意卒之變起肘腋爲天下笑今皇仁

如天因一方之虞遂憂及天下惴惴焉惟民食是慮是圖若
捄溺捄焚之急實宗社無疆之福祈天永命端在於茲而斯
倉之建乃其兆歟雖然天下之事久則玩玩則弛然則繼此
而往所以時察屢省而務臻養民實效者又在吾儕之所當
共勉不然苟具文書以爲塞責計則豈惟有負於今日聖天
子之休命抑亦貽曠官之羞

西城義塾田記

明何 皇新城人

社有學古道也學有收心養性而明倫又古之教也是故一
鄉之蒙咸養正於是則一鄉之善士在是也雖進而爲一國
之士天下之士一養正於是矣然則學之在社其可少乎哉
乃若太學之制士有常廩師有常俸一皆於公焉取給此其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上

三

經久而不廢樂趨而不厭者勢然也鄉社之學在公既無費
出之典在位又尠作興之人則其貧不能致師者必至辜子
弟之秀而流爲他道之歸誠可爲於邑也且下而處豐豫者
唯知私厥子弟欲其藻芥詞章以取青紫涉獵書數以樹門
第其視古之所養殆懸絕也甚則溺於荒僻雖子弟之學否
弗知况其餘乎迹其學以義舉而好善樂施余於楊君振邦
父子見之矣昔君未捐館嘗建議塾於居第之西溪歲久漸
廢一旦厥嗣嵩曰社有倉所以養民生吾先君固行於昔吾
亦繼拓於今社有學所以養民性吾先君亦行於昔而廢於
今也可不遂其志乎遂鳩工掄材卽更置於社倉之南未幾
斤斧收聲規度具美乃擇明師以爲教講授有廳學徒有舍

游息有亭盥濯有池有浮梁以出入至於饋食束修之屬則
又有田若干畝以備用條列碑陰示不朽也繼今以往鄉塾
之中無貧無富無疎無戚皆得養正於蒙矣他日脫或以善
鳴天下伊誰之賜歟嘗聞范文正公之尚義也凡公之所欲
爲及公爲之而未盡者忠宣其嗣之故至今澤流鄉族名薰
簡冊猶使人嘖嘖嘆賞不置吾姑舉以相望特記之以爲風
教勵兼使養於今日者自驗於古何如也

重脩安濟橋記

明夏良勝南城人

建郡當盱水涯合黎以委於汝自盱沂黎而上源出閩嶠其
中渟蓄處曰黎灘昔爲鎮後置新城縣土沃以衍民不出遊
貨而自裕故易動以義且多更良吏治百廢有舉無壞近治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上

三

自延祐間建二橋上曰通濟下曰安濟相去止二百武永樂
間安濟橋壞以有通濟弗爲意正德末通濟又壞民甚病之
代以舟渡華容蕭子執夫來令視民之病濟由已也詢於衆
而鳩工集事乃垂成潦水暴至衆僉曰是當峽溪束水而衝
撼激射若非安濟下流衍緩先成以壅之懼弗底績蕭子是
之求安濟遺跡以有事雖煩費不以勞息惟永逸是圖工及
半蕭子被召命去天台葉子敬之繼政猶夫蕭子也倡以已
俸之鍰重以士大夫之助適青湖汪子擁節按治而輸庸聽
以度支獎掖用成凡爲石墩九甕八疊鶴木高二十尺壅架
梁木脩四十有二丈廣二十尺梁中建亭三左右翼覆以屋
爲楹三十有七兩涯闢塗道東築城門一西築堤以捍殺漲

嚙延數十武縣者何基鈕鵠介鄉進士王汝學請記揚以無忘令德余在者謬屬典銓擇吏是職而常載筆志局於新城宦蹟得陳君員韜者民愛之而烝嘗弗替近若蕭子又生陳君之鄉有不出戶而得師者固予選而任之意嗚呼末世吏職苟偷友道衰喪樂已而遺人之憂專已而害人之成者何限乃若蕭子深切行人之憂葉子懼墜前人之蹟交濟其美豈惟吏職稱治亦友道之近古若夫蕭子屬予薦稿而去葉子屬予銓法而來義不避役獨紀橋成而已哉蕭子一中葉子良佩執夫敬之其字也

義士祠記

明王 冀 金 谿 人

義士祠者盱高阜曾氏祀其鄉義士鄧景祥也元末亂曾伯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上

三

遠者以其族自保景祥時在部下伯遠奇其勇智遇之甚厚景祥感泣誓以死報會鄉有黃長者通閩巨寇龔某伯遠惡之與絕婚長忿殺曾數人伯遠遂計殺長其黨請報於龔龔爲提兵入境欲滅曾氏勢張甚不可禦危在頃刻景祥曰吾死所也爲伯遠解茲禍死何惜焉乃挺身直往龔壘給之曰我伯遠也戴頭來矣餘何罪欲屠之龔義其言卒殺景祥引兵去曾氏得不沉其宗者景祥一死力也明成化間曾之傑曰用衡者感景祥之義倡於其族之人曰微景祥無曾氏矣今日繁以大無慮千人業詩書而列衣冠者相望夫曷自耶而景祥尙弗祠可不可也遂相與立祠以祀焉夫不難於死而死於義之難景祥之死以報知己俱全其宗與古程嬰杵

曰脫孤存趙者其義相似然而二子者史册傳之至今赫赫人耳目若前日事景祥之事史終能傳之繼二子不磨滅否傳不傳未可知而廟食其鄉與其土相長久則景祥雖死猶夫生也景祥當日之死惟知有義其於後之祠不祠豈其所計而用衡祠之亦自盡夫報德報功之心而少以慰英魂於地下其亦可謂義舉已正德十一年冬予過高阜得造觀祠下竊嘆夫景祥一匹夫耳而能見道分明殺身取義凜然霜雪爭巖彼有立人之朝高爵厚祿受恩實深及遇國難乃狗鼠求活恬不之恤視景祥亦可愧矣夫景祥之死之功雖在一鄉然可使天下後世聞其風者皆知所激以起其忠義之心國家綱常實惟賴之其功固有陰被於天下者則其祠豈獨宜其鄉而已也今而後將不有廣其義以大其典禮者乎嘗之族人聞予言重有感也請遂記之而鐫之石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上

志

新城縣修築環城記

明王材
新城人

新城名邑數百年然未有城正德壬申始議城越五載城成己卯圯於水閱四十載茲始克修乃城南再成而閩寇至城之爲功邑諸紳士父老咸願紀李君之蹟鐫石以志弗忘初李君之議修城也羣言鞻鞻十不一然當道亦持其議不下歲餘閩寇薄南豐李君糾民揚兵爲備奮然曰警已及鄰如惑衆言是泄泄以待蹶也今必修城衆猶依違君任其怨弗撓當道亦報可乃簿民產力平其役俾之自營旦夕躬閱之亟戒其成戊午春三月肇工又七月畢工僅浹月泰甯報有

寇殺其主簿欲至新城邑吏民弗爲意也九月戊寅寇旦抵城下有鼓刀於南門者望見之急與其子閉城門控以屠机寇見門閉轉而掠城南焚百餘室明日復至攻城城上人以虎箭射卻之趨東門投以火燔城下屋不得進又明日寇驅所掠男婦數十口退二十里爲營責其贖君有事試闖自會城歸道聞寇兼程夜入城撫安百姓晝逐寇計寇聞君歸當道檄諸援兵亦且至乃復退十餘里保山寺中君遣兵追之寇殊死鬪殺數十人寇亦前卻失勢乃縱所驅婦女遁歸於閩寇旣退士民皆涕泣誦李君功謂非君則城不克修非城則寇不克禦今日父母妻子室廬器貨得保以生全者李君之賜也使君苟避怨而諉後患則猝至之寇不警之民蕩然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上

七

罔可爲恃焚掠所攫豈止百室數十人而已耶李君之功誠世世不能忘者抑聞寇始至時黃霧覆城寇不能仰視莫知未備豈此方之人質厚無惡神明實護持之則城之久圯而頓修李君之強民以必修卒捍大患又若有所以使之者夫曠擬者難率而繼成則易集無徵者弗嚮而有戒則勸功後之令宰時而葺之力輕於因民悅其恃豈非斯邑無窮之幸哉

愍忠祠記

王材

嘉靖庚申廣兵叛於閩由泰甯出江右建撫守備王址禦之於新城之德勝關死之先是建撫無守備丁巳戊午歲閩寇連犯南豐新城巡撫都御史何公遷乃奏設守備司址饒州

人初爲郡弟子，具屢試不第，襲其世爲所千戶。何公愛其才，薦陞署指揮，僉守備建撫時。二郡官吏不習與守備處，址雖以都指揮體統行事，而自郡推官以上咸以右僚易之。址亦負氣積不能平，諸軍資郡邑不時給，址以家力飲之。址時遣人偵汀贛賊，爲備當道，或斥爲好事，閩連歲有海寇調集，諸道兵巡撫都御史劉公燾夙以才勇自命，至閩盡罷各調兵。津遣弗給，東廣兵遂作亂，陷閩清，掠延汀。建邵諸屬縣謀至址，自建郡趨新城。新城令湯君建衡待之，獨不失禮。令與址議城守，址曰：「我領方面，任如令，賊得至城下，爲公憂。何以我爲？」公嬰城，我帥兵扼諸境，上必卻之。以典史徐洪亥統新城兵爲前軍，建昌千戶所千戶劉兆元爲左翼，百戶戴權爲

右翼，址爲後繼，據礮頭山南馬嘴嶺。賊至新城，兵與交射，址麾左翼進，劉千戶兵輒潰。右翼兵從之，賊見左右兵潰，遂四面登山，出新城。兵後新城，兵與賊搏戰，殺傷賊二十餘人，賊殺傷我兵三十餘人。典史被創走免，址用藥矢視射死賊首一人，還顧其衆亦皆散走。急呼不得復聚，且鬪且卻，馳入德勝關。賊隨入關，址奮刀殺二賊，奪我兵鐵鈚，又擊死三賊。中標鎗墮馬，復用鈚步擊死一賊，仍上馬馳至黎家灣，中標鎗者三，遂斃。賊斷其首，剖其腹爲戕，其渠帥也。然賊氣遂不振，執土人導西向之路，擄戴百戶以去。賊自閩清發，難所過焚掠，殺吏民無能禦者。獨新城兵與爲敵，而址以一人殺賊數人，又殲其渠，故不復覬邑城。城空而免禍，址之功也。址旣死

而郡中以其前敢抗已欲且以爲過惟湯令力持之余時自南都以秩滿過家行及撫州家馳書報其事余乃抗言於湖東巡守諸道人以死捍難而掩其功若公義何論既定巡按御史以聞天子哀之贈址都指揮使加其子廕階二等而新城士民感守備忠勇捐其身易一方之難共立祠祀之湯令誓死守空城與之同患重哀之貲所不足令助其成已而都御史滁陽胡公松來撫江右聞址死事傷之亟下邑議立祠行且疏於朝時祠旣成湯令具碑以胡公意屬余書其事予於守備之死欲有以著之久矣今四方多事殉忠體國者宜樹風之不敢後邑士民湯令之義胡公之惓惓固以爲報尤以爲勸也以死勤事古記具有矧賴其殲渠以全城邑謂之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上

七

捍患其誰曰不然中丞公誠以士民之情聞於當上嘉名之錫惟國之章則又不特昭士民之感而已也

胡公祠記

王材

督撫江右少司馬御史中丞滁陽胡公奉召入尙書轉左司馬贊本兵盱江郡士民仰公功德懷戀靡所寄願托諸祠祀著不忘郡守雙橋凌公觀衆志之莫已也道謀之滯成也曰志在士民任在我白諸憲臬崔公特樹公生祠於麻姑山之上山郡望也江右所統郡十有三縣七十五公之功德靡不被何盱江獨祠感之切者念之深也今皇帝御極四十年江右稱無事比歲潮汀寇起乃連入江右殘掠湖東西殺文武官吏濤喧壑塞莫可疏遏而閩中以海警調兵時亦叛亂擾

吾境天子憂之詢於在廷疇救甯之寄僉以屬公公任浙藩
右使詔晉公中丞特賜公兵符趣公就道時建昌撫信吉臨
諸郡寇毒方棘公自浙江來卽疾趣撫州分命將卒還驅迭
擊所向賊趣不支進駐建昌諸賊咸敗遁出境乃建白立中
東西三大營於南昌建昌吉安三郡而各道諸郡亦皆置兵
首臂連絡夾倚互援申諭境內比閭族黨團結保伍並習守
望名之曰親兵導使親也於是寇至始有備乃建諸邑未立
城池畫糧賞備械器表勵諸死事者增設將領舉韜傑而黜
其庸駑江右戎政井然赫然改前觀矣而又汲汲念諸被寇
之地創殘困踣卽未被寇者亦徵集頓疲力請減免闔省稅
糧動戒郡邑以無科索將卒兢兢罔不奉禁令無敢侵暴值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上

吏

諸邑大水疏奏江右連年兵火疫癘人民愁痛無以聊生又
遭泮水稅租無出凋瘵之骨不堪椎併疏詞懇激讀者垂涕
天子如其言蠲復有差江右所共承於公諸大惠若此方我
盱四邑劇寇紛午幸公經臨始各遁去未逾時有旨粵閩贛
三鎮合剿潮賊公當防遏要害復馳節駐盱自冬徂秋爲日
益八中間守禦之分布策應之調遣餽賞之運給文武官吏
輻輳而承事而公於緯繡續迫之中未嘗一息忘其省約寬
恤之仁斯民親見公慈儉之實而獨深沃公節愛之厚旣賴
公驅攘之烈而又感公鎮定之功霽雨平施霽亢者稟沃滋
著熙隅普運嚮明者得照爲久是以盱人自村原至於塵市
自支邑至於郡城自庶民至於學校至於搢紳罔不同辭恬

戴共圖尸祝以報公功德於無窮諸搢紳諸弟子員旣幸凌
公爲樹其祠則又謁余言敘其績余盱人也願衆志而陳信
分也重之以詩曰江甸雄藩控引閩粵盱爲南疆汀漳惠潮
山蟠谷綿蛇豕厚藏始歲丁巳入我支邑我用弗康迨於庚
辛克蠻叛卒氛焰披猖我湖東西村灰邑鑠血漬原岡帝爲
惻然詢謀節鎮簡在廷揚允允胡公受命有赫威猷振張爰
自錢塘誓衆長驅指我建昌先聲實應羣盜解靡我武斯揚
營興保絡官鄉竝作戎政皇皇逆捷肆亂羣渠澶蔓播毒流
殃帝命粵臺贛閩三鎮滌彼克狂命我江右保要固圍橫決
是防公再臨盱嘉平駐旆履及嚴霜以大聲援以精策應以
杜蹊近選才技能旁芟後倚卒掃攬槍於惟我公義畧弈弈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上 七

仁風洋洋汰侈崇約二簋用享民罔躓僵文武吏士率式承
序無敢害傷霽澤爲雲力疏蠲復民免流亡位尊德薄威匡
惠撫覃暨江鄉公駐盱久士民涵覆感有獨長外患以驅內
宄不孳易沴爲祥忠信儉慈照保肫肫德音不忘仙峯郡鎮
萬古瞻薦俎豆馨香



藝文志卷九

記下 卷九之四

重修九劇陂記

明符 遂南豐人

自阡陌開井地廢先王疆里之法溝洫川澮之制不復見於後世而農之水利敝矣陂塘者所以拯其弊而興其利也是故良有司重之南豐九陂在太平鄉三十六都劇河之下唐開元中縣令游侯創也陂凡九修而成故以九名近代又謂之官陂凡各鄉都有陂皆土人修之而此陂乃藉官府之力故又以官名蓋其發源最遠合眾流滄瀾汗蕩至於劇河水

中怪石漫列錯置號怒之聲湍急之勢髣髴呂梁其當洪處奔駛尤甚筏夫舫子束載稻物浮中而下魂褫胆落必手眼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下

一

俱到拄篙不爽否則筏舫瓦裂所載之物俱蕩於怒濤更二里許即陂所兩涯相距凡三十丈無惑乎其難成也當游侯初創時陂水順決於夏坊至鼓坊又逆決於楊家車至羅家圳入盱灌田數千畝其成雖難而其利則溥矣游侯創此良有司哉嗣後傾圯日久田數苦旱國朝宏治間一嘗修之而未就緒嘉靖乙酉春三月祝侯曰水利重事也豈可坐視其廢而不舉議者咸慮工鉅難成笑曰焉有可成於昔而不可成於今邪即稽所費若干金所灌若干田隨田多寡而出費酌事宜立規制委老人李琬募匠伐石百手並作每石長八尺廣視四之一厚視廣半之縱排而衡睽自東至西排至九十片自下至上壘至十一層縱用雙料袤一丈六尺顛視武



漸殺用石凡千有八百務爲堅久秋八月厥功告成由是陂水悉循故道而襄時苦旱之田復爲沃壤矣侯又良有司哉士人苦旱於數百年之餘而一旦享茲溥利舉欣欣然有喜色而來告曰願有記竊惟事之創始固難成終亦不易是陂也游侯創於前祝侯修於後昔人謂前有召父後有杜母二侯其吾民之名杜乎雖然一陂之善一政之良也吾聞游侯多技能其爲良有司也不止創陂故民至今誦之學宮至今祀之今祝侯才傑識敏德政在人亦不止於脩陂異日吾民有不誦之乎學宮有不祀之乎游侯名茂洪字簡之崇仁人祝侯名繼皋字師謨海甯人併記之俾鐫諸石庶後人知是陂之所以創所以成也

建昌府志卷九

藝文 記下

二

重濬學溪記

明何源廣昌人

廣昌學溪發源於金嶂之麓一自北門堰入關遶學宮之左一自堰下沿城東注入於江其龍岡之麓山水聚渠流入禪師橋紆迴出學店後遶其右會泮池合流出東關與沿城東注者同一道此學溪內外之所由適也嘉靖甲辰歲闢通賢門於學宮中嚮前峰獻秀樓堞翼翼稱奇觀議者謂城溪流有斜牽而無環抱其故道在社壇之旁宜從中鑿月池以瀦內外之水縈流至社壇自東而南轉於西又自西而轉東注水道曲折襟帶斯不謂金湯全盛矣乎僉是其議於是居民某等各以田塘助溪邑之搢紳士庶各以貲助工役規模底定水循故道此嘉靖乙巳之所自始也厥後貲匱眾携溪流

日涸故道漸有乾沒歷二十年餘無有議復學溪者會源告
謁里居私竊嘆之一日庠生某等造源請曰天不人不因人
不天不成天人相胥爲用久矣我廣昌學溪未濬之前人文
湮鬱旣濬之後擢巍科而躋臚仕者彬彬然盛也若是乎氣
機之相爲感名乎圖惟厥終誠不能無待於今日源曰有其
舉之莫敢廢也亦爲之而已矣然事實亟圖圖亟則乘會事
貴協謀謀協則起孚事貴一守守一則曉息持是三者於濬
溪也何有諸生相與協謀蚤夜圖所以爲濬溪乃以其責諉
重於源源領諾出方冊題辭以風動乎好義一時響應遂以
督治屬某等測淺深之宜度緩急之故諸所經理皆務爲久
遠計而非炫飾觀美者經流之處其內兩涯輔以磚石左計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下

三

若干丈右計若干丈其外要衝纍石者不可數計月池周廣
若干畝沿溪堤岸若干丈而北門石堰並加崇焉計費捐金
若干工始於隆慶辛未十月明年二月壬申告成諸士屬源
記其事源曰是殆未可記也春霖新泛眾水會歸脫有決嚙
之患可以一葦障之乎盍俟諸數年洪水果數溢民甚苦之
獨學溪內外得勿壞固氣運亨嘉亦人力之備至也月令仲
秋水涸今時已仲冬水色天光相爲掩映自有學宮以來未
有如今日之大觀者諸士復以記請源曰重濬學溪之舉順
天道因地宜成人能三才之理備可以已矣是冬令蔣侯創
敬一亭尊經閣名宦鄉賢二祠上舍某砌月池石欄杆若干
丈信學宮之有遭也因併記之

聶文定公祠記

明 朱大器 南城人

衛國文定公聶先生祠十一世孫北溪君宜偕厥嗣鉉鳩族
鼎建以祠公者也公宋人諱子述登紹熙進士累仕吏部侍
郎出帥西蜀敷厯底績封國於衛致政歸值邑盜變朝儀將
屠城公單騎至麾下力陳民寃遂獲免載在郡志可考也卒
謚文定勅葬於邑之龍塘里建無極菴以祀嘉靖乙未天台
石梁王公來守是郡修飾祀典以奉君新祠之所由建也祠
經始於壬戌至癸亥落成堂三楹內爲寢室奉木主左右廂
貯祭器堂之下有廳事爲宴享之所外爲廊廟之右爲門顏
曰文定公祠厥址崇曠可登可眺遠邇環視屹然一偉區也
北溪君嘗請記於予予未有以應茲釋服北上再申前請予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下

四

鄉人也嘗德公者也夫何敢辭載稽之傳曰仁必有後觀諸
聶氏不其然耶昔公之在宋也其仕也有助庸於國則國封
之矣其歸也有功德於鄉則鄉祀之矣優仁渥澤迪將其後
五世至元升以進士隱居不仕清修雅操一時著稱學士仰
菴虞公曼碩揭公相與倡和遺翰猶存至今人仰慕之迨我
國初思敬以學行薦爲本縣學諭尋登進士遷柱史凡數世
至侍御任之政事翰林循之文章節推興之明允後先相望
咸炳炳可述今北溪君廉直仁厚嚴於庭訓爰啟賢嗣積學
好修待魁禮闈方接武青雲以光大文定之業其諸子姓振
振瓜瓞綿延若泉湧出而燎方揚也猗歟盛哉雖然積之厚
者發必盛然必言之文者而後傳斯遠也予何文哉特書以

備國史之遺且益以徵聶氏之有後云

重修南豐儒學記

明鄧汝相南豐人

吾豐居江藩上游山水環滙代有顯人宋時曾子固以六經之文鳴天下江漢星斗百代瞻仰其文章氣節簪纓蟬聯照灼邑乘不可勝數云明興英才輩出接武登朝執法摧奸風采赫然若甘李諸君子迹其所樹立蓋於前烈有光也逮宏治正德間風氣間歇解荒多年山川之靈蒙垢病多矣嘉靖初江陰曹侯海甯祝侯先後至銳意興學拓倉地遺址作今學宮明倫堂號舍轟轟宏敞又鑿城垣之障塞者創文明門以通山澤之氣自後賢才彙征科第疊跡瑣闥部寺藩臬郡縣隆名赫弈星陳碁布遂爲江藩望邑頃以歲久廟廡堂室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下

五

雨驟風襲粉繪剝落甚至棟倚瓦脫日就傾圯士固嚮學然得雋者浸少番禺招侯雅意右文正在議修以陞任而未竟也隆慶戊辰愚圃金侯視學嗟咨曰政有大於此者乎亟請新之顧文法局趣不得請乃捐俸醵鳩工庀材以圖厥成一木一石不以及民司訓姑蘇黃君新至以爲已任晝夜護作廟庭門廡講堂齋舍以次皆舉若啟聖祠鄉賢名宦二祠又頽塌已甚勞費有倍焉經始於是歲之冬越明年訖工木傾者支之石泐者易之色漫漶者藻繪之翬飛鳥革丹堊漆髹迺煥然改觀矣時學諭泰州王君倡明良知之學建講堂於隔溪南臺侯與二君佳時暇日率諸生而講授焉於是絃誦洋洋士翩翩乎有志伊學顏之風矣二君以記修學請於侯

而以屬余余久曠鉛槧顧茲盛事亦不容辭乃告多士曰學
官之脩明牧良師之事也所以自脩其學者則將誰歸乎夫
道流通於斯世而統會於吾心學也者羣聚朋處若工之有
肆習其技而專精焉者也官墻不必闕里也主在是則神伊
邇矣地不必鄒魯也心在是則聖伊邇矣得其門者或寡矣
爾多士既誦其言服其服矣進而佩聖賢之教惟日孳孳撤
其豐蔀滌其積染將見明德日昭焉由是見之詞章心之文
也由是施之事業心之著也振飭光明起衰舉墜彬彬奮起
毋俾前人獨專其美以副師儒教人之望不休有烈光乎侯
名文業饒平人以壁經魁東粵政先節愛首爲茲舉真識治
體者王君名棟黃君名聽南都大儒聚美斯地也司訓江夏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下

六

余君葵適至樂觀厥成得附書

修紫陽書院記

明趙郡人南豐

南豐故有書院在城之東隅宋會子固爲之記至元末燬於
兵燹遺址今爲民居則書院廢於豐者數百年矣嘉靖壬寅
金陵向侯來視縣事以東門外昭陽祠非其鬼命撤像爲今
書院改故祠爲堂堂顏曰崇文中肖朱子像歲祀之堂之前
闕其奧爲階東西廡齋舍門屋跨通衢門之上顏曰紫陽書
院其大較若此迨丁巳歲峒寇蹂躪江藩書院用棲武弁十
餘年內橫戈豎戟廡溷其中堂龕几席據作家私櫺檻窗扉
析爲燎檟牆頽壁缺巋然存者楹柱而已隆慶戊辰秋東粵
愚圃金侯甫下車跡縣及書院喟然曰晦菴嗣續孔孟崇廟

祀之紀思也顧圯壞狼籍至此則所設奚以哉乃圖新之遂
召者民襄其役鳩工度材悉出已俸一不及民數月而功告
成屬余記之余謂金侯之政識大體矣時論以戢兵簡訟爲
長人者之責不知謹庠序之教崇先哲以矜式士類乃所以
使民無訟而無所用其武者也可無述乎因究其本而爲之
言曰自堯舜迄今治亂匪一邪正之辨皆折衷於朱子今書
院廢而復修之者我侯得無意哉蓋吾儒與異端殊教也絃
歌與強暴異情也然而彼卒不能勝此者以經常之理俎豆
之事藝極所陳其感人者速也朱子集諸儒之大成倡明正
學慨世之學者失小學工夫故其教人自食息起居以至祀
天饗帝一以主敬爲本則先生之學真足以紹百王繼千聖
建昌府志卷九
藝文 記下 七
正人心扶世教千載之下嘉言善行載在典籍者如日月之
經天斯文宗主未有舍此而他求者也侯脩廢舉墜固將使
後生晚進目覩其遺像有所感發興起措之文章事業朝廷
物色得真才而用之使邦人知豈弟作人之意而頌金侯之
功不衰顧不偉歟若曰歲時將享徒多其儀文章縫之士出
入是門者徒異其冠服侈談道德爲媒利之階宗墓禪寂爲
見性之地則匪惟乖侯之初意卽起朱子於今日亦將在門
牆則塵之矣

新城縣學尊經閣經籍記

明 鄧元錫 新城人

念初先生王公之數南城均也憫學者不繇其道而師悖申
先師博約之教諸稽古正學造士於德行道藝者章章備矣

又身之以踰方綜博於時六館之士奮游意於古淵學煥然
且復祖宗時賢闕語說循習之盛也已念邑里爲山水奧區
士多淑靈而載籍鮮少聞見狹隘欲致道靡繇也學尊經有
閣歸然具觀於是出史館南雍所摹搆者書牒送之學宮置
藏藏焉而六經諸史百子集若類纂書及聖制諸書畧具蓋
十年矣迨公釋大司成歸里第發故牘簡焉復增繕所未備
若數十種於是爲制書者十有二經傳二十有四史二十五
諸子十集十有三類纂書十有八爲帙者千二百六十有奇
於戲盛矣邑博士吳君山慨然感公惠嘉來學之心盛也區
書目懸閣端令諸生得按籍發藏讀焉懼久或湮缺復捐俸
立石偕訓導鄧君鵬若諸彥屬元錫紀其事夫天命之性靡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下

八

形已自有聖哲來曷嘗不資載籍以章道必犧至遠古矣洞
天人之奧極神明之容圖象作而三極之道畢具唐虞之化
典謨紀之夏殷周之盛德流風詩書續備焉故易以宗命書
以制化禮以教中詩樂以道和春秋以定變故經常道也道
恒性也性天命也觀全經而知夫天道之恢恢故經以顯道
道不得則不章經以著教教不得則不形經以表心心不得
則不盡昔天下之方盛德也其教自京師首善而下達州郡
其官自司徒樂正以至庠序之師均之術先王詩書禮樂以
造士至三易則天子寶之爲國宗訓三公論焉以燮理寅亮
有大故從龜箬受命焉而其時之學者各視其資之所宜以
離經而受學離經者麗經也子貢聞聲歌所宜於師乙是也

已敬脩之爲業業成又博習以洽其道諸辨志樂羣取友親
師日循循焉及其成也通天人之際明道德之宗得一守正
凝天心而立民命其次考道循教得成德而達材下焉者亦
漸漬被服占藝效庸而不悖於教則學校之設於經籍豈非
致一之理而道之符哉先師孔子統一聖真考是而訂齊之
易詩書春秋之文大具七十子之徒從受學焉攷其自爲詩
書執禮雅言之不厭其於易曰沒身而已焉蓋其聖也夫周
未至靡濫矣文滅質博溺心而仲尼終不廢此之爲務卽百
代可知也且性命道德之懿其致淵微而其究廣大類非夫
人之心思智慮所可究而原也故析諸子裂百氏則各得夫
是道之一察子集具而道之全可覩也不可簡也史文繁志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下

九

寡矣而治亂之統紀畢備是後事之師也不可廢也天下之
故蹟矣類而聚之各歸其官以時適於用又胡可缺也夫徒
博寡要玩物喪心乃上哲戒之矣博者約之途約者博之原
學者誠遵祖宗之制憲先師之經毋迷其原毋絕其途反之
性情之微而凝是精麤之體攝關司契要歸於蓄德而宏道
是學非苟博而已夫有所約之也懲博寡要者而師心曰六
經者吾心之糟粕也吾心盡而經窮雖聖知能獨鶩謂世教
何將高者巨曠簡忽至諺誕而極下者何顯寡闇如面墻然
於道奚益矣其又甚則圯教傷典矯誣靡漫而悖亂偕起則
胡不引三代之盛洙泗之俗宋齊梁之變而鏡觀之也公申
古德行道藝之教有大造於成均又推波餘以及黨序而博

士君與助宜之將學者循習焉以適於道元錫至聞時服闋
公教者滋久具著所聞爲吾黨之士誦之誠有補焉說者曰
始公斥腴田若干畝爲諸生費今又具載籍以教之學昔范
文正推所卜宅爲學宮而狹者秘論衡以自潤人於度詎不
甚相懸哉抑末議也今卽末論從數十年考學術興壞天下
治亂之原者尙且信先生稽古正學之爲功

新城縣義倉記

鄧元錫

萬曆七年夏五月不雨我邑侯章公殫精誠徒跣禱而雨而
民說明年夏四月不雨六月不雨侯禱如初而再雨而歲再
不敗民大說侯惻然有憂色憮然曰嗟乎古不謂積儲天下
之大命耶古饑而不害不以蓄積多而備先豫耶且昔之歲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下

十

十日不雨且無苗今之歲五日不雨種不苗後此稼不穡矣
夫預備倉非聖祖所爲恤民隱救荒之具耶法小饑放三之
一中饑放三之二大饑全放而近令必請必覆請乃放也不
得擅則邑民所仰哺者獨塵塵二三君子社所儲私粟耳而
誰與給之且邑田收非乏也幸及歲不敗倣古義倉法里遞
戶出粟儲之社而以社倉法時發歛之庶有備無患哉且是
固吾民世世利也於是爲詩歌勸相諭其意且曰諸發歛而
里遞戶戶之吾不以胥隸誰何而里也於是里遞競勸各投
牒願出粟願社各樹倉邑貳尹杜君尉黃君胥奔走行營視
倉地蓋都爲倉一通縣爲倉者五十有四爲穀六千百十石
有奇於戲侯於旱禱之餘一措注而倉儲徧於境民庶幾復

見宣德宏治間阜平之舊也豈非盛哉楊溪里故有王氏義倉在邑西西坊倉大司成公又捐金助焉公弟子中任其事甚力爲里遞帥先倉以特壯且伐石立倉所來請記昭侯德曰以爲後事觀余惟倉廩人之設則周官尙矣彼其時民有恒產而門關縣都之積以養老孤待凶荒司救以節巡國中郊野以王命施惠焉蓋特不專於倉漢耿中丞常平法豐糴饑糴制其權於官故法宜於官隋長孫度支義倉法豐歛饑散因其利於民故法宜在民宋朱徽國文公居鄉建社倉穀本請於官貸息取諸鄉故法宜於鄉三者異繇而民無恒產於爲凶荒備一也而特專在倉矣黃東發言之曰社倉之法莫善於在民莫不善於在官隆慶初天子用科臣言行社倉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下

十一

法於天下無何吏移他抵至勤兩臺申抑勒移用之科矣近良有司行之後事者按稽氓有負粟五斗者謫罰鍰過適數倍故曰莫不善於在官今侯旣鏡照之畀里遞爲發歛禁胥隸誰何之矣則胥保惠胥敬守非吾父老吾二三兄弟之事耶吾父老若二三兄弟之在事也其務體侯意不專於法耶抑務存侯法不深體侯意耶且是法也惡兼并倍息病民而爲之者也而法不能不貸貸不能不取息以爲不貸不息則儲蓄不廣儲蓄不廣則賑貸不周賑貸不周於備豫猶不之豫也故取息非得已也勢也又是法也又憫農而優之也其憫而優之也爲其寒不得避凜粟暑不得避燥澇而胼胝以耕甚且腹不充藜藿以耕亦病矣迨於有秋滌耒與耜輪租

輸子錢而子婦告饑矣伐薪樵自給矣夫非天民耶而不貸必取息感之斯豈獲已也然可諉者曰貸以春夏貸以不給取諸秋成又息薄不害也不有歲大穰卽春而糶賤歲大祲卽秋成粟貴時乎方穰而貸之秋祲而收之農未蒙舉貸之利而先被責償之苦固不若義倉歛之豐歲平歲予之凶歲之爲善也且是法之行幾獨之民義不可以不貸脫有凶歲遣乘滯穗於何乎取之吾父老兄弟必思曰歲所貸幾何所寬息幾何譬活鮒然升斗爾從其寬毋庸曰官固貸若若償官固當而倚法以削也必思曰古之義倉也不以息以擾民毋庸曰今之義倉也必以息而因用感民也幸而及於儲蓄之盈也必毋息不幸而及於歲祲若饑也必毋息又幸而及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下

三

儲蓄之盈成也舉以與老羸矜弱者共焉庶我列聖憂民隱督社建倉之至意章侯承宣保愛之大德哉卽不然知有法之利而蔽於其害與虎後顧何異而侯培德厚下之意則荒矣元錫束髮而規鄉社今數十年拮据矣而蓄積單寡念欲及其盈倣古廣惠倉法舉與無告者共焉困於窶而未能心媿之然反復於社倉利害贏縮之變至熟樂侯是舉備書之爲執事者告焉侯名宗理楚之黃梅人廉仁有惠政茲不具其著其重民食建倉者如此

北田學舍記

鄧元錫

學舍在朝宗門之外郭先生大司成王公營焉而時居游講業其中朝宗門者邑北門也舍旁皆平疇曰北田學舍云黎

水經朝宗門而來冷澹法衍匯堤下如玦則亭其涯曰垂綸
涯薜蘿深滄行者適所適即郭外宛邃村靚谷也命曰薜荔
村中有溪識以桃李屬之館曰桃李蹊館前軒覆茅櫺四敞
凭之阡陌繡錯也居民耕者約之社時省振焉曰觀稼軒軒
當地蔭之竹種芙蓉其中嘉樹環合池之左垂霏映日葱蒨
冉冉楊柳徑也循徑出田間遂登孔道學舍臨焉中有堂有
房前榮有齋後有樓堂曰念初衆所顏正宗書院者也夫學
何宗宗聖已學以聖爲志則趣道也深然存誠其本也已克
則誠存已不克則誠漓斯其動微矣君子慎焉故齋左右翼
者四曰尙志曰存誠曰克己曰慎重夫居今之世憲古之道
所以正業也釋古往而創驚高元則眩故樓曰學古徙羣籍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下

三

充入其中登樓而望則負山如展日岫馬鞍如拱中曠疇列
岡如伏其遙峰聳挹浴霞氣而吐雲日如卓筆霄漢者軍都
峰也揭文筆中天表焉諸軒館若亭廣輪僅函丈而風氣恢
曠學舍堂筵齋閣深嚴峻啟矣然石礮而不斲垣圻而不蔽
竹几素榻屏障戶牖爛然惟格言已焉先是公官禁林以文
學爲少師嚴公所推時天子方虔祠祝禮神之事而少師最
尊用諸同官薦與元譔者皆立踐台斗遇異渥公泊然其間
少師數援公公輒固讓未學也又端亮引大體而少師子尙
寶卿者實惠公三徙官留都蓋前後十餘年及少師負譴去
傾者爲飛語巉公公坐論歸天下士咸大息謂公有顯不濡
忍之節諸營救正人最力而受黜黜去也咸扼腕不平乃公

益恬然承運安安於明農居養之素規學舍可觀矣今天下
言道術者日異視修業勤教如昔儒碩若不足爲者然書院
精舍之設盈天下而白鹿嶽麓依於古爲烈明興惟河東書
院稱最著垂世信後要不可以浮文臆語守也公之學由文
清公而上溯文公宣公術其業不變故進不隱道必依於教
退不弛教必章其業行尊而彌勤文茂而敦質即青郊之邱
白水之湄若亭若館若舍距畊山釣水者無幾耳後論世者
憲文考道知慕公則學舍之重於異時有不如鹿嶽河東之
炳炳烈哉甲子冬學舍始營公命元錫曰成需記矣明年成
又明年侍宴游其中竊跡公道業可表見者記之俟來者考
觀焉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下

十四

臨川令林公守南豐城記

明江

冕南豐人

南豐接壤閩廣嘉靖三十六年丁巳十一月壬子閩廣流寇
起薄甯化縣警報南豐豐人久不習兵事惴恐挈累重逃者
十八九矣公以御史臺牒查盤按縣事竣將發同年李君橋
過冕言賊旦夕至儻不測奈何林公素風力且有御史臺牒
力可恃盍議留於是與李君疾馳至公所會學諭甘君繼忠
學訓沈君臺揭君縉率諸生相繼至皆踞伏地告曰寇且逼
城公素風力又奉御史臺牒願爲城社守爲吾城中數萬生
靈主公謝曰生靈吾赤子城社府庫吾君之城社府庫也業
已聞變奈何舍此第不識能從要束否皆曰諾公乃下令曰
而恐兵家所大忌豐人逃過半是自亂也其與百姓約三日

內還不還者沒產亡赦村民願入城者聽於是逃亡稍稍還集明日事急遂堅壁以學諭甘君守南門以學訓沈君守西門余暨巡捕典史朱子棟守東門公與李君守北門縣令長葉君總視焉籍記城中丁壯堞一人步有甲卒五步爲伍十步爲什各有長自五十步至五百步亦各有長各立旗以自標識簡城中驍勇以隊更番巡城爲游兵有反面內向者斬有假寐不張弓執戈者斬晝偃旗鼓夜明燎光照城下約賊欲攻之處近城五十步舉一礮梯逼城舉二礮登梯舉三礮攀女城舉四礮備飛火粘稿鍛冶鐵汁人馬澠壘石滾水鐵連環蒺藜等具大小隨事命治兵仗則人爭治兵仗命具什器則人爭具什器公心善豐民易任使是月二十九日也十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下

五

二月二日辛巳賊三千餘逼縣公巡城見人自爲守喜曰賊陳亂旗靡無能爲吾士氣倍守堅萬無虞移時烏石岡鄉兵持白棒擊殺其旗頭三人斬首以獻遂懸示各城人人自奮一時歡聲動天公大喜如所料賊是日分兵攻東門北門先期以賊匿東門甕鑿門我兵於門塹用竹銃鑿下及鐵汁注之當者糜爛皆反走又明日負門木昌生牛革來攻中鳥嘴礮門籬紛裂傷數人射殺賊首一人不退運餉更番食自辰至酉百計急攻我兵以火礮燒其旗始稍却北門賊蒙虎皮鴉聲薄城賊魁緋衣冠帶張蓋立屋脊手白旗招搖攻城甚急我兵冠魁頭張九矢弩飛簇貫其胸賊落魄驚以爲神是夜縱火燒清修觀灼譙門樓中人皆失色李君仰天曰臨川

令林公純臣也嬰孤城死守天縱不念百姓獨不念純臣乎
有頃風反火息已而賊西攻接龍亭接龍亭石山兀起兵力
無所用勢頗急忽鄉兵鼓噪來若天降者賊以爲伏兵驚走
天明賊治攻具雲梯高三丈上漫牛革障矢石中容數十人
翼以長槍擬癸未復攻城上於受敵要地起木柵高丈餘待
梯至躡身出鉤矢火礮用尤便賊觀望氣益沮然堅持不去
蓋賊有內應者故日夕望城中舉動不知爲我所獲也乙酉
賊具狀言小民死罪誠逼饑旦日且解去蓋懼擊惰歸矣是
役也賊逼城下凡七晝夜前後殺賊首二人旗頭三人徒黨
被矢石傷殘者亡筭初五日公還臨川諸父老相率焚香泣
送公且祝曰公生我公生我卽不能報願公生子孫世世如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下

末

公因抱持公雙足強脫其鞞而去諸父老謀爲祠以祀公而
分巡尤公聞變輕騎晝夜至南豐命祀林公南豐名宦從民
請也公諱潤福建莆田人由進士任臨川知縣有治行

瀘溪縣記

明瀘溪令陳王廷上虞人

建昌故隸縣四南城附郭爲獨壯知郡事王公每行部進父
老薦紳陳說當務咸謂南城廣袤四百里西南路地繹民滄
賦稅訟獄易爲理惟東北曠遠中界金谿地險令格是非專
官轄治將滋蔓罔測公聞言謀諸南城令范君范君曰信公
乃按圖牒覈利病手冊上陳兩院會疏以聞下戶部議覆奏
可命降卹除吏置令史各一人於是公偕范君躬詣相地創
官府立城郭別塵市區畫布列悉如成法越三載余自萬載

膺薦命視茲邑至則創建總總百具甫集因曰公憂深慮遠
以一身任因利除害之責范君瘠已分治公土公民力爲贊
成此心何心也予之承乏來也尙俯而思哉夫琴瑟不調必
解而更張之庶幾彰善癉惡布令陳規與民更始一無假貸
或者曰令以慈勝無甯巨易得民乎余曰不然父母之愛子
惡能終身煦育之必引以義方不幸而有疾藥必瞑眩不以
其故失慈其心誠愛之也今民以積習煩有司苟猶然事因
循以濡忍著愛其法削矣法削而民愈慢豈公請創之初心
乎哉故曰張則弛之弛則張之文武之道也雖然世道升降
政與時宜後有至者緣法善治求盡所以父母斯民之道則
公之心百年一日矣公名之屏泗洲人由進士范君名涑休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下

七

甯人亦進士董其役者則知事陸鼈也

麻姑禱雨紀事

明本郡太守許孚遠人 德清

萬曆十有一年夏五月盱恒暘自六月壬子至於癸酉不雨
民情孔棘太守許孚遠率僚屬齋戒禱於城隍者三日不應
則偕士大夫暨百姓徒步而哀禱焉越三日又不應於是僉
議禱麻姑山遂以甲戌侵晨走麻姑山從之者別駕薛子瀚
司理傅子國珍南城縣王子以通餘戒勿往初出南郊見田
間龜坼禾將焦枯蚤禾登矣弗獲嗣播農人在傍感額告曰
及茲而雨可藝菽麥否者絕望予心惻惻迤西行數里近姑
山田多晚禾稍得泉灌溉下澗上槁如饑渴然俄轉入松徑
輓輿而上憩半山亭林間涓涓水流不絕田有從卑歷高如

塔級相似當茲炎赫生意猶存予念曰山澤通氣其妙乃爾
又徐行陟崇嶺至觀瀑亭見峽中有飛泉兩道勢若懸河降
危崖而下深澗其來無窮其往無際吾黨凝睇徘徊者久之
嗟乎天地之間以水爲血脉萬物不得則不生茲吾民所謂
皇皇者歟由觀瀑亭可數十武至三峽橋逾橋而南復折而
西有亭覆碑曰神功泉泉自石罅側出不盈斗而汲之不可
盡味極甘冽山中人爭取以釀酒故酒以麻姑名轉盼間仙
都觀忽在目一望皆平疇寬衍而四山環繞森羅曠然若別
一世界泉源不知幾千萬丈浹於田中禾黍芄芄絕無枯槁
之色予不覺色喜顧謂諸君曰使肝城咸若茲吾無憂旱矣
爰入觀謁麻姑仙行禱祀禮禮畢讀顏魯公碑記或云麻姑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下

末

與王方平會於蔡經家而傳其名或云麻姑於此得道神仙
家踪跡變幻吾不能知乃其精靈炳於山川歷數千載而不
可磨滅必也先得道於此方平之會又其後者也日當午飯
於洞天別室飯已復整衣冠趨廟右謁三賢祠三賢者一爲
顏魯公一爲李忠定公一爲文丞相再趨廟左謁胡莊肅公
祠予嘗爲莊肅公屬吏因與諸君談公生平操行愴然有感
門外一山截如屏障五峰隆起人呼爲五老峯此仙都觀大
概也將行辭於麻姑仙予前祝曰神仙有靈惠我甘霖救此
一方民命予能爲爾仙鼎新廟宇諸君同聲曰諾遂出門登
車復過三峽橋俯瞰盱江縹緲在煙霞之外遙指從姑石特

青螺一點耳行及山麓率輿北向欲訪所謂麻源三谷者忽見雲氣飛騰覆過山頂雷聲隱隱聞霄漢間雨如驟至驅役人急趨度石岑而下兩山夾出中有流泉湍駛浩如長渠詢之正麻源也走數百步過小橋將止於雲門寺鄉先生張斗賜王寶菴二公者出竹林相邀羅生懷智以乃祖近溪翁之命亦來候於此南城令王子於是先辭去雲門地最幽勝然殿宇偏仄不堪避暑二公具餽酒以進聯數酌乃行復逾橋散步觀石壁篆書日已西雨欲作者逾二時而未至然雲雷之勢益以猛矣倉皇就道奔華子岡華子岡者蓋靈運訪華子期處也谷口有一石洞穿洞而入又斜轉百餘步登觀音巖甫入門則兩大至予黨三人與張王二公者不覺鼓掌大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下

九

喜因對雨圍棋數局飲酒各盡醉始歸歸途猶有細雨霑冠蓋上兒童父老欣欣相向無似向者之感額而告也越翼日乙亥又雨丙子東北郊雨丁丑四郊大雨或謂麻姑之仙果有靈應又或謂吾黨一念之誠庶幾有格於神明予應之曰天人之際良不易言貪天功以爲己力不可且夫禱於城隍者七日而應禱於麻姑者片時而應彼神豈有遲速乎哉予等幸藉神助以紓民憂姑紀其始末如此

龍首亭記

明羅汝芳
南城人

豐之治形勝來軍山東行盤鬱皆土阜至西隅半里許忽延勁爲堅石石盡爲城城之界突起一峰高聳可亭亭可瞻望盡其治境凡川流環抱峰巒揖顧民廬官署一撫皆睇下唐

邑宰獨孤及氏善於其職暇時常携琴坐鼓其上久而城廢
隅石岡亦入於富室旦夕取鑿爲用遂坑剥無完膚地理甚
忌之以爲非邑治福惜宰於是者無深長之慮其剥鑿竟莫
爲之所士民皆嘆息噫噓父老至有爲之涕下者去年郡公
少岡譚老先生署事於是寬猛互宜民用馴服去頑息訟邑
庭宴如尤留意王政凡治境遠近道路橋梁有百年不舉者
公次脩治咸有成績諸庠生之廬於邑西者湯子琚等凡數
十人以是聞之公公慨然如其請遂擇人督理凡是岡既鑿
者土而實之未鑿者嚴而禁之不數月而石得復故諸士民
登其城而望咸歡躍弗勝且謂盛事不可無紀乃卽獨孤及
故址合衆爲亭匾曰龍首豎碑以繫公德求紀於余余以志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下

三

事過豐而是亭適成得從觀焉亭八柱皆石中虛上峻可坐
可憑乃與合邑同志會講於上少岡公亦欣然主盟進諸士
而勉以人傑地靈之意尤極惓切諸士咸惻然思奮以求無
負余旣樂觀是亭而且有感於少岡公之善於作人諸同志
之篤於向往謂茲舉也真三才之會斯道之光也爰述其概
俾鐫之以俟他日考成云

從姑山圖記

羅汝芳

按圖景茲山以飛鰲爲最中自入山至峯下長春閣左右額
題凡八處一區也並鰲峰稍東爲沖虛巖印空石其下則爲
前峰書屋額題凡十處一區也沖虛再東則留雲峽峽口爲
玉立崖天柱峯其下爲印雲樓額題十有四處一區也玉立

稍北爲秋澤洞靈雨巖旋厓北轉則屏玉洞天在焉額題十有二處一區也從屏玉下瞰有屋幽然蒼莽中石復窿窿疊起可小徑穿入者爲獅子巖浮玉洞天至三洞奇觀而止額題十有一處一區也浮玉池極北而最下復從上西出一峯屹然孤高頂若青蓮菡萏者躡雲巖也諸景旁圍又復爲額九處一區也躡雲下趨行萬松陰中回折而南至步蟾石復上爲觀音巖額題十有六處一區也是七區者景皆繞飛鼇峰而開戶牖蹊徑俱相聯絡大約皆山頂也山腰近路東通石磴於林麓中曰松筠別徑仰而望之羣巖崿岬樓閣隱現延接可數十步則余最初讀書處俗呼讀書崖者是也又別爲一區額題十有三處從書崖往東走石林險巖幾不可足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下

三

將半里許乃下至洞天山蓋道院也客從城來登則首自茲入取道由此前至正南當林堂奧窅間闢一巨圓亭其中曰坐春與前洞天山又各爲一區額題六處茲三區者則去飛鼇峰稍遠然勢亦叢接非百武外也諸題額名義詳具各圖下合之則爲景凡十區云

新城縣贍士學田記

羅汝芳

新城縣儒學近有贍士學田我侯章君始置之侯亦親記之矣乃茲復記之者何侯之記也大都謂韋布之士類多寒素士無所濟則課業莫獲專功學之田誠不可以不置也出納之令職自有司令有所屬則實惠或難自遂學之田誠不容以易置也故茲田所置其貲雖出於公帑而茲田所用其籍

不入於公儲緣諸士特立戶。陔歲擇數人總其租稅時其歛散或衣食之給或婚娶之助或公費之供固不偏循好惡以私而病公亦不動勞闕白因公而廢私侯之用意誠厚而爲法誠備矣然一時人心猶慮其意之厚而未獲悉孚於人人法之備而未必永垂乎世世乃博士鍾君黎君率張生鏞輩謁余庭索言申之余惟君子之爲惠也必貴於歸德德以成惠惠斯大矣君子之貞教也尤先於彰志志以敷教教斯遠矣侯以神明之衷準的於上以汪濊之澤淪浹於下謂士先四民更加眷注諸士誠仰藉侯之爲惠而繹思侯之爲志侯之志奚志哉無非欲諸士得所與者而有諸已焉耳欲有諸已而幾在於人卽一田之微弗克以自由不求之人而專事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下

三

於已卽聖賢道德無不可以自得矣孔子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請以是而足我侯嘉以之意且以答庠師生永惠之願云

重修曾南豐查溪祠堂記

羅汝芳

文所以闡名理攄性靈者也惟一以六經孔孟爲宗後世之學角逐聲利剽竊奇詭索之神理蕩然無存奚以明道而翼聖統也南豐先生起宋隆盛時克纘箕裘振五代文風之敝與歐陽文忠公相倡和其言白明聖人之心於百世之上明聖人之心於百世之下其學厥有宗旨矣以故心源意緒獨契六經摛文揆藻一軌於正令當世學者咸知尊經前以續孟學於不傳後以開程學於未顯洵如吳臨川所稱合乎程

接乎孟而達乎孔者也歷六州而茂著鴻勳登史館而纂修
實錄雖其直道忤時大業未就而起做維風羽翼經學如日
中天其功良偉哉予居同先生之郡竊慕六經之學惟繕性
明德爲兢兢庶幾無愧孔孟心法者先生裔敏道就業明德
堂請先生祠堂記於予夫先生道脈在心不在迹而後人率
祖非祠無以展孝思也先生查溪祠始於宋乾道八年忘曾
孫卜基址而創之淳祐中九世孫文忠就規制而廓之歲久
圯塌故址具存嘉靖戊申諸裔孫慨祖祠之傾頽重構前堂
然門屋猶卑隘也萬歷戊寅復增門厦結砌階塗歷秋冬告
成涓吉奉先生神主祝於中堂而以先生之子紹公綜公綱
公配予故推本先生學術之正與建祠始末爲之記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下

三

陳公堤記

明李伯廉
金谿人

縣環以瀘水故名瀘溪水出自閩中百曲而左達於瀘初皆
峽流天闕石中不得恣至瀘稍曠衍春夏之交雨久諸澗壑
俱會上流乘高而下衝波迅激無土石當之輒解墮往未城
任所之及縣相度者謂水所瀦處氣聚遂建治溪上城築循
溪水爲隍方其枕水而隍也蓋以此爲湯池矣居無何水暴
漲怒濤直射城城不沒入者三尺於是陳侯屢憂召父老議
堤之或曰版築甫罷民未息肩姑待來年侯曰吾豈不念吾
民也第不大勞者不永逸今一水而勢已若浸矣賴天之靈
二三父老之慶城不卽隳萬一水再至城將不免一水之不
治而隳前功再事興築以重困吾民乎吾惟去其所以害民

者以全吾城吾計決矣於是上檄當道報曰可乃下令徵發計丈尺具畚插取木爲撻據上流之高而堤之予時讀書妙高峰見其事之方興曾未數瞬而築工告成延袤二里隱隱如長虹從內觀之城外若復有一城也而水之循堤而西者抱繞如帶馴於故流既不失湯池之利而又有金城之固由此而天壤俱久可也侯功偉哉於是溪之父老相率造李子而請記以無忘明府之賜余乃避席曰有是哉二三父老之待明府者淺也事之始也明府不避怨今其成也豈任恩哉瀘溪當草昧之初賴明府以一身冒百役而經營之諸所興建何一木一石非其幹力哉設姑留此水以待後之人爲之奚爲不可而侯竟不能置於其心此其心直以瀘卽其家瀘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下

十四

民卽其子爲父者視其家一隙未彌子一事未理皇皇焉措注而安全之以盡吾父母之責奚暇計子之德我與否也傳曰爲而不宰有而不居則明府之心耳願父老更圖之父老曰往孫叔敖築思之陂灌雩樓之野楚人德之名曰芍陂而白公之渠召伯之堞炳在史冊贈人口吻信如子言然則彼皆非歟夫小人何知享其利者爲有德吾德之吾求所以志之以遂吾私而詎問侯之許與不許也予於是嘉其志如其言掇其端末而爲之記是役也公不計費私不重囊戶一人調一日三旬而竣說者以爲逸道之使故然侯名王廷號葑石浙之上虞人鄉進士

三忠祠記

明本郡
太守 朱與翹
海寧人

三忠祠何祀則祀唐撫州刺史魯國顏公真卿宋節副建昌軍丞相李忠定公綱主管建昌軍仙都觀信國文公天祥也祀之者誰則嘉靖知府臨海王度也其後葺之者誰則知府潮陽朱廷臣也祠圯矣續而祀之者誰則萬曆三十有五年同知烏程閔遠慶通判錫山華仁夫推官溫陵吳癯相與予與翹是也予守是郡時陟麻姑山訪其故跡聞三忠之祀蓋亦屢易云始魯公之有祀也在宋十賢堂內則紹興間知軍事胡舜舉所建而元季燬於兵者也其十賢則宋參知政事贈右僕射陳文僖彭年太學說書李盱江觀中書舍人曾南豐鞏守尙書右僕射曾文肅布翰林學士曲阜開國侯曾文昭肇天台令王補之无咎布衣呂灌園南公尙書左丞贈太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下

三

師鄧安惠潤甫國子監司業朱公京刑部侍郎顯謨閣待制朱公彥而紹興初兵馬監押權軍事蔡延世所繪而祀之者也自堂燬而國朝之祀魯公者或闕矣逮王公而創祀三忠其祠則在仙都觀二門之西所謂雲堂其址也嘉靖末守凌公立始生祀巡撫胡公松於故迎真堂面偃蓋松焉則以公夢麻姑松而生且公駐兵恒朝松坐終日也已而羅公汝芳建三忠祠於白雲祠之址而胡公祠亦易置焉並三忠祠而西則萬曆甲申歲也距今二十餘年耳而敗瓦腐棟乃無一遺豈賢祀而中泯乎哉諸公乃謀所復之予始易諸今地橫廣若丈深若丈析爲三間中置神位以別異代其面則距偃蓋松二尺有奇其胡公祠則附而西向猶故祠地也已而華

君儻若功焉則謂予不可不記予維魯公之得祠厥山爲記
山壇耳信公之得祠厥山爲主管耳然特居使廳耳乃遂重
山乎是山匪有公而人有公於山也若靖康間之竄忠定也
授以節副建昌軍安置尋以上疏論辨再謫甯江其後卽爲
江西制置大使恐是時謫至軍亦無暇爲茲山友也竝祀之
若何崇乎忠也崇忠於山若何奇乎山也山得元君而神矣
豈不繫三忠而奇哉議者曰唐不以魯公振魯公乃以殞賊
手振宋必以忠定不南渡無忠定則不得不南渡逮寶祐咸
淳而後不可支矣而信國獨伸大義不以成敗利鈍動其心
則君子有餘恫焉然則三忠逝而仰止者不高山並乎哉或
曰魯公之形仙也殆無集琳宮而受事元君者歟予曰何必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下

三

然記有之仙以忠孝和順仁信爲本其忠而三公也奚其仙
奚其非仙奚其非非仙於是作歌以侑之其迎神之章曰世
曠兮靈脩冉冉兮神逝翳松蓋兮濯錦流眷茲壇兮暫留神
之降兮一谷兩斯民兮旣渥爛洋洋兮上下盍將奠兮飛瀑
桂有尊兮蕙肴蹇將潔兮蕭燎連蜷兮容與屬屬兮予交其
送神之章曰山之陽兮水之曲蹇誰留兮神之屋酒寒兮鼓
不拊神歸兮何速忠魂兮烈烈受縊兮安節樵水清兮未改
螺之采兮詎滅越三忠兮齊光與日月兮相羊俯新宮兮森
舉彷彿兮幽芳

南城縣兌倉碑記

明謝兆申
人 綏安

沿江郡縣之運淮而見諸軍也自陳平江議始已成化中用

都御史滕昭言則罷瓜淮兌運嘉靖初則又爲改兌焉訖今上監兌使者出且以三月過洪爲殿最狀矣江以西蓋有南糧有淮兌云其在建武則運南糧費頗縮而淮兌爲尤甚兌淮則僉解頭運諸豫章廼兌諸旗軍焉於是旗軍纍纍得恣科索概量得恣黼溢而所募艦頭得恣漁食且與旗軍互緣奸利居半矣其守兌則水潤粟浥耗不及防插不及司撒灑不及斂搬剥不及程舟蕩斛欵亦不及平一旦水怒舟沒則全輸不及兌至破產亦不具償而流輸始歲歲爲患害矣然不能以害廢輸故水兌則害泰無若倉兌建武之有倉兌則自通守華仁夫實功創焉異時無籌尖淋樣米畫會頭舵江司外水鋪墊灑倉諸例無論費浮額不可物校卽批頭歲僉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下

三

守兌若而人里遇津貼若而兩解頭守候若而月而牙役市儈胥此焉牟食則斂諸幫運十四出之虛賊且十七矣設有漂粟之害則額外之額卽不概及諸里遞而鬻產破家之禍解頭且痛受之矣昨歲南豐新城解至水次者凡六千石有奇會颶作而溺方伯陸公糧儲詹公等聞之愀然念民不堪此溺且設賊將無所出是時華君以部運至則慰詹公陸公曰是不難於是召解頭至爲大息慰藉解頭則皆叩首流涕願聽華君畫華君乃擘授之去不出半月而六千石粟仍得如兌則功民功國其具偉矣蓋華君嘗眎新城象其民戴之若母而南豐則君故所部覆者是時新城溺粟過半民乃爭赴義焉而南豐附之已而華君遂上議兩臺監司惟倉兌爲

利則擇南昌蓼洲建乃倉焉爲屋二十八間爲楹三百爲廳
事者五間爲翼室者九間用木千餘章瓦二十萬口磚四萬
珽計費千金有奇而華君綜之令葛君承之諸父老所鳩度
靡不飭所派靡不輸恐後也而後四邑倣焉上以赴郡守朱
公司馬閔公司理吳公者謹惟命蓋環五邑無弗慶以生矣
於是諸父老謁予而言曰往任兌都各一人焉夙猾則藉名
若獵村氓則苦兌若戍且惴旗軍若虎今兌諸倉則名核而
軍亦不肆吾虐矣利一往賊征則桶肥償賊則量虧今壹淮
諸官斛則斗偷無靡粟焉利二往鄉遂坊市以選守兌爲市
則無不疲於津貼矣今守兌革而民始紓利三往解頭視兌
有如赴淵卽幸無漂溺而諸無名冗費不啻剝肉今里遞各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下

三

催粟如水次上倉則解頭無獨弊之苦利四往儼巨艦則艦
頭得高其直與解頭頡而且側取益以竊互緣益以軍卽解
頭第拱手受剝耳今守兌省則儼費約而艦頭亦無所肆其
食矣利五往守兌則粟漚而色敗無論數莫可核卽耗卽插
換卽撒灑卽撤剝卽斛量有所不平而誰與釐是乎今不舟
是守而倉是兌則諸蠹自剔利六往旗軍什五譟聚爲兌則
無不勒抑解頭者設不得卽諸生爲解頭彼挾而隊諸水矣
今輪伍接算則譟者戢勒抑者寡利七往守候則幫運之入
不支曠日靡濫之出今貼守旣蠲而靡濫遂節利八往舟粟
或沒於水則賊粟者有甚於溺而民以將運徙矣且九空矣
蓋有歲運卽有歲害有積運卽有積害今六千石已溺而六

千石復輸如出濟焉民不稱厲建之兌倉則擇勞勞我實以生我俾永無溺粟之憂利九九利興而百害除則主計者實有世賜焉願君載筆使斯民勒珉紀之予惟我建武以是疲命至惻而莫有以釐爲者乃今華君則力辨之如脫之湯火則民豈復喟喟快於脫解役乎夫不快脫而快輸則民以蘓漕以給矣又何論過洪以之最乎

郡伯鄔公縣學新田記

明鄧澄
新城人

齊雲鄔公治盱脩古二千石貞教作人之度鄉人士俗亦既駸駸然遵指嚮方矣已念士貧者人爲給不能遍也求爲均平悠久之道莫如買田給租於是瓜期且及節俸所積於郡庠發金若干列屬庠發金若干買田坊郭俾士之殷篤者掌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下

五

焉若曰是於助貧庶其經遠可繼者爾庠各有記里中諸士則以屬余余惟公所移檄德意藹然溢於言表直取是鑄之石而足而又奚用它辭爲也無已廣公意爲我多士規可乎夫士雅不志溫飽而不免治生公固言之夫治生者將俯拾仰取一切與四民爭業乎勢必不能饑寒迫之徧責加焉郡邑師帥且儼然大夫也子弟有急舍是將焉控之顧日環聚公門而啼饑號寒無論日亦不足於士亦甚賤矣自斯田置按籍而籍指名而給無奔走控訴之勞而坐享匡困資無之益是不有以養士重乎四民有業惟士所業心不精則不能入念不一則心不精貧窶以艱鹵莽滅裂之患乘之居肆成事於何有也今也婚喪有依俯仰有資可以玩心神明而一

意乎詩書之府矣是不有以振士業乎夫士不必盡貧也不盡貧而往往患貧則溫飽之念移之今觀公所置田贍士者如此而後曉然知凌雜鹽米非不士也下帷專精乃士也羣然盡屏其紛雜而獨味於淡泊之原上達於無欲之本異日者連茹而揚於王庭羔羊素絲之風且自今始不亦休乎勸德義而襄之成熟大於此故曰公脩古貞教作人之度者也徒以優貧恤之舉升斗以活朝夕猶之淺已移檄具在獨引而未發余不佞得推廣焉爲之記用以告我多士俾無負公之指云其田畝若租數具得列於左

南豐鼎新文廟記

明趙師聖南豐人

是歲邑之文廟圯甚墻毀而不可以繚瓦缺而雨下若注梁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下

三

傾而無所承棟朽而幾於折其地若湫其堂若奧磚盡而土出塵翳翳如也時新令君未至司訓熊君乃命弟子員某某等走百里外請於趙郡公郡公愀然憂之亟問學宮儲有幾曰無有然則數百金費將安出於是捐俸之外協以贖金發鏹之餘勸以募助百悉心以措不一憚其勞身居黃堂之上而慮周屬邑之下不閱月而功成毀者更缺者完傾者正朽者堅欹與者爽塏而鮮耀旣竣於事而諸君以記屬不佞曰事有記史記事子大夫職也矧文廟最鉅事乎予惟古今所以尊吾夫子者至矣有四大功而過莫甚於封爵自魯哀以尼父誅曰無自律迄周秦寥寥無聞漢高過闕而始祀以太牛興於禮矣其功一然一祀不再舉也文翁立學作石室高

朕新之爲禮殿祀先聖周公畫三皇五帝七十二子之像所謂得其門而入見百官宗廟之富美者乎其功二然禱而不專漫而無統也唐太宗從房元齡之請罷周公祀革配享之謬而赫然稱爲先聖幾於正矣其功三然宣父之尊無庸也迨我明世宗肅皇帝議禮考文以主易像盡除數百代褒成褒尊鄒國太師隆道元聖文宣公侯王之號而稱爲至聖先師千古卓識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其功四然而猶有所未盡也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坤不敵乾則至不敵大夫子德配天地稱至而不稱大得無配地而不配天乎元稱大成至聖文宣可革大成至聖不可革也夫至聖之稱不始於元而始於子思子大成之稱亦不始於元而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下

三

始於孟軻氏蓋用思孟之論則尊而有據合天地之撰則全而不偏使千載而下遵徽音守懿軌無敢議也固在今日哉廟廊之上當有持衡而定之者矣是役也基址仍舊而物力鼎新事出一勞而功垂永賴勤身儉物酌費經始郡公之勲不朽矣次則林令君甫下車而亟軫厥事次則熊訓君身爲政而獨單厥心次則江生等朝夕鳩工勞來不倦與耆民彭某等日夜庀材程度靡愆而共觀厥成皆得例書者也郡公諱元吉乙未進士合肥人邑君諱洪卿漳浦人訓君熊文昌安義人

建昌府學尊經閣藏書記

明左宗郢南城人

余行役四方得收覽天下圖籍蓋備員奔走者十年歷臺班

九載及還山幾充棟矣或有爲之謀曰書積矣盍以貽諸子孫余曰隘哉昔人云子孫未必能讀抑讀何必子孫也盍出諸市不愈於飽蠹乎余曰鄙哉閭市書不聞以書市也余茲得所藏矣學宮者先聖先賢精神之所凝棲典墳邱索之所彙集博士弟子之所遊覽官司大夫之所稽覈舍是吾將焉藏客又進曰噫吾見藏書學宮者矣始則披其籍犁如也井如也抽其帙爛如也不數年而存者什伍又數年而存者十一二逮十年後蕩然僅寄空名於舊版其爲漢壁爲秦灰也了不可問也子是之舉亦迂哉余愀然作而曰子過矣以書藏學宮辟則星麗天而流歸海也得所藏也不可易也且在則人亡則書聖賢之心至今在則聖賢之書詎泯泯哉余姑爲吾所得爲不能知所不可知子過矣守所藏也發所藏而讀之虛藏也以俟後之君子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下

三

重修儒學碑記

明邑令 梁應掄 廣東人

瀘谿學遷今址僅二十稔於時草創之初啟聖祠彝倫堂兩廡兩齋厥材惟舊以故歲未深而蠹兩廊倒圯垣墉傾塌聖殿戟門椽瓦丹青剝落闢汶加以射圃曠缺衢路阻隘餘地見侵立教之意謂何且非以壯觀瞻也萬歷己亥冬予承乏茲土祇謁

先聖徘徊周覽慨然嘆曰膠庠如是是守土者之責也先是設南北壇以崇祀事闢教場立演武廳以練軍伍建儲舍於會城以便轉輸建行署以待賓客凡邑當興作旣已次第就

理越兩朞郡守鄔公下重修之令余得臚列詳陳蒙可予亦不憚冒寒暑斯夕省閱已壞者新之將圯者葺之有待者成之增土廨一廳復前學侵地周以欄楯通於西北廣七尺五寸南廣六尺六寸直長三十一丈五尺擴路於南東廣一丈三尺中廣一丈七尺直長三十七丈三尺各豎界石永無侵奪諸所修闢地若因而靈人若因而傑石君文器卽占南宮高第爾多士其務優游經奧蘊涵遠略異日明大道擢大魁秉大權繩繩輩出以彰川嶽之靈俾觀風者嘆羨於多士予不佞詎不藉有光乎是役也助於辛亥之夏竣於甲寅之春計費共二百有奇請發帑藏九十郡守鄔公廵道蔡公各助貲二十教諭甯化楊君摺訓導均州熊君大義俱新任舊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下

三

有修衙銀四兩轉以侑工其餘將所作不給無事頭會箕歛予不佞捐畫佐之典史龍谿張君沛教諭安義黃君菽與襄其所以觀厥成督工黨正傅良璧周汝感例得並書

九疊谷記

明黃欽
新城人

九疊谷未開時名擬疊谷緣廬山爲名也旣開名九疊谷不緣廬山爲名也其山水之勝自足顯於海內政不必緣廬山爲名也廬山之九疊緣五老彭蠡以爲觀美而五老九疊自足以互相爲觀美更不必緣廬山爲名也九疊依百丈而成不以泉爲名者泉九疊而名亦九疊也疊不止九而謂之九者如九峰九曲九奇九華皆以九爲號而不以九爲成數也舉其大而畧其細也謂之谷者九疊雖壁立然至其所泉石

必周遭迴遶谷虛而泉石始奇也石澗百丈高倚霄漢飛奔
湍注橫斜隱見澗奇而谷益奇也古木蘿葱竹篠茂密含葩
吐萼掩映蔽樛林奇而谷益奇也曲折回旋下上出沒躡蹠
度橋捫壁攀梯逕奇而谷益奇也笑語謳吟箕踞徙倚上者
如探下者如汲遊奇而谷益奇也每疊各有流泉每石必有
細溜泉以石測石以泉潤泉石相資而谷益奇也九疊夾澗
東西或自東而西或自西而東參伍錯綜而谷益奇也九疊
各自爲居橋利而安逕絕而續批卻導窾而谷益奇也爲疊
者爲崖者爲巖者爲洞者爲屏者爲峯者爲嶺者爲峽者爲
竅者爲花石者爲將得名之石者爲不可名之石者爲澗者
爲池者爲瀑者爲溜者爲湍注者爲潺湲者爲瀆洙者爲橋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下

三

者爲梯者爲棧者爲磴者爲古木者爲枯樁者爲叢蔕者爲
香草者爲蘿者爲古藤者爲華者爲實者爲飛者爲鳴者爲
蓑笠者爲拄杖者爲負琴者爲筐管者爲行歌而遨遊者爲
跌跏若箕踞者爲爐煙而茶竈者倚杖望之宛若圖畫或可
目視或可耳聆或可意度或可手指此又谷之所以爲最奇
者也治九疊始於谷口亭行深林怪石中凡百五十步而至
第二關曰千山俱響洞入洞盤旋而上六十步至第三關曰
巖巖崑入崑行三百步而至第一橋曰百丈橋下有石池受
百丈澗及諸流之所注澗百丈而泉亦百丈故謂之百丈橋
亦謂之百丈池也過橋一百步至第二橋曰鶴膝橋過橋躡
澗跨流倚壁拾級聚足而上曰鶴膝磴又一百步至芝雲石

其石色青其文堆垛如芝如雲砌臺其下構亭其旁故謂之芝雲臺亦謂之芝雲亭此谷中之第一觀也踰石而上至蓁笠巖上者如笠下者如蓁兩巖相倚谷中最爲靜僻者也自臺緣石而上至瀑布峽此爲三峽之一自臺而左至第三橋曰六會橋過橋緣石而上六十步至羲文石其石色青其文鑿刻如雲篆鳥跡故謂之羲文石其上有泉又謂之羲文泉也越石平行至第四橋曰四望橋過橋至蝸角石越石至赤壁巖其石色赭其形如圭壁故謂之赤壁巖此谷中之第二觀也自蝸角石二十步至乳泉峽口左行至第五橋曰玉磬橋過橋緣石而上至玉練峽積水爲池又謂之玉練池此爲三峽之二左行一百步至車輪石其石色黑其形如輪故謂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下

三

之車輪石其左有泉又謂之車輪泉此谷中之第三觀也左轉上木丁嶺右折至下峽池緣澗而上至明月峽切削如墻左右蓮峯中通碧澗日月照耀空洞縹緲故謂之明月峽也積水爲池又謂之明月池此爲三峽之三左爲明月庵其形最勝其土最佳此谷中之第四觀也自乳泉峽上三折而上至屏風疊屏風疊者九疊之宗也石如屏障兩水環抱千山迴遶故謂之屏風疊屏面有小泉池着屏如乳甘香爲一山之冠故又謂之乳泉疊此谷中之第五觀也右上左轉至第六橋曰明月橋橋卽跨於峽上過橋右折至第七橋曰斯逼橋過橋依石壁而上右行至追蠡石其石色黛其文縷刻如商彝周敦故謂之追蠡石也深林杳靄踰石右上可以建廬

九疊之堂奧矣此谷中之第六觀也自明月橋左行凡十八折而至衆妙臺衆妙臺者一山之中也東爲簫曲諸巖洞西卽九疊其石廣博援梯而登其色亦與黛其腰文瘦瘤如輪困離詭其下文飛躍如河魚大上故謂之衆妙臺其上有泉又謂之衆妙泉此谷中之第七觀也踰臺右上至大株樹再又上至泉源嶺爲第八疊左上至烏石嶺爲第九疊自此而上山益峻林益密蓋尙有待而未遑者焉自衆妙臺二百步許至簫曲此爲西路自第三疊左行三百步至玉笋此爲東路此九疊之大畧如此若夫修鑿開治之功天成脗合之妙交互錯雜之巧裝飾點綴之態幽怪險削之形蒼茫彩錯之氣縈迴瀆沫之容敲金戛玉之韻切磋琢磨之工古雅溫粹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下

三

之質穠郁丰茸之姿光澤鮮好之貌崎嶇傾仄之狀紆徐窈窕之勢煙霞冰雪之光陰晴晨昏之變恬淡寂寞之情清曠閑遠之致則在乎觀者之自得也

建李泰伯祠碑記

明涂國鼎新城人

有宋太學說書李泰伯先生經學闕衍詣履端亮其於雕蟲小技恥而不爲原本六經明習世務斬以康世濟民爲有用所著周禮論明堂圖平土書富國安民強兵三策皆指掌太平之規蒿目當世之慮靖康亂釁若預料於胷臆間獨怪當景祐慶歷時仁宗方銳志聖道重以范文正公余襄公之交薦乃僅受一卑官齋志以沒而不獲竟厥用惜哉雖然用不用者天也傳不傳者人也天之所爲用不用闕一代之治統

人之所爲傳不傳關千古之道統寶祐開慶間郡守楊曾二
公立興文景賢堂祀先生於郡至明有盜發基郡守謝公夢
先生浮大白飲異其靈爲營壙會南城銓部左公贊疏請祀
以少牢春莫行禮歲如初時成化三年距先生沒時已四百
餘年而精神之所感動固若是耶嗟夫地靈人傑先生生於
赤境橋則今之瀘溪也顧主祠缺然而俎豆不光羹牆孰見
有司表章前哲風厲後學之謂何萬歷甲寅西蜀潘侯以孝
廉來宰瀘溪爲之捐俸卜地鳩工庀材剏祠祀焉扁其堂曰
景行堂堂之後爲饗堂祝李公主內外東西號舍共三十間
爲諸生肄業所森如翼如廟貌新而馨香薦先生與侯之心
神一脈通之矣祠成告虔日侯夜夢白窠褒衣博帶稱白馬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下

三

之謝覺而心疑焉預以其事語庠中師生旣瓜期近遣家人
歸蜀舟次白馬陽侯作崇桅拔蓬飛出沒奔濤者三十里昏
霾中恍見白叟呵護維楫不施自抵於岸甫登而檣片片解
矣語詳侯鶴城記中距先生見夢於成化時又百有餘歲而
精神之所感遍猶如是耶余嘗讀先生語訓曰他人之道借
曰善焉可有可無夫子之道不可須臾去不聞之是無耳也
不見之是無目也不言之是無口也不學之不思之是無心
無精爽也吾於斯道夜諷晝讀髮斑不知其疲終沒吾世而
已矣夫具耳目心精之人閱天地爲始終人在則夫子之道
在夫子之道在先生之學在也侯以道治瀘以先生之教倡
於瀘亦旣家絃戶誦矣宇內且聞風興起鼓吹休明則先生

之學之傳殆千百世而未有艾侯繼往開來之功與先生俱無窮矣瀘庠廣文張君元揚文學曾于陞遠造余請記余故有意乎真儒良吏相繼以成一代文明之化也因援筆而樂爲之記潘侯諱元勳字載嶽蜀之重慶府大足縣人捐俸百餘士民及公裔昭規輪助俱勒之碑祠成申請祠役工食經營規畫侯不遺餘力期垂永久典史連國楨閩之建安人庠生林樹英曾于陞傅登覺鄧元開等始終董其事督工者民林一蘭傅茂亨例得並書

麻姑觀瀑記

明徐芳
南城人

登麻姑過半山亭折而百步許有聲驟起於澗轟轟然予詫曰雷也客笑曰非也已更折百步有物搖颺天際下屬崖壁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下

三

皓然一色予詫曰雪也客又曰非也夫雷必雨俱而雪非江寒不有今日方霽矣而時則暑也胡爲乎雪乎彼轟者何也更前數十步觀之非雪也瀑也其聲則瀑之墜石而下春於崖壑之間也予之言謬矣時予酣不自己乃遂躡微磴下猿引貫叢石抵溪之受瀑處欲細觀其曲折至則寒颼撲面俄頃侵肌骨崖端蓬勃澎湃崩雲捲玉餘氣作煙雨數十丈盤舞噴薄天亦爲噎崖下苔磯層錯犇濤疾激稍失足且逐浪去予數呼客返輒不應客復招予往顧盼崖石若有所指畫予見其髯頰張動亦終不聞其語乃大笑既退語客予於霽知其不爲雷於暑知其不爲雪萬一過此而適當冥晦與夫陰凝栗烈之候雷與雪亦烏可辨哉夫雷以氣震非若鼓鐘

祝敵之有質可名而雨之結爲雪雪之泮爲水與瀑一族也
予言果謬哉客笑不復應是山之奇以泉泉以瀑當隆萬時
守相有愛而振之者更爲亭臺花石之屬點染之觀益壯杖
履冠蓋晨夕交道路至於今而殘壞極矣向所玩者委諸宿
莽而不可問矣僅盤石間一古柳亦且斬艾不留餘蘖山之
興廢則固有時哉雖然觀可改瀑不可改亭臺花石之屬近
數歲遠數十歲而瀑之壽千秋也夫果千秋也則數歲數十
歲之興廢宜未足以喧寂之矣是日境甚幽觀甚晰所謂客
趙子瀟生玉衡凡三人

重修南豐儒學啟聖祠記

徐芳

學之有廟非古也學歧而廟廟之歧而啟聖而又祠焉愈益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下

五

非古也然其禮可義起也考周四代之學當時所稱爲先聖
者各以其堯舜禹湯文之四君當之而又推本左右四聖之
人若周公伊尹之屬以爲先師如是而已漢而後始迭以周
公孔子爲先聖貞元以還更獨尊孔子而先聖之夫既獨尊
孔子而先聖之則其不得不以顏曾諸子爲先師以作之配
者勢也古先聖先師之祀有其名而不必有其位四時釋奠
之禮行之學宮而已至後世始別設先聖先師之位而祠之
而配享不足益以從祀夫既位先聖先師而祠之即不得不
專有其地而配享從祀之各有其位者實不得有其地其比
而居之之不容以凌列而亂次亦勢也故由學而廟由至聖
之廟而因以有啟聖之祠由顏曾諸子之合配於廟因以有

顏曾諸子之父之分配於祠人情乎雖制以義起未見其謬於古也嘉禾啟聖之有祠其來已久近歲來邑之諸君子始因其圯而更新之至是落成而又欲有述於後也徵記於予予嘉諸君子之勤而又不能無所感也往者祀典之舛瀆千有餘年矣嘉靖間採儒臣之議毅然手釐正之黜其濫而更其僭爰建是祠以隆先聖所自出準於先王祭川之義豈不盛乎而顏曾孟三氏之父失次升與降兩有不可者至是始有所附以安其位傳之百世煌煌乎不易之典也此天下所同嘉禾非獨異也然自酉戌以來十載之間變故競起介冑之士遇儒冠若奴隸士之脫鋒鏑而走巖谷者莫不摧慘沮喪偷一日之息宮牆一片地其不蕩爲荒煙與荆棘者蓋百無二三矣嘉禾處兵革之衝顧能席庇無恙安絃誦之素向之積弛而墮廢者復得因時而振飭之以豆以俎是十三郡所無而嘉禾偶有之者也故由一祠以推一邑天之所厚居其間者其可無念乎而諸君子際大亂之餘不以庠序爲疣贅而獨加意焉其於今日之務可不謂知所重者耶予是以忘其愚而樂其事之可紀也嗚呼天下之人蓋莫不知有學也然而學爲聖賢者鮮焉即天下人之於子未有不勸以學者也然而使之學爲聖賢者則又鮮焉彼非惡而去之以爲富貴利達學之而得者蓋無幾焉而所行之悖於聖賢雖富貴而湮沒無聞或更以恥辱者有之矣而今天下之爲子而思榮其父者皆以爲舍富貴利達之外道無由焉是慈與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下

早

孝兩失也是祠成而人知聖澤之隆且遠也而子爲聖賢即其父得以享聖賢之奉而不忤而凡父以教子子以事父庶交勉於是焉是其制非古也其於禮豈非跂之而愈以合哉

定徭役記

明何三省

廣昌人

徭役天下所同也倣古踐更及瓜則代每屆編冊亦天下所同也頃功令頗飭徵輸之令春仲限惟一夏孟惟二先庚而呼罔不虔惕以應而黃冊編審則十載徵輸之權輿也不必遐舉卽以豫章如吉如撫視旣郡有異卽一郡中而南城南豐視昌邑又異都圖多寡本於延袤固也或循其成帙稍加釐訂皆可按晷竣事獨昌邑幅隘而賦重亂離以來故冊莫稽蠹胥伺瑕竭其駟駘官司以里長爲几案賸吮之奇貨甲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下

聖

戶以里長爲代受鞭捶之木偶富者立貧而貧者甚且妻孥不相保飲痛待斃冤慘莫控有扞公憤者條列於大中丞公勒石永禁而識者猶惴惴焉私計爲官民咸宜調劑至當意良善矣天道無否不泰人情無鬱不伸名翁趙公以三韓名彥司馬幕府借箸金城出蒞旣郡暫紆偉畧而昌邑彈丸俯邀旌旆直憑几咄嗟乃公之治昌一如其司馬幕府時何其視若鐘也公下車適屆編築邑之城狐而窟者市虎而翼者計私謁輦鏹克蠹如昔時公下令窮搜其隱竇悉革除之往時僉報冊書有擔石者雞犬不甯僉議依糧募充役公曰俞哉往時徵稅俱苦里長而甲戶以逋抗爲得計僉計落甲徵收便公曰俞哉請託不行胥吏不假詣城隍矢諸神明至公

也曩例相沿一切罷却清風兩袖至廉也日出視事躬自督核深漏乃散至勤也公庭集思莛議輿情有當則從至虛也以至公至廉至勤至虛之心卽入握樞衡弼黃扉取諸懷而裕如何有昌邑乎何有於昌邑之徭役乎然而昌邑人士德之深從而祝頌從而碑鐫之以昌邑人言昌邑事烏容已哉余從合邑紳士耆庶之請因爲之記

撥真隱寺租田送學公用記

明李存信

廣昌人

按志洪武九年縣令張公琥建明倫堂時民力未紓規制無統具瞻弗肅成化乙巳四明宋君瑄捐帑易制而詘於費竭也麟角里饒君秉元厥子國學生卓暨孫君環君裕後先糜金六百有奇克底於成制度宏偉載何公文肅記中天啟甲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下

聖

予秋逃雷風烈堂摧棟折明日譚侯視學顧學博諸士曰講誦無堂學宮無廨栖士無廬藏書無序齋宿無宮至於庖湍庫廩無所有司之罪也毅然量功命日分財用具餼糧捐已之餐錢以倡蠲籍儒之力役以勸衆工肇於甲子秋明年乙丑秋而訖工焉諸士謀石以垂永久侯憬然退遜曰此有司之職也何敢以此爲功毋亦曰興學育才爲諸譽髦地耳抑聞之傳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董子曰不養士而求賢猶不琢玉而求文彩也間得公田百畝以爲諸士課賞葬婚之禮時秉元君之後諸生饒時舉鼎臣登咨舜穎跪而前曰昔前人有志以田三百五十石施保安寺歷年戒律不持廟宇傾圯國課逋逃豪強占種請烙隆慶五年新建尊經閣敬一亭

故事以真隱寺租變價庶幾無用爲有用也孝廉劉君位聞而壯其議首玉成而嘉惠焉侯曰士生三代時耕有恒產學有成規使士有所居所養日肆日稽隆古之治於斯爲盛今日之事羣士其有養乎遂白於府從饒氏諸生議以百石歸寺存先志也以二百五十石改立學田其歸學者七十石供會課八十石完糧差一百石給贍貧士葬婚禮候詳撫按學使後先俱報可命鐫石刻碑書以志不朽侯適以遷南陵別駕行豪僧復譁然大閱幸何侯新令吾邑顧瞻成案與饒氏諸生復白直指白督學使者而前議用垂永規矣既事饒生請記於信信不能文聊著譚何兩賢侯饒氏諸君子世代世德爲廣昌旌倪告而且以詔夫後之任事者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下

三

鼎塔記

明劉

伸

廣昌人

平西據盱江上游人文所處聚於一圍其起自鄉秀者間一二見以故負郭諸溪山爲獨勝非若他通域名人散在林垌各占靈傑者矣往與形家步次長雲登高仰睇凌虛俯嘯攬四境之巒壑收一邑之葱菁客前而言曰若知平西之槩乎今所與躡梯坐履者中氣也土德正焉他若梁山挺木秀於東烏石峙金屏於西金嶂濯水紋於北因天得令師地賦形固絕麗之區也獨南望離明之間何爲不端端繩繩歛側魄錯氣體闕如乃浮屠天際以焜耀四方之旺然則昔人建塔當南址以應光瑞爾形家文筆之說得無缺與且予足跡半天下諸郡縣建塔皆鎮自下流平西獨置諸中上之麓頂址

部位無乃幾許豈乃今矚瞭然昭矣客曰若更望林莽之墟橫江如虹縹襟帶而環屏嶂此何所也文述將亨會有揮劍其巔者予雖肯其言深難其創事之多格也會辛未諸同人曠然趨舉週復審視厥旣得度而謝氏諸君復願以其地襄勝事癸酉瞻雲王侯惠顧此邦因人士之請首捐清俸以倡曰世豈有必不可爲者哉非制所可而徵諸衆謂之擅緣情所便而視諸力調之通計里酌助固無多損也予特持此爲豪達者負弩况曉人曠士又聽其什百此而同用平準者乎於是予從紳士後不以淺澁辭僉曰卽無憂經費矣乏該通清敏之材奈何乃又師錫予得高魏諸君六人更番省試吸露涉炎估贏量緇心幾所及幾於竹頭木屑之餘皆可當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下

器

緩急也則合借箸曰址無就汙萊也則因石宜中無實土石則鑿空宜而梁而梯而盤而牖以木有傳燈之懼也以直有涉頂之險也則慎無櫟與板而以磚層累宜則曲逕旋磴宜予曰謹如命於是徵匠於素所習爲磚塔者得其尤以來董事諸君跡匠氏所急應之如厥蓋經始於癸酉秋七月落成於乙亥秋九月工師速也始度自定甚至合尖約至費二千金有奇卒不滿二千金而告成耗濫謹也無市擾戶索僧徒施舍之強亦無競嗜爭兩工師辨論之煩人和集也予乃與諸人士盤磴道倚危欄摩蒼穹凌白日驚奔濤之如注侶一柱於龍門眺雄城之若帶挹萬氣於朝騫少焉舊塔浮烟一尖出於翠靄蒼霞之表又若賓主交峙遙相揖語焉則又與

諸人士咏笑兀神州崢嶸鬼工之句醜酒而笑曰亦欲一聞是役之志與方今大道昭赫異學屏絕是故露槩懸華利光珠網既吾黨所不道一切汝門藏經繪象之義張邊說而非我所建立又力禁弗得行其最高處則瞻雲王侯令以一魁星麗正其上蓋亦謹邪在興正文教之治也然予聞唐慈恩塔有雁飛來後遂以爲題名地則是役也將無沿予鄉浮梁新昌近驗事而以爲風雲雷燧光聲哉夫平西前不乏碩望鉅人比者春秋鵲起後來者行將過之富貴自有所爲諸人士勸者此凌霄之氣中立之節耳塔以鼎名其在易之六五與上九矣異日諸君子苟能爲金鉉之貞而有確乎不可拔之操與王鉉之節而有剛而能中之度江山之助是安可誣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下

墨

乎而還視蔽垣卿月聯鑣錯踵之醜又何等也乃詳其本末以示不忘創事之勤至輸貲董事凡有功於是役者姓氏並識諸別碑後之君子欲文而誌之得以覽焉於是後探登高之賦而係之以銘曰秀傑之氣日日在人形應其瑞泰於五辰惟我平西諸星成位文明未正練塔補地是以形家意注捍門雙柱侯時孤石徒存吾黨念茲鳩工審卜度支既浩道旁議築亦越王侯溫溫德心徵費考工子和在陰丁丁孱孱兩期而畢如插如湧巨靈借筆伐木以石曲道盤空下窺高鳥俯聽驚風東湍迴瀾兀然隆棟一水交龍千仞翔鳳我觀茲役天人兩聚佳氣菁菁亦孔之固凡此人士敬念厥功冀爾後賢砥柱波中

遊出雲峰記

明瀘溪
潘元勳
四川
知縣人

出雲峰去邑兩舍許孤峭插天湖東郡邑多發源於此誠鉅鎮也予來瀘四年未竟登臨之願石君王完爲予言是峰不可不遊遊之不可不及其時春夏霧障冬則雪擁惟秋高澄爽迺與遊宜予心許之歲在戊午十月既望予從郡歸石君遲予於嵩溪於時風清日朗草枯石出游氣淨盡遂肅志以過小徑從竹陰中行萬玉鏘鏘雅韻迎人瀘故多竹習而相忘也過漕水乃上小岡岡迤千里孤徑貫脊以兩人肩輿而度左右陡偏正襟危坐不敢旁視抵峰下則巖欹壁立磴道險仄并肩輿無所用之矣初上從峒子石磊磊疊如砒床銳如箭括禹貢稱砥礪峒丹義或取此羅明德先生居山三載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下

吳

就石建亭今廢再躋一盤望獅子巖猙獰可畏凸而懸者似額長而垂者似鼻巨而廣者似顴張而窪者似口宛然嘯天之貌貌也路斜從左旋累足隘塞從人扶掖而升百步一息百息乃達一巔上削如劍下臨萬仞愈爲悚惕時已下春雲平如堵夕陽半含赤脚相射眼光爲絢從人露頂而過畏風勁落帽也已而風果動笑曰無若龍山孟嘉又費嘲語前數百步乃憇中庵板屋數楹不避風雨徐升絕巔謁三仙殿仙靈甚著禱祀者三時不絕雷電歲一掃室是夜宿於殿坐語更闌以待月上而微雲掩翳未盡其致五夜促起少焉東霽爛漫彌天金鴉擁輪徘徊騰躍凝脂未足比其色車輪未足比其形乃今而知陽精之燉旭有如此者下地欲曙知東方

之既白而不知夜半之已紅山高月小知中天之盤盂而不知升沉二谷之數倍豈所謂天遠不如天高者辨良勝耶石君曰山有三異峰陰有泉不盈不涸供百十人未嘗竭一也左巖有風洞風從此出夏月猶盛人不敢近二也前崖有雷巖雷少震則雲起人或見之長如一縷者霹靂滾滾如浮烟者時出時滅晦明相半居民以此驗晴雨三也僧言地水火風四大以成世宙泉水也雷火也風也茲山其具體乎予曰山澤通氣故溢而爲泉雷風相薄故竅而爲穴易曰帝出乎震齊乎巽又曰山下有雷未嘗言無神也獨怪儒者之言曰陰陽相薄而成雷一切燬壇劈樹舉歸於厲氣之相值無乃近於誣天乎聖人以神道設教言無神何如言有神况風雷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下

七

之神萬萬不無者乎然則或起於此或止於此亦何莫非其實然也雷穴上有戲法石二石相峙上有大石尖閣如拳垂垂欲墮仙人石三疊而上有履迹焉鷹嘴石從連理洞度去前銳後寬狀如鷹嘴大抵茲山之石皆以臨崖險絕爲奇其中草木蒼翠多不能識惟松可辨而密節短絲勁若虎鬚挂如虬盤與長髯軟細者迥別蓋生於崖石之上飽歷霜雪老幹蒼膚自出偉態如綺繡之子與山澤之癯比豐腴不及而閱歷歲年凌厲往代不知其孰勝尋常植者可侈口自傲於歲寒哉石君與予每至一境烟焰如熾僧以苦茗沃之迤邐而下則父老携壺觴欣欣相慰勞各盡一觴乃去邑自范希陽開始一遊然未盡其勝歷三紀無復有至者余兩日徧陟

晴光盪漾又得與石君上下其議皆若有嘉遇不可不記其事

大覺仙巖記

潘元勳

邑東多山水而仙巖爲佳客冬經其麓因晷短不及登悵然久之今秋以公務再至將償夙志從者以山徑斗絕輿馬不通爲辭予曰巖前住持爲天降耶予足自健何難躋也會傳生作興集其弟子欣然道前初望石笋翹然秀異如長劍倚天如金戈耀日又如巨靈附耳兩兩從空而下也溪隨峰轉隱見百折每折水必滙淺者碧深者藍再深者綠石壁有瀑布飛洒數百尺瀆沫濺人凝眸久之因憶飛流界道之賦是直界破青山矣徐凝語近實而坡公鄙之何與白香山左也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下

巽

越此則捫蘿而上或懸棧數里下臨無極或突而面壁縋手方升嶂窮矣一嶂復抱泉盡矣一泉復注巖鈞疊慢轉入轉幽遇有松陰卽爲小憩鳥鳴蟬互響振金石空山著此乃覺更幽少焉黑雲片飛驟雨如注諸生皆濡予曰山靈若爲浣濯者雨止復登歷九曲之縈迴涼雖解而道滑如油矣絕嶺爲大覺巖虛敞可容千人寬者爲堂奧者爲室直而豎者爲柱平而覆者爲宇靈泉丹竈石床石磴皆出生成回聳雲屏相對峙餘峰蹲伏纍纍循巖石爲小覺巖巖差小而天門甚豁城郭正里瞭在目前遠望海天杳然無際大抵大巖外若無所見而中空有餘小巖外若軒朗而中不甚空夫覺無不從空發者也窻空則明轂空則行集流沙於鐘磬則弗鳴矣

孔子自稱空空無知至鄙夫有問兩端必竭孔子之空空孔子之先覺也故大空大覺小空小覺取次名巖類知道者傳生曰仙巖盛時多著靈異樓閣翬飛燈火星燦鐘鼓之聲達於下方江間趨而頂禮者歲時不絕迨後以妖僧燬猶及諸生肄課此中窓櫺几榻厯厯可數而今安在哉予曰巖以仙興以妖燬其夢覺之闕乎物盛必衰衰而漸復亦乘除之數也盛則琳宮紺宇玉管雲生衰則荒烟蔓草樵歌牧笛亦復何常巖故闕寂人跡罕至茲與邑運俱開矣當有大覺者炳山靈而垂之不朽漫賦二章以廣其意頽陽催人明月在樹踉蹌而返更覺夕景之異是夜宿於祠中援筆而記其事

萬年橋記

國朝 張世經 南城人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下

巖

吾盱之水發源於廣昌縣血木嶺流四百里至東津龜峰渡與黎川飛猿水合二水滙而勢益昌潏洄至歇洋渡下有潭曰烏江深險不可測曾南豐詩所謂傍溪潭石險黃震記所謂山水峻急類多川流之阻者即此地也往往當春夏之交眾溪奔注驚濤拍岸逆行羣飛宋武學論涂濱置浮橋三十有二不知壞於何時明成化間邑人雷顯忠作渡舟以利涉久之舟亦壞沒溺無算顯忠子應春孫炯再舟之又甃石嵯以屋匾曰津館庇風雨候渡者割田十七畝爲備葺脩雷氏三代好義如此鄉人名爲雷義舟云久之又復壞嘉靖間邑人同知馬玉重建又有劉宏者建東岸亭一舟一輔之然可以利涉不可以濟險也崇禎甲戌雨霖江漲有小艇十餘渡

至中流溺死者三十三人維時分巡湖東道吳秋浦先生名
麟瑞聞而惻然遽命駕詣渡口迴遭眺望曰是胡不橋僉曰
江面延袤工程浩博胡易言橋吳公領而不言翼日集紳矜
謀之時予尙籍諸生與蕭子明彝爲公觀風首拔士公顧予
二人曰二生學問經濟皆昂藏不凡者盍條其事以陳予與
蕭子各書數則公嘉納之廼命劃二十四疊延石九層崇二
尋廣則居崇之半墩仍如太平其上以厚石爲之旁周石爲
欄其上不屋防火災也每疊僉耆民之有幹辦者董之公出
廉俸倡之又以贖鏹佐之郡邑各屬吏及紳衿富民皆助之
無何公遷本省臬司董事者稍怠公循過盱信宿章山望橋
基咫尺徘徊久之因題詩壁間其末句云令人空憶蔡端明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下

率

予與蕭子復往謁公曰奈何予曰此天之昇師江右惠盱以
竟斯橋也以吾師之誠與吾師之任誠者天人所際任者神
明之歸也何患無成哉公乃庀材計庸獎勤鞭惰於是庶民
子來百堵交作自某年某月始工迄某年某月工成行者謳
歌觀者咏嘆與太平橋連亘相望如雙虹飲河視吳之垂虹
閩之洛陽直鼎峙而三矣壬午蕭子獲雋予落副車蕭子謂
予曰子盍爲記時予遂巡而未敢任也今予與蕭子皆華髮
蕭蕭矣蕭子杜門謝客欲焚筆硯予乃踐前約而漫爲之記
以示蕭子得母以予言爲河漢乎

平砦記

國朝

湯來賀

南豐人

湖東與虔閩接壤而廣昌最當其衝風鶴震鄰則廣昌先受

兵昌故巖邑其間獷悍之民易以乘間而爲亂有陳五總者
名百花驍勇絕倫故眾賊推爲渠帥號稱五總云五總既叛
遂據陽石砦砦上有五峰崢嶸而崔巍距廣昌縣治十有餘
里相連一砦名滴水滴水前後二關懸崖峭壁人不得並行
旁有二路曰蒟關曰巖關皆峻險異常陽石寬而有泉源成
池井較滴水尤險絕後有一逕曰布鈞關二砦之間石關一
竇曰干擔權其他諸關有曰三星曰金星曰溪嶺曰橋西皆
鳥道崎嶇一夫可守初百花既降以屯墾爲名盤踞砦麓四
出剽掠有曾彩徹者計圖殲賊賊覺而殺之遂叛縣令沈君
撫之未幾又掠新安村復叛又撫之壬辰有賊周二曾携眾
登砦廼據險復叛又議以砦與居而撫之於是百花作厰倉
運穀鹽百姓人人震恐知養虎之貽患也然百花號令頗嚴
首禁淫汙凡法所不行者彼皆爲宣力故縣令任之以彈壓
諸賊焉有頃百花通徐貴妻賊黨數其罪執而殺之於是推
曾文標蕭來儀等爲首廣昌吉祥鋪劉氏尙爭鬪己亥春有
劉善劉祖者與徐貴爭木而獲勝賊銜之然畏蕭田鎮兵未
敢動也七月乘撫軍撤鎮遂肆焚淫而吉祥鋪劉氏受禍最
慘當是時寇氛孔熾建撫贛汀邵諸屬邑皆患之九月攻廣
昌城侯千總宋守備與人和會鄉兵奮勇與賊大戰賊敗走
遂據砦而守巡撫張公檄巡道楊公擊之滴水多脅從者懼
而請降楊公以齎長至表亟赴都門而不討賊也及將行遂
并撫陽石而解其圍自是眾賊益驕黃昂傅邦泰二賊鮮衣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下

三

怒馬橫行於邑城分守道胡公攝巡東篆提兵擊賊檄宜黃令塞險以遏奔衝宜黃令劉某携兵至南源村遂殺平民百餘以洩私忿并殺禦寇之義俠管冲和於是人心瓦解賊勢彌張大肆焚淫陽石雖受撫而陰與眾盜通負嵎如故庚子初春郡伯君寵高公初蒞吾盱喟然曰是賊屢撫仍叛可再縱以殃民乎於是張公以此事屬公公於四月中旬蒞廣昌與守道胡公建營王參戎籌畫方畧撫軍檄虔兵會勦忽聞甯都山寇名割毛賊者在青陰麻田作亂襲殺頭陂守備嚴斌於是提兵而往挾陽石受撫者與之偕行至頭陂察其動靜知其有合謀也傳令戮陽石賊凡頭陂素通賊者悉殲之繫曾文標黃昂傅邦泰於獄陽石勁賊數百聞伐謀奔歸守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下

三

砦日運餼糧堅守不下胡公怒乃取傅邦泰斬之磔黃昂曾文標於市會胡公擢興泉道惟高公特任其事躬履行間以義鼓眾繕木城創雲梯備堅盾置巨礮夙夜匪懈鄉民感公義廣昌人和等會南豐忠義等會皆協力以助官兵秋七月分布各營援木尋崖而上殺賊十六名會梯斷乃止公曰賊據險而守強攻則難計襲之則易乃堅壁不動八月有黨千餘分道外掠公曰此牽制吾師耳潛師擊之擒獲無數而陽石之外援絕矣孟冬攻砦又大捷除夕元宵慮賊伺隙乃下令戒勿飲公與三營鎮將達旦固防辛丑初春忽聞砦右繼布數十丈知有賊下奔者索之果然執賊黃明宇乃得潛約外應之謀仲春九日賊果宵奔下砦將欲衝營諜知其來戒

堅壁整棚以待之殺賊數百遂乘勝攻砦賊堅守愈嚴播石如雨乃鳴金諭增修重營以防水漲是時賊被圍已久乃以蕭來信等三賊投見請降許之諭令悉歸軍器空砦而來久之不至忽傳有賊數百乘陰雨襲營擊散之五月朔令壯士宋來春等五人援梯先登繫繩於松賊斷繩不能上祇殺賊十名棄屍砦下呼鄉兵察之則渠魁蕭來儀已斃於其間矣會大雨營房水深丈餘橋梁盡沒木城棚盡毀迨稍霽公廼諭眾曰當此水漲賊必踈防宜乘其懈急擊之各營弁鼓舞爭先歷險攀崖先攻滴水砦大破之遂攻陽石殺賊六百餘名生擒三十名而積年巨寇殄殲無遺矣公慮有脅從乃械所擒諸賊入城召士庶詳訊而後戮之無一冤者事外不波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下

三

及一民間婦女被掠者悉召其親還之士庶歡聲載道高公名天爵遼東人

南豐孝廬不火記

湯來賀

甲寅以來江右大亂人不得已避居山砦又多火災蓋以茅覆屋其地隘其居密其勢峻其風烈火熾則莫能禦人咸苦之獨聞蓮花砦有一廬不火者則黃孝子所居也孝子母羅氏年九十病孝子奉母避亂居此山巔結爲茅廬處眾廬之中乙卯冬母卒忽一宵火起烈焰彌天孝子向天號泣拜禱撫棺大慟須臾方滅眾廬皆燬燼矣惟孝子所居無恙予聞而異之詳詢其故有名聯甲者其從弟也語予曰火前一夕其家夢一緋衣人砦徧地紅光適有一龍環繞其廬以水沃

之及後火發四面皆茅廬相去咫尺而火特不燃者賴有此也予聞而嘆曰至孝之格天如是乎予觀黃子摯性篤實事厥考簡翁能養其志家甚貧義不苟取自戊戌以來師事謝秋水先生講濂洛之學得聞心性之要簡翁年踰八十九病孝子躬自撫摩數載弗倦父歿恫哭哀感路人三年不入房帷有鄉人劉某以小過致母微怒輒自悔曰勿令黃孝子知令我愧死無地又邑俗喪禮款賓必以酒肉聞孝子家弔客皆蔬食款之於是澆風稍變乙卯秋其妻李氏因邑侯督勒入城會其母病篤諸紳與子弟來賁力請於邑侯不可來賁曰黃母病已垂危止一兒婦容其出侍姑疾不亦可教孝乎邑侯曰未可開端來賁曰姑年九旬惟此一媳必無比例之人乃許之越一日城陷遂大肆淫掠通邑塗炭而孝子之家特免蓋有天意存焉其長子國望在城被執鄉鄰曰此孝子之嗣忍不救乎立歛金贖之孝子名熙字維緝南豐人登順治十五年戊戌進士其曾祖環山別駕丁父母憂皆盡情秉禮廬墓三年世稱其以家傳家云

新城縣重修蛇師咬記

國朝孔鼎新城人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下

畜

人乃許之越一日城陷遂大肆淫掠通邑塗炭而孝子之家特免蓋有天意存焉其長子國望在城被執鄉鄰曰此孝子之嗣忍不救乎立歛金贖之孝子名熙字維緝南豐人登順治十五年戊戌進士其曾祖環山別駕丁父母憂皆盡情秉禮廬墓三年世稱其以家傳家云

余讀大司成王公念初邑志嘆焉曰新城之民農之家什九農無田什七耕人之田而輸其穀曰佃受直而助其耕曰工獨耕無直倩人助已而還之曰伴工三時農忙率其婦子畢力於耕耨迨其穫也強半入於田主暨償諸所貸蓋甫釋耜而室懸又什之七矣民既苦賃傭稍有水旱田不收益困苦

故水利亟重也余鄉叢山複嶺川流湍激雨即暴漲有嚙射崩決之虞涸不終日不獲其利農田或引高泉曲注謂之圳或堰小澗旁行謂之陂或鑿深池潴蓄謂之塘咸民自爲之官不及問也聞之宏治間旱余族高伯祖獻仁公率眾築蛇師水塘二陂灌田數百餘畝俗稱雙龍出海鄉民誦之歲久陂圯稼政不修兵荒相繼公賦曰促富者無以供租稅貧者困於流離而俗乃大壞余從叔某憂之作而曰利不迫不與害不迫不除君子得志不選事利民而聚民之利以利己利自己聚非惟害民盜賊公行已亦甚不利焉昔許遜出知興元府大修山河堰堰水舊溉民田四萬餘頃世傳漢蕭何所爲遜行壞堰顧其屬曰鄼侯方佐漢取天下乃暇爲此以溉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下

五

其農古之聖賢有以利人無不爲也然則擅利國惠民之美復足便其身圖修陂豈非鄉井資生之切務乎於是捐金若干先其所急首砌蛇師陂里之士樂而和之鳩工斲石約費銀十入兩有奇不日而成是役也無旱潦則無逋負衣食既足忠孝之教油然而成而遠近水塘聞風者俱可復起矣

奉先菴記

國朝

謝文游

南豐人

良籌山下有南源村村隔溪嶺阜隈曲有靜室吾友湯慈璜讀書授徒其中由南源村盡登嶺兩山甚逼夾石澗澗聲淙淙繞蹊路約五六里度危橋循小嶺松篁蔽翳間奉先菴在焉一日慈璜拉予往遊至則一翁出迎年七十有四髮鶴顏童神光睽睽類有道者徐其姓若海其字乃慈璜甥也坐定

供茶以鮮香椽侑佳甚茶罷導遊菴後山曾祖后岡公葬處
不半里爲母塋反菴止宿翼日若海出一軸相示乃王龍谿
先生所作后岡公政績序予乃知公爲吾鄉賢豪後鮮述者
遂不彰公諱鉞登嘉靖己未進士授台州太平縣令甫莅任
見其縣稅糧不均擁多田無糧而受征輸里役之苦者皆無
畝之民公爲惻然遽興清丈之役鄉紳趙侍郎獨撓之公力
請於糧使者轉告藩院率舉其事事竣糧畝一清萬民歡呼
手額而趙氏一姓則併置之侍郎銜甚公知必爲所嚙官九
月遽致仕公歸徙居於郡與諸紳士宗藩結詩酒社優游閑
曠幾三十年趙侍郎歿始膺主政之命而公疾隨捐館公居
林下時同鄉豪紳有虐善弱者公聞輒厲辭責諫或力庇其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下 五
人與抗豪紳爲之稍輯卽有爲多方避匿畏公知公以少年
登第及終甫踰五十嗚呼以公之骨鯁幹力視強禦如毛視
一官如敝屣以行其惠愛使得柄用邊腹歷年且久吾知生
民之利國家之福其可勝紀耶乃稍試一邑遂抑鬱以死湮
沒無傳悲哉奉先菴左右山田皆公家業二三世後不守初
有菴已燬若海以館穀之餘復茲土創菴舊址之旁季弟字
潔生早善病母命奉佛延年遂主此菴爲禪誦之所烝嘗亦
多藉之若海以避亂率子若姪居焉菴境既幽寂松竹蒼蒼
泉泓然清甘與茗相發土腴蔬美宜果木香椽尤盛潔生僧
矣居廬安禪莫若此勝而若海尙率子姓耕讀於村邑以長
子孫爲仁者昌後之驗乎余因作菴記遂傳后岡公大畧且

不泯其奉先之義云

新城縣重修學宮記

國朝魏禧甯都人

古者天子諸侯建學以教士因祭先聖先師於其堂其後天下州縣皆得建孔子廟又於廟旁作學舍居生徒相誦習講課至今數百年仍其制特所爲學者僅存其名而古者教士之良法美意與其文具則一無所與蓋教化不與士之不出於學也久矣然且崇其貌嚴其祭祀使有志之士一嘗咨嗟慨慕因以上求乎建學教士之義則所以存千百於什一者猶有其具及其凌厄舉所爲孔子廟視其朽頓荒蕪若唐肆之不足介意士心蕩然無所繫屬而古學校之意將盡漸滅而不復有所存嗚呼是誰之咎也新城學宮圯久而不治邑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下

七

大家宰涂公國鼎憂之時方繕城命其子曰他日無廢命邑既被兵宮益圯東西廡以下盡墟歲春秋俎豆無所布有司掃地以祭於是己亥閏三月公少子斯皇偕其兄子大諒大誅大訥修舉之秋九月工成又十一年己酉甯都魏禧來授徒得瞻拜堂下邑君子言曰涂氏克世其德功在聖人之廟然不自有其功吾黨春秋承祀不忘敢請子爲文勒諸石禧乃再拜言曰自世教既衰釋老之徒汎濫於天下蓋數千年矣而釋氏爲絕盛大江以南風莫靡於吳浙吾豫章則建昌之新城三里之城梵宮浮圖鱗次斥地幾三分之一蓋福田利益之說入於人心沈浸堅固而不可解學士大夫率借徑孔孟取富貴其後得志不得志則懼罪倖福利皆逃而之釋

而井里細民相觀勸成風俗不可禁止求所謂豪傑之士不待文王而興者因難其人新城郊南有赤溪爲宋李觀讀書處禧少讀觀袁州州學記愛其文明健所以教人臣人子者甚篤邑君子於其文誦之久矣然當時官府倡議經營於上吏督成於下踰年告成觀猶重其事爲之記涂氏當世之極流以先公命竭一家之力不七月而舉之視袁州爲何如而邑君子久不忘其功則之因是以求古者建學教士之義是役也寢廟率舊制益瓴甃易柱棟之壞牕戶維新廡門加宏敞焉木石瑩堊丹漆之費白金之兩以十計者凡百有五十於是相材鳩工早夜勤事不怠則大諒功尤著云

修通濟橋記

國朝甘京南豐人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下

五

南豐通濟橋在縣東門外成化庚子縣令李公昱因南門外濟川橋溪狹水迅屢修屢圯始改建之越四歲癸卯成歲久漸壞嘉靖庚子新之甲辰災其半丙午重脩之閏四歲己酉成萬曆甲戌水衝破重脩之甲申又修之萬曆甲辰三月又災邑令李公夢祥與太史趙公師聖謀重建之通邑費二千五十金閏三歲丙午成不數年又災趙太史更獨力脩之費與前等閏數歲己未成當丙午時李公復於南門外舊址處建橋閏三歲戊申成名之曰文明自是上下兩橋民不病涉者三十餘年乙酉閩羅總兵至兩橋一日俱燬邑困於兵寇居民無餘財十數年以浮筏渡水常有溺者順治己亥趙太史之任子希光倡脩建之舉時邑令張公黼鑑勤其事且曰

自我始之不必自我終之未幾果罷去先是建昌太平橋亦焚於乙酉閭總之亂順治丙申僧廣濟來建昌矢願募建之初自立闕於東關外後沿門長跣量其家之大小得貲如所求乃起南城耆民羅瑞庭司之無所私己亥橋成辛丑九月太平橋又災始以橋上架屋爲戒後謀建甕橋郡城孔道萃一郡財力當事者更嚴督其工不三年又告成廣濟方募太平橋時其弟子大有大方更矢願募南豐通濟橋庚子五月十七日大有自立闕於橋頭大方居闕外爲護闕人踴躍爭投錢王寅三月大有得疾四月十五日出闕明日死而橋工已強半成矣或言通濟當如太平建甕橋爲永逸之計趙任子勇於聽遂拆墩之已砌者改爲甕或又議其誤僅改三甕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下

五

而止蓋南豐石脆果不任砌甕云自是工稍廢大方又參學遠去丁未返南豐欲更募成橋時物力日艱人皆難之大方偕大力名圓大者日向人稱說布施功德李心宇者產頗饒年七十七無子常病聞大方語心動慨然鬻產七白金盡以助橋趙任子族弟諸生希奭協力勸募心宇以前任事多假手者故工不時竟遂扶衰病親綜核之期月間漸次就理戊申冬砌墩之工與架木之工竣可通行邑令金公壘新至樂觀厥成人追思張公黼鑑始之終之之言遂並題其名於梁按初建通濟橋記橫跨東西八十六丈下列一十五墩水底貫松木爲基由基而上每墩高二丈八尺濶半之長三丈三尺今皆如其制自庚子至戊申閱九年而工始畢先後費共

四千有奇李心宇一人所捐近千金然橋上不可架屋而木上必施石乃可久石功久猶未就蓋治亂盛衰所以爲難易者相去絕遠若此而計其所以成則又假僧力爲多予每見郡邑欲繕脩學宮及名勝舊蹟經營百出手口交瘠厯歲月無成緒而仙宮梵宇方欲恢廓則輸金輦粟爭赴之極巨麗不少乏缺未嘗不嘆人之倒行而逆施也獨橋路之施最爲利益僧人輒肯泥塗手足擊木號衢巷問佛之徒有勞於王政者惟此一事可錄也廣濟合淝人姓陳讀儒書崇禎庚辰張獻忠陷合淝屠其家始爲僧貌脩偉少年語飲食募太平既成仍於橋前立關辛丑五月初九日忽名諸信向者求自焚積薪於場垂白趺坐薪上火發由足燒至胸兩手猶合不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下

李

少釋頂之面色頓黃觀者知爲火灼心矣死未四月而太平橋火人咸異之大方本南豐宿儒姓李名珙字共玉篤信佛嘗往參廣濟於太平橋適一兵人美姿容年二十許日過橋上輒禮大士像共玉曰何不禮活大士耶爲引見廣濟少年乞身於其弁求剃度弁許之廣濟不受少年跽燃頂及臂與二小指示其誠廣濟始納之少年本福建世族林氏子讀書纔至孟子爲兵掠入建昌至是廣濟名之曰圓藏字大有大有日沿街拾字紙并拾布絮濯橋水作衲因過南豐遂願立關募橋入關之日共玉始祝髮聞於廣濟命名圓智字大方大方居關左右日則登記所募夜則與大有談論宗乘二人俱斷鹽大有食殊少又嘗不食者七日久之禁語間作字示

人大有日刺舌端血令大方寫華嚴經人多勸止之終不爲止以至於死年二十四僧臘四年立闕中者三年福建立德庵有僧名普資字開生者夢人告以南豐募橋闕僧涅槃汝當繼之開生不日冒雨雪問途至南豐見舊闕果在即入闕百餘日又死國先字大用亦廣濟弟子曾助募太平橋復來助大有開生四出募施極勞苦亦繼大有死初大有立闕時隨有募建上橋者或言重募阻下橋難告成大有示字曰已後莫提上下二橋能成干橋亦無我也何況二橋諸公聽說上橋者皆當生歡喜心嗚呼是可爲天子相臣矣世之號爲儒者功必已立名必已成或猜嫉多端撓他人成事惜大有僅爲僧勤橋功以死也廣濟亦可謂盛於得人其誠足以名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下

十一

之者矣華嚴經共八十一卷大有刺血寫七十八卷旣死大方大用大力刺血各寫一卷成之今存宜黃黃山寺已酉二月大力又死惟大方獨存年七十攻苦茹淡勞跋涉募貲終橋事庚戌鄰邑新城涂氏數君子捐百金砌石工始竣李心宇又倡率募脩文明橋學博周公易董其役辛亥心宇年八十一舉一子是歲上下二橋復並底於成

水雲書院記

國朝

狄宗哲

鹿邑人

名賢之生成欲誦其語言慕其衣冠志其里居豈徒然哉蓋下以此爲學上以此爲教其所關於國家之治體匪淺鮮也今之爲治者小之析楊大之斤斧二者之爲道皆所以畏之而非所以勸之畏則強民爲善而非其中之所樂從勸則令

人觀感油油然生其興起之心是其爲道非表厥宅里樹之風聲不可南豐劉水村先生名堦字起潛德行文章與子固韻頗久祀學宮而其讀書之廬在學宮之右所謂水雲村者原有精舍以妥先生之靈明正德間流寇再焚豐邑惟靈光之殿巍然遂假爲公署後又爲緇流所侵會郡邑從諸士請謀重建之已得俞允而藩憲特以其事畀余余讀其文攷其里第慨然想見其爲人爲之反汝陽侵地獎掖諸士成其盛舉凡建講堂一所寅祀先生仍舊名曰壽文堂其筆則浮山愚者智所書也前列若干楹題曰紹述麟經明大司寇椒邱何公當年所題也外樹總門顏曰水雲書院剏造一新花竹畢植復舊觀矣於是學憲李公特舉祀典齋齋皇皇弦歌雅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下

奎

化拭目可俟裔孫凝謁余求記余自惟李官也古今典刑皋陶爲第一而其明刑亦曰以弼五教又曰民協於中則表章前賢以爲諸士嚮往正余責也今叨恩內名行且主兵政矣嘗思武事之隆莫如成周會朝清明之日所首舉行者惟是式閭表墓孜孜是急紀之史冊千載而下今人想見古人兵刑皆所不得已卽其用刑用兵雖畏之之具仍寓勸之之方余亦用是藉以少銷兵刑之氣端有厚望焉抑余更有說於此畏勸並行在上之職也若夫不威而畏不競而勸諸士得毋有進於此者乎爾鄉曾文定尸祝海內如星斗河漢然子固生於盛時復得歐蘇爲師友其角立傑出宜也水村身爲布衣遭際亂離而能自標品格尤人所難漢帝問徐穉袁閔

韋著孰爲先後陳蕃對曰閔生出公族問道漸訓著長於三輔禮義之俗所謂不扶自直不鏤自雕至於穉者爰自江南卑賤之域而角立傑出宜當爲先余於水村亦云水村旣以無畏勸而爲善爲諸士典型今諸士於芳躅幾湮之餘一旦興廢舉墜亦能以無競而勸者爲庶民倡所謂不減厥臧民罔攸勸者非耶是可嘉也并鑱於石爲來者勸

新修建昌府學記

國朝 梁 份 南豐人

江右十三郡盱江之人文特盛雖隆替代殊其大概則然已郡有廟有學宮創自宋慶厯間一時文章節義士後先繼美有聲當世李泰伯曾子固輩班班較著也

國家養士七十餘年才俊迭興遠軼他郡故有藩封府大阜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下

三

突起亢爽而寬衍臨盱水負鳳凰山左右麻姑從姑相拱揖遠山羅列如千官環侍形勢之勝說者謂非孔廟弗克勝此今上壬戌從諸紳士請築宮其上邇來三十餘年一郡五邑中值承明登臚仕肩摩而踵接大比則計偕且百人考郡邑志皆昔所未有嗚呼盛矣夫郡猶是郡學猶是學而文明大盛顧至此其亦地靈之祥鍾於學宮乃至是人未有生而能盡其性者黨庠術序此二帝三王萃子弟於學也教之陳禮樂歌雅頌於釋菜奠幣之時教之揖遜恭謹於飲射讀法養老治兵之際朝絃夕誦以養其心敬業樂羣以廣其益凡所以開導甄陶者無不周而於道德性命齊治均平之理無不治此人才所由盛世道所由隆風俗所由厚無一非上所教

化培養既深且久之明效也自秦焚棄詩書漢武始立郡國
學宋則於州若縣皆建學其造士尊聖學之至意固垂之千
百世而無窮極已聞之趙汝愚曰榮辱升沉不由學校士子
無進脩之志視庠序如傳舍目師儒如路人季考月書盡成
文具嗟乎仕途龐雜學校之弊宋亦至於此乎天地生物而
不能強物之不能生聖人設教而不能強人之不好學猶之
一父之子有賢有不肖其賢者自賢肖者自肖子也非父爲
之也得歡心於逮事之日垂裕於在天之靈者子也非父爲
之也而父之生成固樂其賢且肖者好惡之公也聖人之垂
教亦猶是也吾郡學宮歷年久傾圯蕪穢甚壬辰冬海甯陳
公來守吾郡以風化爲己任觀廟貌觀勝勢愀然久之捐已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下

畜

僖特理而新焉自殿而東廡西廡而櫺星門而大成門以次
而齋宮庖湍巍然煥然既堅既固有加於舊自甲午某月庀
材鳩工以某月日落成凡木竹磚瓦丹漆灰油匠石諸費合
若干金某學某董其事寸椽片瓦銖黍之費皆公所給值不
飲助於長吏士民不病於工役不恡費之多而功存於學校
爲大且久吾郡士民惟樂觀其成而歌咏其福吾郡且方興
而未艾也公家世貴盛科第轟起以大宗伯貴公子成丙戌
名進士起家太守吾郡伯自魏公諱勳以來以科甲爲邦伯
惟飲盱江水訟獄無竿牘童子試諸生進取公且明爲數十
年間絕無而僅有惟公一人而已矣學宮成猥以份能不諛
命記之不敢辭傳曰人之欲善誰不如我後之觀斯記者其

有所感焉者乎

大竺峰記後

國朝魏 奇瀘溪人

山國傳山凡山不必俱傳鍾一澤焉茂弗傳矣澤國傳澤凡澤不必俱傳鍾一山焉茂弗傳矣異以其所獨也抑不盡然有以事傳以人傳以文傳吳山未必甲杭自繪圖立馬而吳山以事傳峴山未必魁襄自立碑墮淚而峴山以人傳此予耳食於遠者也近而洪都閣滕王又近而羊城臺擬峴制雖巨麗哉予謂登臨之下不如對明牕靜几誦王曾落霞孤鶩微風遠響增人意思無窮也一臺一閣傳之盛也嗟夫匡廬之勝傳天下天下以詩文傳匡廬者曷可數計及考志雁宕者謂龍湫瀑布晴雷驟雨輕煙濛霧遠過匡廬然此傳而彼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下

奎

不傳何也五嶽並鎮諸州尋紀錄者五臺僅遺山一詩史炤一引遠不及恒霍諸峰又何也得非龍湫以僻累五臺以遠累哉匝瀘皆山北最出雲東最逍遙西最大竺後來數登臨者高而星辰可摘曠而雲物多幻俯視則線大長江隙濶平野螺列羣巘是皆事於借勝也至本體之奇或亦僅耳乃茲三山獨擅其神奧人或窮之穴險穿幽有彌月不足者使當要區或以事或以人或以文必有傳焉顧以僻遠屏於樵牧鮮騷客韻士過而問焉毋亦山之有遇有不遇而適逢其厄歟史遷曰巖穴之士非附青雲烏能聲施後世意如此矣

重建黃孝子祠堂記

國朝本 奉天 省巡撫 郎廷極 人

南城黃孝子者名覺經宋末元初人也五齡失母十三歲誓

志求覓遍遊江湖間於時天下戰爭道多梗塞凡艱險危苦之境靡不以身殉之歷三十八年竟得遇母奉以還鄉又侍養十餘年母既沒孝子營葬畢旋即考終焉嗚呼此其孝行爲難能也余於乙酉之夏秉節西江知孝子舊有祠宇燬於火而所存祭田亦幾不可問特於侵蝕者追償租息重構新祠建之署守郭維莞及南城令范長發以爲是舉也不惟愛侑孝子之靈所以感人心而勵風俗者實在乎是特請爲文以紀之余嘗觀史傳所載行孝之人多矣其不幸而爲尋親之舉且人願天從原屬僅見惟北宋時有朱壽昌郎中者少不知母所在刺血寫經求之五十年乃於蜀中得之東坡素識壽昌作長句誌賀至今傳誦人口孝子事正與相類豈其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下

三

聞風而起者歟要之生秉至性固無容效法爲也噫宋元嬗代之際西江人氏獨以忠節著稱文謝而外未可縷指數也孰意山村草澤間尙有孝子其人乎生長茲土者其亦可奮然興矣

三橋落成記

國朝

梅之珩

南城人

自夏小正有九月除道十月成梁之令而後之爲政者遂奉爲成法然皆於每歲農隙時爲之亦工省易集耳近古多用石砌延袤如許則工程浩大非每歲所能爲矣建郡統五邑南城爲負郭其一水自廣昌南豐下繞郡城其一水自新城下繞山麓皆會於武岡山歇洋渡皆以舟涉洪波濶險多覆溺患前明巡道吳石袍先生始創爲石橋二十四纍延石九

層歷十四年至我

朝順治丁亥始畢工名曰萬年橋至今近百年而中墩圯壞兩甕並塌春夏舟渡又時有覆溺之憂余宦遊垂四十載方退老歸田目擊心傷愧莫能爲之所

今上二年春山右李公來守是邦經其處即惻然動念甫下車與余相見卽以此爲言余乃與諸紳士造公而請公喜下教五邑又徵首事二十四人貲若何集石若何固匠若何良余以衰年佐公督其事俱竭心瘁力無敢怠公且晚必親臨其地籌畫之費有經而不靡工有程而不迫經始於閏四月念二日至十有二月旣望而橋成於是與城之文武大夫及諸紳士會而落之一時童叟顛蒙環而觀者皆歡聲雷動以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下

七

爲非所敢望也旣而私語曰城之東上有太平橋中間石縫迸裂能保其久不壞乎河之東尙有大德橋木梁朽蠹惴惴慄慄安得我公並爲新之乎公聞之瞿然曰是我之責也其明年乃復移工而經營焉迸裂者補之朽蠹者撤而創造之三月而太平橋之壞者砥十一月而大德橋之木而朽者且石而甕之矣於是又與城之文武大夫及諸紳士會而落之其歡聲雷動如前也其切切私語者遂皆咨嗟嘆服不置也先是萬年立墩時水湧沙淤愈浚愈難眾懼不可立公曰無傷命工窮力極底久之乃立及修太平則策其要曰是橋之壞不壞於橋而壞於護大士閣之石堆攔水激射勢中於橋乃命去堆作堤而橋以安大德雖革故鼎新然以視二橋直

氣吞之矣公爲人清心寡慾儉於自奉而勤於爲民兩年之間三橋屹立自古太守之爲德於旣未有若是之成功速而食惠不朽也其他如建書院脩城樓新祠廟創試士舍一時煥然改觀皆爲吾郡士民所數十年未見者而公且謙遜不有其功余以致政家居得從諸父老後欣喜嘉嘆因以揚公之績且以告後之當事者嗣而葺之母隳此成勞也公諱朝柱號東厓山西平陽府臨汾縣人

重修建昌府南城縣兩學記

國朝本徐天麒秀水郡太守人

學校興廢關人才盛衰而文治因之爲隆替其制唐虞以前不可攷惟上庠下庠東序西序右學東膠之設虞夏殷各不相沿周人脩而兼用以故作人之化徵爲壽考猗歟盛哉漢建昌府志卷九藝文記下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下

亥

興而後凡崇儒重道稽古右文之朝亦莫不增廣學舍崇禮先聖則夫釋奠釋菜非新丹堊廣山疊犧罇習舞合聲曷以稱茲典禮永光大化與我

國家育士多方見之令典者莫如重修闕里編設鄉學崇獎忠孝仁賢之祠其所以磨鈍礪世者罔不具備蓋自有天地以來教化之茂人才之興未有逾於今日而西江素爲節義名都建郡尤理學人文藪澤如李泰伯曾子固鄧潤甫王无咎諸賢旣奮起於前名臣碩輔遂後先踵美於代果盡川嶽鍾毓之隆歟抑學校之設涵濡而薰蒸者盛也歲甲寅余自天曹出守建郡甫下車即欣然景企其鄉先生遺澤而邦人之佩服先民規言而矩行者亦復不少於是鴻儒秀彥不獨

羽儀於朝卽父詔其子兄勉其弟順上德以篤忠孝之人亦何弗化成於野然而郡邑有學學必有廟廟必有戟門堂庶齋房庖福米廩與夫豆籩樽俎笙磬祝敵凡所以繫屬人心俾士得習儀以亟者皆於是乎在顧自入廟祇事以來瞻其棖桷楹簷察其柱礎甍甍悉傾圯敝敗不堪仰矚而宮懸磬管以及簠簋坩錫之屬尤缺焉其弗備是豈可以肅觀聽習禮容耶溯縣學之建肇自有宋慶厯至紹興中復建縣學其後或圯或新或毀或葺或遷或改然非廢於兵燹卽震以雷火今則文運隆隆日滔於古而廟與學顧敝陋不足以崇展禮又奚以仰承雅化副

盛朝長育人才至意乎今茲怒焉大懼無以祇肅士心因捐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下

九

清俸爲多士先而郡邑紳士觸目興感踴躍贊襄雍正乙卯經始迄乾隆丁巳工竣俎豆維新佾舞咸備且以其餘移脩縣學貲不再費而宮牆相望輝映乎其間矣是舉也有倡首之人有分助之士有督工力課章程之輩落成之日凡勤於事者大小例得悉書夫導揚盛典者士大夫之責也相攸爲理者亦都人士之意也余不敏願紀石以慶是舉之成

平西壩河隄記

國朝廣昌令黃允肅

福建人

國家金城湯池鞏社稷於苞桑奠生民於安堵所係至鉅矣方今

聖朝嘉惠元元遍薄海之廣有利必興無弊勿剔而直省之大僚兢兢然率所屬奉行不怠凡皆仰體德意其所以爲社

稷生民計至周以盡也余自辛亥承乏茲土一薤一盂夙夜
冰兢自凜惟惓惓於斯民休戚是念歲甲寅奉督院檄下各
州縣因地以求水泉之利余相度機宜以廣邑舊有平西壩
正貯雩二水合流之處當其衝以殺其勢載之邑乘甚悉自
明季迄今幾二百餘年壩既傾圮水勢遂狂怒橫吼每春夏
驟漲直自西門衝突入城內外居民苦之且河堤既塌城垣
日就崩殲余心實憫且懼爰具文上請復建堤壩固城垣以
奠民居上憲旣可其請廼捐薄俸聚邑紳士耆碩商之衆皆
躍然以起貢生魏士禮首捐金伍百爲之倡而好義樂輸者
踵相繼由是鳩工伐石董其役者朝夕勤勞歷寒暑弗倦其
慎筦出入精密無毫分爽取士於學溪以貲河岸之用疏淤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下

七

通流甕石成路插柳鞏基壩視舊增一堤綿亘若虹費省功
多未期月而告竣以其羨建祠堤側妥龍神備水旱祈禱新
龍珠之亭復平西臺舊規繪圖申報皆有賜文以勒諸石以
垂永久甚盛典也余惟保障民生固居官者分內事彼夫田
漑南陽陂稱召父功宏西蜀石刻犀牛嘖嘖在人齒頰間余
菲材愧不逮古人遠甚顧數年攄誠竭悃而士民亦安余之
拙卽此一歲中脩學宮砌堤壩建祠殿築亭臺需財需力小
大從公不召而來不徵而會功成於不日而利溥於無窮固
聖天子德教涵濡各憲風聲所漸被亦此都人士樂善好善
真足當太史之陳而事事不愧古人風也是爲記

重脩建昌試院記

國朝本省
學院趙大鯨仁和人

國家登崇俊良自鄉舉里選始省有貢士院各郡亦並立試士院士必獲售於歲科試而後得與省試以貢於天子故郡有試院人材所從出也制宜與棘闈等建昌試院在府北門雍正五年嘗爲脩葺計規模未擴郡人士惜之旣而錦湖徐君守是邦創書院振興文治數年將謀所以新試院者適奉量移去乾隆五年夏予來歲試見就試者苦湫隘甚重簷覆屋莫辨早暮坐以人滿爲憂至不可加肘念辛勤力學冀一得當於主文祇此盈尺地顧不稍寬假之使畢所長乎諸生聞之以狀來請曰此郡人士之願也予因指俸錢爲倡具指畫以授闈令費約五百金事可濟太守楊君至引爲已任設簿分給各縣皆爭輸恐後費集踰所覈者三倍爰始爰謀唯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下

七

聽事堂仍舊自堂以前爲東西舍紀號千八百有奇堂以後爲退食之軒者二亭一耳房十有餘自六年正月鳩工至四月告竣適余以錄科復至舊制改觀士氣倍奮文采炳燿與輪奐媲美蓋自幸得觀其成也予惟各郡試院之設學使奉命三年按臨不過閱兩月耳去來如傳舍每不甚措意而守土者循故常懼言興作不復善爲之地又或者專事塗墍緣飾耳目前甚無取焉今太守獨能任厥事闈令暨紳士之有行能者益相助爲理門不設吏胥之席役不煩鼙鼓之召寸壤尺木皆通會計梓人圻人縮手無所乾沒非綱維之力詎能是哉雖然慮事不可不豫試院憑陵高阜風雨所集予恐朽蠹之易也嗣而葺之母廢成勞尤所望於官是土者我

皇上文教覃敷建郡夙稱材藪發靈蘊奇必有如盱江南豐其人者他日由鄉里而升之

朝理學文章蔚然華國試院固始基之也尙不忘所自也夫爰礪石爲之記

伯庸公祠設立義田學田記

國朝魏定國

廣昌人

天地之生人也勢不能無貧富窮通之不齊而祖宗之於子孫也未嘗不一視之見其不齊有顛連困苦至於無告者當必有愀然隱痛於心而無如何者也范文正公爲義田以補天地之窮其功千古爲烈先大夫嘗有志而未能遂小子亦竊慕焉半生薄宦卒未逮也安徽巡撫任內曾有一公書致於族眾彼時祠產已有一千二百石以爲生息二十年貲當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下

三

益厚便可做而行之雖不能遍及於眾支下子孫之困窮者亦可少濟乃今又垂數十年祠產僅充至一千八百餘石然統而計之除祭祀完糧俵丁贍運舉賀諸用外尙有留餘今乘族眾脩譜之便公議將祠田撥二百石以爲義田又括各佃拖欠租穀及支孫欠項一併立限催完統歸義倉選擇老成練達三人以爲經管斗級四人以主出入其倉議於新脩土圍內西偏建倉樓五間週圍墻及底盖用堅實木板中編以竹片間隔每倉可貯穀千餘石樓下房屋以爲經管駐扎公所又以旁屋二間爲看倉之斗級居住其餘人等概令搬移不得占踞致有疎虞惟是租少穀有不充若遇凶年遽以週濟固屬不敷卽照社倉借給取息但恐窮不能還者多也

反致有傷穀本後將不繼止應倣照常平倉例每年於青黃不接之時開倉平糶如時價每石六百文減價五十文即時價騰至六百文以上亦統以五百五十文爲率若價止五百文上下窮丁猶易爲力不必議減止推陳出新卽以糶價買補新穀登場之時自無不敷如稍有留餘仍卽買穀存貯每年開倉之時預先十日各支秉公開造真正乏食窮丁載明戶口數目交經管查核每十日量糶一次食完再糶米舖及有食之家不得恃強混糶如有不遵經管告明祠眾公同呈官究處其有真正鰥寡孤獨無告窮民每年照賑例大口每日米五合小口米三合給賑三個月死無棺殮者并量給之此爲祖宗綿累葉無窮之惠澤子孫沾百世莫大之恩膏在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下

三

事者各宜洗滌肺腸盡心竭力共襄盛舉垂之悠久又聖賢舉念不離富教帝王建極統屬生成教與養所當並重也土圍內東偏設義學以爲文課之所試族眾之秀者肄業其中敦誥名師以司衡鑒義田之外另撥田二百石每年儘所收租穀糶價以半供師長膏火半供諸生文課飯食之費磨礪精深學業自日新月盛根枝盛茂事功亦霞蔚雲蒸上報國恩下承祖澤是在爲子孫者於萬斯年繼繼繩繩於不朽也是爲記

瀘水紀畧

國朝 曾鳳儀 瀘溪人

瀘爲山鄉每遇崇峻之處必兩溪分流稍高者溪小流近最高而橫絕者溪大流遠上鄉之山茂林石斛嶺綿亘數里一

溪自藻坪歷陳坊葛家橋而合於三江一溪自烏石踰百田而涯諸小水至桐埠達於盱之威風渡下鄉之山莫高出於雲峰一溪自石塘而下爲寒西港出金谿黃通一溪自道塘下葫蘆關歷嵩溪合佛嶺之左水過龍蔭至歐家橋會石峽珀玕之水及諸小水達於金谿之破江兩岸率皆歛巖峭壁溪中巨石峻嶒湍流轟激其自高瀉下涯礫懸數十丈下則瀕洞沉寘履其境者體爲之栗引流灌漑而外勿利也惟瀘水爲縣城之會源發於閩之鐵牛關下老鴉坑歷黃石花山界西北入瀘境至石陂會株槎梘頭之水遶縣城西北門西南合小溪水抵三江會佛嶺之右水迺高阜滙諸小水出貴溪之汝口若此水之在瀘境者無孤懸絕險之阻第坎窞多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下

古

砥石舟楫不能入而汝口若累石橫溪進士傅彤嘗糾集予族紳士募工開濬灌油藝火以碎其石鑿隘摧鋒以通其塞小艇已達高阜會難作而弛其工後莫有繼者事遂以寢其迴繞縣城者當北門之襟喉爲下鄉孔道溪至此漸大廣可十餘丈濤瀾澄碧水亦漸瀦聚又源出山中春夏之交暴雨驟漲堤岸莫辨先朝諸邑侯議爲橋以濟以變亂迭乘未就最後建石阜而架木梁其上名接龍橋石玉完先生題以飛虹控鶴而記之後人樂於守成因循不振積久基壞相次傾圮乃爲木柱於上流編約逶迤水際往往巨浪一至漂沒無餘入城者道路隔絕亦歷有年所矣歲甲子邑紳鄧觀倡爲建橋之議僧人定脩領其事里民林中彩饒山僧無學首捐

數百金縣紳士富室及村農婦女各隨其貲之多寡踴躍競
勸於丁卯創始事經三年縣厯三官當供費莫支諸首事擲
移展布極力經營跨水之工俱已粗理止近岸一堤砌石將
完擬於逾月訖工矣猝然大雨山崩地裂橫浸滔天浮於木
末而數千金之功力盡付之陽侯虐浪中矣時己巳四月初
二日也都邑之建有利必與界溪一橋厯百六十年而終莫
底於成事關於瀘之大者復多齟齬而休祥未迓豈瀘之氣
運尙有待耶謹述之以脩瀘水之紀載云

盱江書院膏火記

國朝本
郡太守 姚文光 臨湘人

國家萃億萬士分隸學官歲省月試以勞來之而又令守土
吏得別新書院以廣厲人才士之秀異者羣聚其間有書史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下

七

以淪其心志師友以輔其仁廩食居處以安其身而無外遷
由是近文章勵廉隅爭自濯磨以待登選其所爲誘教羽翼
者廣且渥矣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又曰古之人無斃譽
髦斯士郡守吏承宣

天子德意於學校興修振率鼓舞事其可不圖久大之規與
建昌於江右爲望郡自宋分建以來魁儒碩彥相繼代興若
李泰伯曾文定何叔鄧潛谷謝秋水諸君子道義文章垂
之史冊爲邦家光非特郡邑之望而已盱江書院卽宋儒李
泰伯教授之所舊在府治北元景定三年知軍錢應孫置田
若干畝尋毀沒明正德七年學使李公夢陽改建於城西爲
堂四曰正經上達志伊學顏旁列號舍數十間籍淫祠產以

資公費萬厯間太守韓轍同知何恩增立學舍提學僉事田公汝疇記後亦燬

國朝雍正七年督學傅公王霁改于公講堂爲今書院而生徒廩餼未有專設歲藉太平橋贍田餘粟以充書館中諸費十才三三耳乾隆十七年冬余自贛州調守茲士延訪利病知書院之急宜振興廼與郡士畫措未就而新城陳進士道使其子守詒以白金二千來輸請給近城典家權子母歲取其贏爲膏火費且言故事凡學宮義倉賑荒諸役士民輸千金以上者並得請旌守詒茲舉不敢援例希恩特以義所當爲佐公勸學之意余曰是成憲也其可抑之旣請於大府將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下

三

上聞矣而陳子辭謝益力嗚呼是所謂喻義者耶烏可不成其美學之弊也士人弋取虛聲視學宮爲釣名之地詩書爲干澤之資馳騁浮競以希榮寵其於古君子不求聞達之誼遠矣董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陸象山講義利於鹿洞皆學者辨志始事非是無以爲基郡人士承先哲遺風其知此矣余喜陳子能襄是役而無近名之心因書其事而申其義爲多士勸乾隆甲戌仲秋月

瀘溪四境輿險要圖記

國朝魏文瀾瀘溪人

國家畫疆而理省郡之外復有縣界固欲肅清四境亦欲洞悉民情使各有專責也時之爲郡隸縣有五瀘屬郡之東北隅邑於羣山中中縣到郡百四十里貴溪繞其東北光澤界

其東南西接南新西北連金谿四面層巒疊嶂嶺高水駛陸不任車水不任舟者也縣治建於瀘水上岡嶺合若大環北則嵌溪而門隔岸平步臨流而立南則五鳳臺尖出門不數十武即接山麓西寬僅里許魚山當下流之衝形家所謂水口也東稍平行逍遙峰踞於上游橫亘若長城大覺巖側立其間西北隅妙高峰聳峙東北隅筆架山補闕大約東北橫而長西南縱而縮此瀘之山形然也瀘水一而源有二一出光澤鐵牛關下老鴉坑北流至黃石花山界差大又西北流入瀘境數里至石陂一發源於大覺巖北流至株茶梘頭而差大復西北流入石陂與老鴉水合此皆瀘境也自是西奔縣治經北門所謂嵌溪而門者此水也直下西隅西南小溪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下

七

之水入焉又折而西北流經妙高魚山之罇會三江下高阜出三洪砦此瀘水之始末也出西門三十里至石斛嶺又三十里至桐埠爲上鄉走郡之孔道出北門由神嶺妙高麓二十里至河洋鋪踰溪南佛塔二嶺至嵩溪嵩溪左旋達丁字鋪踰葛嶺至白玕白玕分屬瀘南兩縣爲下鄉走郡之孔道嵩溪右旋走礮石龍陰高田至貓兒嶺則金瀘之分界然皆周行也唯自東門三十里至大覺巖巖後有小徑可通光澤國初反側未靖張自盛嘯聚於此出入爲瀘害轉而東北隅爲斗拗嶺乃貴溪之小道捷出於瀘者又東至花山界去縣十五里連閩之光澤昔江機楊豹寇瀘出沒往往由此二途自北門抵高阜下貴溪之堯橋至江湖山居民頗雜先代嘗

設鎮焉夫王公設險以守國非獨國也瀘與貴溪光澤爲鄰
光貴之山較瀘尤爲深阻奸宄易滋稍有風鶴嘯山棲谷搖
感煽動瀘民苦之故曰欲肅清四境者此也上鄉之水石斛
嶺而東俱入三江嶺西則匯諸小水至桐埠始去險就厓可
通竹筏上鄉之水次在焉凡上鄉及關隅納漕者近則十里
二十里遠則四十里又遠則八十里囊負陔巔肩高於頂米
不數斗必越宿始至水道由寮坑而下溪澗磯石怒牙百張
篙師稍失利米卽仆溪否亦爲水溼受累不少歷六七十里
至盱之威風渡易舟里民每值秋糧時未有不攢眉淚眼仰
首籲天者下鄉之水沿嶺而東由河洋會瀘水下貴溪佛嶺
東馳上出雲峰左水由葫蘆關達嵩溪會佛嶺西水至龍陰
則爲下鄉之水次亦載以竹筏由大港樾水經金邑黃獅渡
破江鳴山而僦舟岨欹灘阻往返艱辛其遠鄉負累之苦與
上鄉等故曰欲洞悉民情者此也古稱山林藪澤民食其利
瀘非水鄉而山林之利無幾爲述其巖壑險隘以備當事者
之採錄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下

表

南豐縣修學記

國朝本府知府孟 焯 漢軍人

國家文教誕敷百年淪浹

今天子躬聖神之德稽古典學溥海內外從欲嚮風所在官
司於教育賢才脩廟勸學諸務罔不釐然備飭仰承

德意乾隆丙子冬余奉

簡命來守建昌是邦回文獻地士皆蒸蒸向學余亦時振興

而鼓舞之仍飭所屬加意庠序凡有廢墜率先修舉戊寅秋
重修府志博徵故實南豐教諭魏君正曜爰以修學葺事請
余言爲記是豈徒書歲月紀工作之謂哉將欲得其所以勵
學者與多士言也雖然余何言昔者建昌多立言之士矣南
豐先生作吉州宜黃二學記述古者設學之意聖人教學之
方與學者所以爲學之道原原本本深切著明而盱江先生
袁州學記識者謂與之競爽多士服膺鄉先哲訓言行遠登
高於希聖希賢之階良多俟助余又何言雖然余居此已二
年與士民相習觀其行事得其性情復以脩志之役攷舊冊
所載山川人物風土有觸於中又不能已於言也大易言道
陽進則爲君子陰進則爲小人陰陽消長之介聖人每扶剛
而抑柔故夫子於中行之外思得狂狷蓋狂之進取固爲高
明狷之有所不爲亦得天地剛正之氣故言卓然不撓皆可
與之任道剛之時義大矣考亭朱子有言建昌爲郡山高水
清其人氣剛而才武其士多以經術議論文章致大名其以
詞藝致身取高科登顯仕者不乏於世夫氣以輔志剛則可
與有爲才以達情武則勇於從善甚矣朱子之言於易與夫
子之言合也且夫有是剛且武者而優而游之漸漬而涵育
之使之日變月化以底於中和之域則剛柔相濟文武兼資
以之任道視柔靡文弱者致功爲易此其所以善也不然朱
子以中正之道聖賢之業待天下而豈徒以剛且武者美建
之人士以致大名登顯仕爲建人士期哉夫沉潛醞釀者學

士之功激勵裁成者地方吏之責茲故於魏君之請舉其概而言之爲豐人士喜爲豐人士望而亦非端爲豐人士言也多士沐浴古訓深思而有得焉則披文相質有大純而無小疵行見出爲碩輔處爲醇儒崇其望以爲四民倡所以助聖朝興學之意者不外是矣至於豐學之脩魏君與令茲土者倡之眾紳士襄之令備書其名而勒之石時乾隆二十三年秋九月

溫泉記

國朝 傅旨言 瀘溪人

昔司馬子長登泰山抵龍門歷會稽探禹穴遍遊名山大川而文章日進非文章之發越於山水也以山水之奇足以開拓人心思增益人智慧如吾瀘之溫泉其最著也先人有言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下

平

曰五行之性有常亦有變金性堅也而有流金火性熱也而有寒焰木性浮也而有沉木水性載也而有弱水泉性寒也而有溫泉其常者目所經見變者人或未之遇子朱子註沂水曰地志以爲有溫泉理或然也吾瀘溫泉發源於蒼崖湧出於石穴輕空嶺居其上牛耳泉居其旁右則竹樹參差交柯蔽日前則松濤迭奏響振林間混混不竭其流巨也大旱不涸其源深也瑩徹澄清脉絡清也香如蘭澤甘如醅醪氣味佳也汲可煮茗活可養魚神而異也或曰惜也此泉出於僻壤有美而弗彰使置之通都大邑柳子厚所謂山若增而高水若闢而深不且與巫峽虎跑爭奇勝乎予曰不然蘭生幽谷不以無人不芳泉溫絕壑不以無人或寒猶乎巖居穴

處之士苟能淵脩進德出可以定邦家處亦可以希聖哲安在不跨越古今聲稱宇宙哉况此水游泳於澗溪之中天光雲影任其徘徊日華月英憑其吞吐學士大夫摺紳先生於此而澡心浴德擬之湯盤可也於此而春風吟咏擬之魯沂可也進乎此者觀瀾而知其有本盈科而審其漸進在川而感逝者之如斯則又與渟泔深碧者同其淵映而相與爲證合也若姑蘇有香溪大啟館娃之麗驪山有秀水引爲阿房之奇或使弔古者增慨司馬子長而在吾知其必取此而不取彼也雖然子長往矣當今之世豈無子長其人乎君其問諸水濱

避寇紀事

康熙十九年庚申春正月

國朝

鄧舜卿

瀘溪人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下

全

有避寇之地有避寇之人有避寇之時其地如我樟州後山東北之天資地牛角尖茶園坑前山南之六坵油粟山滔坑等處皆善而龔家山之高橋爲最其山四面環繞止通一澗澗下懸崖峭壁上則古木千章蔽虧日月中有一窠可居三四十人人所不及知寇所不及至也予最後乃獲之避寇之人先宜機密戒粗躁戒喧譁戒任意出入戒小兒啼號每處必得忠信有知謀輕快有膽量者一人以爲偵探預製乾糧乾脯以可供二十日爲度乾菜宜鹹菜餅宜入甘草片寒滯燥溼咳嗽霍亂腫痢藥丸略備被絮衣服盃甌杯盤之屬以簡樸爲貴炭須堅結無煙者多編稻草茅竹爲薦笥上以避雨下以避溼家中契券銀物密爲藏貯女子日以織屨爲事

布線宜多備至是而避寇之略詳矣然亦有風鶴相驚擬欲避而不須避者先是崇禎十一年二月予年十四鄉人皆曰亂矣寇將至可避矣問其倡亂者誰曰密教頭目張家山夏桂廿一父子也然我檉州一村賊尙未至已爲縣令陳立請武進士李大開督鄉勇勦滅鄉勇推會石二姓而會爲多其後賊教師張普薇糾黨爲夏報仇高阜之會焚戮尤慘四月官兵誘執普薇於廣昌黨遂散此可不必避者也時有肆掠久而竄匿驚惶備極勞苦者則甲申乙酉兩年也明社旣移流寇蠡起起於瀘者皆屬閩羅總部下有名之邨及通大路者無不受害男婦老幼聞風逃竄寇無所得亦竟去乙酉

王師南下江省盡入版圖建昌益藩兵屢戰不利郡幾失而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下

三

永甯王復之大兵圍進賢進士揭重熙與同邑傅鼎銓提兵救援金谿之潯灣瀘溪之高田隘思古嶺皆戰所也揭敗永甯死始歸順人皆薙髮易服而閩羅總部下餘黨亦散匿時有焚毀淫掠懼旤最慘者則順治五年七年九年也五年土寇復集至則專任地方之遊手而黠者隨其意以爲生殺逃者則焚其屋我族老弱避匿山中祠宇被焚僅存基礎燒延數家以屋不毗連而止屋爲寇住者多劈門壁作薪宰殺牲畜殺核狼藉後在他邑勦平七年秋張自盛肆擾新城隨由光澤之杉關入踞瀘溪大覺巖羽黨蔓延各縣者數萬踞巖者亦千餘四出擄掠近城婦女佔掠無遺丁壯者逼其入黨不從者殺之所擄之物聞皆置逍遙砦上山皆石壁峭削排

雲土人稱爲逍遙樓上有坦處可屯百餘人故寇以爲砦盤踞近兩年自盛與官兵戰於邵武被執其黨旋亦追散九年春土寇餘黨踞貴谿之朗港屢入縣境驕橫莫制內有土弁爲之主邑人魏際明呈狀邑侯李公轉申上臺發兵擒土弁強寇誅之餘盡解散二十年來驚魂甫定竄匿者始返其宅傷殘者始復其業不意又有康熙甲寅乙卯丙辰之變康熙十三年甲寅夏忽有數十人持縣硃票來族徵兵勒餉蓋耿尙二藩繼叛由閩廣陷新城破建昌執郡守高天爵入福建殺之縣令余履度降附此硃票所由來也同時孫捕廳迎降陞南城縣丞一票管給十五名每卹給餉十日軍駐別卹周而復始管餉頭目給以僞劄前列將軍干把僞銜後載餉遵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下

全

票給違卽送標下正法受者謂之領札兵雖可不避而蓄積之戶搜刮騷擾已甚乙卯聞統師許提督兵至頭目欲散僞兵罷餉然騷擾如故婦女被掠者并招其夫入營賊以銀物寄頓其家竟有因此暴富者賊屯久族一無賴子以大兵將至給之賊急捲遁旋知其詐將殺之族人爲之緩頰賊曰我等來時彼送一清摺列族之有囊積者婦女之有姿色者詳爲指列此反人不可容遂殺之福王殿前陂上十五年丙辰九月大兵始復瀘駐瀘者約數百人邑人丁雲章者英俠有幹才知賊必破恐婦女被掠者賊破卽指爲賊婦雲章先期籍列姓名上之全活甚眾賊破後其投誠者屯田閩瀘之界日久猖獗雲章控籲上司撤去之邑始安其後康熙十七年

復有江機楊一豹餘黨由貴谿之閔坑入瀘鄉居驚其亂而計爲避者猶之崇禎時然寇勢已感出沒不常又無遊手爲之鄉導十八年春縣請郡守發兵勦捕略盡自是瀘溪積寇盡平我朝

聖聖相承削平大亂所以勞來安輯斯民者極至鄉里病夫得以痛定殘年沐浴太平之盛暇日取半生所經歷詳爲記錄以見昔日之遭際如彼今日之遭逢如此從此涵濡聖澤於萬斯年猗歟休哉

軍峰山小記

國朝曾鴻麟南豐人

豐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不知其凡幾也而軍峰爲最尊從一邑望之則如屏風如筆閣奇峭無倫從鄰邑望之則如削瓜

建昌府志卷九

藝文

記下

四

如立錐又如建百丈之旗縹緲遠近秀絕寰區諸山蓋目之爲祖龍也其山最高其神又最靈每歲自初夏以迄秋杪朝謁無虛日好事者或鼓吹道上終夜有聲入山之路初爲亂石橋橋兩岸皆石石多粗礪不堪一水橫波石從水底鳴廉利伴劍戟所謂亂石也過此則觀音堂堂亦不甚大相傳爲護國寺之遺址再折而上數里許爲迎仙觀地勢平曠蒼松茂竹腴田數十畝可稼可圃曾有老僧辨苦建祖殿廊房朝僊者多憩息此中次早纜上山至雲梯石石有磴級雲氣磅礴人從雲中立飄飄乎如白鶴之入青雲雲梯之上爲煉丹窠地益平前後皆仙迹倚石爲屋道人設茶瓜以肅客亦仙客之足地也從煉丹左折則著碁峰路最險中有團石如

其盤形兩石對立若奔者然其盤之內小石頭十數塊歷落
聲响疾風吹之不能下蓋天然奇景也將登峰絕頂矣爲牛
背脊兩旁皆險仄路只一線萬崖之下望者股慄攀一小石
而過俗呼爲試心石其亦見險而知止也乎越此即祖堂石
椽數間覆以鐵瓦塑三仙真人於其上雲雨昏黑則對面不
見如遇晴霽雖視通都大邑亦如太倉之一粒嗟乎物亦視
所處何如耳置此山於五嶽之列安知其奇險不與泰岱諸
峰共相頡頏乎

改折漕糧記

國朝 周立愛 瀘溪人

國家勤恤民隱有利爲之興有害爲之除至於租稅貢賦民
所效於上之常分也然於四方風物地勢之有不便者則各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下

五

隨其異宜而爲之制而不惜委曲調劑於其間所謂王者大
無私之義固非執一無私而遂謂盡其義也瀘山自閩來縣
亘複疊踞域盤中孔道四出半爲峻嶺崎嶇險隘任載爲艱
加以小谿涯溜阻石森如劍戟舟楫不通漕運輸供民爲重
困順治十八年詳

題格不行康熙四十九年邑侯王公鈺備列申詳未蒙省錄
雍正八年

上諭京通倉儲足支給五年漕米應酌量變通江省集議半
征半折惟瀘溪官民納運艱難全征折色雍正十年再三具
詳檄飭查議未協以收漕屆期中止迨乾隆三年王公早去
任而其冢嗣文璿任諫垣在瀘時常目擊困狀及是敬承嚴

訓特疏以聞

皇上軫求念切即交王大臣密議覆

勅本省核定是年禮闈

恩科邑人傅彤獲雋會有新進士敷陳地方事件
諭旨仍附摺具奏嗣妥議定價八錢交官辦兌具

題下部祇遵江省六錢之例耗費銀米俱照舊完納以罷憊
之民累年呼籲一時獲蘇其懽忻翔舞爲何如耶司治者即
甚愛民可爲則爲之不可爲則聽之即或爲於在官之日未
有爲於去任之日不得於其身而猶得於其繼嗣者也是王
公爲瀘邑之慈父文璿爲濟美之孝子而二公忠君愛國之
深衷即於此在矣瀘人士尸祝俎豆於不替亦甘棠勿剪伐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下

全

之私耳曾何加於二公哉然尙有隱念者赤子無知欲之難
厭得請後連年米價騰貴折銀不敷官賠受累再經題後每
歲借藩庫銀先於會城辦買照價詳請徵收繳還庫項幸逢
聖世大法小廉公以普物明以燭隱固無所容其疵議誠恐
因循積久市僧居竒吏緣爲奸郵政之在前人者難保其不
弊於後日也或者太倉廣大不少稊米就中酌處永垂定例
編人地丁併征解銀則淪肌浹髓之至治其施於瀘豈有既
哉夫以瀘境皆山彌望荒瘠竹木紙費外別無營殖生斯土
者朝夕作勞莫或休止家有數口即仰給於鄰封肩所搬負
人不過數斗履磴扳蘿張口喘息流汗如霏一粒半菽莫非
膏血所漬幸撫字响濡之所及以硯礪而異視之庶瀘民處

於山鄉而不知山鄉之苦也

重修平西壩河堤記

國朝 黃永年 廣昌人

漢志豫章水以十數盱爲東南最上流發源廣昌血木嶺酈道元謂盱水出南城縣者乃其流也時廣昌未有縣故道元姑據以言之云爾由血木嶺流百二十里至縣西南滙雩水爲河波益涇澹直射城下復折而東繞城東北而出其盱雩合流之處堤與河堤關係最大宋醕祐間始剏築之水得東行城亦無患明季以來因循勿治崖隤石殞墮其故迹秋淫夏漲山水怒號包壙嚙城民浸浸憂葬魚腹蓋百餘年於此矣黃令允肅作邑之五年治洽民和謀於紳士耆碩思徙民患復厥舊規眾志蒸蒸各捐貲財如治其私經略指畫具有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下

七

程度胥不得侵工用不訾役始於雍正十二年八月閏十月具圖堞上平西堤填告成余披圖長以引計者十有五而加七尺廣以丈計者四高以尺計者八石砧土擊虹亘墳起樹以楊柳流渡法法上發石路如堤之長以便往來堤視舊益堅而新增其一白金之糜以兩計者一千有奇費省而功多復用其羨起祠於堤側亭曰龍珠用妥龍神備水旱祈禱臺於龍岡曰平西廣昌地志亦曰平西故壩與臺同稱平西者從其朔也皆邑囊所有既圯而復焉者也縣學舊引二水從西北入城繞泮宮東出淤闕既久開淤實堤以築爲濬溪流域中與江吐內其於邑治可謂彬彬爾矣柳宗元云賢者之興而愚者之廢廢而復之其事必由乎賢者推是類也可以

從乎政矣黃令能恪其其職宣

上德意擇是大者爲斯民計久遠其治之人能慕義翁欲無
敖從康以襄令所欲爲皆可書也布政司復申令丐予文勒
石予嘉令績因遂記之俾永無墮

大忠祠記

代作

國朝

饒學曙

廣昌人

會城有大忠祠在四道後街祀宋岳忠武文信國謝文節三
公蓋忠武於西江有靖亂之勳而信國與文節又此邦人傑
也歲月浸久故址變遷按版籍考之已不復識矣竊思三公
大節凜若日星雖婦孺皆知其名而所官之地及所生之邦
或至無尺地以安俎豆祭法所謂以勞定國以死勤事者不
且缺然弗講耶余領藩十年於此緬稽舊蹟景企先型不勝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下

全

高山仰止之慕因新建學宮之後公所一楹有庭有廡規模
備具特剪除蕪蔓棟牖一所奉三公木主祀於後堂榜其戶
曰大忠祠存其舊也顏其額曰大節不奪道其實也春秋以
時奉祀俾百世之下頑廉懦立於風教不無小補也是爲記

瀘溪新造試院記

國朝
邑令閻鑿

山西人

瀘爲邑百餘年矣縣處山谷間民不見外事惟以耕織爲業
然俗尙文學絃誦之聲相聞雍正乾隆間應童子試者多至
千餘人縣故無試院試之日相率而入於縣廨廨舍不能容
則爲苦蓋以廣之遇風雨則避無所眾皆苦之前令徐君培
始至與邑之搢紳議創爲之鳩眾斂金議以克合相城之西
南得地焉築土爲基繚以周垣凡臨試者之館宇與赴試者

之號舍及其器用皆備經始於某年某月落成於某年某月
凡爲役若干爲費計幾千金而余適董其成余聞斯役之未
作也瀘人欲爲之久矣顧以縣境狹而民瘠憚其功之難就
莫有任其事者今一倡而衆心競勸赴功恐後不及二載而
百餘年之廢典一旦煥然具舉由此觀之天下事患其不爲
不患其爲而難成也考之志瀘分南城之西北其始隸膠庠
者僅數十人邇年以來掇巍科者相繼駸駸乎與郡之他邑
相後先矣雖然

國家以四子六經取士其所期於士者止於弄筆墨工文藻
以取官貴而已乎夫閩海之間古所謂蠻夸荒徼也而自宋
以來遂有海濱鄒魯之號南渡後言道者歸之建安彼其先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下

九

豈聞有是哉夫以其事爲難成則遂無成矣以古人爲不可
及斯終不及矣一堂厦之構必待果於爲者而始就由小以
推大士之所當爲者視此矣試院之建在學宮之後董其役
者更以餘力建奎文閣於宮之左與縣東丹崖峰適相對其
占爲右名人崛起夫科舉取士名儒鉅公由此遂出而縣試
又士之發蹟所始瀘士夙好經術他日將有出其所學以黼
黻

皇猷者則豈獨於瀘爲有光哉余故敘其顛末而并以其所
望於多士者著於碑庶其有感而發也若其經始襄事與凡
有力於是役者其姓名已具列於碑故不著

縣治北五十里寺名法水古刹也寺左有石名牛耳耳竇出泉不盈不涸勺而飲之其味甘自牛耳左旋溯谿而上樹木陰翳奇峰壁立山麓有石橫折寸許闊寸許則溫泉出焉泉下爲路路下爲池方廣可半畝泉注池中雖嚴寒熱氣不散流池外一二丈漸就冷可以灌溉解衣沐浴垢污不沈隨流而去日光穿漏遊儵間出影在石間或停或逝歷歷可數然居民取魚養他池中即不能活說者謂寺有苦行僧感而出此泉予謂感而成泉者或計口而給或杖掘始出導引則流茲泉也如高崖布瀑飛濺珠璣又如谿水懸瀉鏗鉤有聲非井泉涓滴者比青鳥家謂自佛塏嶺十餘里火龍奔騰至此迫而成泉故溫理或然也讀地理志各省郡溫泉不乏然非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下

全

溷濁即硫氣難近惟香谿廬山爲佳而法水之泉清瑩澄徹中含天光味若醕醪若粉飴其甘無異牛耳泉豈必在香谿廬山下然彼傳而此不傳何也大抵山水之遇視乎其人若鉛錡潭袁家渴讀其記者慨慕嘆想恨不身歷其境問之客永之人悉謂平常無奇祇以柳州之文傳予始嘆天地以山水開文人文人以筆墨名山水一經點染即別有天地瀟邑雖屬彈丸山川勝概往往有之如大覺巖之堂楹軒敞將軍石之跨澗而立去溫泉半里嶺名輕空人履其上聲若戰鼓此皆有可駭可愕之狀倘在通都大邑遇名公鉅儒題咏何遽翳於荆榛蔓草祇嗤點於野夫釣叟乎然則僻處巖疆不幸而不傳者又豈獨山川已哉

重修甘竹橋碑記

國朝 饒學曦 廣昌人

古者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阻澤因時興事故先生之教曰兩畢除道水涸成梁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皆以利民也我

國家運際昇平凡便於民者次第舉行無論雄都巨邑通衢要津卽一邱一壑皆斬木伐石鄉之人樂相與以有成甘竹余里居也地濱大河其水源發自血木嶺逶迤數百餘里匯各小溪而下達盱江東西兩岸爲四方要路魚鹽負販絡繹不絕望洋之嘆在所不免我大父竹軒公念行者之苦也爰與鄉之人指設義渡外更建六橋合相成也兼相濟也一日行之百餘年守之弗替余自壬申領鄉薦戊寅奉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下

三

簡命之官西蜀歷荆門過劔閣巫峽錦江待渡者幾何時問津者幾何處間有殘橋斷岸延亘良久每回憶甘竹大橋與古制誠有合焉嗣是余親族有來署者道及甘竹之橋日久漸弛承辦者無心爲公造作者相循苟且以致昨春洪波冲割寸木無存予聞之用是隱憂矣然復古有志而物力甚艱將俟集腋以成仍恐人情觀望爰先分廉俸以爲初年造橋貲本更作勸捐小引一篇寄交大兒文漪邀同吾族貴諸公及附近親鄰首倡義舉募捐則以租爲準每相折制錢五千文擇其田之膏腴而不憂水旱者製之務實變也去虛名也建橋則擇取大木柱高數丈板寬五尺防漂沒也便往來也更造磚房一所以爲水漲收橋秋成貯穀之處每年設立橋

會捐租者與焉既利今也亦善後也聞者果不以余言爲謬
有捐租數十担者有捐租數担以至一二担者亦有捐錢一
二千文及數百文不等者共捐得錢壹千陸百叁拾陸千文
零除造橋需費外盡行置買實租募匠人採木興工始於丁
亥七月十六日成於是年九月十八日始終規畫一如余言
大兒文漪走書報予予額手稱快深幸吾大父克綿其澤而
不至少衰吾鄉人皆勉於善共成厥志禮曰觀於鄉而知王
道之易易是固不僅於吾鄉見之而竊有喜於吾鄉見之如
此其易且速也余自執掌簿書十閏年矣墨荒筆秃愧不能
文謹書之以紀顛末云

盱源攷

國朝賴晉廣昌人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下

三

豫章十水發東南最上游者曰盱地理志注屬南城水經注
屬南宮宮即豐字誤蓋各從所治之地統言之未實指其源
也宋元祐辛未轉運使張商英窮水源至血木嶺後四十七
年廣昌始立縣又一百六七十年邑人連仲默始葺廣昌志
其志山川度於血木嶺形勢紀載必詳惜連志今無傳矣明
羅近溪夏東洲序血木嶺一誤列今長上里一與牙梳混至
近人毛節前後遊石壁潭記直以石壁爲水源則更謬已順
治丙申邑志繫血木嶺於天井里康熙癸丑志又移載他里
一郡水源沿襲參錯果滄桑變幻耶抑如河源崑崙之不可
攷耶乾隆甲戌郡修志乘咸謂考核者莫先盱水之源五月
六日拉二三族人晨起肩輿溯梅溪遠盱姆橋側過天井陟

黃檀嶺就龍井村舍憇焉自龍井西折山矗矗從人面起步行下臨小澗石齒齒流有聲行十五里斷續下上與澗遇忽澗上流分左右派一山橫亘突兀陰蔽十里日脚倒射從山頂放斜遠峰閃閃緣麓扶膝上盤曲欹側約五里達最高處周遭四顧山環簇面目形狀數百萬種正西甯都東境諸山西南甯右界正東列牙梳遠隔六七十里外北俯軍峯一嶮擁山左昂其首蟠如鴉髻山南谷爲何家地谷水流四五里達山下左澗北谷水合小洋千軍圳達右澗余指畫久之恍然曰數百年來所謂肝源血木嶺者是也今名裏木嶺或魚魯襲誤未可知谷南山民種畬依山結茅可數十戶言是山每冬雷震聲殷殷兩谷中內振翁忽如風馳雨驟凌晨乃散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下

七

泉汨汨噴沫向東流他山無有益知水源之濫觴者遠矣茲山開闢不百年前代狃獠獸穴鳥巢班孟堅鄺善長諸人蹤跡應不到張商英詩易嶺爲凹想遙望僅得諸形似東洲撫連數十里外發脉之牙梳近溪所序較茲嶺縮里五十水源固以遠者爲定爾山靈弔晦土老石頑方位神氣終古自若一任摹畫揣測影響謬悠嶺其有遜世之心哉由南谷取舊徑歸至石壁潭潭爲肝源第七瀑布上三里曰龍潭潭頂石懸鋪山夾束水由石面奔吼飛灑成簾潭隱簾內水靜深一石頭角隱隱狀如眠牛出潭心再上曰龍井井口鑿圓尺圓徑加倍深無底因攷肝源遂並識之翼日倩畫工登血木嶺相余所度形勢繪爲圖鐫入郡志畫工賴斗南閩之永定人

重建赤境橋記

國朝 鄧邦憲

瀘有赤境橋溯橋而上之大垣邨爲宋儒李泰伯先生之故居也向紮南城六十三都今爲瀘溪之三都曩余偕二三同志訪其遺蹟其居舍無復存者但見松木蕭森稻田一片土人指其泉釀酒香冽而已谿山風景尙與圖肖迄今過之者不勝流連繪之者不欲泯滅豈非以其人哉余讀泰伯集赤境橋故居不見於文字惟李子高墓表有曰南城東北遠百里吾高祖之父家焉天聖中嘗省松柏至於子高之室先夫人墓表有曰生觀十四年而先君沒是時屏居山中去城百里赤境橋在南城東北百里其爲故居無疑也先生身後奉命修墓建祠世舉祀生一人以奉祠事皆瀘溪之裔承襲乾隆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下

七

隆壬午癸未間新城李氏昌而爭之以甯都魏叔子禧新城學宮記郊南有赤谿爲先生讀書處之言爲證時叔子教授涂冢宰家不過據彼鄉之言以入記固不虞其巧借異鄉名人之文字預爲後日爭奪祀生之地也況新城在南城正東瀘溪乃南城東北地方較然非可移換乃當事竟以祀生判屬新城自後修郡志者古蹟考中竟載新城赤谿鷓鴣石亦爲先生故里且徇爭者之意疑冢字爲冢字之訛辨赤境橋爲祖居而非故居吾固嘆爭之者之有力尤念非甚盛德何令人爭附若此也嗟夫今不務先生之實學而僅於殘山剩水片俎餘瀝間冒論古人不直君子一晒顧爭之者尙欲借以增重況實爲先生之桑梓者哉余謂其地宜建祠以祀先

生爲書院以居學徒使講求先生之德業母令經此橋者悵望於前人而嘆惜於後人也乾隆五十六年辛亥春橋傾於大水雖當孔道然傾者亦多矣皆未即復建都人士以此爲名賢之遺蹟踴躍捐貲輦石於山鳩工於肆經始於王子之春落成於夏石梁亭座視舊爲堅麗其將有建橋立院務先生實學之幾乎若此則無負繪圖於郡志也首事與捐貲者例宜勒石爰爲之記時王子冬十月也

修廣昌東路碑記

代祖文作

國朝

饒敷善

廣昌人

余里通閩大道商賈販豎往來必經蓋通衢也甘竹之橋渡成而道猶未治余自乙未乞假歸因出俸錢數萬修數十里以爲之倡又捐錢得數千緡除修費外尙餘若干緡盡以售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下

矣

田貯穀以待修整之費兼可以備凶歉之歲如前之爲橋渡計者功成之日鄉之人咸詣余曰倡是舉者公也即請公爲文以記之余曰士大夫居一鄉則一鄉之事皆分所應爲是舉也賴諸君之力得以有成余亦何敢獨任其功也乎余自弱冠走四方又宦遊幾二十餘年窮邊極徼所周至焉憶在西川蠶叢鳥道備極崎嶇登劍閣入棧道人如天上行此天險之不可通也昔者漢武帝用相如之議罷三郡之事通夜郎之塗鑿山通道千餘里當時以爲不便余數往來其間未嘗不三歎焉牧滇南時常使絕塞所經之道或數日無村舍日橐苦蕎爲糧臨毒水不敢飲馬夜則解鞍宿樹下遇瘴煙起輒伏地擁土塞鼻以自救行出巔會虎羣嘯從者失色四

顧馬驚逸陷凹壑中不死者數行路之難宜非諸君子之所前聞也今且七十餘老病不堪任事沐

朝廷恩許以骸骨歸鄉里得日與諸君子芒鞋布襪扶杖緩步優游康莊間其諸易之所謂履道坦坦幽人貞吉也夫出吾途者無雨晴之患無顛蹶之虞橋渡成不病於涉道里修又不苦於徒自適其適而人亦相與共適其適也荒而不治諸君子其無辱乎是爲記

郡城公館記

國朝闕名

事莫難於興之者尤莫難於復之者興之復之矣則又難於變通而擴大之者經制之初百務未舉建一議則人疑舉一事則人怨沿門曉譬醵金斂貲鳩工庀材幸而得以落成此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下

七

興之之難也歷久弊生或爲奸人欺隱或爲豪家漁奪毅然以身持其際任勞任怨甚而凌侮屈辱必底於成而後已此復之之難也時會有盛晚地勢有便隔利算有多寡審機度務興舉廢墜增益規模使先後煥然改觀此變通擴大之難也瀘建公館於郡者有二一在河東一在城內王家嶺下置邑未幾費皆出於里排當其事者厥爲艱哉嗣王家嶺下以弁兵之據奪里猶之分假輾轉互易始清時出悍婦結訟有年會汪侯雲鵬以賢才來瀘相與力圖恢復且捐值以助漸乃得贖勒署瀘溪公館於門楣河東亦佔於市民控府後值燬清理地價每歲科共收租銀十六兩二字累廢經畫始歸向非諸紳士之力任豈復瀘有哉故曰事莫難於興之尤莫

難於復之也邇年來河東以隣錦縣購緣公物未敢有侵效者後乃議以門樓嶺市肆屋地來易司鐸歐陽力爲經營諸首事料理之原有直指行署廢基營卒奸民交侵邑侯王斷入闕帝廟爲公地時趙侯飭令暫售五十金於王家嶺下繕葺舊屋又建十數楹而門樓嶺歲收租銀三十四兩四錢爲歲科童生道試卷貲優等花紅科舉餞送之費公館正廳爲官署餘以處邑中公事至者以及牆垣簷滴空地俱爲清理序列整齊修式詳備此變通擴大之難實於興之復之者大有光也雖然興之復之矣變通擴大之矣則不無望於繼之者何則工之所立衰敝乘之利之所在貪涎易起以尋尺斷斲之材慙風霆雨雪居人之瘡觸蟲鼠之蠹啗不數十年而淪於朽腐矣遊閒無賴或逐蠅頭利逞其詐謀武斷弋取以至市賣數易瀟地遠者百數十里近者亦百里人不能以時至非有幹翮者以王之終難歷久而不壞也故曰有待於繼之者夫以一瀟之小自郡而省而都皆有憇息之舍不可謂非盛舉也吾願人各有奮心一守成規毋以甕天之見徇已私違公議使當事者憤而不肯承任何遽不逮於通都大邑耶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下

九六

新創盱源書院記

國朝本沈初錢塘
省學政沈初人

予昔奉使閩中道江山陳君爲宰得締交焉越今十七載君宰廣昌予視學甯都過邑外館予於盱源書院其地舊爲蓮花菴將廢爲疇前邑令商君庚與邑人議於其地創書院未

竟而去陳君至慨然曰興賢育才守土之責也於是集邑士大夫商榷經費咸樂以成其役經始於乾隆五十七年二月三載歲工明經饒文濤偕職員陳喈上舍黃翺魏士睿秀才饒學禮孝廉魏廷佑曾韶何燠上舍魏萼齡黃秉鈞何之連黃豹南黃金闕秀才何權易書銘揭芑英何廷椽十七人等董其事講堂學舍規模宏整屬予爲記以告來者予聞之朱子曰郡縣之學官置博士弟子員所授受皆進取之業士之有志於爲己者嘗欲別求燕閒清曠之地以其講其所聞此朱推原書院之所由設而勉人以躬行實踐之學也宋時嵩陽嶽麓睢陽白虎洞天下謂之四大書院往往依山林卽閒曠以講授儒先樂正於是以昌明正學甯僅沾沾章句求工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下

九

科舉之文而已顧卽以科舉之文論亦有本末華實之辨焉根之於六經佐之以三史博採百家之書旁通曲證以發揮聖賢之義蘊得其本而該其末務其實而去其華是猶不失儒先教學之旨而無負乎建立書院以爲肄業之所矣學者登斯堂而觀焉外則疊嶂層巒龍岡東迤高臺茂樹隱見雲表盱水環繞乎左右曲折而自南豐達於彭蠡以成巨浸內則重堂嵯峨方池滄泓長廊精舍映帶迴合所謂燕閒清曠之地斯實有焉而於是講明乎尊聞行知之實卽於科舉之學進求之以上企乎濂洛關閩之傳斯則使者之所厚望也已陳君名純士籍粵西歷官浙江今來江右所至有聲故能興舉斯役以助

朝廷作人之雅化云

遊龍鳳巖記

國朝李開元廣昌人

嘉慶丁巳三月既望李子與客扶筇着屐命一僕隨其後遊於龍鳳之巖卽邑乘所謂青與巖也巖距城西約廿里許初尋溪左入得一巖曠不可居未半里復得一巖雖可居而仍曠過此兩巖山腳忽斷折入而右則溪流在後谷應於前隱隱有木魚聲聲漸近而谷將窮巖殿從林杪出矣三峯鼎峙勢凌霄漢巖在中峯之下而臨谿壑之上左提右挈左若游龍右若鳳翥故巖以龍鳳名巖之深前後兩殿中架層樓皆不用瓦而惟覆以承塵巖之濶列屋十餘間而倉厨猶附焉巖之高地勢三磴屋亦三疊布之每磴必歷階躡梯而上然

建昌府志卷九

藝文

記下

百

猶未及巖半故雖日月未照而風光朗徹登樓以眺無不在指顧間也巖以上若連若斷巖以下欲斷而實連連處了無罅隙斷處界之以泉龍山之泉競趨趾狀若捲荷瀉雨溜出鳴春橋下故巖又以青兩名鳴春橋者春泉感發坐橋聽之如奏一曲水龍吟也鳳山之泉則披頂珠飛霰掛疾若建瓴時有點滴溼人衣袂其於青雨之名尤肖巖中亦有二泉池滴於兩腋之間一爲鑑一爲滌皆以陰翳勿歎可歎者惟浴鳳泉耳泉在鳳山石壁下三石竒立上合下開合處可攀而越開處可入而坐坐看栗綻處逗一線天光得憇於斯宜乎汲者之忘遠也過此則穿林取路徑入桃花峪矣

南城孝女羅泰來記

國朝本郡太守李鎔經人山西

予守盱江之次年南城舉人章慶以所撰羅孝女事略見示
詳披之女蓋不筭而弁者也詢其人尙存爰屬南城令時松
石明府訪之事咸相符予因獎以額美以詩爲序其事陳於
上官得旌表如例而邑之士大夫與時君爲孝女籌所以贍
之月給金幾許孝女以孑身茹素紡績足自度無藉金堅辭
弗受是又孝而貞貞而廉殆不僂不笄而弁者是可以風矣
孝女姓羅氏名泰來年十六父老且病無子母亦衰女矢志
不字以晝夜所績針黹所獲爲養父母資逾十餘年而父歿
女爲謀附身附棺竟其事一意奉母又十餘年而母歿葬之
如父蓋年已四十餘矣遂不適人清明祭掃親墓外恒終歲
不出戶人故罕識之者甘貧茹苦日事機杼度其志殆以此
終其身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下

五

三修明倫堂記

國朝 饒敷善 廣昌人

廣邑之有學宮肇自宋南渡紹興中屢經遷徙最後徙止戈
亭元末燬於兵明初復建兩水滌澗雙橋映帶占一邑之勝
卽今之學宮也大成殿後爲明倫堂創建於有明義官饒秉
元成於其子生員某制度宏敞藻采紛披迄今數百年矣中
間一修於某之某年再修於某之某年俱吾族衰貲修葺且
完且美載在碑版可覆按也然自嘉慶八年洪水爲災廣邑
城內外歲有水患每春夏之交則洪流泛濫於學宮而明倫
堂處其陰爲尤甚

今上御極十五年乙未歲邑人士請於邑侯臧下捐輸令升

文廟廟升而明倫堂愈形窪下南北二流匯而爲壑焉過之者每爲之褰裳而咨嗟如是者又有年予族父老慮其大壞而傾圮也壬寅冬集宗族而議之僉以爲典禮之區不可廢也前人之蹟不容沒也處岌岌之勢非升其基而構之不可一倡而和之者雲集雖婦人孺子亦知爲義舉樂爲捐輸逾月之間貲用稍集於是召工人爲度量庀材用計土方析財賄慮曠日持久之糜費也則刻期以促之慮侵漁乾沒之難稽也則尺籍以記之慮始勤終怠之莫底於成也則擇能事以董之基之升記七尺有奇樓之高數仞墻之圍數十丈悉撤而增砌以新刊之石加甄焉一堂二堂制仍其舊惟棟梁榱桷之腐朽者斲斲圯壞之缺裂者設象采邑之黯淡者悉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下

一五

舉而新焉蓋自經始於壬寅之臘月落成於癸卯之冬初一歲而工畢瞻仰遊觀者殆無虛日咸嘆價廉工堅費省事敏爲不易觀焉族之人亦喜其事之有成也而屬予爲之記予竊維堂以明倫名將以循名而核實也國家之設官甚衆莫不有公廨卽莫不有治事之堂而別無名焉者而獨於學宮設明倫堂使校官得專之所以重師儒崇學校也古者黨庠校序之制興而後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名立如是則順不如是則逆此孔孟之所以誥誼明倫之訓也然則斯堂之升修豈直爲觀美哉所以使人人履其地而愛敬之心生怵於目而姦僞之情化月吉之讀法必於斯歲時之飲射必於斯邑有大典禮疑難者必集議於斯

升降焉揖讓焉周旋而謹學焉務其實不務其名則斯堂之所係非淺鮮也茲者落成之會邑大夫孫公家鐸廣文伍公德華胡公壽椿實親造焉酒半舉爵相屬曰斯堂之傾頽有日矣一旦美哉輪美哉奐子族之功不亦巨乎余曰不然吾儕小人得朝夕煦嫗於父母之恩慈沐浴於師儒之教澤又幸際時和年豐得以其餘力相與經營此堂以聿觀厥成也固非吾族之功而實爲官斯土者之功抑非獨吾族之幸亦一邑之幸也故不可以不記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記下

三



藝文志卷九

序 跋 題詞 書後 議 辨 說 解

送曾鞏秀才序

宋 歐陽修 廬陵人



廣文曾生來自南豐入太學與其諸生羣進於有司有司斂羣材操尺度概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棄之雖有魁壘拔出一材其一縻黍不中尺度則棄不敢取幸而得良有司不過反同眾人嘆嗟愛惜若取舍非已事者諉曰有司有法奈不中何有司固不自任其責而天下之人亦不以責有司皆曰其不中法也不幸有司尺度一失手則往往失多而得少嗚呼有司所操果良法耶何其久而不思革也况若曾生之業其大者固已魁壘其於小者亦可以中尺度而有司棄之可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序跋

怪也然曾生不非同進不罪有司告予以歸思廣其學而堅其守予初駭其文又壯其志夫農不咎歲而菑播是勤其水旱則已使一有獲則豈不多耶曾生橐其文數十萬言來京師京師之人無求曾生者然曾生亦不以干也予豈敢求生而生辱以顧予是京師之人既不求之而有司又失之而獨余得也於其行也遂見於文使知生者可以弔有司而賀余之獨得也

送余疇若南豐掌學序

宋 李 覲 南城人

工必以般者為其材巨木作寢廟也彼環堵則何工不可御必以良者為其策天驥逐光景也彼一駑則何御不可師必以孔子之徒者為其師善性入訓典也彼曲藝則何師不可

今天下號多士而南豐大邑也讀儒書者蓋百數薦於鄉第於廷往往有之大理丞周君出宰之一年乃立學於先聖之廟命吾友余堯輔掌其教夫周丞之明豈曰邑之人未嘗學且師耶若是則服大袂之衣與令長抗賓主禮者何自出也是其有學有師久矣然猶汲汲於斯者其將以先王之道浴而薰之耳其將使其聞仁義忠信之說知夫古之所謂儒者如彼其大也然後進可以治乎國退可以齊乎家出乎已而加乎人罔不曰宜者是周丞上爲天子育人材下爲一邑滅爭鬪之獄也不然何地不可居何人不可法何必縣學之興而堯輔教之耶堯輔好古博學慷慨有行義斯足以應周丞之指惟學者何如耳至之日以吾言告之謂之是耶請在下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序跋

二

風以賀謂之非耶敢因是而弔焉

送致政吳君詩序

宋

王无咎

南城人

南城吳君穆祥符中嘗舉進士後三十有三年曰皇祐之癸巳推恩先朝進士乃以文學賜君出身而得補郴州彬縣主簿者將足乃慨然嘆曰吾筋力耳目覺已衰耗安能役役久勞於卑仕耶卽以其政還於上而歸凡吏於郴者與夫道路所見士大夫多爲詩以送之詩之意大抵高君之退也初君爲學尤刻苦自勵書蓋未嘗釋於手而所爲文辭牽聯裁截曲中繩墨故屢效於有司而屢被舉送性寬平修謹每與人接言語不妄肆而忻忻和易以致其恭故無貴賤疏戚皆以君之爲人可愛也今其歸也幽鄉長谷之中有宅一區田環

其旁以畝計者蓋二百餘畝流其間激激清冽而烟雲紛蔚於早暮花木繁鮮於四時耕釣歌吟其資之素立如此亦足樂也今世之仕者往往有濡忍垂老之年計較分毫之得而龜俛於苟賤之間非至於降謫罷黜則死而後已以彼之卑而視君知果退之義蓋可尚也作詩之意予故不能加也顧猶未盡識君之行更有可愛而勢亦有可樂者故予兼道此以冠其端將使其事得與諸君之詩俱傳於世云

南豐先生年譜序

宋朱子新安人

紫陽朱熹曰余讀曾氏書未嘗不掩卷廢書而嘆何世之知公淺也蓋公之文高矣自孟韓子以來作者之盛未嘗至於斯夫其所以重於世者豈苟而云哉然世或徒以是知之故建昌府志卷九藝文序跋三知之淺也知之淺則於公之事論之猶不能無所牴牾而况於公之所以爲書者宜其未有以知之也然則世之自以私知公者非淺而妄與其可嘆也已公書或頗有歲月參以史氏記及他書舊聞次之著於篇

南豐先生年譜後序

朱子

世有著書稱公文章者予謂庶幾知公求而讀之湫然卑鄙知公者不爲是言也然則世之自以知公者何如哉豈非徒以其名歟予之說於是信矣其說又以謂公爲史官薦邢恕陳無已爲英錄檢討而二子者受學焉綜其實不然蓋熙寧初詔開寶錄院論次英宗時事以公爲檢討一月免豈公於是時而能有以薦士哉其不然一也恕治平四年始登進士

第元豐中用公薦爲史館檢討與修五朝國史其事見於實錄矣爲實錄院檢討而與修英錄於熙甯之初則未有考焉其不然二也師道見公於江漢之間而受教焉然竟公時爲布衣元祐中乃用薦起家爲郡文學是公於史館猶不得以薦之况熙甯時豈有檢討事哉其不然三也一事而不然者三則公所以教恕者其在元豐史館之時乎未可知也此予所謂牴牾者斯人爲世所重又自以知公故予不得不考其實而辨其不然者其書世或頗有以故不論著其非是者焉

師友尺牘序

宋真德秀 浦城人

德秀觀師友尺牘然後知艇齋道廣而器博也自昔人之相知必以其類故升河南之堂者以問學游眉山之門者以文

建昌府志卷九

藝文

序跋

四

章而功名氣節之士其所親附亦每異向有不容強同者方艇齋之少也東萊呂公東湖徐公茶山曾公愛之如子姓其壯也劉忠肅公李文簡公禮之爲上賓其老也朱文公張宣公親之爲畏友此六七公皆當世偉人而其所言各異獨艇齋周旋其間見遇如一於戲此豈可以苟得哉今讀公之詩則藹乎風雅之旨也讀公之論則綽乎經濟之用也讀公之經說則粹乎義理之正也其道廣故不倚於一偏其器博故不局於一能其爲數公器重宜矣文安之號厥惟稱哉公子道孚示以雁湖李公贊述謹再拜而書之

送曾裘父序

宋張栻 綿竹人

予聞南豐曾裘父之名舊矣所謂直諒多聞古之益友歟今

年秋始見之於長沙則非特如前聞抑有過焉蓋將潛心夫
太學之源其所立未易度量也予念世衰共學者鮮天資秀
美之士往往爲他歧所陷溺而不反及見吾裘父立志之遠
且大也願交之心豈不慰哉然會面未久而裘父歸於予心
拳拳有不能已者雖欲無言得乎嗟乎道之不傳也久矣維
天之命於穆不已無一息之或間無一氣之或停太和保合
品彙流形則道豈有隱而不傳者乎其不傳也人自隔之耳
人奈何而隔之物欲誘引偏倚滯吝拘於形器而不能通也
將以極夫上達之事豈可不深推之乎人受天地之中以生
有是心也天命之謂性精微深奧非言所可窮極而妙其蘊
者心也仁者心之所爲妙也仁之意至親切而親切不足以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序跋

五

形之仁之體至廣大而廣大不足以名之然求之之方夫豈
遠乎卽吾視聽言動之著不可掩也有能於此達其端而會
其源超然得之於形器之表則洋洋上下體物不遺人仁而
道不窮矣極其致則天也由孟子以來蓋千有七百餘歲河
南程子實聞而知之某也學於程子之門者也豈能盡窺宮
牆之美哉以其所知而言之未知合與否也憂患不交獨以
致朋友切磋之義而因以求益云異時重逢相與察日新之
得則斯言亦或有取焉爾

送左縣尹序

元

吳

澄

崇仁人

宋初割撫州之南城縣置建昌近郭多石山巖險麤礪故其
民俗剛毅士生其間其行往往峭峻介特蓋其形勢然也南

城之東南鄙士民接壤析爲新城縣其山獨奇秀明麗而民俗士習亦肖之宋三百年儒科相尚撫之縣五建昌之縣四九縣之中其八縣之登進士科者豈無長才異能而僅占第二人以下惟新城縣有進士第一人謂人物之無關於山川形勢不可也宋亡儒科廢後四十年始復而士以善書服勤於翰林國史院者歷月九十則出仕與進士之高等同恩數渥矣然南士之得與斯選者厥惟艱哉貢舉初行時予於校文得一士曰饒樸新城人文工行瀆良士也其明年試禮部報罷以特恩廁儒學教授選中予薦之於集賢充國子助教而未用也今承乏詞館又於史屬得一士曰左祥亦新城人才優守固良吏也新受承直郎廣州路香山縣尹而去予於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序跋

六

是益信新城之山川多產英彥也夫其才之優也必能有裨益於民其守之固也必能無玷缺於身祥也往哉聞廣東之郡縣有以良吏稱者必予也夫

送太守舒君之任建昌序

明羅

玘

南城人

建昌府撫信邵汀贛之中也滅贛之曠幾撫之饒遠信之衝鄰汀之僻與邵並閩楚之喉焉酌諸府之中號爲樂區南城附郭縣也近撫信次水而多商新城南豐負郭廣昌逼贛與汀山岫域之境惟力耕之民故天下當無事三縣之民不出封疆而食其土之入以傲乎南城逐逐於外者及其有事廣昌先受贛汀之寇南豐新城次之而其鋒亦無至於南城之烈然藉鄉兵爲之戍行齎居送其受毒猶寇也獨汀漳瘴氛

埽境而入南城以遠而盪渙之其毒民以札差減於三縣三縣廣昌特甚又其競奢以角負氣而器至搥登聞爲常事若有以鼓舞夫二縣者以故戶口日益耗而二縣亦隨而受其敝南城自古迄茲幸無之然其湮井百尺竈千餘徙廟學隳浮圖鏹隆實窪築爲王宮由是燕語載路袒裼蹴踣於晝褫衣禦貨於暮怯篋剽攻於夜今有之他縣不與焉然而增賦重役不出十年亦當與南城俱告困矣然則惡在其爲饒且僻哉而亦何異於曠與衝也乎雖人盡商也固無補也而亦何必寇與瘴之毒也乎如是而猶昌焉曰是樂區也其果樂乎嗚呼繼今而爲之吏者亦難矣况於守乎哉當是之時而概以爲守者當之其患亦未易涯也然則諸府之急賢守也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序跋

七

送趙君尹南城序

羅玘

吾縣域民以隅關鄉區爲號隅有四關如之鄉加隅之一區視隅則四之隅城四隅也隅東坊關城外也謂郭也關東廂關之外爲鄉鄉東都都凡七十有三都東里里凡二百四十四有五里有長合坊廂之長二十有三凡爲二百六十有八以分隸於四四之區區凡三長合爲長四十有八蓋二百六十八之長皆聽命焉以督夫二萬七千有奇之租留漕兌折而

歲會於戶部其茶菌錫牲之品之達於禮部以轉於光祿羽
革弓矢五金丹汞百需之供於工部以轉於他司則二百四
十五之長朋輸之飲祭賓興使旅供給之費部使送迎騎乘
之出藩國儀衛之役歲時之候則二百六十八之長參焉無
所與乎四十八之長也若佚矣然四十八家之承代也其名
曰僉僉云者眾所舉之詞也故至數十年近且十年不得比
二百六十八家之歲踐更焉人亦久而舍其業次者蕩產者
往往嘔呻咨嗟以戚幸一釋去以爲更生二百六十八家者
十歲始一值而亦當其輸也每愆其期聞有箠殘其膚者矣
綫創其脰者矣噫吾未耄老爭先取勝恥後焉以悅其長上
者吾不及見歟其豈非吾縣之民歟今也何爲至是耶其亦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序跋

八

豈非吾縣之民歟官之斂也日增而民之生也日蹙而已耳
縣官者受之於其所臨轄者也胡能損其增也緩之而已矣
胡能展其蹙也息之而已矣雖然息非緩不能也然緩則於
其身也時有譴焉爲民而獲譴不怨且不變非君子不能也
是誠在諸令尹新令尹太平趙君吾知其君子也於其行也
故敢以告

忠義集序

明何喬新

廣昌人

宋有天下三百餘年以仁厚立國以詩書造士以節義勵士
大夫故其士民觀感興起皆知殺身成仁之爲義及其遭罹
變故而且忘也死宗廟者有之死社稷者有之死君上者有
之死城郭封疆者亦有之下至山谷之儒里巷之婦亦皆秉

義抱節矢死不辱嗚呼漢唐之末曷嘗有是哉南豐水村劉先生壘如村劉先生麟瑞生當宋元之際懼忠臣烈士貞婦湮沒而無傳也水村作十忠補史詩如村作昭忠逸詠皆據其所見聞而錄之蓋野史之流也其邑人趙秉善合二先生所作爲一編附以汪水雲方虛谷諸君子傷時悼事之什若干首總謂之忠義集是時元有天下諱言宋事諸儒於是集私相傳錄而已歷世既久遺老凋謝殆盡後生不知前輩麥秀黍離之悲而是集幾與塵埃蟲鼠共敝於敗篋之間上舍生趙君璽二先生之鄉人也得是集於老農之家讀而悲之乃校補其訛缺持以示予予受而閱之觀文履善對字羅之語謝君直復留夢炎之書爲之慨然觀吳楚材答錄事之誥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序跋

九

朱浚語兵士之詞毛髮洒然恨不生同其時助其怒罵也觀劉銳幼兒下拜受藥與王士敏詩書于裾以死自誓又泫然淚落而不能自己也嗚呼三百餘年樂育之效可見於此矣因釐爲七卷錄而藏之浙江僉憲王君廷光見之嘆曰此集所記多宋史所遺者是不可使其無傳將刻諸梓屬予序之嗟夫忠義人之大節也根於天性具於人心凡立於天地之間而名爲人者孰無是性孰無是心哉惟存養不失則其氣浩然一旦遭事之變觸白刃蹈鼎鑊而不懾若此集所載諸君子是也先正有言讀出師表而不流淚者其人必不忠讀陳情表而不流淚者其人必不孝予謂讀是集而不咨嗟涕淚者尚可謂之人哉廷光佐外臺風力凜然惓惓欲刻是集

而傳之其所契者深矣

送刑部尚書何公歸盱江序

明李東陽 茶陵人

天下之書士所當誦習而施用者若經史文賦章程法比雖其論議有大小淺深之殊而惟用之適顧專攻者或泥於偏滯博取者或失於泛濫皮膚口耳之學無所往而適於用斯患也亦恆有之故倪寬以經術飾事雋不疑以經義斷獄竇儀讀書以爲翰林歐陽能文章以爲參政孔休文解朝儀以爲郎官學之不善則雖經如陸贄文如柳宗元不免爲罪人法令如張湯不免爲酷吏典故如陳彭年不免爲佞夫揆其所就而所學可知矣若用舍顯晦則皆時之所爲豈君子之所計哉刑部尚書盱江何公受尚書學舉進士以博洽聞爲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序跋

十

部屬遂精法律同署者皆自謂不及爲大臣出行荒政則先賑貸蓋取諸周禮制邊防則先撫恤次攻伐蓋取諸春秋至於議大政斷大獄則雜取諸子史百家之言皆有所依據不爲空撰臆說苟且滅裂之事非庸流悍吏之所敢望又以其餘爲著述爲詞賦皆合體裁該時制鑿鑿乎若不可闕者要其所學可謂專而不滯博而不濫者矣而公益篤嗜不厭雖家無贏貲食不重肉而諷誦抄錄恆若有餘雖剖決如流庭無留案而稽據探索恆若不足其所施用愈多而愈不窮故登朝歷省人皆想望翹企以冀其來及其解簪組歸田園則惋惜不暇以爲不易得蓋公自掌邦政以來有所拂嘗累月不視事上疏乞歸者亦屢矣察其意殆將歛未究之事業於

者指言周禮儀禮禮記也而非經曲制之辯惟經惟曲惟制實爲禮記具之而未盡乃不獲分章示情於後世可不爲典播之嗟歎不敏竊窺聖旨之緒得分度於星辰得條理於河漢以類編禮名曰禮經類編爰首太學猶五玉五侯之玉之有瑁也學乎禮功禮乎學道爰次曲禮或小而近或重而實也有正經別經逸經增經及傳爰次儀禮悠之後邇文之後質也於禮有經而正經析經逸經補經增經雜經變經曲經制經其目於經有傳而正傳析傳逸傳雜傳別記亦惟其目爰次制度周官與焉萬事之綱羣物之極而儀禮之維也經別傳列而大義安矣爰次通傳言之三及者乎爰後中庸猶四圭之有邸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也道貫之中體貫之德用貫之業乃博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序跋

十一

乃約禮之精也外紀尾置疵複之言也記爲之正次官爲之正所亂不以也編凡三十卷正記二十九卷一百二十四篇羣分類萃也外記一卷不以混經庶幾曰無播我仲尼之典哉儀禮十七篇文仍而析其二祀方明不賓尸吳氏逸經六篇乃有去取小戴記四十九篇其篇名仍者著文純不分其文分者存名乎分文之表其相雜者去而之他存名而分文例其有傳中取經者蓋經之不可闕者也亦不去傳中之經免決裂焉周官五篇乃釐爲六而考工仍錄之其取諸語傳記說以爲逸經增經者存補之道也雖然聖賢之言有義也而或誤傳之予何其敢辭耳周官之意深矣而或疑之予何其敢辭釋制有法也而或論之譌予何其敢辭辯或特議或分注一

惟求聖賢之心其無所用乎注議者禮記實惟陳注優儀禮則通解考註有得也周禮則吳氏何氏有得也學庸增經則朱子蔡氏董氏有得也翰厥遺經功在數子而我文公之論尤卓逸經亦各有註求之可焉嗚呼禮經不可易言矣吳文正三禮叙錄似有次第然謂曲禮爲通禮也何居士相見義公食大夫義本曲禮之經而謂之義也何居郊特牲雜傳吉軍賓嘉四禮而獨隸祭義也何居且謂分傳附經爲失尊經之體夫傳以明經利學正所以尊之也不然何儀禮之經多引記繫後而喪服一篇乃句爲之傳乎析類分明絕無梗礙而文正非之亦泥古甚矣世有進少儀參曲禮爲上經者似有見乎曲禮矣而遺乎內則玉藻何莫非曲禮耶日以郊特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序跋

三

牲爲儀禮逸經王制爲二禮雜傳其爲顛哉多也容有訾禮者乃謂禮者心之理德也心德之於三禮猶規矩之於方員而禮文無足學斯言也殊爲使人自聖之甚蓋不知惟天下至聖之禮合體用而一貫猶規矩之方員乎心身家國天下者也學禮其可已乎是故知道而後知禮知禮而後知教禮者道形而教生詠歌在詩施行在書有得失焉而春秋勸懲之達天道焉而易象顯神之禮舉而經教彰焉由教有得而人才辯焉守曲禮之大節不進於經制者君子達經曲而用之不與於制作可與述治者賢人悟焉而具體者大賢誠神者至聖禮教之尊其可已乎嗚呼七經三垣四宿七緯日月五星黃帝察之而文章著四山南北二條復分南北四水江

淮河漢 神禹導之而脈絡明一經曲禮儀禮六典六官制度
配乾坤而不息今何敢信其爲功時 嘉靖辛丑二十年八月
朔旦

建忠節雲濤蕭公廟序

明 徐芳 南城人

蓋聞天欲昌一代之氣運則必產名世之佐以翼之於先欲
振萬世之綱維則必生奇節之人以挽之於後二者皆光嶽
所鍾人心攸賴然而爲良臣易爲節烈難由古逮今其揆一
也故鍾祥令贈廷尉忠節蕭公鐵石作骨冰雪爲心勞吏五
秋循聲萬里而天未悔禍運實當屯以積弱之孤城禦方張
之巨寇肘臂多掣蟬虬無援臣力旣窮化厲猶矢當入美官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序跋

十四

見餌僧舍空羈刃欲蹈而無從鑊如飴而弗得於此之時公
雖一意死寇寇反百計生公非廉惠夙著能如是乎及夫絕
粒抗志伺間自裁不但慷慨捐軀抑且從容就義遂使塗咨
巷哭草木爲之銜悲禮殯護冢波兇亦或流涕可謂義格頑
冥忠感異類者矣今靈輻反里舉邑哀思白馬素車絡繹奔
赴亦以見夔好之在人而自然者不可強也吾友惕菴借秋
水仲閻諸君子且哀貲相址謀立廟以祀之此則嘉禾之盛
事而亦豈獨爲公已哉昔文信國有燕市之難至今廬陵節
義天下稱之張許二公守死一睢陽而後之廟貌幾徧天下
載在祀典夫後之視今猶今視昔安知公之神其將來者不
並赫乎而聲不俱遠乎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夫所慕

在隔世之外而所失乃在目睫之內雖公之人不以祀而重而所以動人心而昭大節者不宜若是畧也於其始爲舉其事之必不可已者贊之嗚呼壯色山河增輝日月使萬世之綱維不墜而嘉禾之名且與睢陽廬陵而並永者必在是舉矣

續訂廣昌志序

明徐時進 古滇人

國史通十五都會志爲大一統而先視其成於郡又先視其成於郡之諸邑何也統則括其全以浩博爲功邑自爲志執簡之道也統則總其略以要領爲務邑各爲志求詳之道也得是道而遞師之事有增紀人可續編求益詳執愈簡於以豫迎乎訪求實錄之意藉手光昭豈異人任哉余奉簡書承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序跋

五

乏盱郡甫就職卽馳憲檄攝廣昌縣事廣昌喉扼兩廣據建昌上游故受之以名遡厥創邑則自宋紹興剖南豐之半而城之者也其地又連閩贛多佳山水迴流疊嶂恍以清奇剛果之象對人余亟索邑取爲志者縱一覽喟然曰甚哉志之有須於人如此其殷也人獨無先志而興者乎昔在有元邑人連仲默氏始集開縣以來之事爲志旋苦兵火若存若亡我國朝冢宰何公伯子宗徧搜之農家漆工得前後集并附平日知聞補畧成帙付之梓越嘉靖丙申司勳郎李公喬踵其事乙卯邑令強公仕嗣而續之又四十稔則萬厯丙申邑令浙會稽陳公時會當纂輯獲勲鉅典至今上壬申則又三十七稔余適代庖竊有感夫服官攝政後先纍若其爲此志

作郵者數百年僅四五君子耳甚哉志之殷於須人如此也
後志而起者獨無人乎蚤謁先師廟見丹桂樹蟠根果有如
志所稱秋花盛則得雋者多然視其齋廡奄頽願卽捐俸修
理庫獄爲官舍重地城池爲守禦大防隨捐俸修之因登古
平西臺扼龍山頂有亭翼翼疎松如畫一邑奇觀志豈欺我
旋取勝於風俗攷徵役於籍圖星野在上地產在下人傑在
中薦紳先生以公事至一似有昔時名賢鉅卿爛然紀載意
象奉直指觀風幸與多士講藝盡日清慧而文信覺有然齊
民勤力作少爭訟不達於古而速於感化又有可觀焉者會
大饑倉無粟可發盱郡踴貴視嘉靖庚子爲甚余僅能以遠
糴近賑爲計而四封富室爭輸義米從事則亦比屋可封之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序跋

六

徵也流寇標劫逼處數十里外岌岌乎有嘉靖辛酉攻城之
慮議者拘於防禦之書欲毀遠城民居以固吾圉余不忍以
城外爲匪民且不備諸闕隘能保此孤城否况此邑爲郡要
害而可無出萬全乎爰檄鄉兵鄉兵鱗集爰募義勇義勇響
應如秀嶺增田茱萸鐵樹諸隘莫不實有以聲之萑苻遂不
敢窺闕四方安堵則又風氣剛勁果銳之徵也至於均賦爲
正余方以兵荒緩之彼且以輸將急之一洗邇年玩習竟不
知其何以爲余應若夫選舉日盛人物日著祀典日崇與夫
官師之臨蒞無不對諸志而觸余甚哉余興起於志而與志
相須不能已也余代庖半期矢公矢慎往以率物而鼓桴
風草民各有心夫風尚勁直雅崇氣節會稽陳公叙之矣質

直有氣好自卓立冢宰何公又先叙之矣余惟助題名之意漫爲增入卽未邁千載纂修之會而已符四十年續刻之期異日者訪求實錄登諸郡而視之又登諸會而視之史書炳烺或有所稽倘亦求詳執簡之一班云因附續志爲叙

按徐君時進雲南人崇禎辛未間授建昌府通判壬申春攝理廣昌縣事在王公璽之後徐公應宿之前邑志未載郡志秩官表亦遺漏今修志時因其出身別無所考見且係攝理故秩官內仍未便增入特識於此藉文以存名云

勸積義穀序

國朝 湯來賀南豐人

書曰有備無患易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昔丁亥苦饑有求半菽之飽而不可得者然族鄰姻友尚有餘貲猶可稱貸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序跋

七

也今歲吾鄉數月鮮雨高田未獲半收然幸穀價最廉百年罕覩竊恐物盛而衰理數之常今日價極廉安知異日不極貴乎况吾鄉匱乏日甚昔稱殷戶今悉爲窶人矣儻遇荒年則借貸無門而坐以待困其將若之何惟吾元晦夫子社倉一法最爲盡善宜師其意而力行之然時誦舉羸似爲難事姑積義穀以防儉歲可乎造一木櫃置於宗祠或本坊神廟每月朔望有謁祠廟者各持義穀少許或一角或半升或一升至小斗而止勿得踰焉不願助者聽隨其意而因其力不相強也數少而不欲過多者何也相形則難備力輕則可久也共推一端謹者以司登記雖一角半升必紀其名以彰好義共推一稍有恆產而素行忠信者司其出入每朔望迄晚

卽將貯諸櫃者登諸倉次年春夏則推陳出新因數多寡貸與農人而息取加二焉小荒則以貸諸貧而減其息必公議而酌行之若大荒則盡捐以賑困窮必計眾而均分之先其老弱之無告者是舉也專以備荒而利農他雖公事急需不得輕移以俾耗散有恃強而索者眾共持之不聽則控諸官庶幾可久行而不廢夫爲數甚少則人皆樂助日月積之歲歲行之斯可無大饑之患矣諺所謂眾擎易舉積少成多者此也此亦思患豫防之一道也噫省目前宴飲之貲卽可甦異日數人之命減一月雞鵝之粟亦可追他年同類之生獨何憚而不爲哉吾鄉素稱和睦思患預防其將踴躍爭先合力同心互相勸勉以成茲義舉乎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序跋

六

爲趙仲易募粟養親序

國朝

謝文游

南豐人

人之所必不能者惟天能之天能之故天受之不以問諸人
人之所可能者人受之不當問諸天人不受而問諸天而後
人傷於仁孝子趙仲易當母病危時剖心割腸以籲天而母
得全其生母得生而子決無可生之理乃賜自心坎出變爲
穀道而下竇廢如此者垂四十年飲食男女如平人此雖以
堯舜周孔之心挾扁鵲倉公之技亦將坐視而不能人不能
而天能仲易之格天也至矣天之昭監仲易也至矣迄於今
仲易年幾六十母八十家貧如洗終歲以言命走衣食四方
比年又喪妻長子母獨依於季子仲易欲迎養苦居無室瓶
無粟釜底無薪與親友相對惟目有淚胸有標聲而已人當

此時心亦不必遂堯舜周孔技亦不必遂扁鵲倉公凡仁人君子各自有心慨然舉手亦無有弗能者於此而復問諸天上帝將曰人之所不能者吾既受其責人所能者而復委責於我豈人間孝行可以取重於天而獨不足重於人乎人其何辭游有老母無以爲養歲儉幾饘粥不繼然游不肖有媿於仲易安敢對人言獨心慕仲易不能自盡人之所能安忍不爲仲易一言而冀諸人人之所可能者乎范文正公掌睢陽學有孫秀才索遊上謁文正贈之明年復謁文正又贈之因問何爲汲汲道路孫戚然曰老母無養因爲補學職月得三千以養孫篤學後十年聞泰山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道德高邁卽昔日索遊孫秀才也噫以孫明復而不免索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序跋

九

遊貧累於人亦大矣世豈無范今文正公然亦非仲易所敢厚望仲易所望者稍得稅居室具薪米以爲目前迎養計俾得授童蒙里中不復事遠遊離高年膝下則願足矣游憶十年前仲易母七十請親友資其壽屬游爲言今母八十仲易不能舉觴願諸親友廣爲壽之贈以仁人之粟是亦人之所可勉能而不欲辭者也游何用勸游不過重誦其剖心格天之事以自媿而已矣

平寇詩序

國朝

羅

榮

廣昌人

丙辰九月予自章門返棹盡室流寓南豐之仙人若南昌郡伯甘公及本郡鄒公特爲致書邑長且曰馮君好謀而成可恃也是月康王兵入三山凡耿所部署皆稽顙歸命其阻兵

關外散漫於箐嶂平林者皆賊也十一月賊率所部大掠從池源圍磐石諸砦十八夜攻南豐城馮君以整暇之師間設奇計會諸路兵襲擊之賊大敗直追殺五十里生擒以數伯計賊膽落遯去自是遂相戒無敢犯初賊之攻城也榮等從仙人石關樓遠望每火光煙起則一礮轟如城西角火礮連天夜盡燭九寸許觀者震驚而城中寂然予曰此馮君之所以制勝也四鼓果宵遁詰朝直搗其營柵賊烏合萬人披靡相枕藉寸折之若斷輕藕耳使賊狡然復逞吾屬安有今日哉是役也馮君元常與呂君穎功最多邑人思之相詠歌不能置予特爲廣徵風謠以備他日太史採擇焉

重修姚公祠序

羅榮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序跋

三

姚承菴先生之令廣昌也垂今將六十年公之言曰予家視廣昌卽以家人父子之訓訓之今所訓之文散沒不可考而父老年八十上者猶能誦此二語公之思至於今不衰夫使人俎豆於當時豐其碑華其文垂數十年猶誦述其語思所以飭墻垣蔽風雨此何以故也豈盡邦人之厚歟抑亦公之所入於人者有不可沒歟公理學儒宗誨人諄切慈愛若桑門而行義如壯夫優而柔之曲而暢之故所傳述皆庸言庸行峴首之思於茲益見且祠當孔道平疇碧樹與岡巒相錯有行僧三年依此結茶竈因欲作茗亭塑大士像令行路之人取杯杓之間所利者至不可勝計此亦古人置驛傳餐之意王政之所先也公之德於是乎益遠矣慨自時異勢殊陵

谷遷變第宅且不能守何有於亭何有於數十年後令公去思之亭此不過下邑殘城衢道之廬館云耳又何以指而目之所誦述遺言懿行父母孔邇猶赫赫如昨日者乎甚矣士大夫非仕之難仕而賢且仁之爲難也仕而賢且仁至有功德於民永祠之不絕則又不必崇秩膺仕薄縣令而不爲也噫可風也

懷葛堂文集序

國朝 姜宸英 慈谿人

友人甯都魏徵君冰叔雖隱居不仕益讀書好觀古治亂之迹以逆揣其成敗得失之所以然所著書以畧見其意者有左傳經世一編康熙戊午年或應

詔以博學鴻詞薦竟不可起有弟子梁君名份字質人徵君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序跋

三

謂可以傳吾學者自徵君沒後數年而梁子來京師出所爲懷葛堂集示余其爲文鈎貫經史包括古今以立言究其指歸嘗慨然有濟物之意何其一似吾徵君也使梁子而得志則徵君之學行矣然梁子緣師志退守窮約年過四十不求仕故其身愈困著述愈富今徵君沒既久而其學愈重於天下者亦梁子之力也梁子嘗遊西塞著西陲今畧未成書適今安徽按察張公前駐節西安以千金資梁子縱遊塞上梁子以孱書生隨數騎結束出關徧歷河湟四郡以極之朔方上郡覽其山川城郭之險隘退而歷訊之老將戍卒得其可以資守禦習戰攻凡用兵地所至各繪圖圖有說西塞三邊環七千里之地形勢瞭然在目是書余尚未得見以梁子平

皇恩准行改折漕米將錢輸納里有餘粟自鼓樓峯內之族
姓計三百餘戶應征漕米七十五石三斗有奇予爲貸銀完
納收穀抵償除完本米一石外贏穀五斗共得穀三十五石
二斗六升予俱退出又捐穀六十四石七斗四升湊成一
百石請眾合爲生放買倉基一大片去價四兩五錢買倉屋二
間價亦如之設於里中之南源名廣義倉師其法於社倉取
儲之間里以備荒又從義倉之意而廣之也故名吾鄉中周
圍不赴十里計戶三百有餘分爲十廣廣舉一二人有才力
而正直者以主之春夏出借秋冬收納出息三分公平總理
毋侵那毋扣剋毋私相授受其無行之輩與游手之徒及衣
食不缺者概不與借庶幾貧民均沾實惠噫一鄉中歲有積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序跋

三

儲荒無缺乏士安其讀農安其業力田孝弟禮法相先又從
義倉之意而廣之名爲廣義鄉誰曰不宜其在成周五家設
比長二十五家設里宰鄰里鄉黨之事皆以命官主之今吾
於各廣中擇賢爲主亦猶比閭族黨設里胥鄴長使之相保
相交相賙相救之意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又不獨荒政
之一助也漢賈誼曰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
餘何爲而不成積之十年五廣中有當興之務取有餘以應
之亦在首事者之量入爲出權其輕重緩急而爲之又從廣
義倉而推之者也故周禮十二荒政內有散利薄征弛力甯
禮之說以聚萬民其卽此物此志也夫是爲序時乾隆四年
己未夏日也

南豐李大經先生集序

國朝 侯峒曾 嘉定人

經失而後子子失而後集集沿而子翔集汎而子精也碑版書疏序記諸體綴而成集意則拘於體例而非有發明言則淆於事跡而非有學問得於理寡工於文多縱有文人強半取辦酬應不暇爲工其歿也其子若孫皆得刊其一編稱某公集集日益繁無之亦奚損實用哉若以子稱者必其於心有所符於道有窺覘乃能勒成一家言不論純雜皆非無見者所道唐宋而降雖有才人學士顧皆不復以子稱其爲子者多慮其不傳託於古或爲其書并偽造其人或因人以偽造其書如文中子元經程本子華子之類本朝諸公則間爲子以附於集中宋景濂龍門子劉青田郁離子李獻吉空同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序跋

三

子化理諸篇何仲默何子十三篇皆子也皆爲之以備集中之一體鮮有竟以子名者甚矣子之難言也有名集而不失子之意者其力爲加於集矣蓋集以稱工文不足子以稱立言有餘以工文兼立言不足以立言兼工文有餘二者難易既殊而立言之途又各不一有經術之言有經濟之言有理道之言有考據之言六經可謂備之矣自子書興已專言理道於三者有所不兼况至後人彼有所近此有所遠彼有所攻此有所不暇雖名公碩儒益少有兼造其論者唐宋而下賈公彥孔穎達談助趙匡孫明復胡安國楊繪程大昌李琪諸人言則經術杜牧李德裕葉適陳亮林勳何去非鄭介夫諸人言則經濟李翱韓愈周程以下諸大儒言則理道杜佑

陳祥道鄭伯謙林駒馬端臨鄭樵章俊卿諸人言則考據皆
究其一之不暇故不兼著其言雖昔賢之精專要亦並詣難
乎哉故嘗論吾黨著書立說能力於其專則聚其全力於一
途討之益精衷輯之益富如諸賢各有所表著則不朽固不
在多也苟不能力於其專則並取而曠陳之雜有論述雖不
能如專家者之精且富而亦各見大意能言其短長是亦一
道也南豐李大經先生可謂其集不失爲子而於立言諸家
尤兼有其志者矣先生所撰書甚富有三才要典大學稽中
傳詩經教考禮經類編聖功纂要形釋新言範數觀通太極
拾遺邊情議等書列之諸子無其奧而差有其辨視唐宋諸
立言家無其備而悉補其遺卓然爲近代之一儒何憾哉建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序跋

三

武故多著書家羅景鳴先生之文思苦而鋒密惜其刻抉半
用於文章於實學未有所發明何椒邱羅明德鄧潛谷三先
先有實學矣然亦互有短長叙論密實椒邱之長也讀其經
論及宋元史斷錯述多而識議少故短於才言理穎達明德
之長也未免襲流於餘姚學之者未得正詣流弊益多故短
於學博綜該富潛谷之長也其論贊文多學李獻吉鍛鍊有
餘馳騁不足猶未能折服眾家故短於識李先生有椒邱之
經術而辨論加暢當明德理學盛行時而能痛闢其舛經濟
與考據爲潛谷之啟路而文尤濬發足以達已見雖其密實
其穎達其該富或稍不如然三者之弊則亦去之矣平情以
衡未見多讓顧今海內承學之家第知有三先生而李先生

獨不甚著豈非無人以傳之哉予試建始見諸書恨讀之晚
檄縣祀之於鄉盡搜其所著以詢於諸生楊生思本遂記其
事今董其梓者吳生兆饒生陞趙生師賓姚生來震皆能以
表章前輩爲志多可賢者故亦樂序之例先生集於子推先
生業於專家衡先生於同郡作者三者列而其傳信非敢曰
能傳先生者卽予先生名經綸號寅清子大經其字世宗朝
爲諸生就鄉試見貢院前設有柎楊諸物意不樂曰賢者固
宜有此哉遂隱而著書

左傳濟變錄序

國朝 李其聰南豐人

嗚呼國家之事苟可以一切治之則無事乎濟變之才矣惟
所處之時所遇之人有不同變生於倉卒禍起於不測此時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序跋

三

而無權則君國將不可問蓋世有持重而成亦有持重而敗
者善濟變者卒然臨之而不驚喧厯叢脞紛擾之而不亂投
機而決迎刃而解世之人蟻逐蜂起聚論而不得一當者彼
皆不動聲色不假謀議何以定危難於將覆其深心妙用卽
腹心密友父子兄弟之間不可得而告語屠牛坦一朝解十
二牛而芒刃不頓者用是道也或曰權者小人爲惡所假以
濟耳君子之學純乎經者也其奚事夫機變詐之術嗚呼
見其安而不見其危又豈識聖人之所謂權也哉濟安以經
濟危以權夫所謂權者豈蘇秦張儀之術也哉蘇秦張儀以
機械變詐趨乎利而悖乎義吾以化裁通變合乎權而適乎
經此一時一事必權而後得其宜卽謂之此一時一事之經

亦可故必仁至義盡智深勇沉然後可以達天下之權處天下之變豈猶夫人肆其詭遇以邀利也哉嗚呼權之爲道蓋可藉而不可恃可以濟仁義所不足不可以背仁而爲非知此而後吾人之學可治可亂而不至窘於時勢之窮也吾師約齋先生深憫學者之不知權而不能禦事物之變因課左氏傳而取其濟變之畧二十有八篇詳加評註以示諸及門者先生之屬望於門下士而有心於天下事也可概見矣

饒霽南研露齋文鈔序

國朝 蔣士銓 鉛山人

庚寅之冬余旣哭銘先生之墓卽詢問先生撰著於先生之弟拱北明經而遺稿概未謄繕後十年庚子先生之子女露舉於鄉始哀集屬余序之蓋先生有志於時雖七膺衡校得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序跋

三

士如林恒若未當國家繁劇之任不足酬

聖主知故不汲汲以翰墨爭世譽也然而先生以文壽於世矣夫以文名世非先生心也而壽世未始非先生志也古之立言者旣以其欲言者見於躬行發於事業而後作爲文章垂爲世則若昌黎廬陵南豐諸君子莫不敦飭內行研練時務猶此意也而其文亦遂足以動觀感資勸懲衣被後學於無盡夫乃方駕賈董爲當代文臣之能事先生之文根柢深厚每有所作類能指事類情比附經術於浩氣舒卷中有回翔飄宕之致兼壇廬陵南豐之勝焉按先生居近南豐盛年設教於螺川泰水間快閣西東亦與廬陵居相近殆山川秀傑之氣千載而符合者耶先生謁文定祠句云千載吾師者

南豐一瓣香不誣也然後知先生不汲汲以翰墨爭世譽者
乃先生期進於古之立言而先生之文之所以得壽於世也
若夫館閣鎔裁久奉科律察友投贈常主壇坫者又何足爲
先生贅哉時乾隆庚子歲孟冬月朔日也

程山文集序

國朝 陳道
新城人

程山文集十八卷南豐謝秋水先生著當時及門弟子甘槿
齋黃亮公會編次日錄講義書牘鈔錄成帙其他雜文多散
佚零亂乾隆十年冬元孫鳴謙乃彙集其書付吾友涂子于
岸于岸爲之采輯編訂將付諸梓而示道曰謝先生易堂畏
友其言皆篤實可循不可不公於世予維前古儒學之興至
明而大振亦至明而大壞蓋自河東姚江之學浸漬於人心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序跋

天

束髮受書卽知尚名義崇本務實故一時道德經濟文章節
烈之士濟濟翔翔爲世羽儀後稍凌弱衰徵性命仁義之言
則日工而行益僻學益雜且僞强者虛憍滅裂弱者蒙頭局
知泯泯棼棼依人護已上不足爲國家養士之報下無以矜
式閭里後之人莫知其由相戒於儒術之迂疎而不敢蹈嗚
呼學固如是乎哉

國初吾鄉彭躬菴魏叔子憤然欲雪其恥倡爲經世實用之
學而易堂之名著聞天下同時並起尚德不倦者則髻山宋
末有程山謝秋水二人皆亭亭特立直欲造古人之室而後
已其與易堂議論救過攻非常若不相下而心膂孚契乃不
啻左右手惟恐或失豈非以學術崇闕人之向往各因其才

力之所近非直諫之友相與切劘匡救未必不緣意氣矜尚而陷於一偏不自知也程山之學以畏天命爲宗以切己爲要以當前一步不放過爲基址其於微顯之幾可謂審矣而易堂諸子或規其迂濶不達事情先生輒改容受之功力益勇古今情變日益熟嗚呼觀易堂之忠告程山之虛受與世之分門別戶自膠意見者迥然不侔古所謂以友輔仁者殆不過是是豈不可法而可傳哉往歲讀先生大學中庸切己錄折中簡當於前賢解說不苟爲同異儀封張清恪序其書歎爲有德之言今讀是編益信然吾於是益思髻山之爲人當日與諸君子時相過從互爲啟翼者當復有在今其書散亡不獲並傳可惜也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序跋

三

黎水文載序

陳道

文字莫富於宋明其時學士大夫競著述以自表見雖龐雜紛綸工拙並出而其人之性情學問寄托在是昭示來茲不無裨益世乃不甚愛惜散亡磨滅至於今存者蓋亦罕矣昔人有言散亡之禍甚於秦火豈非然哉余往時與友人念先哲遺文缺佚欲網羅收集編成西江文統走書幣託四方同志轉相購求歷有年所而應者百無一二因竊嘆文字之傳非人能爲之傳也使其人之言果皆誠中形外其意理足與天地古今相維係雖當時沈埋挫抑未能顯著而其後必有時發見愈久而彌彰然當欲墜未墜之際非有人焉爲之藏於名山石室則斯文之絕續亦未可知也新城自宋紹興間

分縣人文固已大盛及明而益顯懿今

國家甄陶化育百數十年人士沐浴歌詠後先蔚炳而其文籍閱四五十年者遂已散失况遠者乎馮君恥齋獨痛心焉於是招亡失收斷簡自親知故舊家藏以及殘碑破冢單詞片語莫不聚而寶之既乃精心研究求其幾於道者合爲一篇編付之梓人其爲力既勤其用心彌苦矣使學者盡如斯古今能言之士顧不幸耶抑余聞馮君爲人清介寡合於富貴利達無歆羨而獨於古文詞愛之不啻自己出王荆公曰人苟遺乎今必有以合乎古歐陽文忠公曰凡物好之專而有力未有不可致者是二說吾嘗取以語學人今於馮君益信之矣讀是編者仰先哲遺風油然而興是又編輯者倡導之微意也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序跋

三

送魯厚畬教諭萬載序

陳道

國家設官分職在外服者藩臬監司守令以至倅丞簿尉各有攸司賦稅獄訟簿書捕緝之掌迎送期會奔趨之役無能逃避者而郡縣學博士獨得燕居休暇無冗雜搜心其所任教導事又皆聽其所自爲而無拘牽督迫之累竊嘗謂士人入官惟此爲宜顧其職大難稱不可不自量也而世不審輒以閒曹目之夫天下治亂在人材人材興替由學術昔胡定安以經義治事教授蘇湖學者出而筮仕往往取高第爲政多適於用曾文定公學記曰以不學未成之材而爲天下之吏又承衰敝之後而治不教之民仁政不行盜賊刑罰日積

胥由於此然則修齊治平之道莫不出於學官而所以陶冶其性情鍊達其識趣則皆藉乎師長周子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其責之重而任之大如此其可以間曹視之乎吾友魯君厚畚世家子弱冠能文章舉進士爲人卓犖不羈屢試春官無得失繫念日沈酣經籍涵泓演迤以大其畜今奉

詔教諭萬載其意充然以是爲可抒其素蘊也余亦爲萬載人慶得師也而私心竊有慮焉者古之學官聚弟子朝夕親炙於師師弟子所講貫者無非修己治人之道相與優游而浸漬之故人才有成今之弟子員散處鄉曲終歲一再見其所資於師者課試文字而已其行能性術弟子不問於師師亦不能探其隱而繩糾之而俊敏者或借試課以干聲譽其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序跋

三

才愈高其行愈絀將何以正其迷謬發其志氣使知敬業樂羣共相切磋以成有用之才厚畚審此已久其所以引翼而勞來者必有道矣抑吾聞萬載士風淳謹無脂韋浮競之習賢師長擴其志量振勵而鼓舞之宜有英才出焉他日疏其姓字知爲厚畚所倡導而成就者則教諭之職明而吾言果非夸也於其往也書其語以俟之

黃崧甫先生日記後序

陳道

乾隆十八年秋道與涂瑞旣編次先生南莊類彙其闢光理復以日記來示道受而讀之益知先生之文與行有自來矣先生之言學以適用爲貴學而不適於用猶農植莠稗女廢蠶績而工纂組也顧天下士人衆矣而見諸實用者少豈盡

躐取虛聲耶固有墨守文義而不知權古今達時措之宜者其傳述論說非不疊疊可聽而施之事爲則舉步而已膠又或矯此而馳情功業昧於端本澄源亦非所云精義致用者也昔諸葛武侯晦迹南陽以淡泊甯靜自飭其身若無與於天下及出而輔世凡禮樂兵農邊方守戰準古揆今一如其所素定見之章疏論議未嘗有意於文而能文之士莫之或先范文正公自少以天下爲己任嘗言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卒之敷政陳言皆本此意嗚呼啼涔之水其流不及尋丈江河巨浸放而達諸四海非有千里之源不可得也先生山居十餘年蘊蓄閎深未易窺測是編特其客館所錄記者卽此而觀亦足以見其制行之原宅心之遠矣雖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序跋

三

位非通顯與世齟齬不得行其志於天下而剛毅之氣終始不回非其中有以自得而能是乎吾嘗嘆元明以來士或空言無實幸而有一二豪傑可以建立者往往抑鬱不究其施所恃以維持世教傳之不朽文焉已耳今校先生日記益不禁低徊再三云

大戴禮記解詁自叙

國朝 王聘珍 南城人

劉向別錄云古文記二百四篇古文者孔子壁中書也漢書藝文志云武帝末亂其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又云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

瘡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其目有記百三十一篇明
堂陰陽三十三篇王史氏二十一篇此禮記之所由來惟孔
氏壁中之本也孔穎達曲禮疏曰鄭康成六藝論云戴德傳
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記四十九篇則此禮記
是也晉司空長史陳邵周禮論叙云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
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此大戴之書篇數具在惟取於古
壁古文未嘗闕入諸家也或曰壁藏之書當在先秦今禮察
保傳篇中皆有秦二世而亡之語與賈誼新書同得無大戴
取於賈氏書乎聘珍曰顏注漢志云家語云孔騰字子襄藏
書於夫子舊堂壁中而漢記尹敏傳云孔鮒所藏案史記孔
鮒爲陳涉博士固在亡秦之時而子襄爲漢惠博士則秦亡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序跋

三

久矣漢惠本紀四年除挾書律張晏注云秦律敢有挾書者
族然則漢惠四年以前皆是藏書之日而古文記二百四篇
亦非出於一時一人之手若禮察保傳諸記乃楚漢間人所
爲合於二百四篇之中而爲孔氏所藏亦別有流傳在外之
本而爲賈氏所取此賈書有取於古記非古記有待於賈書
也又大戴禮有孔子三朝記七篇曾子十篇皆是古文記二
百四篇中書自劉氏總羣書而奏七略序六藝爲九種分諸
子爲九流於是出三朝記於論語之類出曾子於儒家者流
此又劉氏剖晰傳記而非大戴采取諸家也今小戴禮記燦
然具備而大戴之篇祇存四十隋書經籍志謂戴聖刪大戴
之書爲四十六篇漢末馬融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

一篇其說頗爲附會蓋因大戴八十五篇之書始於三十九終於八十一其中又無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六十一四篇多出第七十三一篇隋志又別出夏小正第四十七一篇則存三十九而闕四十六故支離其辭以爲小戴所取耳豈知月令明堂位劉向別錄並屬明堂陰陽固古文三十三篇之內者也而樂記疏引劉向別錄云禮記四十九篇樂記第九則樂記之入禮記自劉向所見本已然矣又何待於馬融之足哉且當時古本具在大小戴同受業於后倉之門小戴又何庸取大戴之書而刪之蓋二家俱就古文記二百四篇中各有去取故有大戴取之小戴亦取之如哀公問投壺等篇者也況大戴所闕之篇其名往往見於他書如王度記辨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序跋

三

名記政穆篇之類皆不在於小戴記中豈得以大戴闕篇卽小戴全篇邪夫以大戴之書同是聖賢緒餘自古未立學官兩漢經師不爲傳注陸德明不爲音義迄無定本後周盧辨雖爲之注然而隋唐宋志並不著錄則其書傳者蓋寡是以闕佚過半其存焉亦譌變不能卒讀自時厥後未有專家近代以來人事校讐往往不知家法王肅本點竄此經私定孔子家語反據肅本改易經文是猶聽信盜賊研審事主有是理乎又或據唐宋類書如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之流增刪字句或云據永樂大典改某字作某是猶折獄者舍當官案牘兩造辭證而求情實於風聞道路得其平乎是非無正人用其私甚者且云某字據某本作某豈知某本云者皆明代坊

賈所爲其人並無依據是直向幹者而審音與育人而辨色
凡茲數端大率以今義繩古義以今音證古音以今文易古
文遂使孔壁古奧之經變而文從字順洵有以悅俗學者之
目然而經文變矣經義當由茲而亡可不懼哉聘珍今爲解
詁十三卷目錄一卷與諸家所見未敢雷同惟據相承舊本
不復增刪改易其顯然僞誤者則注云某當爲某抑或古今
文異假借相承依聲託類意義可通則注云某讀曰某而已
其解詁專依爾雅說文及兩漢經師訓詁以釋字義於古訓
之習聞者不復標明出處稍涉隱奧必載原書亦復多引經
傳證成其義間有不知而闕必無杜撰之言舊說有可采者
則加盧注云以別之至於禮典之辨器數之詳壹以先師康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序跋

五

成緒論爲主以禮本鄭氏專門之學而其學則聘珍生平所
私淑諸人者也未免膏肓之疾難辭墨守之愆以云有功經
學實所不敢但於三千年來天壤孤經亦可謂盡心焉耳已
憶垂髫受書於家父口授此經聘珍年纔幼學迄今誦習三
十餘年矣爲茲解詁稿凡數易亦歷有年所不但稟承家學
抑亦博問通人今檢其簡札弁諸書首以誌師友淵源著書
數月庶傳諸將來知非鄉壁虛造者也

陳凝齋遺集序

國朝

黃

祐

新城人

同邑陳凝齋進士以沈篤之姿攻舉子業初爲國子生肄業
太學獲交當代賢士夫聆其緒論讀書兼攻詩古文詞不專
習舉業其學尤重躬行不專尚文藝旣登賢書成進士以兩

尊人年高鮮兄弟遂侍養不出爲人恬淡寡欲家素封而服
食器用無美惡精麤處之如一嘗僑居會城且晝酬接賓客
卽事爲學客退卽讀書晚則篝燈展卷坐默凝思漏下數箭
不止夫澹於嗜好而又能沈毅以守之其於學必力其於文
也必能深入其阻而究極夫所以然乃年止中壽未克竟其
志所願學而於文亦未暇盡發其所學之能言也然文雖不
多皆醅慤而足於理讀者因文以攷人則人亦可見凝齋之
卒余以澹泊甯靜四字額其靈幄致歎惋蓋澹泊之志凝齋
所已明其甯靜足以致遠則人尚未知而凝齋所可至而惜
乎未克竟所願也均於其文覘之矣嗣子金衢觀察兄弟刻
其遺文屬余序凝齋捷禮闈出余門人宮冏卿樸庭之門有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序跋

三

師友淵源之誼故序其文兼約舉其行事不以華以實序幾
言之可信云

陳凝齋遺集序

國朝 涂 瑞 新城人

自世之論學者分道學經濟二之於是有道學之文有經濟
之文一本分歧而體用裂夫經者經也常道也經未有不濟
蓋經濟卽道學道而經濟備矣陳子凝齋讀有用之書尤沈
潛性命壯游吾師崧甫黃先生門有得於程子自私則不能
以有爲爲應迹語益研精定性書自是雖車馬風塵勞攘事
已輒收榻返聽內觀凝然久之更網羅元明諸儒皆能自得
先生謂可與適道而先生官刑曹每當繁劇凝齋從容佐辦
並有條理及銜

命江南讞疑獄先生必命之從則道學之效也其居家佐前人義舉訓嗣君分巡浙東諸所設施尤非經生迂誕者敢望故其發爲文章也說理則徵事言事則根理內外體用學無分功文亦無二致顧嘗欲閉戶十年以大成其所學又欲更作文以發胸中之蘊未逮今所遺文僅若干首然其爲有體有用之學則固可按而得矣余與凝齋同門相與切劘者幾二十年而自顧所學不逮遠甚序以誌媿亦幸師門之尚有人焉云爾

廣昌賓興志序

國朝

許乃普

仁和人

道光乙未夏余校士至建武於盱源得何子惇元旋以是科獲雋北上公車報罷館余宅爲余課子弟公事暇稔聞其鄉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序跋

三

先哲自宋至今忠臣義士理學名儒代相接踵若何黃魏賴劉陳饒揭羅吳李諸世族指不勝僂而要皆得自三年賓興中來賓興之闢人郡邑不綦重哉已酉秋平西賓興堂成遂連建校士堂廡於其前楹列試版千座爲歲科邑令試士之所則又推廣賓興意自童試以至會試其爲儒生計者靡不至費金盈萬而祇出於州司馬黃君飛鵬一人蓋成厥考騎尉公志也旣而有司上其事繪圖達郡何子持以詣余且言先是邑令方司訓胡詳請改燈社學租爲賓興會每鄉會試有贖恐不繼集眾議擴充曰有能捐千金倡建此堂助租百貳十石擴充此會者公立義士牌祀於堂有能捐錢百千捐租十石者專主祀之減半者彙主祀之懸議數年而堂至是

與考棚俱成眾感其義爭先捐助共得制錢五千餘緡腴田二千餘石鄉會贐視前皆增數倍且撥公項三千有奇修復河東中坊兩文塔非黃君獨力營建不至此敢懇一言以紀其實余深韙之爲書綽楔及楹帖二聯以贈未幾何子以教習揀發古黔龍泉今年秋郵書山左并函賓興新志稿丐余序披閱久之因嘆天下事善作者未必善述善創者未必善成如平西賓興堂雖創議於方胡二君而非黃君莫與成之考棚雖欲作於騎尉公而非黃君好義莫與述而繼之且聞是役也初倡議捐建於余同年選貢饒君芍坡卜基盱源書院之右實爲揭謝魏三姓田塘園屋平之廣袤數十丈計值入主而黃君介弟暢齋上舍多方憇憇獨力建造更買西偏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序跋

三

基地足成以平以正亦廣亦堅不十月而土木工竣甫兩週而賓興會充更刊新志以義名義因公濟公一舉事而諸善畢備宜乎潘相國亟書古風是尚善舉獨擎以嘉之也夫黃君之仗義尚矣而芍坡同年之倡議捐建暢齋上舍之憇憇玉成揭謝魏之捐助基址以致邑士大夫之勸善邑上戶之樂輸與夫何子之樂道人善元氣醞釀發爲文明余以是知平西文運之新蒸蒸日上視余校士時當煥然改觀一如疇昔之盛也惜不得復親見之以紆寸衷所企想爰叙其事以答何子之請

興復磁龜引

明羅玘南城人

得古磁龜記於篁墩學士遂以此引求記

磁龜者有石伏於溪之心若龜焉人以其石磁石也故名在
盱城之西南八十里其地突焉若舟之艤於絕巘而其水之
會而出也若門焉門之外人可躍而過也自是犬牙隴塞水
行嵌竇間衝齧怒號凡二里復爲平疇凡袤四里匯而爲潭
汪洋演迤自高而注下爲瀑其聲四時如雷鳴瀑之下兩涯
嶄削自是幽深元黑獸蹄鳥跡之所莫至其上常覆以黑青
之雲俗傳其下爲九龍之窟春夏之交白晝晦冥飄雨時至
自上世來未有窮其處者如是凡十五六里山始開水始平
又凡十里乃達於盱之江故磁龜達盱之路必由它陸蓋避
是險也而茲記之所未及者其遊自西北而來而其反亦必
如之宜不得而記也磁龜自唐危全諷之亂始祖侍御史袍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序跋

三九

字德稱徙居之而始有聞宋遂以富顯此記相傳燬於紅巾
之兵或曰紅巾之前已失之曾祖司稅府君求之祖耕隱府
君又求之先西莊太史公如二府君之志皆不能得於今百
六十餘年矣意者天其有待乎不然待先生素矣不知緒論
其幾聞也而迄未及及必以風雷之變而若是其奇也噫天
於斯文其果無意乎哉故敢補記之所未及者丐先生發焉
曰得遊磁龜記記將勒之貞珉歸樹於里之通衢以示於無
窮惟俯垂允賜實斯文幸甚吾里幸甚吾民幸甚

跋唐顏真卿小字麻姑壇記

宋

歐陽修 廬陵人

右小字麻姑壇記顏真卿撰并書或疑非魯公書魯公喜書
大字予家所藏顏氏碑最多未嘗有小字者惟干祿字書注

最爲小字而其體法與此記不同蓋于祿之注持重舒和而不局蹙此記道峻緊結尤爲精悍此所以或者疑之也予初亦頗以爲惑及把翫久之筆畫巨細皆有法愈看愈佳然後知非魯公不能書也故聊志之以釋疑者

跋曾南豐帖

宋朱子新安人

熹未冠而讀南豐先生之文愛其詞嚴而理正居常誦習以爲人之爲言必當如此乃爲非苟作者而於王子發舍人所謂自比劉向不知視韓愈如何者竊有感焉今乃得於先生之族孫濰見其親筆不勝嘆息文昭公字頃常於長樂僧舍見之至於湘潭文肅之書則亦今始得觀也

跋包敏道講義

宋真德秀浦城人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序跋

罕

紹定己丑之孟夏盱江包敏道過予與山之麓縣尹宋侯聞其名延致庠校發揮孟氏要指予亦陪末坐焉是日邑官泊學子會於堂上者凡百數十人聞君講說莫不聳動嘆未嘗有越翼日予復屈致家塾君首以夫子之志學孟子之尚志爲兒輩言之次論人性之善所以可爲堯舜者明白切至聽者訥然忘倦蓋君早從朱陸二先生游得諸傳授者既甚的而家庭伯仲自相師友切劇講貫壯老如一故其所造益以超詣今年七十有八矣浩然之氣畧不少衰稠人廣坐音吐清暢隨問響答往往破的昔晦菴先生嘗講於玉山縣學發明四端之旨幸惠學者至深象山先生亦嘗於廬山白鹿之書堂分別義利聞者或至流涕德秀生晚不及拜二先生而

獲聞君之名論亦足以識其師傳之所自矣學長吳千兕等將以君講義刻於學俾書其後不得辭君名遜敏道字也

黃壺隱所書師說跋

宋朱子新安人

盱江黃桷達材以其先君子壺隱居士手鈔此冊見示乃熹昔年所受師手書居前記錄在後伏讀愀然如復得侍坐左右而聞其緒言也顧恨慵惰不能拳拳服膺以報萬一而荒淺昧陋趣錄之際又不能無失其深微之意三復以還不勝悚愧然觀壺隱好學自強樂善不倦乃至於此熹雖不及識面而於此亦足以窺其所好矣因竊記其後而歸之達材昆弟其亦寶藏敬守精究而勉學焉以無忘前人之訓慶元庚申二月八日書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序跋

甲一

跋曾襄父贈屈待舉詩

朱子

昔李起居成季見其姪大參漢老之文曰汝於文吾不能有所與但勿求人知耳余嘗愛其言每爲士友誦之余來江西見其士友多妙於語言而往往不能無求人知之意豈於李公之誨未知講耶將既曰爲文則必不能無待於外也屈君以詩見知於艇齋矣而猶不能不借重於眾口辱以請余因爲書此云

跋曾景建遺文

宋謝枋得弋陽人

曾公景建風節常在天地間枋得求其子孫而不可見道盱南廣川廣賢惠顧始知景建家學源於艇齋師教傳於文公素行蘊蓄已不凡矣今知爲景建後子也廣賢故艇齋景建

皆可謂有後矣吾於是益信夫天道艇齋景建遺文流落人間皆可法天假吾年尚當與廣賢審問以窺前修之大全

跋趙子昂書麻姑壇碑

元吳澄崇仁人

顏魯公麻姑壇碑在吾鄉舊碑為雷所破重刻至再字體浸失其真今觀趙子昂所書妙筆也顏字趙字並出於王或勁正如端笏重臣或俊媚如時花美女二者各臻其極然顏學王書而字與王異趙書顏記而字與顏異非深造闡域不能知也後之君子必有工於評者劉時中王豈巖俱學書而善書此帖趙以畀劉劉以畀王蓋其所好所識相伯仲也是以轉相授受云

跋南豐曾公諡又定覆議

元黃潛義烏人

建昌府志卷九

藝文

序跋

聖一

宋制文臣光祿大夫武臣節度使以上法當定諡者皆太常博士議之考功郎中覆之乃以上於朝而降勅紹興初欲旌死節之臣始有賜諡徑令中書舍人行詞給告太常考功咸不與焉由是應得諡者亦援以為比乾道末臣寮言其非故事而申明之淳熙中遂詔特命諡者並經有司議定取旨出勅曾公官止四品因鄉郡之請而賜諡其議於太常覆於考功者用近制也然其發揚褒美雖書贊之辭殆不是過豈以降勅給告為輕重哉劉公自嘉熙戊戌訖淳祐壬寅凡兩兼考功又真除員外郎不知此議作於何時今言者方建白重修宋史考其歲月上有司以補曾公列傳之闕可也

跋曾氏世譜後

元虞集崇仁人

南豐曾氏之族其在金谿者故宋南安守仕於國朝僉福建
閩海提刑按察司事以奉議大夫致仕諱冲子之孫元默命
其子衍以南豐金谿曾氏世譜示集受而讀之作而嘆曰善
夫文昭公元豐七年所爲族譜叙也文昭之言曰家傳舊世
系以爲溫彥博高士廉所撰而有不敢信者經唐末五代之
亂又有不可考者自其身追尋先集之遺至其鄉石記鐘銘
之屬得其六世之名諱猶有不能盡知者蓋慎之至也曾氏
之門若文定文肅文昭一時文獻之懿度越古今文肅貴爲
丞相自可以見其源本之深固而足以知其流裔長久盛大
矣世之人曾不知古人之意妄引名族賢者而自附焉覲以
自表而不知誣祖之罪其爲不孝甚大而其官爵年代參錯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序跋

三

舛誤徒貽識者之笑嘆是故若文昭之志其族譜所以爲君
子之道而後世之所當師法者也且夫子孫旣多支分派別
而服盡而親盡而譜有不能及者遂至如塗之人士大夫家
著譜者嘗病之而文肅公之言又曰後之續此書者世緒旣
遠並載則不勝書彼此各書則可以互見此良法也此小宗
附於大宗之微意士大夫家作譜者之所當知也會氏自南
豐而金谿三百年間人門並著譜無遺闕而按察公兄弟三
人在故宋時並踐華要推恩先世至於師保南豐三君子以
來金谿又其一興也集嘗觀於臨川之乘自宋初有黃門樂
侍郎晏元獻公王荆公之家樂之子孫尚多晏亦有之而王
氏之後分居金陵其後人特少南城旣自爲郡南豐又別爲

州其居金谿者復爲臨川之大族何其盛哉集嘗待罪國史
歷觀國家貴戚勲臣世系承詔撰經世大典必移文其家按
其文字石刻與簡冊不謬又詢其子孫至於故老而後謹書
之正恐他日有溫高之致疑於後世乃若前朝之故家遺族
僅存於今時者集亦嘗得見其人見其譜而讀之其不勝感
慨者多矣若曾氏者其可感也夫亦可敬也夫

理學奇事記題詞

國朝黃端伯新城人

天有文地有理古志之矣雖然有兼言者有單言者傳曰仰
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此兼辭也乃後世或稱文學或
稱理學此單言之者也仲尼深於性命之理而以斯文自任
於厥躬蓋知天地之合者也豎儒不能標勝於文乃竄於理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序跋

器

以自匿鄙俚不韻達者迂之顧文之屈伸離合有數存焉數
司於天應於人人不得天則文不達天不得人則文不彰夫
文之行於天下後世也人也亦天也李大經崛起南豐厭博
士家言而爲理學吾鄉鄧子嘗稱之鄧子以窮理特聞而其
文如經如傳儒者之鬼也侯公詢鄧子之學於吳逢因而李
氏之藏書始著天耶人耶余聞楊因之之言曰李大經談理
鬱深學者不能測其義其有契於斯文者乎南豐先有曾子
固善爲古文辭朱元晦稱其循理立言有功先聖李氏其聞
風而興者耶乃竭一生之血氣精神從事斯道百歲之後始
授知於侯公聲氣所通若有神助故曰人也亦天也公爲理
學名家而文章又據秦漢之上語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其

廣成子之謂乎

書何烈婦傳後

國朝 湯來賀 南豐人

四十年來節烈之氣往往鍾於巾幗其間傳與不傳未嘗不繫乎數也幸而有子若孫光昭令緒則其人弗朽矣又或有文人以爲之表則其事亦傳嗚呼窮陬僻壤中湮沒而無聞者可勝嘆哉何子允思之婦劉氏年甫十八卽能慷慨赴死何子哭之哀屬同人誄而傳之記而序之一時能言之士莫不忻然命筆斯可徵節義之感人而秉彝之好不以世代而渝也何子三十年不咏好述洵無媿於烈婦乎雖然宗祧爲重使烈婦而有子也允思爲義夫以終其身誰曰不宜今烈婦未嘗有子則先人之脉安可不圖似續耶烈婦明於大義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序跋

聖

豈不以後嗣爲念若能子姓繩繩勿替厥祀則烈婦之心將含笑於地下矣

書讀書說後

國朝 謝文潯 南豐人

勉學者讀經史便將經史葉數與學者時日滿盤打算反覆會計不已又從上中下質衡量疾徐立循循有序之定課其一片惓惓亟亟之心不啻嘔出肝肺然而時過者讀之有嘆息追悔而已惟及時少年自當歡忻踴躍思欲卽日起手余更有以進之以爲所急者立志所忌者意興本志則真切本意興則浮慕除是饑寒交侵俯仰無策逐逐一身謀生不暇此則天之所困莫可如何若乃藉父母餘庇衣食不慮兼之少年神全氣旺可以鼓奮勞苦而不衰竭如此時日而肯以

外好泄之小慧歧之以因循玩愒消磨之是真不自愛者矣
是真可扼腕痛惜者矣所望志切之士一一斬截一歲之中
惟意外之變不可豫擬其餘如歲時伏臘慶弔之不容已者
不得不趨至於人事碎雜可省當卽省之不稍瞻徇篇中所
謂以六十日應事三百日讀書固難定限但雖時時扣算銖
積寸累斷不肯以珠璧分陰浪擲於尋常得已之應接每日
晨午夕夜斂戢專凝恆如富翁積財笥藏日增冊籍日登鑿
鑿可據且兢兢保守不假絲毫蕩散之隙如是者有年不並
陶朱而躋倚頓者無是理也使又有明師良友講貫之益不
自滿假虛已相商則又爲人生最樂事何疑而不爲余老矣
尚復何冀惟汲汲於吾黨諸子弟如望歲然意中口中嘗結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序跋

聖

塞欲言而不能盡今得徐君此篇消我胸膈積鬱惟我諸子
弟勿作文字讀過大振志氣從脚跟下步步踏實陟道德經
濟文章之巔期有以答徐君延頸企足於天下之苦衷而游
亦藉以瞑目云爾

書孝婦魏氏詩後

國朝方

苞

安徽人

古者婦於舅姑服期先王稱情以立文所以責其實也婦之
愛舅姑不若子之愛其父母天也苟致愛之實婦常得子之
半不失爲孝婦古之時女教修明婦於舅姑內誠則存乎其
人而無敢顯爲悖者蓋入室而盥饋以明婦順三月而後反
焉示不當於舅姑而遂逐也終其身榮辱去留皆視其事舅
姑之善否而夫之宜不宜不與焉惟大爲之坊此其所以犯

者少也近世士大夫百行不忤而獨以出妻爲醜閭閻化之由是婦行放佚而無所忌其於舅姑以貌相承而無勃谿之聲者十室無二三焉况責以誠孝與婦以類已者多而自證子以習非者眾而相安百行之衰人道之所以不立皆由於此廣昌何其卓妻魏氏刲股求療其姑幾死其事雖人子爲之亦爲過禮而非篤於愛者不能以天下婦順之不修非絕特之行不足以振之則魏氏之事豈可使無傳與抑吾觀節孝之過中者自漢以降始有之三代之盛未之前聞也豈至性反不若後人之篤與蓋道教明而人皆知夫義之所止也後世人道衰薄天地之性有所壅遏不流其鬱而鍾於一二入者往往發爲絕特之行而不必軌於中道然用以矯枉扶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序跋

聖

衰則固不可得而議也魏氏之舅官京師士大夫多爲詩歌以美之予因發此議以質後之人

書楚國夫人墓碑後

國朝本
首藩臺湯聘諸賢人

按建昌府志載有趙文敏書楚國夫人墓碑楚國爲程文憲文海之妻而文敏則文憲探訪江南所薦士也墓在南城之繞堆宮碑卧於墓側敲火礪角剥落不完流傳於世者絕少戊寅秋余以公事過南城訪諸文憲子孫得見拓本筆法圓勁酷似文敏佑聖觀一碑碑陰有畏吾兒書漉湯不可識而碑首列貢奎書丹趙孟頫篆額與府志所載不符洪景盧有云碑刻不必問所從來但以字之工拙爲斷此卽非文敏真書抑亦金石錄中之秘玩也程氏棄置日久以余訪求故昇

而樹之祠中夫陵谷變遷遺文散佚興元之石筍洛陽之殿
墓殘毀湮沒者何可勝道而此碑荷余一言收視惟謹得以
無恙者又將數百年書其後所以賀此碑之遭而志余之好
事也

書曾子固梁書目錄序後

國朝 李光地 安溪人

自子思子言性又言道所以護中庸塞隱怪者至矣至孟子
之時有告子者立說以賊性而楊墨之徒盛其言以害道於
是性善之旨無父無君之辨反覆累申而不厭自此而更秦
漢以越六代而至於唐則性道之不明已久其言性言道者
獨韓愈爲近之若李翱復性書乃反同於釋氏之意吁翱與
愈講切有素其作此書自位爲不卑矣而如此况其他者乎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序跋

巽

愈之言性不離情其言道也根於情而成於教其匪是而言
性曰雜佛老而言者也匪是而言道曰是所謂老與佛之道
也予讀曾子序梁書曰庶幾中庸孟韓氏之旨者與中庸言
至誠盡性則能盡人性物性而與天地參也其言聖人盡道
則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動而世爲天下法曾子祖其說曰含
智之民肖翹之物有待於我者莫不由之以全其性遂其宜
而吾之用與天地參矣德如此其至也而應於外者皆天下
之達道故爲之衣冠飲食冠昏喪祭之具以教其爲君臣父
子兄弟夫婦者莫不一出於人情與之同吉凶而防憂患者
莫不一出於人理嗚呼其論美矣夫情與理何生生於性也
彼所謂得於內者可行於外不可行於外者斯不得於內矣

其諸中庸合內外之道者與李翱復性則黜情合中庸孟子之言觀之情不可黜也韓子曾子之有得於是所以爲賢也黜情者助釋老而爲之攻者與

里甲議

明夏良勝南城人

景泰間都御使韓公雍撫治定額每里歲派銀六兩非全里者殺其半輕重適均而用自給法之善者也後隨事增派至加舊額之半而所司恆以不足聞正德八年更定仍以近額每里九兩五錢爲率查照丁糧通融均派欲別貧富以定畫一之規然究立法初意各爲里甲以里取之甲而輸之於官者也若不通論全里十甲丁糧之數而止論里正一戶貧富之差則富者所入視舊什九而取之甲者不加貧者所入視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序跋

吳

舊什一而取之甲者不減丁糧既無定數愚民詎能周知吏胥高下其手又不能保其必無也大抵法久而弊弊思變變而益弊不若因其弊而釐之使復初焉其可也又況周禮養民之政曰恤貧必曰安富貧者固貧富者日入於貧豈郡邑利哉敢附論之幸當道者垂采焉

合建黃海岍先生忠節祠議

明徐芳南城人

海岍先生既殉乙酉之難當事憫其節爲給傳護扶櫬還里又十六年庚子始葬先生於黎川之忠孝橋襄事者皆夙昔門下士又三年議祠先生於郡之麻姑山而予友王君素登實倡其役以書來徵一言先是先生死無子元配亦先逝獨如夫人范氏從患難克完其節已遂長齊薙髮結草菴於麻

姑之巔奉先生遺志今十九年矣祠址擬就菴所因地也謹
按外紀文山先生死燕京陰晦半月宮中晝行必執炬秉燭
有言由殺文丞相者世祖爲改贈官廬陵郡公設壇致祭而
風捲神主直入霄漢乃更易書宋相國信國公主始開霽焉
然則文山當日死未幾月元之君臣已兩設主而祀之矣而
昔時太祖始建吳國卽勅禮官立元右丞余闕江州總管李
輔二祠洪武四年又詔建元御史大夫福壽祠其崇獎遺烈
汲汲如此豈不以其疾風勁草之心河嶽日星之氣爲足扶
頽倫而砥季俗雖操韓通之兵而遺君素之矢有不復較乎
先生之從容就義彷彿文山沒而廟祀凡屬人情無不翔景
跋躍願竭心力者特慮時之有未可耳往事如此卽今日可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序跋

序

知矣且祠之宜於麻姑者有三山以丹霞洞天名爲真仙窟
宅讀魯公一碑便使人有傲屣人寰意先生禪解了徹以刀
山作道場忠孝佛仙一機並攝使方平再過驂鸞鶴而話滄
桑宜必有合也一也山有三忠祠爲唐顏魯公宋李文定岳
忠武兩公皆嘗過其地與生平宦轍偶涉者而草樹煙雲於
今爲之生色以先生參錯其間不但峙三爲四名賢俎豆可
無乞榮於異地矣二也節婦胡氏一墓載在姑山祀典考所
以傳特不與姑同污已耳今先生旣死而伉儷中復有死心
禿頂斬然弗奪者比於張建封之盼盼太史公之清娛近時
之獨腕尼張方洲兩節有殊馨矣臣教忠而婦勸節是詞是
墓實庶相贊也三也夫地以人重文山產廬陵而廟貌遍天

下論人物者每以爲豫章光寵先生幸生吾旴薨十九年荒
草寒雲無有一椽以繫瞻仰舉郡之闕不止門下士責也於
其詣爲表其舉之無疑而地之最合者以勸

祀典議

國朝 鄧 旴南
城人

康熙乙巳春旣有事於文廟之翼日建昌牧高公南城宰苗
公念學宮新出蒿藿凡羣公先正之祀主於廟前外者牒下
所司補製散亡且稽之故乘采羣議以獻於是故祀名宦郡
司理姜公志禮當再製主矣功德具在萬厯壬子續志則議
者當從志然志有名宦有宦蹟名宦以志思存宦蹟以俟論
定公與薛公應旂事在宦蹟部中則入祀之年月疑在志後
也祀在志後則又當從議旴人鄧旴議曰公在萬厯間以一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序跋

十一

外藩而疏爭愛藩之庄田且斬中使之鞅而奪之吮萊人歌
思至今其自卿貳告老曰講求運道以與貴要爭利害遠能
匡君耄不忘國固江左之賢者然志第稱其力白吾宗潛谷
徵君之誣以爲能知賢不惑可謂簡要得史法又按志成於
萬厯四十年而公涖郡乃在萬厯十七年以其時考之相距
不遠且方嚮用雖尸祝於去後終避嫌於人存此亦足以見
其時風俗端樸議論正直與後之媚生求福者自相逕庭然
則公之入祀必在萬厯四十年後無疑也何以知其後必入
以薛公之後入知之也昔者入今者毀矣又何以知其必入
於外乘故鄉志之舉與鄉祠並重吾鄉之先名牧鄉獻項相

望矣近年以來如郡守鄔公鳴雷司理陸公鍵之均里蘇民
司理吳公麟徵之清節南城令吳公之屏之除盜皆當百世
祀之以光合漠而新志未修何以徵信良之大王父太僕卿
鍊初入臺卽劾去閹媚盤結之冢宰閩粵三吳繡斧所及如
白故中丞王忬之冤疏起海忠介瑞於廢籍拔帥陳燐於理
薦劉吳李甯遠父子當時皆得其用事皆散見葉公向高馮
公琦志傳及各地名宦鄉賢錄中而通紀僅載其疏止磁造
一事何畧也大父刑部郎允瀄當天啟癸亥之秋同官之拜
舞璫祠者奪職去幾不免事與黃公汝享同紀載亦缺焉畧
具鄉賢崇祀錄因念公卓卓大節如諫王庄議運道他日國
史詳畧未可知意必有散見於方州者嗟夫宦蹟之傳有幸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序跋

五

請改折新邑糧米議

國朝

楊日升

新城人

新城僻處山谷爲江右東南盡境邑東西南三面各數十里
俱接壤間封山地多而平地少悉皆小溪小澗舟楫不通卽
桴筏亦且阻塞惟沿北一帶自縣達府有河如線僅通小舟
又多灘與梁與石迤邐其中言其灘則有傅家灘聞家灘官
家灘北門擺楊家墩橫灘松塘灘彭家灘鮎魚灘雕峯灘羊
角灘西坪灘凡洲露石錯若杯水覆坳堂之上耳小艇過之

日僅可移數武言其石則有鸕鷀石羊牯石碯石香爐石言其架則有新豐架竹篙陂架崩山架八仙架凡皆頑石布列或蹲伏水中或隱現水面所在之處滿流迅急舟筏觸之載胥及溺往往然矣其最甚者則莫如水濺架是架也俗呼爲愁人架其石則疊布橫亘幾滿河面其水則雪濤怒波峻疾洶湧春漲之時舟行必附岸駛不可支每多暗與石觸水涸之際舟必由河中逐溜奔騰又多明與石衝此爲壞舟之要害招招舟子望之而却顧矣通計汾河不下百數十里始達於府而山溪之水倏泛倏涸觸石坐淺所在皆是且每歲糧米兌運又必待秋盡冬初適當水涸之時負運者多踟蹰而難應舟載者每沈覆之相隨歷年以來官長誤催徵之考成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序跋

五

里民多追賂之痛楚職此故也伏懇鴻恩大沛念倒懸之久困出湯火於一朝委官勘實具題請照廣昌宜黃彭澤諸縣一例改徵折色永著爲令則正供如故上不誤

朝廷之軍需中不累府縣之考成下不苦里民之坐困一變通問而公私交利矣

廣昌條陳利害議

國朝 羅 榮 廣昌人

廣昌雖下邑蓋甚繫湖東之要害也西通虔路東屬閩界無根餘蘖莽聚桂苻生斯土者瓊尾流離淚零邱葛其爲江頭寫哀垂老言別者不知幾何矣茲兩岩遊魂命在旦夕諸將士棲風雪枕戈鋌剪棘堙泉緹藤築柵昌士民銜悲隕涕望切更生各獻米豆相安枕席願靖亂猶易而弭害爲難殘破

之餘撫綏尤切此古大臣不以一夫而遺之不以地小而不爲也采葑采菲恭承明問得以言之無罪焉其一則根株宜靖也無赦之國其刑必平今賊黨盤踞久經歲月各境接壤實繁有徒殺以止殺利用重典恐偷生此日而後將刀鋸莫及也其一則扞擻宜勤也比閭夜柝由郭達郊遠近傳呼編期輪值鄰父可疑不妨隱告郵亭駐客必欲知名定爲十家一甲十日一輪每月以三夕之勤而享二十七朝之逸無論明火巨盜身命攸關卽鼠竊一囊豈僅足償巡警之費此則無地不宜行無時可或緩也現在奉行尤宜申飭其一則罔訛宜緝也急着或爭先後軍機介在微芒乃有因事造端乘機鼓舌遂以讐訐之謗而操議論之權值此籌兵轉餉棘手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序跋

五

攢心局外傍觀何知疴癢詩云民之訛言甯莫之懲蓋謂此也其一則刁訟宜懲也蝸角忿爭士田結隙錐刀競未欸揭相高亦思賊巢未搗烽火震驚之日全宅立毀一命懸絲奚暇訟耶幸獲小康宜急捐忿隙以庶幾興讓維風其一則訪蠹宜除也巡方所過奸蠹益神緣近時訪察動簽殷實每先計其能完贓罰與否而善惡爲第二義富戶爲一網之收衙蠹有公派之例則真惡依然未訪民間適以重困也至於猾胥漏網線索神奇井里吞聲尤宜剪緝其一則重息宜禁也普天之下財盡民窮况下里軍興有田盡石五穀無所出林無竹木墻下無桑池不鱗征輸日以急而稱貸取盈田園皆鳩毒之具矣又或戶書一充經承則奸黨日餌重息每兩七

折每七兩月息三兩其所爲折數母錢又皆衣飾等物經承
素窶肆然結債勢必乾沒侵漁無所不至及索負臨門悉將
庫票註數以償人皆不輸於公而入於私一縣有數櫃焉致
完欠不清官民並困計無所措從亂如歸職此之故漢嚴安
有言民離本而徼末末不可徒得故搢紳者不憚爲詐世不
知媿奸宄浸長太史公亦謂本富爲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
也其一則異端宜闢也史記謂九黎亂德民神雜糅夫鬼神
與人相喻者無言相示者夢寐至灌鬯之餘則長者敬抒孝
子情盡而民神介然矣近廣昌四鄉有一字教不審一字謂
何然蠟聚眾以先入爲次遂至父子易位恐覆轍再蹈滋蔓
難圖也數者所聞未尊見地未廣所謂針盲炙腠拯溺救焚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序跋

五

恐千慮而無一得焉書生際此度無奇才異力又不習於風
角象緯兵家秘計惟是敦行誼美風俗庶幾觀於鄉而存王
道之意焉獲上痛哭之書以竟里巷之說安得如東漢仲崔
兩君子究以野議而爲昌言政論也哉

撫卹難民議

國朝

丁步會
濼溪人

今歲初夏諸進士朝考

天子試以撫卹難民疏未幾六月初旬折內淫雨不止田廬
漂沒不計其數報災者凡九十餘州縣

天子命有司急爲粥以食城郭之饑民旣蠲減秋稅而又分
遣使者巡視州縣被災之輕重而加賑恤焉蓋

聖主憂憫元元當其無事常不忘未雨綢繆之意及其見諸

行事則其愴懇周摯有加無已如此也步曾竊謂

天子以好生爲心而宣布德意使難民得以蒙業而安不失其所者有司之責也今民之困於災者如彼其甚仰食於官者若此其眾爲司牧者其可不早爲善後之策乎昔宋河北地震水災詔代粟五百萬石賑之令州縣爲粥以餉饑民曾鞏謂若此是農不得復撫其耒耜商不得復通其貨賄工不得復治其器皿閒民不得復轉移執事而羣奔走城府以待升合之食也其議猶在準古揆今事有可類推者夫民饑而以食哺之前世行之者眾矣然特一時權宜之計非所以爲經久之圖也孟子曰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後世均田之法難以復舉則民之自食其力者卽恒產也今有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序跋

十一

司分巡諸州縣者尚未及報舉其數而京城之民食於官者業已數萬當此夏秋之交暑將退而寒未至民露處者猶未病甚也彼瀕於死而幸得升合之食以苟延旦夕之生其歡欣鼓舞可知也若霜露旣降寒氣總至而無廬舍衣褐以禦寒卒歲其將何以堪之在京都官捐俸以助賑而又

特下納粟拜爵之例此皆不得已而爲之者國家之經費有定數而民之一日再食不可缺若聚數十萬之眾羣仰食於官而無所底止其將何以給之若賑之於前而棄之於後則恐今此之恩不足以弭後此之怨未審有司將何以處之也且夫比閭族黨之民欲其常聚常聚則相親相睦而易以爲善被難失業之民不可使常聚常聚則一呼羣應而易以爲

非其勢然也程子曰用兵以能聚散爲上又曰韓子多多益善分數明也不獨用兵治民之法亦然若聚饑民於一所失其本業而有司撫綏之不終其不能羣坐以待死可知也俟其有動然後禽獮而草菅之不亦傷乎卽幸而無事而男女奔走野處或城郭湫隘聚處蒸鬱而疾病生焉亦不可以不恤也竊以爲民之被災有甚不甚有田廬故土已漂蕩沈澌而無可歸者有室廬漂毀水旣退而故土可治而復居者有廬舍頽圯尚可修復以無食而去之者其來者當聚而告之書其姓名籍貫若干口去城遠近若干里平日所業何事水勢已退故土尚可居否其有歸者則又與以數月之食而又計戶與之錢使得以就故土築牆垣葺屋廬具什物爲居處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序跋

七

計秋冬水退麥尚可種則使之復其本業謀來歲之食其無歸者則或援以官地而散給麥種或使之就役河工得傭錢爲仰食俯畜之資如此則丁壯皆得以復其業不待長廩食於官矣惟其老幼孤弱疾病無依者則官爲棲舍而廩給之耳若夫鄉邑之民則官給銀米擇富民之讀書有行義者使分給其鄉而坊正里保分司其役官給以簿使上其數彼所與者皆其鄉隣熟識之人必不敢爲侵蠹之事其有勤於撫卹出財以佐賑者官爲申聞而嘉獎之如此則官之所爲者甚簡而有要而民得以實受其惠矣而其要則在有司之得人蓋在官之胥吏不能皆善良貪饕之習與性俱成有司不察而一切假手焉或遂爲所餌而與之分利則乾沒公帑以

私飽奸橐或與之賈怨而名亂未可知也昔有明中葉荆襄流民爲患者數十年國子生周洪謨著論私議其事議聞於上朝廷命尚書原傑往撫流民遂立治所於鄖陽如洪謨議襄漢之間賴以安堵今原公猶廟食於其邦而首發其義者洪謨也夫士大夫之於世惟其言之有利於民生斯已矣何必功之自己出哉故敢述其所見者如此當休明之世而小子妄有言焉爲咎大矣庶幾有採芻蕘之詢以上慰疇咨之心者乎

仙壇記碑辨

國朝 翁方綱 北平人

顏魯公書麻姑仙壇記大厯六年四月立据歐陽集古錄王象之輿地碑目及宋人寶刻類編皆云大字小字二本並在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序跋

五

撫州趙明誠金石錄則謂陳無已嘗云聞諸黃魯直小字本乃慶厯間一學佛者所書魯直猶能道其姓名無已能記也陸放翁云魯公此記有大小二本蓋用羊叔子峴山故事李端叔云以此碑與中興頌參較則知大至方大小至粟粒精神位置不差毫髮鄭夾漈通志金石略亦云小字本是魯公書柳待制道傳云小字本楷法尤精緊比聞舊石焚燬山中重刻無復筆意吳草廬云麻姑碑在吾鄉舊爲畚地所湮重刻至再字體寢失其真据此諸字之說則小字本亦皆以爲顏書也近日孫北海云仙壇記字形大如指頂筆筆帶隸意不知何時毀壞世無見者今所見乃忠義堂本耳而都元敬及王漁洋皆云被焚者廼臨川大字本而南城山中之石至

今固無恙也漁洋又云大字本乃臨川舊石燬後太守梁君重刻於建昌府者末云奉議大夫建昌府知府梁伯達重建卽草廬所謂寢失其真者也愚按漁洋先生此說非也元時建昌路至明始改爲建昌府若草廬之時安得有建昌知府之稱梁君蓋明時知郡於此而明藩益王潢南道人重刻一石載萬厯乙酉雲間季鷹雁山跋云予來守建郡見此石匣置郡齋啟視之石方廣盈尺中斷字多磨滅不可辨因以羅大參近溪所藏舊本重鑄之併刻衛夫人褚河南虞永興歐陽率更薛稷柳河東李北海諸小楷於碑陰又載羅跋云是碑失去旣久洪武初郡守新學宮見舊刻於聖座東偏爰委仙都道士立石殿隅正德中山溪樵豎於澗底拾出其碑板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序跋

五

字跡猶無恙先君以其奇遘輒珍襲一幅後碑入郡中漸就剝裂觀者每爲悵快茲郡公雁山季先生將圖翻刻而莫獲真本得是册遂命工入石潢南自跋又云此石爲一守橐之歸而命俗工摹一碑於郡余因仿宋搨命工精刻函之邸中其碑陰衛夫人等書一一並留不差毫髮据此則潢南重刻本卽雁山所刻石所謂盈尺中斷者是也潢南道人者各翊釗据明史諸王年表翊釗卒於萬厯三十一年而雁山刻石在乙酉乙酉是萬厯十三年則知潢南卽以雁山本重上石耳梁伯達季鷹二人皆明建昌知府而今建昌府志秩官條下皆失載其姓氏爲可惜也至草廬所謂吾鄉石本永叔所謂撫州石本者蓋宋時南城屬撫州故謂之撫州本而都元

敬王漁洋竟以爲臨川有此石則又誤也綜諸說考之則小字石本其來已久不必以山谷之言竟爲鷹作而今日盱江書院所刻雖止近人重摹然以余所見大小諸刻不下數十本此本摹手尚可與世所行諸本相印證且以季雁山所云中斷之說驗之安知其非卽雁山本之嗣續耶予按試來此篋中攜書不多未能廣爲徵引姑就所知而識其大畧如此姑溪集所謂以中興頌與此碑參較者此言其大畧耳愚因斯言進求之而得是碑之真也唐人正書傳世者莫多於顏書顏書之正楷在今日最著於耳目者約有三種一種方整者浯溪中興頌西岳金天王廟題名東方像贊臧懷恪碑家廟碑是也一種遒緊者干祿字書是也一種冲和者宋廣平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序跋

本

元次山茅山李元靖殷君夫人及此碑是也其他如入關齋記則品高而不真多寶塔感應碑則品下而不真皆宜別錄者也惟此碑字極小而重摹者多於是近日相傳之本三種體秀俱有之就予所見不下數十種自舊榻善本以至坊賈鑄本頗多摺拄而辨別最難有方整如東方家廟者有遒緊如干祿者又見有字稍大之本竟似入關齋者以愚評之皆非正也斷以此冲和近廣平者爲真何者唐人小楷未有小至於此者就後人摹本言之惟褚河南度人經陰符經耳顏書雖筋力峻厲而其正派實出於褚河南故觀此記者必以河南度人陰符爲之圭臬斯得之矣徐壇長跋此記以新安上山吳氏本與北宋越州石氏本並稱然陳思寶刻叢編所

載石氏帖目內無此記而文氏停雲館所摹小楷多出石氏帖亦尚不能以廣平之沖和例之又王虛舟云南城原本見鞭着經背獨作具鞭疊之皆作二爲小異然見鞭諸本皆作見何以南城原本獨作具殊不可解而重文作二諸本所同則虛舟所見其果爲南城原石與否亦無確據也要之顏書出於篆隸而適當開元天寶隸法厚重之時是以正書格局四面寬廣不留餘地視虞歐之分行布白者稍有間矣在豐碑大書其氣壯偉尚不覺也至於作此蠅楷亦復字字肩摩櫛比外無餘隙譬之同席並坐肘膝相倚則必其氣舒和而暢悅庶可以少安耳若再以峻厲行之則岌乎不可終日矣是以論顏大書至臧懷恪碑擠密極矣而幸賴出以瘦勁論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序跋

全

顏細書至麻姑壇記亦擠密極矣而幸賴出以沖和蓋茅山元靖碑與此記皆續述仙蹤之文故其爲書亦超然逸舉化嚴厲爲靜穆昔人論焦山瘞鶴銘或以爲右軍或以爲魯公雖不盡足据而理可相通也黃君所摹此本出於近時是以人多易之予來觀始斷其從善本出而此郡猶存此蹟未可輕也石今在盱江書院多士肄業處也愚方戒諸生毋爲軟媚之俗書而喜見此摹本雖刻手不精兼有訛字而其遺意則有可悅故舉其概而書於後

周禮九夏左傳三夏說

國朝

章履仁

南城人

九夏樂也非詩也樂有譜師工以譜奏相授亦如九淵九莖可播之絲竹而實無辭耳左傳金奏肆夏之三國語金奏肆

夏繁過渠皆未嘗指其爲詩呂叔玉好爲琴鑿以時邁篇有肆於時夏語思文篇末亦曰陳常於時夏遂連執競強配爲三夏執競者昭王後詩也周禮周公所作也九夏旣爲詩矣昭夏何獨虛懸以待後人之補耶觀朱子集傳所引先韋後呂已寓軒輊况肆訓陳夏俱訓中國叔玉欲附合九夏之解乃以肆於時夏爲言遂于大位謬之甚矣其合繁過而一之猶小異也或謂以工歌文王之三與歌鹿鳴之三推之則三夏當有詩不知奏者堂下四垂鐘聲之調也歌者堂上琴瑟之音也歌奏固自有辨且不曰時邁之三而曰肆夏之三左氏之文義粲如也安得執彼概此哉竊謂近代儒者拘文牽義不求通解卽如穆叔所謂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者特指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序跋

三

其一節言之見非使臣所敢與聞耳郊特牲不云乎賓入大門而奏肆夏言諸侯之宴享賓客也又曰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明乎大夫用之則爲僭若諸侯爲兩君之好何尤焉且文子亦晉賢大夫也肆夏果爲時邁則昊天其子乃冒昧奏之不幾如歌雍之三家乎哉學者類言尊經經有明證而偏從呂氏之無稽徒知詩爲樂章以合於樂而不知樂自有譜而不必詩者詩之與樂一而二者也如九夏者樂也非詩也

新城田租說上

國朝陳道

新城人

田計畝分賦別九等古今通制顧其法不能徒行也歲久弊生高下多少並失其故明制丈田冊籍藏之藩庫暨各州縣

衛副本散布鄉都里甲便民稽考時或有所侵隱故爲藏匿猶得追尋官冊而糾正之

國家賦稅輕減民樂輸將有司見上供無虧蔑視其籍因循已久漫漶湮沒冊之存者十蓋二三矣而新城尤無一留遺問畝分步算上下科則故老茫然也俗但以石斗名田田供租一石稅糧三升而斗斛大小不一南鄉石視官斛大六七升田且腴西北多磽田石小官斛五六升稅皆同科稍清晰者則有老牙桶與官斛等糧二升七合小牙桶少官斛糧二升五合之別然此類十之一耳他皆漫無別白且田無定額石斗往往隨人自占邑賦未嘗加而田額日增故有田多而賦少者亦或賦多而田少鄉民買田承種田入稍薄仇視其主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序跋

三

抗持之風漫衍浸漬雖豐入者亦且效尤爭訟盈庭主佃交困皆田則不清所致也余聞南昌新建佃田者上則畝止租二石中或一石五六斗下則畝率一石新邑志載每十五畝五分六釐有奇合科糧一石以俗例三升糧額通較每畝合租穀二石一斗餘視他處上則且溢豈新邑田則獨寬耶抑或田浮於賦耶非丈量復古畝分不可得而稽也明萬曆初以賦稅不均詔天下文田江西參政喬懋敬上議丈量法甚具屬吏奉法急促以增額爲能民訴不平事幾沮建昌守許孚遠獨力任之以爲及今不治冊籍散亂後益難理請覆丈田分三則曰上中下塘二則曰魚池蔭塘地二則曰肥曰瘠田地圖形長廣具載鱗冊時建郡屬邑惟廣昌民自言糧均

求不文他皆案行如式新邑令章宗理尤勤心措汪民大便
今於丈量事益難言矣見諸文以備觀風者採焉

新城田租說下

陳道

昔之議丈者以平賦稅今則重在均租建郡田皆主佃兩業
佃人轉買承種田主無能過問其弊滋多故議丈視昔尤急
然細分九等高下相去僅毫芒易眩不若三則簡直無欺新
城田皆依山傍溪其高下一因山水故惟山深水沃平疇塗
泥之地可爲上則去水稍遠待人力漑糞者爲中則下則沿
山臨谷畸零小坵大水旱不能任中歲猶可爲田若夫童山
惡水歲受旱澇疏薄不宜稻者當別之爲地使種菽粟麻蔬
上田畝租二石中一石六斗下一石二斗地或五六斗賦稅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序跋

畝

如之通計邑境糧數等次而均分之無溢無歉租定賦平卽
有訟獄可按籍而理其法先將弓步積算諸圖形徧行曉告
都編一字設鱗冊數本鄉各舉公正三四人同往丈量官監
之主佃並至田所公同區別上中下則長廣圖形核實註草
冊別給一票與田主收執後有訛誤持以爲質至於積畝成
賦人可自爲核算便易莫過於此田旣均矣水利興焉高燥
之地勸民築塘聚水灌溉塘地租賦凡受水者均之瀕河則
立車引水其費一責於田主此又變瘠爲腴之方不可不籌
也

書涂築野格致誠正解

陳道

後幅論議卽曾子忠恕一貫微旨程子天德王道其要在慎

獨亦此意也。揭出好惡總關，使學者知肯綮下手處，尤爲切到正訓。一似仍是誠字界內意，誠後大段私欲僞妄已除，所累者意必固我膠滯爲累耳。故傳只以有所言有所則偏偏則不正矣。格訓通甚善，謂通物之本末可也。謂即萬物一體似太快，非致知甲裏事。程子有云：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此合內外之道，擬是格物句正解。與通字恰合。向嘗謂易繫傳仰以觀天文，俯以察地理，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數語可注格物致知。夫子大象觀玩六十四卦，並取爲修己治人之則，可爲物格知至之證。初學未能到此師，其意焉可也。謂必窮盡天下之物，固非坐定身心，意知家國天下，亦覺太拘。通得來何物非身心家國要在能。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序跋

李五

切已返觀耳

李泰伯曾子固學術優劣論

國朝

黃

祐

新城人

建昌至趙宋時，人物始盛。而李泰伯曾子固尤傑出。二子皆立言之士也。今執事以二子之學術優劣合生等論之，蓋立言必本於立德，執事之所見者大矣。昔子固生去聖既遠，濂洛關閩未興，以前識者稱其文詞可方龍門昌黎，而其歸必止於仁義，非學術純正不足幾此也。又鹿門茅氏輯唐宋八家古文，而子固與焉。科舉之士咸誦之，其學益顯。至泰伯文字流傳，不如子固之廣。又讀其書者，以所著常語爲毀孟則益羣然疑，雖然常考之矣。泰伯之學根於禮，蓋本仁義道德，非禮不成之說，而暢言之時至五季三綱毀裂，禮教大壞，維

挽末俗此爲著切聖人復起其言不可易也爲大學說書時
會胡瑗卒權同管幹太學胡瑗作原禮以爲民之於禮如獸
之於囿禽之於網魚之於沼君子謂泰伯所見優於瑗則其
學術豈可訾議也哉至疑爲毀孟者傳其舉茂才異等時試
六論不得一語人曰吾無書不讀此必孟子註疏也遂擲筆
而出此尤不經之甚考泰伯寄祖無擇詩中自序試事有曰
捉筆析所聞移時數千字又曰炙背雖自奇甯當至尊意則
擲筆之謬不辨自明又其衰老婦詩有云天民固有窮鰥寡
實其徒仁政先四者載在孟氏書何其尊孟子信孟子之甚
耶無擇序泰伯文集稱其有孟氏深心朱子謂泰伯文字得
之經中皆自大處起議論仁政云云亦所謂得之經中能見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序跋

六

其大者也無擇與泰伯爲友朱子去泰伯尚近其所論宜可
信然則余隱之謂常語爲僞書不其然與且夫君子之學古
也取其大者要者尊信之而已矣若其因時因事以立就原
不妨各有異同如司馬溫公有疑孟子十一篇世人無議之
者豈非溫公勲名炳炳爲三代以後所僅見泰伯則遇齊官
卑未展其用故敢於指摘之與世俗無識軒輊失平往往如
此嗚呼聖人不作後之學者不獲與聞大道泰伯子固之流
讀書談道以期修明於萬一未知於七十子之徒可望何人
而要其均不失於正則二子之學術不必以優劣分者矣或
曰當時忌子固者謂其行誼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故不
獲大用嗟乎忌之矣則何所不可詬病而又甯獨子固也哉

藝文志卷九

書 卷九之六

與曾鞏論氏族書

宋 歐陽修 廬陵人

修白貶所僻遠不與人通辱遣端人惠書其勤豈勝媿也示及見託譔次碑文事修於人事多故不近文字久矣大懼不能稱述世德之萬一以滿足下之意然近世士大夫於氏族尤不明其遷徙世次多失其序至於始封得姓亦或不真如足下所示云曾元之曾孫樂為漢都鄉侯至四世孫據遭王莽亂始去都鄉而家豫章考於史記皆不合蓋曾元去漢近二百年自元至樂似非曾孫然亦當仕漢初則據當莽世失侯而徙蓋又二百年疑亦非四世以諸侯年表推之雖大功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書

一

德之侯亦未有終前漢而國不絕者亦無自高祖之世至平帝侯才四傳者宣帝時分宗室趙頃王之子景封為都鄉侯則據之去國亦不在莽世而都鄉已先別封宗室矣又樂據姓名皆不見於年表蓋世次久遠而難詳如此君曾氏出於鄒者蓋其支庶自別有為曾氏者爾非鄒子之後皆姓曾也蓋今所謂鄒氏者是也楊允恭據國史所書嘗以西京作坊使為江浙發運制置茶鹽使乃至道之間於今云洛苑使者且從所述皆宜更加正者山家無文字尋究幸察

寄周禮致太平論上諸公啟

宋 李 覲 南城人

右覲啟伏以王者之法人必有業梓匠輪輿則當通功易事瘖聾跛躄亦以其器食之故終日無所用心孔子以為誠饗

斯賊夫糧食楊雄之所惡觀蚤以薄祐不能及時上乏騏驎
千里之力下無鉛刀一割之效退藏山野日就衰老雖然用
農夫之穀分工女之帛既得以不死而無益於人平生技能
唯在筆墨矧可不勉竭其狂愚伏惟明公嘗以文知今也敢
以文請十數年來篋帙所存瑣瑣著述不復有獻謹錄周禮
致太平論十卷塵於下風世之儒者以異於注疏爲學以奇
其詞句爲文而觀此書於注疏則不異何足謂之學於詞句
則不奇何足謂之文惟大君子有心於天下國家者少停左
右觀其意義所歸則文學也者筌蹄而已日月光明固不待
燈燭之助至於豐屋之下幽室之中臨照所不到處雖銖油
寸蠟豈無頃刻之助耶聖人在阼賢人在庭而小子言焉庶
有補於萬一也臨啟慚惶何所逃責

建昌府志卷九

藝文書

二

答南城傅子淵書

宋陸九淵金谿人

三復來書義利之辨可謂明矣夫子言君子喻於義小人喻
於利孟子謂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讀書者
多忽此謂爲易曉故蠟等陵節所談益高而無補於實行今
子淵知致辨於此可謂有其序矣大端旣明趨向旣定則明
善喻義當使日進德當日新業當日富易之學聚問辨寬居
仁行中庸之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皆聖人之明訓苟能
遵之當隨其分量有所增益凡此皆淵之所願從事而願與
朋友共之者是後新工與見南軒所得願悉以見警書尾善
則速遷過則速改之語固應如是然善與過恐非一旦所能

盡知賢如蘧伯玉猶欲寡其過而未能聖如夫子猶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論語載夫子稱顏子好學易大傳稱其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乃自其好學而能然今子淵所謂遷善改過雖無一旦盡知之心然觀其辭意亦微傷輕易矣愚見如此子淵以爲何如

與南城傅克明書

陸九淵

今時士人讀書其志在於學場屋之文以取科第安能有大志其間好事者因書冊見前輩議論起爲學之志者亦豈能專純不專心致志則所謂鄉學者未免悠悠一出一入私意是舉世所溺平生所習豈容以悠悠一出一入之學而知之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書

三

哉必有大疑大懼深思痛省決去世俗之習如棄穢惡如避讐寇則此心之靈自有其仁自有其智自有其勇私意俗習如見覘之雪雖欲存之而不可得此乃謂之知至乃謂之先立乎其大者何時合并以究此懷

答傅子淵

宋朱子
安徽人

示喻所得日益高妙非復愚昧所能窺測但願更於小心密察處稍加意焉則所謂主敬窮理者殆亦緝熙光明之所不可已者而初亦不在渙然心喻者之外也包黃諸君各精進損去舊習甚善但恐似此一向掠虛則又只是改換名目也超宗遠來殊未有以副其意者却似於已分著實處未知用力又與諸兄大相反也已喻其就彼商量雖稍過於簡約亦

無害耳

復朱晦庵書

宋傅夢泉南城人

比在此中追繹去冬教旨其於天人理欲之數可謂劃然分明俾學者不致迷誤乖方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惟窮理以致其知之事尙未有慊於中者蓋理其目固不能以揭其綱必物物而求之而於一物之中稍有硃累既曰不可即使放過而尋此一物而求之多歷晦明已不能有豁然貫通之候矣靜虛之神既增憧擾而天下萬事萬物皆爲之阻滯而不得前豈他物盡通衢坦道而此一物者獨成停淵斷渚終不得放而至於海乎此中議論尙須更作語言毋令學者行坐支離迷頭覓項也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書

四

與胡柏泉總制論弭盜書

明李萬寶南豐人

久欽德聞幸借福星慶慰之私有非楮穎所能具述者茲以地方警急荷戈城隅寒暄常敘未暇瀆陳近日聞廣有名劇賊出犯吾省各巢俱空自一省言之建昌爲切近自一府言之南豐爲尤急蓋廣昌新城爲賊之所必至而宜黃樂安爲賊之所經由自三十六年以來連遭殘破而今歲爲尤甚若石油楓岡橋潔灣沙窩俱屯一月殺傷焚蕩淫汙擄掠慘不可言亦臺下所不忍聞者若非大加振舉則孤城決不可守南豐不守則長驅四出建昌撫州恐貽明公將來之憂也爲今之計惟有責城守備增兵訓練定立條規假之賞罰若士兵足恃則聲勢日彰賊少則可勦賊多則可敵決不至如近

日閉城坐視自保岌岌任其縱橫飽滿而去也生也利害剝
床朝不謀夕雖廓清埽蕩之算不敢與聞而綢繆牖戶之私
不容自默茲輒不避煩瀆仰控明臺惟我公意向所加則精
采百倍長城之倚特在公一筆之下也今之當事者應文逃
責民隱漠然依準既行百事俱了生居是邦敢盡言哉迫切
饒舌惶悚待罪

與許蓋齋論救荒書

李萬實

此月初旬本縣米價騰貴兼以陰雨連綿在城庶戶俱無蓄
積各兵買米未免抑勒米舖爲之罷市縣官多方勸借僅可
支持五日衆兵因而騷動羣聚放言人懷危懼若過月半則
空營絕粒此輩平素猖狂豈肯枵腹靜守意外之虞恐非臺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書

五

下所忍聞者昨縣官申請借賣倉稻誠爲長策蓋倉穀乾燥
不必晒晾即可成米八月抵償易於聚沙在官府既獲出陳
易新之利營兵即可濟朝饔夕飧之急百姓因得免朝不謀
夕之憂而臺下亦坐收排難解紛之績一事行而四利具計
無踰此者也伏乞仁慈軫念地方危急百姓愁苦勿泥常格
俯賜允從則萬民幸甚不肖幸甚若候通詳方始發廩則五
日之外恐臺下欲借無及矣蓋三月四月糧銀未到卽今非
獨無米煩聒之詞不敢盡述憂淚詞激不覺唐突悚息悚息

東季鴈山郡守

明 羅汝芳 南城人

惟我公祖厚德渾成英標挺立涯涘無容識窺底止未堪量
測芳仰承宿契傾企下風者久矣昨乃洞覲冲襟渴諮溫問

是則忘喬嶽而需拳塊釋渺漠而挹杯淨也芳自受命以來
屢求仰答萬一顧我公祖臨泣數月凡所措施於郡中事理
整頓似已無餘卽欲瑣瑣指陳亦覺贅縷無謂今姑掇拾素
所究心者奉塵台覽是故老生之常談然千慮一得未必無
少補於分寸也芳聞之先輩云人在仕途自作郡以往資級
漸尊去民益遠凡所措施類多彌文而鮮實惠求如作郡之
朝發而夕至念舉而澤流何啻倍蓰而千萬也哉故達者於
此三年之間一刻無令虛過凡民之所望於我而我之所加
於民者真若家人父子之相需骨肉恩義之兼至則功力止
在三年而譽聞足綿沒齒卽將來子姓亦世世猶藉餘休所
以語其立德雖潛而特顯語其建業雖隘而彌充語其揚譽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書

六

雖暫而極久惟以燥心處之鮮不入寶山而空度者矣至於
古人稱述二千石者必曰循良蓋循者率其所固有而良者
本其所自生循則泯造作於外而良則息意見於中故誦循
之一言令人興純實之想誦良之一語令人啟愛戀之私詩
云愷弟君子民之父母此則循良之初詠也是以有識者雖
處臨民之位實篤親民之心所最貴者無分遠近大小使之
皆洞見我上人公平取舍利其所欲爲背其所欲去明如照
燭而弗疑信若斷金而不易已意旣平衆志斯定故勢殊者
必以法運地密者可以心孚此守令之所以大異諸司若臺
閣之尊則無復論矣然孚心之要維三蓋僚友者昆弟也貴
聯之以情摺紳者賓客也貴接之以禮生儒者子弟也貴育

之以恩否則僚友解而法紀相乖搢紳離而議端浮動於是而求上下之心之孚也得乎哉又先輩嘗云官績之在地方已雖極其用心民亦便其爲福及更數手未有長永不變者惟廣收英俊子弟而善教之或以文藝或以理學開其顛蒙而作新志意則相傳習久而彌昌譬之嘉禾珍果初止一芽後幾滿叢矣是則恩在生儒視諸僚友搢紳尤其所宜汲汲者也然作守聲華自循良之外亦有以廉名者亦有以能名者廉則重其操持之峻潔能則多其事績之昭彰此近世共稱卓異而視諸循良効驗誠便且捷也而古人卒舍彼而取此者何哉蓋作其氣而力易墮頹濃其情而味非雋永也且旣謂之循則規條中可憑仍而事無難集謂之良則心體本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書

七

自明淨而人無難知循良自足以該廉能彼亦廉能而已矣則去循良何啻千里也耶但計其末後享之終身而延之來世其得失多少又何啻千里也耶某竊觀之入之事功每成於資之所近若我公祖順應之才休閑之度和雅之容於一切戚欣巨險似了無芥蒂於襟懷亦寂無幾微於顏色此循良之在我公祖真天植其性然者豈非地方士民百年之盛際也耶芳復以江省列郡參之其富饒貴顯愈於吾盱甚衆至風氣清淑而不俗質習平柔而鮮鬪生業安阜而無苦廉耻崇尚而弗紊上惟無令令則卽從上惟無勞勞則卽効現雖列有藩封視之他所亦恭儉大不相類以茲地而更得我公祖之盛德雅度臨之在我公祖又復內正其志外省其方

卽數月之善政善教以終且成之雖欲不以循良稱之得乎哉雖然正志之說如前亦少悉矣若省方之意請更爲我公祖詳之大都盱郡爲邑者五而邑之風氣各處不同如南城則地廣人衆山多田少穀食則仰之各縣財用則藉之商販故民間勤苦而重費柔奸而巧取若上人好嗜少偏則多方中之往往入其機局苟能率之以正則趨而之善比他邑將爭先矣至若搢紳士人安分守正恭慎無犯不徒遠過各邑卽合省亦爲寡儔其次則廣昌亦甚相方但直率淺隘人雖寡過而終多陋習至若易治則與南城等耳若恃志相高人侈服用南豐其最新城近亦類之乃瀘溪界在南城之間其風俗亦大宰相仍芳嘗早夜靜思圖維畫一之道以坐化吾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書

八

盱最先莫如鄉約大集士夫舉監師生髦倪每月朔望講談孝弟倡率和睦俾一切郡邑俱知歸向其次戒約左右暨佐幕官僚清白一心以承休德間或出示廉訪而警惕之久則自成風矣至於詞訟不能不受而問斷復宜從輕則搢紳無囑託而吏書無弊擾衙門凜肅體統尊嚴血脈貫通恩愛流洽循良之譽廉能之績不於我公祖今日而復見哉

上府館當事言馬政書

明徐

芳

南城人

馬政事某不揣卑陋妄陳可否違衆欲犯羣怒以冀不可必得之舉自知戇心孤立言出禍隨然禍在一身者小禍在地方者大與避小而得大無甯受之故不避煩激再吐愚謬某聞政治之要興利不如除害非害急於利除害乃所以爲利

也然害不同有目前之害有一歲之害有數歲數十歲之害目前之害可已也一歲之害可已不可已也數歲甚矣至數十歲則尤甚若馬戶僉保則又不止數十歲之害歲歲無窮之害也故吳馬兩父母革之於前王父母持之於後其中規畫詳明憂思深遠糧銀可以增派而必不可累一人之身馬價可以驟加而必不可開僉保之竇蓋明明以養馬之費屬之官徵養馬之人責之官募自是與民無患矣雖馬之便民一書兵胥馬頭惡而去之然就中梗概載在碑文昨所呈者班班可考也夫國有善政方將百世守之今勒書紀石成憲昭然遠者十餘年近者纔五六年而一二奸徒垂手潰壞可爲痛哭流涕也且夫壞法而有益於政雖復窮變之勢萬難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書

九

自己然仁者猶慎言之何則立政以宜民未聞疲民以成其政也今也僉保之說蓋將執鄉民而責之養馬也夫鄉民也而欲加之養馬之任乎而能乎且將遍鄉民而索其可以養馬之人也夫遍鄉民而索之欲使受之者快然無所難乎而能乎且使受命而索之者索一人遂自一人止乎而能乎如其能耶則民力所優方踴躍以赴并無事乎僉保矣如不能耶而故僉之而又索之又遍索之是爲奸人設網也是爲包充毆利也當其未報必將乞免於先當其已報必且求脫於後究竟報者一人而受害者已數十百人卽使報者數十百人而養馬者終無一人也凡皆積年棍徒包充以恣其欲耳故每每僉報一行奸人無不飽者卽衙役馬頭亦無人不富

獨小民之苦無繇繪圖獻也夫下之既有害於民上之復無益於政使其弊今日尙在猶當力決而首去之況可自啟其端乎若謂昔所議者馬戶也今所議者馬頭也馬頭旣已無人固不容不補也則某又自有說夫向之革僉保爲官撲也蓋曰糧銀旣已增派則馬有餘費一切馬頭皆懸令招之終不以此強民也今行之幾何時而又強之則是前令爲不信矣且夫僉保馬頭之害與僉保馬戶之害有以異乎無以異乎向也爲馬戶之害民而增糧以免之今也糧已增而馬頭之害又及焉所謂避虎而得狼其不能免者一也何如不增之愈耶此閩邑所未解也且今日之馬頭非強其不願而爲之者也皆從來包充之家當日應募而承所利在焉不若民間之當替換也其所謂死亡者非盡死亡也止一楊珊二耳然有馬可追產可問但當募人補之餘皆溫飽如故也其所謂無馬者非無馬也匿其馬以聳上人之聽也不言無馬則僉報之端不得開僉報不開則詐索之私不得遂故明知差馬之不可一日缺也而假死亡以悞之明知鄉民之必不能自爲馬頭也而假僉報以窘之此種情狀路人無不悉者而竟敢於行詐而無懼以萬里門庭無繇深燭其詭也縣父母第以不見不聞待之則其責無逃而其技亦且自屈矣今此例一開無論數人無論一人但一年旣保一番則一年必換一次展轉流毒更無已時使人謂盱民從前數十年之利至今日而更盱民從後數十世之害至今日而復心甚惜之所

以曉曉爲此者誠不敢圖一己之安忘梓里之急遂奸人之計墮已成之規以負明府從來軫恤之仁殷殷眷愛之意也極知此言一出馬頭怒之兵胥怒之地方嗜利喜事之人又無不怒之於明府前必有無限巧言謗語橫加汙巖然使一身蒙其辜而得免地方之禍固所願焉旣民安危是在今日

與郡司李狄公言清軍事書

徐芳

敝郡軍冊一事荷明府詳慎懇篤之至意敢不仰體會詳討故籍博諮輿論與二三同人曉夜籌畫具有芻蕘八事一議上瀆台覽雖海岳非塵露所裨然窮變通久目前揅弊之方似必出此惟明府裁察早賜詳請畫一成規是地方百世之利也就中曲折前揭具詳而最喫緊者無如據班冊覈僞冊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書

十一

一事蓋軍之所憑以僉造者冊耳然冊必由清審而定自崇禎五年陳公祖編定甲乙班之後更未曾經清審則此漏班一冊從何而來其爲竊印私造不問而可知也而諸弁以此欺白公白公又誤聽以申院道今且頒爲成案使將來僉造必準於此是今日之所據以清弊杜害者反出諸弁之手也弊其得清而害其可杜乎然皆諸弁隱匿班冊之故以致於此使白公早得班冊則必知後冊之謬而諸弁之奸無所售矣故不翻今日之僞冊民之害不得除也然不據陳公祖之班冊近冊之謬無從正也如謂此冊曾經申詳難以竟行抹殺則乞將此冊內所列丁戶俱存諸家逐名再一細核如有是名果有是人否有是人果係本所軍籍否如果本所軍籍

而又家殷人衆可充造運向來班冊不載是真漏也卽更補入班冊之中亦無辭矣不然是子虛無是公之徒借以爲將來網羅章本者也從而刪之削之復奚疑乎以此更定新冊重請上臺前後參差甯有患焉蓋軍民戶籍分別已久原不容欺粗則黨地鄰佑可以公詢細則里甲黃冊可以詳核但在明府勿憚煩碎一一呼召而親訊之庶真僞得清而擾害無從起也或謂徹底清查必以蔣周諸父母之舊冊爲憑其說未爲不是但蔣周諸父母之冊在萬曆四十年陳公祖之班冊在崇禎五年時有遠近事有更變信前不如信後明矣況陳公祖之冊原卽萬曆四十年之冊而重審之非別有一冊如有遺漏不平之處後來軍弁造運又數十年其不能渾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書

三

忘緘默直至今日而始追求之也又明矣故舊冊之遠而難徵終不若班冊之近而可據也或謂分別軍民必盡五邑之戶口審之則其說大謬蓋五邑地廣人衆丁口冊籍浩繁非但曠日持久局不易結且如明府一人公務尙多豈能專事乎此必且分其責於各屬而使奉行稍有未善地方奸猾豪力之輩得挾此以行其私其害有不可言者矣且本所之軍原有成數其見在造運者則甲乙班冊盡之卽諸弁誑爲漏班者白太府所申之冊盡之今但執此覆審收其殷庶汰其孤窮剖其牽誣存其確實如據詞折獄兩造中証可按名而拘是非曲直可數言而決矣何庸汎濫搜求反滋一擾乎故汎行清審之煩而徒勞不若止審二冊之逸而居要也至於

船艘之宜減料價之宜增協濟之宜行陋規之宜革種種規制情所同然亦有勢所不容不然者在明府自有權度而最直截妥便則無如官造一說官造行則軍民之困並息區區冊籍爭訟俱可以不煩矣且協濟辨則資費充裕官造原自不難又何假於軍乎此輿望所同不知台意以爲何如也大抵立法之難難於議論之多尤難於阻隔之衆此舉某以爲利卽有以爲不利者非明府手自釐正畫立成法垂之永久如伏火薪中行將復熾然非向兩臺之前將此中利弊覲面細陳使其洞然行之不疑恐從中阻壞正不無人而同異紛紜皆足廢時撓事也方今山斗崇望惟明府能翻前案之誤以救一時之危使上必見從下必永利亦惟明府此五邑喁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書

三

與鄧伯勉言清丈事書

徐芳

數歲始獲一晤快慰無似歸迫不遑造謝甚歉敝都扣斛一事曾托溘生兄轉致不審達否瓢笠餘生從未輕聞戶外卽先人所遺薄田數畝盡付之家兄而不敢與其他可知蓋以諸君子權衡在手爲梓里計百年利害輕重厚薄自有以廣咨而公劑之吾儕廢人坐而受其賜足矣乃兩月以來巷議藉藉咸致訝於額賦之驟增又以弟之閉戶旁觀爲不得辭其罪夫報租之始惟恐其不實與盡也以爲邑有常賦爾惟

無隱乎其中亦斷不至溢於其外耳而今之驟增若此何以服其心乎而向之報之必求其實與盡者非誕之而貽以無窮之害耶且則壤成賦古法非一世也往者裁禹貢之九而三亦已簡畧不能盡矣今又比而同之盡剗其級是使磽确者負空名沃饒者享厚實也約計上田之租入十歲而十卽甚祲嘗得什九下田之租入十歲不能四五其最甚者乃一二耳然則以租之名權賦之實變清丈爲口報欲使下生齊軌是何異等巨屨於小屨而布帛絲縷以長短重輕一之而無所辨乎欲國之無僞其果能耶做鄉水土枯瘠上中之田十不一二而下者乃踰六七今報租既不敢不實報實而下下之田皆受上上之賦將來責租於佃佃不應責賦於有田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書

古

之主主又獨能應乎夫必憑所報之租以責佃佃非徒且死不已必憑所報之租之賦以責主主非死且徙又甯已乎故是舉之受困做鄉尤甚也又不獨做鄉也西南諸鄉土瘠畝狹無豆麥小熟之利近河潦水淫溢高者曠不受澤其勢全資灌汲以故佃人之氣常驕於主小不當輒擲而去不免荒棄故其受賦舊額差輕非有私也約畧計之租一官石上者派糧二升二三合中者二升下者不過一升七八合而已今聞新額皆增至三升有奇是向之上者石租增糧七八合中者下者且增至一升二三合也非十益其四五乎田不加廣而賦頓益豈前者清丈之籍皆混而失實乎東北諸鄉水深土厚佃人相世爲業歲收土產之入再倍租課之額不呼自

赴此正禹貢之所謂上上者當日履畝步算未嘗苛於西南
乃計石同而積糧異者誠以其息蕃而幅之廣也今者皆與
瘠土同科矣頗聞某鄉某里米租一石舊糧八升三合今改
芻穀二石止派糧六升六合是無故而減舊額之一升七合
也穀租一石舊糧四升五合少者亦四升今皆止派三升是
無故而減舊額之一升餘也取東北所減之數以合西南所
增之數是每租一石舊額相懸至二升有奇也然則西南何
辜東北又何幸乎其諸大家巨室兼有各鄉之田者此受其
增彼亦受其減合之尙不失中獨東北之鄉有減而無增西
南之鄉有增而無減其甘苦甯啻倍乎同爲則壤成賦之人
以減者之厚與輕宜增者之不能安於獨薄與重也又鄉主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書

五

不同而斗斛亦異不特官斛有官斛之大小卽分斛亦有分
斛之大小如做鄉租斛百升僅抵官斛九十升與西南之鄉
又不相類如不分別而比同之此中虧損又居十一此又輕
重厚薄之一事所宜劑量者也弟前所冒請非敢追論報租
之失平增減之太甚但以各鄉分斛皆蒙扣算做鄉惠獨未
及羣情躑躅無能自達故欲於此一罅之中爲鄰里請命妄
意做鄉之士旣獨瘠而賦又多增往者不可復更而舊册收
糧又未必諸公所俯聽則於此斛數中得從八九扣算公例
私恩固兩無碍還山卽感小恙奄奄伏枕遂未獲聞於衆極
知諸公疲思殫慮爲梓里計重輕厚薄未嘗不銖兩劑之顧
鄉異宜而里殊俗有此以爲利彼卽爲害者不博探其言其

委曲何由聞耶故弟於此幾緘默而不克終焉誠以同室有鬪纓冠赴之既目擊其情安可自便私圖而不一代白也弟具啟將竟有告弟者曰子之言晚矣其局將成殆不可冀矣弟謂不然今將更報其租耶改其額耶顛倒其成籍耶此誠晚矣僅一取斛數扣之一算手事不終食間辦耳安有所謂紛更破例者患言輕諸君不屑聽耳誠聽之未有不以爲便易可從者也倉卒未能一一削牘敢以商之年丈或狂瞽不堪轉瀆則乞秘之而一爲道意幸甚

再寄鄧伯勉言馬戶事書

徐芳

嚴霜酷雪中得長者一盼便如挾纊況日置之酷栝珍饌之間安得不令薄分人消折歸來遂感小疾奄臥數日欲一肅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書

六

奏記陳謝弗獲夙有懶癖不耐聞錢穀事而饘粥所需又未能以概擲今得依庇大庭其快奚似且令剝啄戶外比較班中山野之耳目姓名俱得清豁此其所賜又不第尋常百朋之錫已也崇誼如此其何以報邇日微聞里中蹙額皆以馬政有更張之舉弟不甚信旣而各境亡賴子及夙負氣力能禍福人者漸已信牙猛目交相恐喝或屈指點算豫爲砧几供應之地私心駭怖非上人實有是指不至此昨晤鄰友始知已有會議一舉若是則民間驚擾殆非無故而闔邑利害之關將在此矣當事風士懸殊其細曲未必盡悉盱人之事惟盱人能知之且成法沿守已數十年民有帖席之安官無廢事之虞兩利之道誠莫踰此若一旦更議百厲交興墮例

滋奸殊可痛惜且一搜索且有百鯨吞百網羅終成一蠹藪
從來馬戶僉報到官者幾着役者幾徒使豪橫恣噬於外包
充慘攫於中究於在公絲粟無濟譬之養雞飼豕不獲供庖
厨而祇驅爲豺狸之食是不如其已矣夫豺狸咀嚼之下餘
腥甯有幾哉十年前曾與議此存有兩揭一書言之頗悉已
致溘生兄處想復塵覽當時會計所費派徵覺已甚裕數年
來身在事外不復知其何似必不得已而小有通變甯加徵
無僉保加徵取之衆畝公而薄僉保責之一人偏而厲夫一
邑之事自應協一邑之力以濟之奈何獨累此數人哉且今
風指微布而民間騷動遂已如此小小温飽之家卽有無數
羅刹夜叉持符待攝若復懸而令之其爲螫蠱安所底極竊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書

七

恐鞭撲狂狴流亡冤楚輕生破產賣兒鬻婦種種慘毒不堪
之禍皆基於此瘴殘之餘甯容此重困耶山野屏伏於分不
敢妄言而同梓之誼又不能閔嘿於此伏惟年丈以仁人君
子之身負大家巨室之望上下調劑俱所屬目懇乞大垂憫
察爲合邑鼎持去兩害而規兩利則成法不至墮壞而種種
之禍獲息夫小民之疾痛小民不能言而大人爲之言亦固
具瞻之責也明彝橋梓方仲暨令弟止仲知各有同心不暇
徧啟晤間希致翹注之意

與苗邑侯言均丁事

徐芳

傲邑丁糧之積弊重困於茲極矣有魁之者不止飛灑之總
書也弟性雖闇昧側耳輿論亦稍知其梗概以速謗與戎往

之籍區丁以老幼遷徙生死不常之編氓比於南陌西疇寸
墾尺藝之禾黍量其廣狹較其多寡以是取則卽令察之極
精亦許子之治市大小比同而已欲物情之平安可得也然
則其要安在曰盡摻一邑之人以通派一邑之丁而已摻之
奈何曰嚴隱匿之刑懸首報之賞重連坐之法寬察覈之期
多爲之術以參伍之擇地方之賢而分任之無務速成無執
成見亦庶乎其可也最近莫先在城隅關丁口所聚實當合
邑之十一二然五方襍處詭說最易其稍腴者又多爲有力
之所私據誠諭令社長協同黨地保甲以連坐之法行之有
不率者執三尺以繩其後如割巨象其肉不止百豚犬也最
要莫如各鄉之大鎮大村村鎮之大有一處而當小堡之什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書

九

百者然其隱而不出與豪家世族視清編之令若充耳者往
往皆是此非一二社長之所能問誠別行驅遣或責令社長
同該都之黨地各族之族長協同清楚各取甘結以報此丁
誠出卽不必如巨象然牛馬之視雞豚相去亦已遠也且今
大鎮大村之散在各鄉者彰彰耳目間矣誠豫爲咨記責各
都置社長實書地名冊中以行考核於此留意其功固甚約
也今不求肉於龐然之牛象而於雞犬之族鈎之剔之曰彼
亦一物也此亦一物也竊見夫豐而碩者之退而糊然而羸
瘠者之蹙然也且糧之不均人得訟而理之今獨使村大人
衆之區與狹小同科此責其代僵彼聽其驕逸然且不得相
引曰額如是也何所以爲丁口計者與田賦竟迥別耶十年

前日擊心痛會以此意向前任李明府昌言初時極承探聽
會有以爲不利而沮之者事遂中格模糊顛倒以至今日以
弊益弊不可方物昨見明府冊中頒布諸款可謂肯綮曲中
誠實見施行以一邑之人供一邑之丁豪貴不得私贏窮愚
無憂偏累不但民力優然將來上下徵輸亦易於取辦也第
此等公道恐非么麼社長之所能持而目前責照舊額已非
合邑均派之本議人多籍廣時日有限明府卽有面審能詳
於冊之所及不能詳於所未及紳士中無羅念庵先生其人
孰是殫血誠肩勞怨効贊襄於左右者則合縣通派之大公
良法似非今日之所能辦所當商者惟加意於隅關市鎮鄉
之大村大族而已蓋有餘之人畢出則不足之力自紓平由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書

三

之道原自如此而卽未能盡破都額亦勿過執畷額使畷之
真不足者得通都之有餘劑之裒多益寡亦一中策也但以
某所聞前任李明府原審丁冊因仍故舊已不甚均後來里
長總書踵襲作奸橫飛恣灑歲歲遷改併當日之原冊亦不
可得見如弟去春所得嚴有功五年底冊有一畷多至二百
餘丁者有一畷少至三四十丁者甚至十餘丁之畷一二丁
之甲亦皆有之弟不敢指言其名然賦役之不均如此所謂
天理良心安在乎今不知明府所據爲舊額以審各都之丁
者果前任鉗印之官冊乎抑近年總書續造之私冊乎此不
可不辨也夫官冊不均猶曰承謬云爾若以近年之續冊爲
額多少責其取足是佐奸人而代爲之結案不亦可以已乎

且旣以畝之數區丁多少大數自難迴絕如以五年之丁冊爲額則守法而受累者將悔飛灑作奸之不早矣此豈可以訓乎雖事未必然祈明府再加察也至敝郡當日之妄報數浮會四上書前任言之於當日之主持丁局者亦且變色爭論雖承減百八十丁而餘數尙多終不能給不得已以其餘數派之里長今賠累十載數窮理極故爲調劑經久之策非不知避事自全總憫鄰里之凋殘窘急於心有不忍耳惟明府諒之察之

公致劉邑令書

國朝 鄧 旻 南城人

昔人謂言天下之難言者不敢冀必然之聽而孟子云責難於君謂之恭吾君不能謂之賊然則遇其君不能言堯舜遇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書

三

其相而不言稷契皋夔與遇其長而不言龔黃卓魯者是亦賊而已矣然人雖甚愚未必無飛蟲之一獲而或卷舌而不取盡言者以非其人與其時也積聞賢執事仁心清譽得於豐邑之親友者有年三月化瑟比於獨孤使君何幸而臨敝邑又何幸而活此一方久困待蘇之蒼赤也以卓魯之政告今之爲卓魯其人者譬燕人向越人談舟楫說雖詳如見笑何竊效小鳥候氣至而不鳴則無時矣請備陳責難之義而無誅焉可乎盱邑地僻民淳如錢糧一事紳民一體當差現遞一例納課固不甚煩擘畫也他如假命輕生之圖賴概斥之而已土田戶婚之告訐審理之而已卽盜賊之劫掠近行保甲自巡汎防之兵不出窻蓬夜警亦漸希矣所患者丁口

凋殘而一人常賠兩人之差糧册飛灑而有田者享無稅之租充里者賠無租之稅本色二米經胥不給倉收折色糧銀書算虛增由帖幸有仁明在上第一舉手間而利可興害可除也所積重而難返者莫甚於近日上司之供張昨曾面陳梗概今具詳條議中他如題蠲之部費馬價之郡捐營房之派造部司道府總無明文明文之徵有額私單之降無額故吏緣爲奸派一影十然彼亦藉口於上供之難應也道府之隸持指大符恫喝焉環顧妻子又聚而責肥焉請於上而不得姑詐於下以緩目前之急亦人情乎不清其源雖日斃一人而心不服此非爲諸蠹解免也所謂言天下之難言者正在於此而又不止於此也此局實由前任姚明府開之夫姚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書

三

公之初心豈若是哉當日調兵護民亦甚至矣止誤聽一二蠹胥之言無端設立夫價名色謗議驟騰致上臺責備多端自後有一番加派卽有一番彌縫更有一番越格遂至以不惜費爲速陞之地而不知求行得躡以取於民爲不涸之倉而不知窮極則變蓋知利而不知害害之卽伏於利也漢臣有言公臣不私私臣不公漢主亦云修飾名譽如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賢執事志希古人第願自茲以往守已勤業從容振轡以達於九達巨軌自極千里而已法之所得禁者以法禁之所不得禁者以道消之夫不革蠹弊民不得而蘇也不節上供蠹弊亦不可得而革也而其本在於正已不得不終責難焉夫振蠹者難爲功然安知所謂難者有賢執

事其人其時不又易乎資清望重衆正是與其人易也必琴
初撫責備無因其時易也某等竊述拙守所見常有利而無
害者條陳數端於別紙以供採擇非敢向卓魯談今日利達
事也一生令名百世血食方寸有無窮之嫌子孫享無涯之
報以四語爲券焉

上張撫軍勦寇書

國朝 鄧 觀 南豐人

南豐縣某謹奉書云云竊嘗讀先儒王陽明先生南贛奏疏
曰招撫之議但可隅行於無知脇從之民而不可行於長惡
怙終之寇可一施於回心向化之後而不可屢施於隨撫隨
叛之餘今廣昌南豐宜黃甯都數縣之界有一羊石砦者前
此數年肆害於各邑都鄙近日爲禍漸及於郡邑城池一言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書

三

以括其狡詐之態曰屢降而屢叛名降而實叛反覆降而反
覆叛已耳此砦原係廣昌陳百花踞險稱兵屢經襲破順治
九年復爲蕭鳳等所據其叛而降降而叛訖今不啻數四數
年之內被殺淫擄月無虛日所結連黨與不下數千人統轄
村落不下數十都廣貯穀食私鑄銅錢橫設河稅利孔多矣
去秋乘海警修怨於舖裏劉姓破劉村殺人數百擄婦女數
百焚屋舍千間隨破芙蓉三砦殺擄男婦又數百人環近各
村被其屠掠更不可勝紀及率衆攻廣昌縣城倘非賴明公
先事豫防調兵救護金鐘岡出奇掩殺賊二三百名則廣昌
已破賊勢寢大建昌一郡危矣逮九月中旬官兵進攻又荷
給發器械兼賊砦水竭駸駸有必破之勢詎事變中生勦之

議忽轉而爲撫夫賊可撫也屢降屢叛之賊不可撫也撫之而賊果就撫撫猶可言也賊不就撫而我強爲撫以撫之一字爲厭兵之故事爲塞責之空文撫不可言也蓋旣爲撫則必招致其渠魁解散其黨與空所據之砦還所占之田返所擄各村婦女今五者無一可而反要割大羅嶺苦竹南源文上數十里之地在我但得伊一紙點鬼簿之名姓收黃昂傅邦太二無賴之小人遂以爲賊已歸順現在三郡之內萬口一辭皆知賊詐降皆知賊並未嘗就撫而賊反借招撫之名益肆其橫行之實凡劉姓之孩童日加殺戮凡各村之難婦對官府則曰盡殺之矣對鄉民則勒多金取贖又用其故智陽以新賊從征陰以老賊出劫假官兵之聲勢提無知之鄉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書

四

愚以成其反罪爲功之詭計舊冬今春兩焚白水鎮而廬江砦之破南村扛猪段之擄新城橫村各處之劫賊名雖異而實則一皆其聯絡布散唇齒出沒之所爲也目今賊砦日事修築城日加高池日加深招集亡命日加衆器械日加多屠毒狂逞日加甚上司各衙門差舍皆密布心腹邵邑關廂內外皆密布奸細如危七杜于賓等業經敗露鑿鑿有據則賊之志豈在小而其謀豈徒攻掠鄉村已耶且因羊石詐降得志氣焰加盛故豐廣甯數縣之間效尤者紛紛而起如割毛賊半邊風一條命之衆嘯聚蠢動甯廣南豐境內今春秋其焚擄者尤多以故近巢良民盡皆流亡遠隔村落亦皆驚走竊恐治之稍緩以羊石爲根株以四處羣寇爲枝葉勢必

至穎撫建屬數郡一朝陸沈於此輩之手誠可痛也然則爲
今之計奈何曰惟勿聽其詐降圖之而已矣所謂圖之者其
砦強攻則難破計取則可得或誘賊離巢而擒殺之或扳援
罅隙而疾據之一面於蕭田頭陂井灣衢村等處添設駐防
一面專委廉能有司責成智勇鎮將於羊石砦前後數十里
內嚴行團練保甲之法令兵民相衛則羽翼立成腹心立固
然後相機舉事賊可計日而平至於砦上之賊固無一而非
渠魁環砦之地則民賊禿處其爲賊者固甘心於脇從爲民
者或不得已而附和其間分別玉石使無辜者免於就戮此
又天地父母至公無私仁至義盡之道有不容一例概施者
伏懇俯鑒下情詳察逆勢大震雷霆之怒重開日月之光無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書

三

令湖東嶺南數郡邑或有不幸致他日抱向隅之泣於覆幬
之下則生民幸甚官司幸甚某等事切剝膚痛深刺骨爲地
方無可奈何起見故敢盡其醜縷如此

與人論揚亢宗遺文書

國朝李

紱臨川人

昔子元冒向秀之書延清攘希尼之句昔賢比之竊盜而誌
其真譴陶周望爲徐文長密友棄其文敗煙黑灰中不一引
手君子往往恨之蓋千古文人生於間氣不幸有才無命齎
志以沒惟恃此區區心血所結撰之物以留其名於後以慰
其苦心而瞑其目一旦屬之他人棄諸無用使其魂魄私恨
無窮則不得不致罪於郭宋諸人也南昌杜登聖先生錄安
雅一集多收不得志者之文至比於葬暴骸哺棄兒其言至

痛僕讀而悲之嘗與二三同志太息謂有力者宜身任焉友
人有授徒新城者爲予言其地楊城亢宗才甚高始弱冠已
妙絕時人充其所至殆未可極惜早奄忽遺文亦零落且盡
獨有時藝八十首在其友人某人家今亦不知何如也僕始
爲扼腕旣而幸之謂楊君文幸存於良友如足下者之手今
其力雖未及大張之天下意盱水之濱則必人人知有楊君
文已而咨訪則仍寂寂心頗訝焉夫足下高致古情僕嘗側
聞之矣子元延清之惡陋固君所羞而不肯爲卽漠然不一
引手如周望亦必不至若是愬豈敢以此三子者相疑哉其
深藏固閉不輕示人意將有待而張之耳然才者美器造物
所忌不及今布諸友朋廣其副本萬一不幸有水火盜賊蟲
鼠蠹蝕遺亡等誤則天下之人必且爲楊君恨爲足下恨足
下亦必爲亡友恨因爲一已恨豈可悔哉僕與楊君幽明異
路不相知於足下雖竊聞芳徽亦素無半面特以斯文之惜
千載同情故敢私憂過計獻其愚以規所忽儻見採收則豈
惟僕之大願其所以起死人嘘旣枯者楊君受之而革薄風
興厚道則天下之士實共受之捉筆無任悚惶

上秦撫軍善後事宜書

國朝何紹濂廣昌人

竊維廣昌據建武上游地勢高隘重山大嶺居三之二其最
險要者莫如東南一區自來此地多虞卽今驛前姚坊天井
匪徒聚衆之所及唐坊等處是也蓋自望軍山抵牙梳嶂越
車橋鐵樹二嶺直與汀漳潮州土壤相接甯化石成犬牙交

錯明成化正德間七載六寇嘉靖間閩汀潮寇凡五次焚劫而攻城生靈荼毒不可勝言蓋此處山勢峻僻且東西互通南北遼絕故多伏莽或狐鼠而穴居或蛇虺而肆出此地稽查則去而之彼彼地稽查又避而之此往來狡出始而萌蘖漸而蔓延終則不可鋤滅矣其次則東北自尖峯茱萸隘涼傘棟直逼閩疆之盤湖隘風鶴震隣則廣昌先受兵順治壬辰陳百花之據羊石砦前後多載居民屢被焚掠受毒最慘其次則西自頭陂抵秀嶺獅子二隘通甯都之青陰麻田諸山庚子割毛賊作亂襲殺頭陂與羊石賊首曾文標合謀生綜考地方之形勢厯查賊匪之來踪欲求彌賊之方必得絕賊之法不在張皇於有亂之際而在預防於無亂之時一則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書

七

武弁宜位置得所也查廣昌一營都司一把總一外委一額外二聞昔時皆駐防各要地扼險而守以備不虞因地設官原有深意今請因目前之時勢留一額外隨同都司駐縣城分起於白水甘竹千善長橋水南堯山苦竹等地方來往盤查外請以把總一駐驛前以外委一駐尖峯以額外一駐頭陂於所駐地方留心查察凡緊要林谷時帶兵日常行搜捕並請添設兵丁以資調度絕其來路斷其巢穴如驛前有事則過歸把總尖峯頭陂有事則過歸外委額外如此分頭防守專其責成不患其不認真防範斷不至如今日教匪勾結多人盤踞鄉村之肆行無忌也是故熄火者貴熄於未然之先防水者不防於既潰之後所謂見亂平亂不若未亂平亂

之爲得也一則保甲萬萬不可廢弛也保甲之法不戒而嚴不徒有以防亂也而風俗亦因以整飭之爲古今第一善政第恐行之不得其法則弊生不得其人則亂又啟昔賢王守仁之撫南贛時力行保甲盜緝民安非法之難人之難也廣邑地方褊小山高水淺人性多直而好義清真奇茂之士往往出於其間公事尤併力同心最肯出力如此次搜尋教匪四鄉不約而合其明驗也且民皆土著並無客籍行保甲爲尤便生請於城鄉市鎮戶設門牌每十戶設一總門牌僉舉一端正公直之人爲甲長凡有形跡可疑者面目不熟者異言異服者務須盤詰來踪去跡十家毋得容隱一家不舉十家緣坐廣昌圖分二十四里每里更僉知禮好義二人爲保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書

三

正方正剛直二人爲保副爲之總理各甲而表率之挨門排戶大小丁口編造方冊以便稽查每歲保正保副督率各甲長出具本里之內居隣並無邪匪及吃齋等情事總結存案平日地方官務須優禮相待公事不得派累年終則考其功過更換執照有無功名詳上註冊分別賞罰吏胥毋得需索滋擾令人樂於從事一村如此十村如此百村千村亦無不如此庶匪徒無容身駐足之所卽陷於邪者亦不敢不從新改過豈復有吃齋爲匪之事有不盡歸於良者乎此其法可以行之一邑可以行之天下然至今日而保甲之法天下盡廢者大都視爲具文以爲無益治術耳不知徒循其名則其效不彰果實力以行之自然道德一而風俗同矣是以以兵

防賊不如以民防賊以民防賊不如以民防民久之地方綏靖百姓安樂非必置兵於無用然而未嘗有賊也至於此次鄉勇出力自來未有蓋自祖宗以迨父兄荷我

朝廷厚澤深仁飲和食德百數十年於茲小民雖愚未有不思報効夫上撫其下下親其上天地之經義也富者出資貧者出力人情之權衡也今城鄉士民敵愾同心奮不顧身小醜跳梁登時撲滅且甯都石城廣昌三地方首逆皆盡殺於廣昌一地方鄉勇之手夫官兵技藝習於平時鄉勇團練事在倉猝官兵殺賊精於鄉勇鄉勇捕賊善於官兵官兵爲鄉勇之心膽鄉勇實官兵之耳目故賊匪畏鄉勇甚於畏官兵何也鄉勇卽本地人民如唐坊驛前頭陂等村落有一村之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書

三

人民卽有一村之鄉勇深山密箐道路無所不通極惡窮兇匪徒無所不悉若渡江河知淺知深水性熟而舵手靈雖遇風波亦無甚害也兵則不然行師旅則襲遠爲勞運糧餉則鞭長不及卽至其地勇氣已竭未戰先疲故添一健官兵不如添一銳鄉勇得百銳鄉勇不止抵百健官兵生以爲此次出力鄉勇務求

大憲深加優獎以示鼓勵者蓋有事時鄉勇之首事卽可爲無事時之甲長無事時之甲長卽可爲有事時鄉勇之首事鄉村聯絡常變交相提防欲求賊焉不可得也又何教匪之足平耶抑生更有陳者教匪聚徒如昔時之黃巾紅巾賊烏合之衆脅從必多原此輩起意之初不過以吃齋祈福之說

煽惑蠢類入教取錢迨至日久遂漸入於迷途而不覺而又無人開導以破其迷則邪心又起卽間有未陷其術者而教師又挾以不得不從之勢幾何其不入於賊也此輩卽盡殺之亦法所宜然故鄉勇同仇非過於刻毒亦義忿所激而然也惟是刻下地方已安而百姓之心猶若未安者亦以爲根株未絕不過巧與我兵相避耳如近年川楚地方一亂方平一亂又起涓涓不絕終變桑田皸皸靡除卒燎原野况此次爲各村鄉勇所送者未必盡屬匪徒其實爲匪徒者未必盡爲鄉勇所獲且爲賊者未必人人吃齋吃齋者未必人人皆賊當此之時爲今之計除嚴飭營兵鄉勇四路搜弋堵緝逃匪不使漏網外其凡有向日實祇吃齋此次並未助逆未經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書

三

鄉勇捕送者敢懇起限勒以限期准其投首邀同族隣出具日後不敢吃齋連環保結存案如或本人逃匿卽勒限家屬隣人稟報查緝不得瞞隱如逾限不報日後查出吃齋之人及匿不稟報者均請分別查辦如此脅從罔治勦撫並行旣開愚民以自新之路又足以散教匪之黨更可以釋鄉勇顧慮之心蓋鄉勇知其吃齋能信其終不爲匪耶今以目前之事勢譬之吃齋者猶驚狐也滋事者猶窮虎也窮虎逃驚狐匿今不搏羣虎而徒搏羣狐吃齋者皆畏罪不敢歸業彼此牽制不轉驅狐以入虎黨哉如之何其可也至此此外尙有並未吃齋而實在場滋事者平日旣無吃齋名目而又無滋事實據比吃齋者捕捉爲難卽鄉勇亦難辨若緩於查緝固病

於弛如急搜求又病於激想該匪滋事亦未必定要吃齋不
過借吃齋之意迷惑愚民勾結衆匪耳豈因其未吃齋而反
縱之法外乎除果爲臨時所脅從者分別發落外其實在同
場滋事之賊應請嚴飭兵勇着實認真務獲方爲一勞永逸
生又慮有事屬目前尋常之事而胎禍甚大者則甯都石城
地方所謂花會賭者是也一人倡首開局衆人斂錢積注估
標有一月賭一次者有一月賭數次者有同日而數處並賭
者先期定以期日屆期遠近來集聚人無算先年驛前唐坊
亦有是賭官禁乃遏夫賭風日熾盜賊必多傷風敗俗莫過
於賭賭卽聚衆之根株聚衆卽爲匪之萌蘖此賭不知起於
何地倡自何人聞近年各村庄場市花會最爲鬧熱由今觀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書

三

之能保無教匪在其中乎官雖未禁而地方偏僻見聞難周
差保又以爲利藪蔽官耳目以致養癰日久流毒無窮雖有
盧扁其能爲乎官禁不如民禁之爲得也是不速行保甲爲
之杜絕也可乎哉且夫爲政者之求治也地方有患必原其
患所從來旣明其患所從來必求其術以治其受患之處其
害乃除醫者之用藥也人身有病必究其病所自起旣明其
病所自起必求其方以攻其受病之處厥疾乃瘳蓋方雖出
於古人而用藥之斟酌議劑則專憑良醫之手泥古不可以
爲醫棄古尤不可以爲政夫惟正氣盛則邪自不能入經濟
之必本於經術此自然之理也生一介迂儒生長於斯風土
人情頗爲詳悉爲保固地方起見謹抒所知所見以聞愚者

之思或可望收實效裨益地方之處是否可採罔知忌諱不勝祇肅惶悚之至

上朱太保書

國朝饒一辛
廣昌人

七月十有三日生一辛上書太保執事蓋聞士之能自立者不抑志於賤貧不濡跡於奔走不翹智而銜能以干無實之名不出位而思越職而謀以冀幸於當世王公卿相大人之一顧生於此固已聞之熟矣然時有所會機有所觸情有所不自知而事有勃蓬不可以已故生無狀敢以鄙言進

今天子之於執事可謂厚矣執事之於

天子亦累百世而難一逢矣天下之人仰執事如泰山北斗而吾江人士爲甚江人士之於執事也不啻如曉行者之望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書

三

日而夜遊者之企月也自江以西受知遇於

天子者百年內幾不聞一人而執事獨至卽我

國家

御極數世來所以待卿相者情文兼至亦不數人而亦惟執事獨至執事自謂吾潔已愛民所在政績皆赫然而聲足以當此耶抑責重於位高望隆於寵渥將別求所以報稱者耶夫謂前此政績足以當此則執事亦可謂潔已愛民矣其所甚赫然而聲矣將別求所以報稱也者則當慮周乎天地觀變於古今外有以厭天下學士大夫之心而內爲吾江人生色使四方後世謂吾江人執政有臯夔稷契之規而今上亦不失知人得士之譽豈不快哉豈不快哉顧事未可

以一言盡也天下者

天子所與公卿大夫共治之天下也而今天下自部堂而下
丞簿典巡衙門而上無大小事紛撓於吏胥之手身為吏胥
其美衣鮮食自奉之具至擬於司道府官是故其居家可以
凌轢縉紳而在衙門可以斥辱下司官長豈惟下司而已卽
在本官亦陽承奉而陰把持之使一事不敢自爲不聽其言
譴呵徐及此無他其例規可據也惟其託於例規故在下司
之官所以奉上司之吏多者千金少者不下數十百節年常
禮缺於官可也缺於吏不可也一有不遂乃得指使本官以
頓辱之是故天下有廉官而無廉吏是故其下者可以朘削
生民而其上者可以蒙蔽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書

三

天子是故其吏胥缺出私相授受缺價之重至踰於西例捐
府騾馬之數此所謂尾大於身不可掉捩者也嗚呼夫若輩
豈嘗有權力足以制官府哉又豈嘗有才能智慧足以壓服
夫當世之賢豪者哉實無奈其相傳之例簿書期會之末本
非要務而過重之彼有所挾以自恣耳爲今之計莫如掃除
積弊而更張之是故宜設定式以懸天下可使上行而下不
惑式有十一曰行二曰奉三曰移四曰咨五曰詳六曰批七
曰招八曰案九曰票十曰冊十式之用務在簡括歲終令州
縣官彙其畧節成帙裝釘以報府府彙報司司報院止所報
衙門卽加戳印仍發還本衙門存貯上不更存其九卿部院
各督撫衙門報閣如之彙報回日將向時文卷盡行除燬此

所謂下行而上不疑夫下不惑其上而上不疑其下然後可以盡去天下之吏盡去天下之吏非不用吏也法當用天下之士人蓋吾聞之應奉袁安王充徐穉爲漢名儒然皆以從事曹吏起家而不恥古之爲吏豈其辱哉但今之所以爲吏者辱耳今酌進士則辦事部堂矣酌舉人則辦事院司道衙門矣酌秀才則辦事府州縣矣仍視其等而高下之所用秀才須年三十以上六十下者下至丞簿典巡參用例監但奉府考撥其稱呼以相公其體貌比幕客之數法用六年一換三年佐習後三年方實承辦事當承辦時後進佐之仍禁不得鑽充推諉包攬僱募更立攷功法賢能議敘其不肖而犯科者降罰甚并將本身職名革除夫天下之不自愛者莫如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書

三

吏胥棄名義逐貨財不諱口授師傅奸僞日長今乃以士爲之士素讀書明義禮又其前程方遠懼一蹶而不復起盡此三年之內何爲其不循法也曩者竊怪讀書中人得一官茫然無稽一切轉瞬開唇搖手動足如傀儡登場皆線索於他人之手今使之早有試焉庶其不患乎近日讀書之苦雖制科先生家居求一館而或不得是故潔清自好者慮不免於饑寒今使之權以班辦事又得微祿資膏火亦養廉之道也一舉而衆善備莫如此

國家何憚而不爲也哉猶有說焉國家一道同風之要莫過於文書不同文而以語至治未之能也我朝字體滿漢兼存生鄙野之人不識由來未之敢議雖然書

籍者亦所以同文之大端也今坊肆之書積若邱陵富比厥倉之粟然士子之學問不逮昔者煩雜穢亂之書徒以炫聰明而耗志氣也今自司馬遷傳遊俠桃園水滸私高其義而桀驚不軌之徒多矣自唐元宗譜梨園宋詞元曲大放厥聲而淫侈無藝之俗成矣自詩選日多文集日盛時藝日繁而樸茂之風遠矣自無忌憚之小人敢於割裂鉅釘先儒之言入爲講說而書藝晦盲矣使世之學者如戰馬之鬪日翬蠱之聚耳幾不能定其色聲之所屬又何能不昏憤頑冥而無所之也夫口不菽粟而獵取饗豆之醯苴不能飽也身不襦袴而盜襲寢廟之冠紳不能適也士不讀切己之書而汎濫百家欲自逞其聰明而竊附於博雅乃大惑也曩聞執事浙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書

三

於
朝廷而不以一己之私爲之然後夫人之耳目齊而心志一是故天下之坊刻不可不去也坊刻去而以制書行其私刻比私鑄之例諸所刻書要視夫學者目力之可給心思之可竭一切詩文雖韓歐李杜歸王諸子要當去其十而存其一吾非薄古人吾以愛古人而全其美也若夫荒惑謬亂之書則焚之而已耳踏駁穢冗之書則芟之而已耳先正諸儒之書亦寬存之而甲乙之已耳不加釐正其不爲洪水之橫流

敷澤肆然以攫人而噬者幾希若夫

天子爲天下求大臣大臣爲

天子求天下之賢以佐治貢舉之法亦不容不講今法以帖括取士帖括之中旣難以知人矣又如鄉會三場文字三司例取頭場爲主頭場中又止取四書藝故人經義直奔髦矣國家欲得通經學古之儒而士子於五經之中單占一經又不能討其義蘊發揮其意趣國家何賴乎若士也至如外省同考官多屬縣有司彼雖科第之員然自其成名多數十年入錢穀刑名百務關心彼豈尙有餘力親書史爲文辭以能得士哉故高才抱不售之憂而庸庸倖進者比比皆是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昨讀邸報見我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書

三

皇上孝治天下兼留心攷校欲於二場論題改復孝經舊制又特命於鄉試之先各督撫調集一省科第之員不拘久近試文一首使之優者內而劣者外大哉

皇言何以加茲然生之意猶欲探程朱之意而變通之蓋當宋熙甯時大程先生嘗建議於朝矣其言欲延訪德業克備材良行修之人聚於京師講明正學教有成以分教天下之學俟又成然後分賓興法則欲具制舉中額之半以爲德行

之科而其半以所試經書分科老校每子午科兼試易詩書而

而以周禮儀禮二戴禮卯科試之以春秋三傳酉科試之每

科仍兼四書義各一道論用諸子策問諸史時務而仍分科

以附由今思之程說高遠朱仍博採用古而不戾乎今朱子

之說可行也再變通之則以易詩書爲一科不兼四子以四子書爲一科仍不兼詩書易其不兼不欲使世之人以經爲戲也二場論用三禮一道春秋傳一道與孝經而三三場時務照舊但與頭場皆數止三道其止三以每場當昧爽而入盡日而出所以革弊也人數雖多但分蓬均點可以竣事坐用板桌不用號舍卷不謄用彌封可也又衡文之式制義古樸論閱肆策取根據其論題照策題之式不用成語但論策題皆不得過長會場易之以三論爲頭場而二場用制藝又以見孝經及三禮及春秋經傳不可輕之意夫如是則士有實學雖云以言舉人而其倖中者亦鮮矣再於所中額數照舊額除十之一責各省有司官薦辟薦必滿額所薦其人果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書

七

好學篤行者薦官議敘否罷黜夫國家之於士類既有政務以嫻習之冠服以優異之校書籍正經傳以作育之又如此勸勵之其外仍崇學校簡師長以浴薰培植不十年後文教士風其當丕變乎若夫鄉會簾官亦有道矣會試同考用新科翰林鄉試則用新科進士前所云佐習部堂者命分隨各主考出京校閱其縣有司使各治其地不與簾夫如是則同考之官皆新雋之人書本未忘錢穀刑名未及於紛撓必無眩心眯目而苟且以塞責之弊所用之治不拋而真才可得貢舉之法敢云詳密矣夫吏治者生民之寄也州縣令又親民官也

國家設官以撫斯民毋亦使其人地可以相宜而上下可以

相安今法不論南天北地掣簽之任此大非也何者其語言不通其嗜慾不同其風尚若寒冰熱火之不相入也以是而責其治而束縛之而迫督之何異乎置驛使牛驅馬而使之耕也且是西北風沙東南煙瘴皆著於人而能無病他途弗論矣科第中人半由寒士今使之候選於京已經年半載又由京之任少者數千多者或至萬里妻兒老少不能撇下勢必舉家以行夫以舉家蒼顏黃口之人行萬里之地車山舟水風雨稽遲幕客常隨路費不貲彼盡家有田園鬻以供宦途哉重息揭債後取民脂膏以償之矣又不則剜心肉填眼瘡動用庫銀而刀山火坑有弗恤矣然則所謂南天北地掣簽之任者乃大非也以生之見莫若分州縣之缺爲春夏秋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書

三

冬四季春秋缺出則由內選蔭監旗人冬夏缺出外選科第科第之選則分東西朔南四路使各官其地而待選於家然後其蒞任便而風土習其餘丞簿典巡更皆倣是所謂人地宜而上下安也必爲禁防但不使官於本府及隣府中接壤之境而已噫國家之於府州縣官惟重其秩而久任之可也今不重其秩而久任之而曲爲之防夫曲防則已矣然試法曲防而糊名易卷所得不皆有才選法曲防而地角天涯報罷常有貪殘之吏苟所得不皆有才而報罷常有貪殘之吏則亦安以曲防爲哉近日

國家極屢旱荒之慮然自古云救荒無良策何也善救荒者不救之於旣荒以後而救之於未荒以前由今以觀南省之

荒常少而北省之荒常多足以見之矣南省之田依山傍水
依山有澗引澗而泉流傍水有渠開渠而水溢其餘陂塘滄
池之用激輪裝規之法皆足以救天時而盡地利此南省之
旱荒所常少也北省眇然曠野而平原一望無際此昔之人
所以溝渠而列爲都鄙者今日阡陌旣開溝渠久失故其種
植大約可菽麥黍粱而難稷稻夫稷也者穀之君也飯食之
所至也稻釀物也今不稷稻而徒菽麥黍粱是雖有豐年已
不獲飲食之正矣一時大旱宜赤地無餘故其民至轉徙流
離而其甚或聚而爲盜聞近河湟者賢有司或亦講溝渠
之利矣然隣境非人則互相隔閼又時有申請之勞一邑之
中稍有興作必聞兩院兩院之例必差官勘駐蓋事未行而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書

三

下司困矣故又或有上欲行而下承奉者展轉因循而溝渠
之利卒以不講且是溝渠之作固不恃河湟也溝渠之制兩
水降則決而注之使盈暨其旱則以桔槔引而行之是故其
水有所蓄洩而旱潦之備周雨暘燥濕各有所宜是故不必
近河湟而皆利然則其所以不爲者何也曰惟用民力故也
民力之用民未見其甘而先見其苦懼壞民田故也民田之
壞民未見其利而先見其害夫見其苦而不見其甘者貧民
也見其害而不見其利者富民也貧富之民交有所畏則其
說以阻格而難行然是則生無慮於此生之意欲因其流亡
而招集之因招集流亡而均定之發庫帑視額徵之半以賑
斯民而民知甘矣明下詔旨均田而授畫限而溝上無所利

焉而民知不害矣凡民有室者受田各六十畝其富戶自本身及下若孫應分外所餘田畝均與貧民令貧民各輸其十分之一而富室不苦矣田千畝者遂得設冠帶自是而上至七品止更多則令其子若孫得分受其官倣用古者閭長族師之名而彼亦有所利之矣令凡民口分六十畝不得轉賣但於富民什一之業得令本身佃田者買脫而規制漸定矣國課額徵照舊分派而公私得矣仍立常平倉法倉不拘附城而設於各鄉市鎮則民之沾惠也溥矣令其鄉推俊傑或富戶各自稽鄉之出入而官摠其虛實則虧空弊革矣間有饑年令州縣官得便宜行事不必

上聞則時日不延而民困甦矣此法始乎北而卒乎南自均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書

四

田至設倉而下又天下可行之者也救荒之策或有可採者與已上凡六條者一曰去積壅以通天下之脈二曰正學業以一天下之心三曰昭文章以作天下之氣四曰慎選造以清天下之類五曰從方便以親天下之民六曰度水土以裕天下之積生嘗攷之天時察之地利參之古先驗之今之人情思之有年可行也常幸苟得一第以敷揚於

大廷而先資其身獻年已四十竟不可得雖然大臣者亦天子之所合心而併命也生於執事非有葭葶之親萍水之識然在大江以西廣以胞民之說竊當比於母弟之義適值天緣執事歸里瞻望龍門非有道途跋履之艱贏糧之苦而生區區之心尙不自達一時泯沒終遂無聞誠恐內負所學

而上不能使當吾世之

聖王與舜文齊各次不能使生吾地之賢大臣與臯夔比烈私心竊念未嘗不傍徨踟躕也故敢不由其位進獻芻蕘惟執事少留意管見

與族祖造侯先生書

國朝 黃永年 廣昌人

士之能卓然自立成天下之大功辦天下之大事者正惟其氣之磊落奇偉足以勝之是氣也命之於天受之於其所不自知不可以強而有然未始不可以學問充養而致嘗覽前代鄧禹年十三即識光武爲非常人後杖策謁軍門數言之間遂定天下大計范仲淹自少時即以天下爲己任故其言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而程伊川年十八上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書

四

書闕下自期以王佐張子厚亦年十八上書范文正公慨然以功名自許此古人生而特達偉俊其氣傑然有以含蓋乎天下視王公大人之事皆爲吾分所當爲是其得之於天有大異於人者下此則不能無學問以自充以古人爲必可期而不自蔽於卑俗親明師良友以砥礪其實用使吾之才卓然爲有用於天下饑寒勞困不稍自貶損不使吾身有幾微玷缺以自敗其名節如此而其氣固浩浩乎其有以日壯矣而又沈深掩抑平時循循若一無能爲則一出而可勝家國天下之任故曰不可以強而有者未始不可以充養而致永年生十有九年矣其才質鄙薄固不敢望古人之萬一然其心亦有不甘自棄者去歲偶得范希文集讀之觀其文章

氣節欣欣然想慕其爲人歎其流風遺範足以振興百世而自恨素居鮮助無良師友朝夕相與砥礪恐遂積惰不振拔念昔數十年前理學則有程山文章經術則有易堂皆在數百里生同其時或可負笈從遊得其論議以相激發不至如今之俛俛然無所適從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次則有賴於師友淵源之益者正不淺伏惟叔祖先生學博而詞深行端而貌古如永年之年已遂得從程山易堂諸先生遊其偉言宏論足以增長人志氣者先生固已心得之矣永年雖不敏敬洗滌心志願奉德音惟望賜之教言勉其成立韓愈云是二人未始不相須也以永年之惓惓於先生先生儻亦以永年爲可教而辱教之乎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書

望

與饒近韓書

黃永年

永年頓首近韓足下佳文已細閱英議偉識固作者本色中間辨証處馳騁往復得聖人意於先賢論說之外則治經之驗也如足下者才力詎易以準限謂宜振迅磨淬以進於古庶幾亦得所依附不但區區而已惟九合論尾段於法度微有未盡善處率憑鄙意妄論俟相見面語有不當幸教我僕之惓惓屬意於足下者固不僅文而已也僕材質駑劣十四五歲時已思求友每讀古人蔡聲子遇椒舉班荆設食及趙至造次識稽叔夜佯病狂走輒把卷起行循簷百十遭不能定此意旣終但往來寤寐十八歲始入山借得四書性理大全朱子語類遺書及史記韓歐陽諸子文閉戶而讀之資本

魯鈍無良友朝夕策勵其所不及體又善病披讀稍過精力
耗損至家大人手書以多讀爲戒是以碌碌至今卒未能成
就末由窺見古人萬一然僕所與遊實爲家舅父劉吏山先
生族祖造侯先生二人者雖未受業稱弟子然六七年間非
有故必時相見造翁年今七十餘所居屋三間極湫隘藏書
數千卷終日抄讀不少倦所著述亦頗多吏翁虛懷樂善惟
恨學業不造古人所勉僕相砥礪者多不在尋常意慮其老
而好學與造翁同年亦迫六七十僕用是益自憂懼念身處
智井不獲知有天下士而二先生外所屬意不過三二人而
此三二人又未嘗親就相切劘不審其自立果何似而足下
其首倦倦者也然未嘗遽道意於足下者偉人志士雖千里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書

望

萬里精神意氣往往聞聲相感召况僕與足下生同鄉且所
以待足下者重而望足下者大固不在區區苟爲結納也方
今帖括溺人能者擅時名取高第率以自足拙者累冊呻吟
終老牖下不知學問爲何用是以卒同歸於耳目無所聞見
讀書無一字取益身心舉目盡然豈可不戒足下高識當必
有以自處魏叔子云古今天地內止有此身又曰古朋友之
義不講於世久僕與足下欲言者累紙不能盡然大意亦止
此二語而已偶檢時藝四篇數年於此實未嘗專厝意去歲
因鄉試始嚴課程但此數篇亦有前二年作者雜文三篇與
造翁一書畧具數年之志古體詩二篇并呈覽僕如病夫逢
俞跗不敢更匿疾足下推誠相許當必不吝鍼砭於僕懇懇

之意伏惟照察佳文容另日歸璧不宣

答涂于岸論傳習錄書

黃永年

前接教以連日體中不佳未遑裁答擬遲數日得相見面盡
洛下新安金溪姚江五六百年出奴入主聚訟若麻僕固未
能虛勦舊說徒騰口語得罪姚江并得罪新安以是未敢形
諸紙墨清晝掩窗兀坐回視十年瞬息如此虛擲爲已爲世
茫若捕風總坐志力不强根器不固一木不支將大厦壓墮
故於此道愈未敢開口向人而吾兄識趣清明遠大如此百
尺竿頭更進一步其爲向往當復何如又安能默默也聖學
庭戶數百年儒者口稱筆述已不勝其煩然其要莫若求諸
四子宋明大儒若自此出今未暇刺刺辨其同異惟虛心切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書

署

已游意於此心源脈理一一可証存之於中疏通明達體之
於身篤實和平更以是達之六經下觀由漢以來千數百年
儒者學術事功文章醜疵是否得失斯道晦明絕續天晶日
明洞若觀火孰爲正正堂戶孰爲分門岐徑當無俟辨而明
先儒所謂其學在我也酸醜雋美難喻異口風痺疾疢難喻
異體望海者必求航與楫爲工師者必由大匠繩墨二百餘
年誦言攻陽明者如同時羅整庵近代陸稼書皆自切已學
道躬行實體中得而張子之訂頑朱子之仁說鹿洞之學規
條目則尤向洋之指南公輸之規矩舍是則斷潢絕港耳陽
明聰明氣魄凌鏤古今縱橫顛倒無施不可天泉一証尤其
要旨來教謂無善無惡心之體是就心之體段而言與公都

子稱引或人之旨似不同心之體既無善然則心管領何事善不屬心體然則善更何在心無善是無性也無性是外義也只此一句已是大本差却與所謂道心所謂恒性所謂秉彝所謂大本所謂性善既皆不可通諸經孔曾數子宋五子之言更無王氏此等說也更以橫渠心統性情語體之自見疎密大學古本惟近日安溪之說庶幾不失孔曾遺矩拈出知本誠身二義卽於首章知本見申明格物致知之義蓋格物卽物有本末之物下言修身爲本此謂知本眼目再見格致之功要在知本知得身爲家國天下之本便是所以參天地胞與民物本領道之大源已煞分明故曰此謂知之至也下卽從意說去以格致之義本章已盡也如此更不必易纂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書

聖

本文分別經傳別補傳義而先聖明誠要領知聖始終條理之功艱若畫一蓋始學知行本齊着手非截然分先後而交養互發亦無判然不相爲通此卽知行合一但必兩脚並進故右知而左行若王氏所謂格致卽是誠意與博文卽是射禮惟精卽是惟一明善卽是誠身以此爲合一似將聖言恣才凌駕驅迫就我節次稍凌卽恐工夫未得廣大周遍且於文義亦有難通謂誠正卽是修齊修齊卽是治平可乎易言學聚問辨寬居仁行論語言知及仁守學思中庸言擇善固執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與大學條目皆是平排次第纍纍如此則來教所謂誠意是大學入門第一關始學始從此入似未爲得而王氏格致卽誠正之說其於古本亦不審矣

此在高明虛心求之自見分明不當更往復執筆縷縷語無
端緒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書

吳

藝文志卷九

狀 傳 碑 銘 贊 祭文 卷九之七

黃崧甫先生行狀

國朝 陳 道 新城人

黃先生諱永年字靜山別號崧甫江西廣昌人其先均祥田石城始遷傳十一世至諱麟瑞者為先生曾祖祖諱蕃父諱紱歲貢生並用先生初試刑曹時進階得贈封奉直大夫祖妣氏劉母氏劉俱封宜人先生少穎敏善學經史子集諸書具能掇其精蘊家貧獨學白田山中躬自爨給時或坐古松下啜茗茗俯仰吟哦意氣自若見者咸異之輯先儒語為希賢錄謂此學人本源循是有得則行誼政事文章一以貫之矣為諸生十八年困躓舉場藉授徒以奉甘旨非其所有不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碑銘

取也涇陽王遜功先生以名儒總藩江右聞先生學行招見不可得時吾廬陶先生主豫章講席傳語曲致之始一見雍正六年

詔舉孝廉方正執政以先生應固辭不就雍正十三年中江西鄉試乾隆元年成進士授刑部福建司額外主事越六年乃授實二年晉員外郎又二年轉郎中皆在刑曹先是

世宗憲皇帝詔徵天下博學鴻詞常中丞首薦先生今上登極引試殿廷多拔擢改官詞垣先生既授職則謝病不與試曰吾業試於事豈敢復希館職清華日坐曹理案牘諸疑獄多所平反嘗謂古人引經斷獄持其平而已今法令具著虛心求之庶無失輕重耳長官以為能保督京倉又令總稽秋

審規畫皆中條理公卿交章薦爲御史少司寇奏公蕙田官
閣學時舉以自代先生始未嘗知及知亦弗謝爲人端廉簡
重與人言常呐呐不竟其意出入敝車蹇驢隨從一愿僕退
直則掩關兀坐尋繹經訓無異居山時所嘗與游者雷翠庭
劉蘭谷蔡葛山王毅齋陳元若傅謹齋諸君子聚或竟日移
時相與責善糾瑕不少貸乾隆十年安徽撫臣劾宣城令段
雲翮溺職將去縣民戴德呼籲攀留擁衆塞府署復劾雲翮
指使罪當逮問先生奉

詔往讞廉得實情事乃雪民人並減死還奏稱
旨

上溫語慰勞詢在部歲年出身階級先生敬謹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碑銘

二

奏對並及歷試名次上笑曰若是當居詞館今官刑曹得毋
廢書耶對曰臣性拙惟知讀書職事暇未敢忘舊業翼日命
知平涼府先生官京師十年頻請假省親爲上官留阻使事
竣方卽入告遽有平涼之命先生流涕曰平涼去家七千餘
里舟楫不通老親勢難迎養

君恩誠重然安有十餘年不見父母之子卽具疏乞移鄰近
地改知鎮江歲餘復遷常州先生爲政寬重有大體開誠馭
僚屬虛中集益人人得盡其長而無敢以私干屬人士亦無
有狎至其庭者行部則必咨訪人才測其土田高下溝渠堤
圩所宜與令熟計之而於人心風俗尤三致意丹陽奸胥某
爲令所黜乃偵他事謠詠之制府尹公將劾令先生曰令固

當去然以猾吏敗則長奸風非警官邪也尹公深領其言民有兄弟爭訟蔓引連歲不決先生導以天良使悔悟然後平其曲直俾無相仇害旁觀並感泣武進地高苦旱爲穿渠引水並開德勝澡港諸溪之淤塞者溉連江橋以下田二十餘萬畝歲獲遂倍他邑瀕河低窪者趣民築堤堰歲鼓犂爭先乾隆十三年夏米麥踊貴鄰境騷然而毗陵獨得晏然無事先生嘗言吾蹇鈍百不如人惟此拙誠爲民之心早夜矻矻則鎮常人士皆可與知方思規畫社倉與復東林書院而去職矣其官鎮江時奉大府檄審常州董守徇張紳爭田獄先生訊知張田鬻人已久贖之未當而誣買者用賄行求事左驗無實所引證行求吏人反言其意皆出自董守覆上董旣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碑銘

三

罷黜制府將以先生改調常州先生旣面辭復爲書陳請其畧曰毗陵領邑入屬較京口增倍而治辦易於京口此一轉移皆外吏求之不可得者况職在屬郡東西南北惟命之從是於人情旣不必辭於分又不得辭而某顧名思義通屬知府獨某爲萬不可膺此調者日前常州之案兩院會疏曰商之撫臣交與鎮江知府黃某查審是常州府之參劾事由鎮江府審訊夫糾人之奸而卽代其任雖奉命自上而自顧亦何以御僚屬對百姓知愛如公惟恐某在官少有疵玷不獲成全豈令某居此嫌疑之地也語甚懇至卒不聽且令申理前案已而張紳坐籍沒先生時行部江陰聞之愕然莫識其由而董張兩家騰布蜚語歸謗先生先生亦不與辨其在官

也日閉閣理民事於大吏同僚往來及摺紳就見儀文疏濶至是無爲分解者雅公初撫蘇以江陰署令不謹事牽連劾議鐫二級復守常州先生固辭引退雅公遣僚屬稱引古義相責謂初有嫌隙後爲莫逆如蕭曹郭李范文正呂許公皆是也前惑已解不宜更存芥蒂陳請再三不聽去在官一月而制府黃公又奏罷矣其奏罷也以巡部冒支夫役屬縣代買食米爲言先生坦然聽鞫羈吳二載未及成讞而先生死矣先生家故貧內外官十三載無分寸積落職後薪米將不繼先生不爲念日杜門著書自得毗陵士民咸怪黃公去官而貌加豐云然體素羸事無小大必竭思慮坐是益勞瘁年未五十鬢白齒脫落卒不長享嗚呼可痛也已先生爲學探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碑銘

四

原六經下及宋元明儒先書尤愛念庵語要意在兼集衆長歸於自得而蘊蓄淵涵不露雖素所知交及從游之士非久與處莫能知也平生友無妄交語無妄發律已嚴而待人恕獎誘後進惟恐不及常念人才衰耗皆由師友道失英俊之士往往斲其根株苗已壞而冀其秀實難已與人言學以適用爲貴定其志恢其識鍊其才斂其英銳而固持之庶幾其有立乎又論讀書之要曰聖賢備言之矣闕疑逆志論世知人三者失一不得謂之通儒而研心經訓尤爲簡切諸子文集浩汗如取金於砂礫功多益少耳先生爲文不炫奇示博而意理妙遠古質醕靡使人味而彌旨所著有春秋四傳異同辨靜子日錄南莊類彙若干卷居吳時所自集也輯成後

數月卒於郡舍時乾隆十六年六月二十二日享年五十有三娶羅氏子二光理郡增生光琮尙幼女二長適同邑諸生唐廷魁次適奉新舉人帥家駿嗚呼先生志在經綸天下少時慕易堂經世之學從梁質人先生游而友高守村彭祖硯涂贊皇于岸兄弟於古今制治典法損益廢置得失之由相與講明而切究之要在宜於今而不失古之意故觀其外退然若無所能及與之擘畫事理動中窾會乃連蹇一郡杖屨挫折不得展其猷爲其所表見者特其小焉而已且橫被口語抑鬱以終豈非其命也然先生既死越二月雅公奏覆徘徊嗟惜且令屬吏善歸其喪云子光理將卜葬於某鄉某里道從游久不得以不文辭謹述其履官行事之可見者乞銘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碑銘

五

傳於有道庶幾天下後世知先生之爲人仰止而私淑焉一綫之寄不至墜失亦先生之志也歎門人陳道謹狀

何貞女傳

明羅萬程

廣昌人

貞女姓何名奇臺乃余業師茂才何養心先生第三女也生而舜華方顰絲時舉止儼雅不與羣兒嬉且涉獵文藝諷詠研摩族戚以女博士奇之萬歷四年以媒議與馮惟春男馮時行爲室迨十年正月念三日時行物故貞女未笄未字纔十四齡耳父雖蚤世而母氏魏儼然在堂欲別議所以同庖者貞女泣然沾巾言言爲守制計母氏以爲穉年不更事者湯吻也而密偵其意斷無二三乃諭之日從一而終聞婦也烏得一無所從貞女曰兒之不獲與馮子齊命也儂家孀婦

三詎非命耶兒熟列女奈何顏甲齊於他人貽古人儻從此
衣不紈紵食不葷肉宛然芣苢狀母氏猶然不可蓋愛之也
貞女不飯矣形佺魂銷命引絲髮十一年九月會馮生之祖
諱鑑者病彌留貞女給其母曰兒馮之孫婦也倘生前一茗
因而寄語地下兒念灰矣歸甯瞬息事耳言訖急求自盡以
示必去意母不得已遣焉時月之十七日也貞女履馮闕奠
夫靈一日五絕語送者曰得死土矣矢不歸甯代夫躬藥畢
踐其言鑑之病倏忽如失星鳳見則灾祲移理固不髮爽哉
茹苦已數期兀坐寢榻紡績勤劬壺以外無足音也十三年
二月厥翁曰馮惟春故貞女哭六月母氏魏故貞女又哭一
夕日未亡人忍死者愚傷母心也母已矣余更何戀不飯復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碑銘

六

如前七月四日遂卒時年一十七歲溽暑中眸色如生士民
異其狀白之當事當事異其狀而更代不一官文移閣焉嗚
呼惜哉夫荀采之尸蠅不敢近陶嬰之墓烏爲之營以秦皇
至無憚者賢巴寡婦清而尊之爲立女懷清臺自古節烈之
婦類足以泣鬼神易觀聽若此况韶年未字之女志定而完
從容慷慨烈孝具全豈不爛然爲萬禩史冊之光余邑之中
有二焉曰毛曰何均之破山川之荒識者稱雙南金云毛于
歸之日中丞直指二千石諸大夫旌檄趾接人心訢訢何蓋
棺幾易歲矣闡洵至於今豈遇有遲疾乎卽今移風使者飭
令甲播章程闡幽之意蒸然臚矣貞女之遇安得謂爲無待
而談者或以爲賢者過之夫易操者陰柔之性卽風以崛奇

卓犖之行猶未必人人而景隨藉令高遠不足貴也將求所謂中庸而風之誠然矣然中庸之名易於格襲萬一格襲者有之非常之節反出其下世俗皆前之見習嚮之深將在彼而不在此者風化蓬轉之會判在幾希烏得不三致意

李烈婦傳

國朝

翁心存常熟人

烈婦李氏江西建昌府南城縣人父銘恩諸生烈婦性和婉適李世培爲室世培以廉吏子讀書好學烈婦佐其夫治家井井有法度咸豐六年春粵賊踞建昌世培家居北關外先挈其孥入洙源茆屋數椽門外一谿清徹見底居數月賊焚掠鄉村漸入洙源世培病瘧不能行匿林中烈婦抱一兒攜一兒走荒山亂石間猶時時回顧其夫賊至烈婦急以兩兒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碑銘

七

付小姑與乳媪分抱之揮使疾去及向賊罵賊愕貽無敢應者遂奮身投溪水水淺不盈尺匍匐入深處死死時年二十有七歲咸豐六年七月二十七日也世培間關得免越數日求得烈婦尸葬之色如生八年四月建昌克復門下士蔡豫卿孝廉與邑人臚陳於有司迄同治元年豫卿公車復來京由都察院以事聞與本邑職貢蔡坤之妾王氏監生王梁杰之四女愛玉同被

旌表嗚呼自粵賊構亂於今十餘年蔓延江表流毒海內其間士女之舍生取義者指不勝屈信乎正氣之常存於天壤也烈婦一孱弱女子獨能以智全其子然後慷慨捐軀從容全節尤爲難矣予聞而悲之爰紀其事俟采風者

孝婦傳

國朝石 湛 瀘溪人

孝婦林氏予房弟士崧仲甫妻也歸仲未數月姑病廢舉動需人家固有家婦素不當姑意仲又外館獨婦侍母寒暑飲食澣櫛扶持他人久所不能堪者婦皆甘之始終得其歡心一日湛省叔母婦侍側叔母指婦顧湛歔歔曰他人病雖苦未若吾病之顛連僅去死一間也然吾病十七年而不至憤恨自戕以死而尚延視息至今者徒以有此婦在也長子婦厭吾疾數年前攜家去獨累吾婦婦又處貧兒女幼弱抱哺補綴皆仰給婦仲子以讀書故復好客咄嗟之饌無月不有益苦婦婦何能時左右我然吾每或意有所向念婦無暇姑暫忍以俟而婦已在側嗟夫吾婦蓋不獨手足我更腹心我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碑銘

八

矣叔母於嘉慶六年以壽終統計婦事病姑凡十有九年論曰予嘗以此推孝婦或疑婦農家女姿性不甚明慧何能幽體姑心至是其姑不無溢辭予謂婦惟不甚明慧故其孝一出於樸至如古之忠臣孝子大抵然也不然世之聰慧女子顧少乎哉

南城貞女梅鳳英傳

國朝本 郡太守 達春布 鑲黃旗人

余守盱江數載於茲矣辛未春南城梅明府素清以已故未婚梅貞女事請記於余女蓋望門守貞者也爰紀其芳踪陳於上官得旌表如例貞女姓梅氏名鳳英素清姑幼字程某年十七程氏之子亡女聞訃哭欲臨喪痛失所天願以身殉因其家無可立繼者母阻之是時父早故母亦老女乃苦遵

慈命守不字貞矢志靡他偕昆弟同事母焉昏定晨省不離左右此貞而孝也衣不衣帛食不茹葷數十年儉薄自甘此貞而廉也日習女工夜讀經史終身不踰戶闕此貞而節也貞固難而又能孝能廉能節則尤難若此者其亦可以風矣爰記之以垂不朽

撫州景雲寺故律大德上宏和尚石塔碑銘

唐白居易華州人

元和十一年春廬山東林寺僧道深懷縱如建冲契宗一至柔言諸智則智明雲皋大易等凡二十輩與白黑衆千餘人俱實持故景雲大德宏公行狀一通贖錢十萬來詣潯陽府請司馬白居易作先師碑會有故不果十二年夏作石墳成

建昌府志卷九

藝文

碑銘

九

復來請會有病不果十三年夏作石塔成又來請始從之既而僧反山衆反聚落錢反寺翌日而文就明年而碑立其詞云爾我聞竺乾古先生出世法法要有三曰戒定慧戒生定定生慧慧生入萬四千法門是三者迭爲用若次第言則定爲慧因戒爲定根根植則苗茂因成則果滿無因求流猶夢果也無根求茂猶揠苗也雖佛以一切種智攝三界必先用戒菩薩以六波羅蜜化四生不能捨律律之用可思量不可思量如來十弟子中稱優波離善持律波離滅有南山大師得之南山滅有景雲大師得之師諱上宏姓饒氏曾祖君雅祖公悅父知恭臨川南城人童而有知故生十五歲發出家心始從舅氏剃落壯而有立故生二十五歲立菩提願從南

嶽大圓大師具戒樂其所由生故大厯中不去父母之邦請
隸於本州景雲寺修道應無所往故貞元初離我所徙居洪
州龍興寺說法親近善知識故與匡山法貞天台靈裕荆門
法裔暨與果神湊建昌惠進等五長老交遊佛法屬王臣故
與姜相國公輔大師顏真卿暨本道廉使楊君憑韋君丹四
君子友善提振禁戒故講四分律而從善遠罪者無其數隨
順化緣故坐甘露壇而誓衆主盟者二十年荷擔大事故前
後登方等施口羅者十有八會救拔羣生故娑婆男女由我
得度者萬五千五百七十二人示生無常故元和十年十月
己亥遷化於東林精舍示滅有所故是月丙寅歸全於南岡
石墳住世七十七歲安居六十五夏自生至滅隨迹示教行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碑銘

十

止語嘿無非佛事夫施於人也博則反諸己也厚故門人鄉
人報如不及繇是藝松成林琢石爲塔塔有碑碑有銘銘曰
佛滅度後蘆蔔香衰醜醜味醜誰反是香誰復是味景雲大
師景雲之生一匡苾芻中興毗尼景雲之滅衆將安仰法將
疇依昔景雲來行道者隨踐跡者歸今景雲去升堂者思入
室者悲爐峯之西虎谿之南石塔巍巍有記事者以真實辭
書於塔碑

南豐軍山廟碑

宋曾肇南豐人

禮山林川谷邱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諸侯在其
地則祭之又曰山林川谷邱陵民所取材用也非此族也不
在祀典夫谷卑於川邱陵卑於山苟有益於人皆蒙報禮若

崇高廣大拔出其類而能禦災興利爲一鄉一邑之望者其受命天子享有廟食豈非稱哉軍山南豐之望也考其圖記其高十有九里餘二百步其上四峯崛起望之蒼然其傍飛瀑一瀉千尺其下龍穴投以鐵石兩轍隨注其產竹箭材章利及比壤縣固多大山而茲山傑出見於百里之外其勢雄氣秀若蹲虎兕而翔鳳鸞宜其能出雲雨見怪物給民財用以爲此邦之望也舊傳漢吳芮嘗攻南粵駐軍此山其將梅錡祭焉禮成若有士騎麾甲之狀彌覆山上因號軍山邦人祀之蓋自茲始唐開元中復見靈跡乃大建祠宇承祀益虔後其廟屢遷今在盱江之陽距縣七里者南唐昇元三年之遺趾也闔境祈禳有請輒應歷千餘年而封賁未加民以爲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碑銘

十一

歎部使者請於朝久之不報元符三年六月上日今丞相曾公布時知樞密院事奏臣南豐人知軍山爲舊部使者之言不誣願如其請詔封神爲嘉惠侯廟曰靈感軍山廟命書下臨邦人動色相與嘉神之功侈上之賜乃合財力廣其廟而新之廟成丞相屬其弟肇爲之記蓋南豐南城舊皆臨川屬邑南唐始分二縣置建武軍今號建昌國初改也軍在大江極南而南豐又其窮處地迫兩粵然其風氣和平無瘴氛毒癘之虞水土衍沃飛蝗不至故歲常順成而凶饑之蓄少民寡求而易足故椎埋鼓鑄盜斂之奸跡諸其鄰有弗爲也自唐宋喪亂中原五易姓而此邦恬然兵火莫及逮本朝受命休養生息百四

戶口蕃庶室家豐樂雖八聖德澤涵濡

覆露亦神之幽贊爲福使然揆實正名旣見褒寵宜有文字以垂無窮故爲書本末且綴以詩使邦人春秋歌以祀焉詩曰

土膏起兮流泉駛兮牧徂於田偕婦子兮旣耕且藝耘且耔兮一歲之功在勤始兮野無蟲螟塘有水兮非神之力其誰使兮我苞盈兮我實成兮揮鎌銍銍風雨聲兮囷倉露積如坻京兮遺種滯穗富鰥煢兮飲食勸酬銷忿爭兮儻非神助歲莫登兮我有室家神所祐兮我有旄倪神所壽兮神之惠我維其舊兮上之報神亦云厚矣醜酒刑牲殺杯豐兮吹簫考鼓聲逢逢兮我民薦獻無終窮兮千秋萬歲保斯宮兮大宋建中靖國元年歲在辛巳春三月旣望翰林學士朝請大建昌府志卷九藝文碑銘三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碑銘

三

夫知制誥護軍卿、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賜紫金魚袋里人曾肇撰

楊令君平寇碑

楊公名休字山立

宋 謹

祐 南豐人

天生萬物春陽之華始本於隕霜肅殺之時以此見不得不攻萑符之盜而後國可爲者此亦順天時以正人事之所急先南豐邑號嘉禾舊俗淳媿變自庚寅民習爭戰東莊八耆首結闔社翕然雲屯霍然霧散始然拒追終焉讐殺官不憂民民不憂法孰培妖芽孰使滋蔓數十年閩山峒險出沒依據叛服靡常衝突縣郭然後稍用周官禁疏之典僅獲首惡恥以明刑貸其餘孽額額罔罔暨戊辰昏墊之後爲富者閉廩以困饑民貧巧者崇姦以徼上賞東莊作善肘腋繼變蠢

蠢然赤子弄兵如入無人之境破村破縣燒民居掠民財晝
攻夜劫東起西應避地者歸未一炊奔塞閭巷當此時煤燹
者反先勇爵利姦賊旣免租又佚罰而邑井之嗚號扶老挾
幼不相保存者日千萬數孰胎此冤使至此極前邑大夫儻
以牽制不獲展布去官後無敢試湯鑊識者謂更三日民無
統紀具耳目者悉佩刀劔爲戎首矣部使者念秩官職凡殺
人者肆於市三日今寇劫無忌乃至於此於是訥英豪材能
勝任者以佐王刑邦國在官合詞舉今楊侯前在石城籌嘉
績茂隄防井井中外帖安非侯不足以銷劇變部使者亟檄
以行侯承命卽犯雪霜自顛疾馳七百餘里不旬浹到縣出
條教勵甲兵嚴保禁調軍餉宣德意示官刑一指呼間無不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碑銘

三

整辦取夜劫者膊諸達道以先民急兇儔膽破惕惕然惟恐
有惡名姓爲侯所知者獨東莊怙終殺寨兵殺騎將狡焉不
思順活逆死侯曰此寇不殺吾民不蘇卽自統軍戎服鞭弭
徑空寇穴盡醜類乃行飲至之禮臺府上功邑民歌最兮兮
矢兮脯豹豕兮釜兮鬲兮飯黍麥兮昔民狡昏今識卑尊昔
民愁苦今識歌舞惟侯春融協我民於中惟侯秋迴醒我民
於病昔夫子所謂暮月而已可者於今侯尤信雖然侯讀古
書行古道所以回古民風易如反掌卽此規模何施不可燕
秦隴蜀草莽春秋江漢襄淮風火夜旦文武吉甫之舊舍今
侯正將焉往吁平寇者平戎之機平戎者又平天下之機顧
此一邑豈足以盡今侯之遠圖余髮種種余心拳拳尙克期

見

李參政平寇碑

元劉 壘南豐人

大元運神武以制六合任仁賢以福諸道江南既平閱十有
 七載南北一家煙火萬里海澱嶽靜風恬日熙彼有負險阻
 萃淵藪嘯呼萑苻或一二見不旋踵而嶽巖以平檠輒以甯
 由皇威丕暢遐邇率服厥亦惟蕃宜有人綏靖有方式克至
 於今日休至元二十有五年畚寇鍾明亮起臨汀擁衆十萬
 聲搖數郡江閩廣交病焉傑捷豕突草萎水枯血肉填谿谷
 子女充巢穴有旨進討輒僞降以款我師明年邱元起廣昌
 與明亮犄角瀰漫浸淫遂及我豐豐民素弗貳顧力不克拒
 則有被脅而從焉者勢張甚又明年春賊大至陳河田陳九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碑銘

十四

陂又陳小菜鋒交焰熾勢益張遂犯州州南門實瞰江賊乘
 橋攻門是時諸軍甫集出營黃原城戍單弱藩垣蕩平事且
 急乃斷橋以拒之守兵飛矢露刃市民擲瓦投石適雨暴江
 漲賊阻深引退既退勢猶張焚戮村落無虛日州惟閉關自
 保雲沈雨淒官民惴危老穉悲戚救我者誰一日陰霾劃開
 天宇澂霽則參政李公來號令新和氣回軍聲壯風采肅乃
 啟城關乃發倉粟乃寬刑辟乃緩商征政有便民者罔弗舉
 民始有生意賊亦望風烏獸散於是責官吏以招來分師旅
 以討捕悔過宥之負固誅之州境畢清則率諸將搗邱元之
 巢殲其渠離其黨綏輯其流亡振旅還州州人香旗歡迎感
 極且泣曰生我者父母全我者參政也自邱元敗而明亮孤

不數日賊悉平嗚呼公之功偉矣公端人也其仁如春其清如冰其誅賞公平如權衡其在軍中手不釋卷雖羽檄紛馳猶崇學校修祭禮非其本領正識慮明曷克若是昔公先大師武愍公來救盱盱民嘗刻記府門今豐之危視盱彌甚而公之德視武愍有光焉是宜記顧記亦未足以彰公之德也陵谷遷易此德不磨日月晦冥此德不掩肉腐而骨骨朽而土此德不忘屹兩碑其相輝垂千載而有永姑借是以寄邦人之思公名世安號龍川家世河西徙居燕爲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有年矣勳名著聞新膺特旨因任云頌之以詩曰

維元受命誕揚厥武有偉混一卓越曠古東洋西崑北漠南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碑銘

十五

溟星拱雲從疇敢弗處蠢彼汀畚乃作疥癬虺撼不量虺毒肆吮暴骨成邱流血成川浸淫盱豐釁積兵連寇環於疆孤城岌岌幕燕釜魚孰紓其急德人惠來遂活吾豐其人謂誰參政李公威惠翕孚謀斷兼足國手雍容立整敗局昔公未來民與死期公既來止和氣春熙昔公未來嘯喧篁竹公既來止妖氛夜肅功成而東舟載月明父老太息孰如公清公恩弗替人思弗已紀德於碑名父名子軍峯峻極盱水深長我士我民千載靡忘

建昌路重建太平橋碑

元程文海

南城人

盱居江閩間南北往來必道境上郡東舊有橋橫之壘十有三跨梁之楹七十有三中爲亭東西爲門至元丙子燬焉民

病涉構飛梁以濟壬辰六月郡侯章公總管趙公帥同僚及
郡寓公大家度材鳩工癸巳十一月始事越明年七月落成
柱石棟宇高廣宏麗視舊有加惟盱爲江閩要處而橋又爲
盱要處是不可不復落成之日適際聖天子龍飛之始河海
晏清霄垠軒廓郡人名之曰太平旣請書於予又以記請予
不得辭夫一物廢興莫不有數由丙子至甲午幾二十年而
橋始復太平之世民有餘力一橋雖微可以觀治矣其自今
始舟車之輻輳商賈之都會千萬里重譯之遠巨然而安曠
然而四達凡自此途出者其可不知君上之所賜乎旣以驗
盱之父老於是乎書且詩之曰

惟盱爲郡江閩通衢郭東有橋又盱要區前此簷楹星斗可
建昌府志卷九 藝文 碑銘 六
斟中阨於數或艇或泐而後來者思濟輿徒梯梁雖架風雨
則虞比來一載木運石驅歷齒輩飛鬼呵神扶日東西行萬
武奔趨邦人士語疇昔所無伊誰之功公侯大夫拜稽對揚
臣何力乎明明天子澤被吾盱涼颺暖曦晴江湯湖童詒老
壤載歌袴禱祝橋壽耆其樂居居臣賦此詩天保嵩呼

李武愍公新廟碑

元柳貫

太保滕國武愍公有大勲載於盟府有盛德被於江西十一
州而建昌爲郡介乎江嶺閩越之間故嘗刻公之遺惠於碑
矣今總管薩侯始大作新廟春秋修其薦事蓋上以承國典
而下以順民志焉初公爲益都淄萊新軍萬戶圍攻襄樊遂
從丞相淮安忠武王濟漢漢江畧定淮楚王受詔自將擣臨

安以右丞阿里海牙鎮鄂而以江西付公及宋都解至元十一年道進公左副都元帥分兵由九江南康入隆興開元帥府下撫瑞建昌臨袁吉贛南安諸城又南踰嶺至海其北盡長江東西際閩與湘收郡縣一百五十得戶三百萬未三月已上其功當是時民之望公如電雷薄發風雨交至名能動物而物無後孚明年宋相陳宜中節度使張世傑擁益王福州收諸道潰兵謀爲中變右相文天祥亦自會昌以衆屯邵武署其土人吳浚爵位稍出建昌汀贛以蕩搖江西六月公馳至建昌乘利備禦會鎮撫孔遵師出甯都還得鄉民數輩江岡道上械至公所云同知軍事易仲榮使走福州報府軍虛實而軍中又往往搜購文丞相所與建昌故官大家書劄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碑銘

七

事連數百家時留戍諸將校因是欲激公一言遂其私利公微知之旦起坐譙樓召諸將校俱前立所逮人其下趣取書焚之諭以逆順禍福曰吾念爾裔土之民不忍以迷復致凶吾今悉貸爾矣杖數械者其餘獲縱皆再拜感泣言曰天賜公活我誠願洗心自新諸將校或不亮公所爲公徐語之曰是所得書往返千里外有達有不達亦安知非姦人芽孽於其間今不覈實而概論之挈數百家民命徇其邪謀何以安反側之心已而聞浚以兵十萬據南豐公立授諸將方畧走之八月浚復屯市山言必取建昌公遣千戶忻都迎戰堯港誘之半渡徐出鐵騎蹂其後追北三十里橫尸滿野又命鎮撫翟欽徑覆其巢穴廣昌浚奔汀州公還而建昌之亂帖息

如未附時矣方倉卒上變適承豫章興獄之後爲數百家計者不過席稿私室以待斧鑕重則瀦宮爲汙池輕則化家爲俘囚夫何疑及公制釁於俄頃消禍於片言遂能易亡而存轉危而安雖其精神心術之所運而所謂智勇與仁微公孰能兼之哉其後公以參知政事拜蒙古漢軍都元帥經畧廣東遂會湖廣行省平章政事阿里海牙江東宣慰使張宏範等舟師崖山乘潮薄南船縱短兵接戰執政陸秀夫窮感抱衛王赴海死降其宗室侍從官承宣使尙數百人得其所懷金璽獻凱於朝十七年三月以資善大夫中書左丞行中書省事於湖廣後四年承詔從皇子鎮南王討罪交趾至其國無梁河結筏徑渡奪天長府世子率官屬航海遁公部勒舟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碑銘

六

師追襲之獲戰艦二百艘公渡天長濱江水橫溢則冒沒營壘非便將大城其府留師困之謀不用而水果暴至因趣班師命公以其軍殿公旦行且戰及皇子前遇其伏兵起永平關藥矢中公膝次思明州遂薨以其喪還葬都城西永安山南至元二十八年有旨錄公死事特贈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賜諡武愍於是卹典未行命始下人人以爲沒身曠世之遇至大元年從贈封令復加號推忠靖遠功臣贈太保儀同三司追封滕國公諡武愍公姓李氏諱恆字德卿其先有國河右之賀蘭山曰西夏者公之世也自其父淄州都達魯花赤贈金吾衛上將軍簽書樞密院事滕國忠襄公始家淄州長白山下故今爲淄州人於是去公綏靖建昌之年已五

十餘矣昔之飲沐公德者長子老孫且更數世而猶曰吾父
吾祖李公之所全活吾雖易姓以從公飲食以祝公亦若歎
焉矧今吾侯啟之以崇報之禮示以愔厚之風則自吾以及
世世凡而取雞與豚登黍與稷以能滋吾之生殖者皆吾李
公之德之漸可忽忘哉乃相率來請余文刻之牲石余嘗備
數禮官考夫有廟制祀之節矣蓋天子縣內之諸侯有采地
焉外諸侯有所都之邑焉故皆得立廟而非其同氣之尸則
有不厭不謁不旅不酢而已降秦及漢若欒公之配食社主
若蜀守文翁齊相石慶之立祠郡邑以至於桐鄉南陽涇城
之繼起雖其事變古益滋尙皆人心之不可終泯者然耳則
今李公之廟立於綏靖五十年餘之後非夫秉彝好德之心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碑銘

十九

有動於中能致然乎傳曰國功曰功民功曰庸觀公所樹立
之如彼而其子孫紹隆繼美之如是抑庶幾古大臣之遺烈
哉雖廟而祀之在建昌之民猶爲不戾於禮者公之世爵行
業有國史之傳有奉常之誅有幽室之銘有隧道之碑有家
廟之詩余之斯文爲建昌釁廟而作者也故序其績詳焉薩
侯良二千石也名薩德彌實政有體要今旣受代還朝矣建
廟之力出於營軍上百戶羅勝羅由軍校長百夫是嘗隸公
麾下尤有德於公云余旣論次公事復系之詩以永公思其
詩曰

人心不一至變則通聚正乘剛其來不窮渙之萃之有廟於
中惟廟伊何饗德與功江閩之交盱爲軍壘守攻更禪曠不

知幾宋路元興如龍雲起維時武愍受辭南指麾旄所次謀
若天啟旣帖蠻荆拓江及吳水有鯨鯢山有豹貙亦順而甯
無稽而誅小腆非殷誕敢集枯鄰之震矣有泥弗蘇盱民盡
呼孰於予鬻顛天不聞延頸待刃有勇武愍提師來徇曰此
吾民悼耄髻亂在我懷柔母彼蹂躪尺墳之疑付以來媪去
爾芽蘖絕爾疵吝樂哉盱民血肉吾身豈惟吾身祚及宗姍
我宅我居我田我耘以社以方燕及秋春武愍在天惠於若
人五紀而羸越若朝夕女則有甥勇則有息家有訓言受藏
以繹視公如神左降右陟相我後人無我厭戮自公之旋有
頌於碑民則思之而未克祠今守薩侯繫公是儀作廟言言
肖像巍巍我民修祀有崇無隳姑山崔崔盱水湜湜昔公來
建昌府志卷九

藝文

碑銘

三

思瑯戈金戟今公顧綏玉瑱瑤席有飶其馨遲公來格絃余
雅歌式薦明德

東平王廟碑

明何喬新廣昌人

廣昌之東園有祠曰東平王廟者宋咸淳中縣令朱汝賢所
立以祀唐忠臣張睢陽也按史王諱巡舉進士累官真源令
祿山之亂起兵討賊與賊將令狐潮尹子奇等大小四百餘
戰屢挫賊鋒後以孤城援絕力不敵以身死之當是時逆氛
起河朔蹂躪河華兵旣蔓延幾徧天下而王以區區睢陽扼
其衝賊死咋終不敢越而南江淮之間晏然不識兵革者王
之功也王之將死也西向再拜曰臣生無以報陛下死當爲
厲鬼以殺賊道家者流遂謂王受命上帝爲瘟部帥察民善

惡而賞罰焉其說窈冥蓋不可究然江淮之民慕王之忠烈且信道流之說故所在立廟水旱癘疫必禱焉其應如響東園之祠其一也永樂甲申廟圯於水正統庚申邑民始修復之時先公爲刑部侍郎記之甚詳歲久滋敝天順八年冬十一月予從兄本堅弟喬福暨耆民吳大成居士揭仲雍大覺寺僧道霖等始合衆力而新之中爲正殿後爲寢室前爲飲福之亭越明年夏六月廟成簷楹翬翬金碧絢麗檉板嚴整劔佩葳蕤耆稚聳觀以爲有廟以來未覩茲盛道霖因子弟喬年求紀其成績夫王之忠烈無以贊爲矣論者或謂王生鄧州死節睢陽其平生足跡未嘗履江南廟而祀之恐非先王制祀之意是不然宇宙間屈伸變化不可測度者神也神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碑銘

三

之所以然者氣也得其氣之剛大靈著者則爲偉人發爲忠義之業炳然巍然不幸而死其精爽耿耿者不爲異物漸盡復爲明神無所不之焄蒿悽愴隨所在而著見焉若王是已廟食於茲夫何疑哉初王著神南土號封累加其曰東平威烈昭濟顯慶靈佑王者宋景定元年十一月所封也乃作歌遺之使邦人歌以祀王庶幾飈游來格降福於民焉其歌曰桂醕湛兮淫觴簫鼓鉤兮中堂靈連蜷兮未來渺予思兮睢之陽靈之來兮旌纛繽紛駕赤虬兮驂蒼麟霽雲先驅兮殿以萬春歆我蒸嘗兮穆且欣嗟天寶兮多屯湖騎闕兮關河昏長蛇在闕兮龍在野悵孰埽兮妖氛靈哀憤兮援戈起鸞烏號兮射妖豕北風競兮西日蒼涼力旣竭兮繼之以死身

雖死兮精爽不忘陟降帝庭兮乘陰陽察民善惡兮降災祥
龍岡之下兮盱之澣松筠蕭慘兮綠陰承宇朝出游兮暮來
歸越千歲兮毋遠茲土屏蝨賊兮驅癘鬼錫我百福兮壽且
祉靈之降福兮不那我民報祀兮終古無已

益恭王神道碑

明徐中行長興人

惟萬曆五年閏八月二十有二日益王有疾大漸自爲書訓
其嗣王暨厥屬厥文武御事受書胥出感言胥犇走籲天其
以百身請命弗得越六日王乃薨王受命惟中身享國二十
有二年恭儉惟德澤及國人庶民子來哭若喪厥考不春不
市巡撫都御史潘李馴巡按御史趙燿僉庸疏聞上痛悼罷
朝三日廷臣易服命宗伯視秩有文侂來賻祭典尊厥名時

建昌府志卷九

藝文

碑銘

三三

惟哀顯哉申命司空屬太史屬相卜幽宅盱水之陽章山之
陰惟今兆月日即甯窀窆王有不造迪忱於人我則無辭隧
石其遏以永觀厥德嗣王祇懼哀怛之不遑謀及同姓謀及
婚媾謀及卿士多內行藏於宗載匪下民攸聞表示國中俾
四目一視其惟牧伯我尙有之長史魯應華分命紀善王希
程教授許純道集諸國人髦士尹正咸誅王有辭其微其慎
庸書致命於予惟王有成德治於民心中行爲天子使服在
大僚惟皇親睦惟民攸好實永有辭皇曰其未習史事多遜
乃徵狀於史材考王之世王娶於吳內以治厥子五載增卒
崇仁長子世孫翊劔今嗣王介子載環王安東載堉王舒城
載堞王阜平載壤王銅陵孫曾凡五十餘人惟王享國七十

有八年厥惟休茲屬事徵辭而歌詠之庸答爾民欲並揚哉
庸作詩曰

粵稽益祖實始端王茂陵維父孝廟維兄國於建武世田世
康中罹間言流自班朋鴟鴞載詠磐石永將再傳令子嘉謚
爲莊莊嗣爲何匪人伊議有弟崇仁允矣世及三讓弗獲受
命以位眷念厥考肇基靡易寅恭夙夜作求不替國人誦之
令聞洋溢御事以簡接民以寬居無嬖倖食薄饗殫朝有大
慶宿戒於官國有賓祭腆潔燕膳聲伎旣遠遊曰何盤供却
鬻蔬征弗及國不寶遠物用章先集反淫爲良宗學是闢課
我子姓蒸蒸向義中吳不遑橫經西席見湯於盤習武於抑
惟一銘齋庶幾朝夕祿茲萬石惟念貧宗上書讓半錫命稍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碑銘

三

從七十八年載德惟風帝曰伯父勞爾有封親之展矣鹵幣
以庸天壽彌留榮名令終厥妃有吳至老克敬有子五人長
年不競厥有世孫嗣保爾定四子分茅各王一郡宜爾子孫
振振爲盛五十餘人望封著姓訃音上聞痛悼罷朝備禮有
加敬臨非遙考行易名功宗同昭事核世家同姓爲標惟民
有懷宜哀些招何以繫恩我歌且謠江西布政使司左布政
吳興徐中行撰

南豐縣銘功之碑

明尹 臺 永新人

南豐縣隸建昌郡東南境稱江右壯邑負閩廣衆山之險會
嶮巖穹谷上造雲天幽箐深林旁入無際以是三省姦游在
往聚羣黨嘯伏其中或時寇擾四出則必指南豐爲嚮往故

在成化正德間其邑遭毒剝屢焉頃歲二省旣更被島夸患
黠徒因乘隙矯虔爲難是時南豐之境方晏如民未有以爲
戒者丁巳冬寇謀忽至遠近蕩駭城中外人爭逃匿長吏憤
莫知爲計進士臨川令林侯若雨適奉牒有事其邑旣竣將
還轅邑搢紳先生暨士若民睹變私籌議侯信卓犖才遇事
能提出奇智茲不可攀擁爲一邑障邪然懼侯事任無相及
脫辭其曷遂遮留計侯聞之蹙然起曰果哉事且迫矣吾卽
不能爲若邑障其忍視吾君之城社烝庶播越哉雖然事集
於上下之信而信成於令行之無抑撓吾以身徇若邑諸君
必或信之矣抑能許吾令之不終撓行乎皆應曰諾不敢負
公以自阡隕滅於是侯下令民有臨城不死守謀潛逸者殺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碑銘

十四

無貸令布而逸不復其舍者沒若產爲士餉於是民皆爭乘
城誓死守諸先逸者日相次復舍侯乃料城中丁壯暨招募
之衆計陴廣狹步可立守士一人士五爲伍伍有長五倍爲
甲甲爲總凡長與總各從其隊將樹幟爲表俾相使若臂指
簡其驍健熟技擊者游兵巡徼無敢亂犯者以軍律狗晝整
旗鼓夜多燎炬備鈎衝以禦非常節煙礮以齊衆力部署旣
定上下咸一志惟侯之令行乃十二月辛巳賊舉衆三千人
薄城侯升高臨望見士之外視者無一不懷死鬪心曰士壯
若此賊安足拒乎俄有報賊徒三瞰高舉旗先登者城外卒
殲之持其馘以獻守士因占賊易與氣益倍頃之賊遙合
城鑿門旁闌甃石潰守者穴其上煨鐵汁投焯之稍邀侯

乃縋死士下蕭葦縱焚逼賊因大却明日賊大治攻具燔城外廬火延麗譙人且亂侯隨方救禦竟無患又明日賊分徒五道並進攻勢甚感侯麾士奮格召獵夫貫毒弩殪其渠比夜使衆襲斫其營奪大旗攻械以歸甲申賊急造雲車飛梯引以臨城呼號出角旣蒙鬼物怪獸狀惕衆侯顧笑曰賊技不太窮邪矧車高臨墜其引動易傾仄第嚴備待之耳乃相障要害各設布棚木柵伏兵械其中計賊梯附城卽併力鈎擊橫斫之示士以必勝算少間賊車果目散守者鼓噪相詈詬賊環怒氣沮計窮莫知所出乙酉詭愬祈免實畏情擊之尾其後也侯私度不教之民不可令追戰許赦以弗死縱之歸於是賊黨密相戒自後無敢窺南豐矣邑父老咸焚香泣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碑銘

二十五

拜曰侯誠生我願借履鎮邑中立祠報侯德侯固避不之許久之有監司至乃令民列侯位名宦祠中用慰衆誦思距今既八年矣其邑太學生李良翰曾鉅輩始末都述豐人意以狀謁余文載之碑曰侯功德在邑宜百世頌之茲無大小方朝夕致祀禱不有名文鑱堅珉其曷用垂示久余曰然吾聞古畏壘之民事庚桑則嘗尸祝之於其存也在法不有能禦大菑扞大患應祀典者乎林侯之於南豐固合矣余辱隸太史銘功示後固職耳遂不辭二生請特敘其事嚴其槩并系之銘焉侯名潤字若雨閩之莆田人余丙辰南宮所校士今任南監察御史風裁嶽嶽振一時人方大倚其施用銘曰建昌東維南豐肇邑山水紆盤人文秀蔚在宋多賢樹休揚

勦肆我明與厥問罔墜士修行業民勸
反側在歲丁巳流寇奄熾夸我農畔驚
墟莫邦歷紀孰蹈
埔以騫集若虓虎踞怒奔前俛俛林侯
萬夫之望輜車在邑
旣戒攸行訛寇棘訂怒焉心忡弭節還
旆竟奏膚功儒衣秉
麾召衆登陴委蛇言笑坐奮厥師從我
國良齒其凶倡化辱
使搏毆懦俾襄豐人曰嗟賊來選嘖微
我林侯室家其獲豐
人曰嗟有城敢睨微我林侯紛竄若遺
繹繹旣共我令訖同
允鏢衆志直堅孰攻礪厥去矛劍楯森
周賊來沸蟾覬我悔
謀顯允林侯繫世鮮儷天活我民俾侯
卒事民誦其德士述
其功匪侯在邑孰完厥封領領之城旣
鏞旣局孰遺乃壯侯
猷是經侯去其邑豐人式思尸祝載祀
報衍無期太史譔銘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碑銘

二十六

俾琢貞石篆告休聞永勒亡極

鄧襄敏公忠節廟碑銘

明黃端伯

新城人

熹宗御極之元年顯忠褒德於是襄敏公之曾孫鄧繼思鄧
繼祖疏請建祠盱郡中天子賜之額曰忠節祠特勅郡縣有
司董其事司李陳公起龍等鳩工庀材居無何祠成邊豆咸
備四方之弔於祠下者僉曰國家之報功也隆矣哉公諱棨
南城人歷官至都察院副都御史常死土木之難云銘曰
龍蛇之歲北鄙不甯帝赫斯怒六師親征天地晦明龍戰於
野黑雲蔽空爰喪其馬公扈車駕戰鬚憤呼我頭可斷甯畏
羯奴英氣不消死而爲厲風雷怒轟胡騎宵斃敵人悔禍僉
曰天威皇皇玉輅萬里來歸宗社有靈至人復辟陰隲在天

維公之力赫赫英爽颺騰九原入地成碧流天作丹徑寸赤
心千年不壞髮鬢之間威靈如在大風爲氣明月爲神於爍
君子垂範後人

新設建撫參將碑記

明李機

嘉靖辛酉閩廣寇盜據江藩內地幾盈五旬至戕害兵憲守
備於泰和新城之地遠近驛騷潰才驚傷殘播之餘風鶴草
木動皆成兵學校絃誦幾至絕響縣官抱印於僧廬妻孥寄
食於民舍環鄱湖西數百千里之間飛機如織上厯宵旰之
憂特簡命少司馬滁陽栢泉胡公爲大中丞督撫江藩然江
承平日久武備弛廢公深爲保釐重寄亟修明軍政所以遏
劉定功而惠綏敝勞懷來休養者靡有不盡遂使西人不染

建昌府志卷九

藝文

碑銘

二十七

揮戈躍馬之習再覩賣刀買犢之風尤思乂安禔定之效可
以長永保被於無疆者今江藩無城州縣以漸興築得以捍
禦賊寇奸宄又練三營於省城南豐萬安三分鼎峙以爲諸
郡之鎮壓於各兵備守巡諸道常駐之地各練兵千餘人以
爲三營之羽翼於州縣村鎮則推行保甲遺意名爲守望親
兵各相團結以爲諸營兵之聲援嚮道固已收羣策之利矣
然以閩廣賊寇其巢穴盤據徒黨滋蔓疆界聯絡歧路四通
實繁且逼慮有意外難支之變於是言於朝曰比歲閩廣流
寇累次入犯皆先掠建撫而後延及他郡前此雖嘗設有守
備官小權輕人則玩而易之難以集事臣已挑選精兵三千
一營號衆多矣必得英槩武畧之將將而督之教而練之則

建營務不至弛廢請以守備改爲參將以守之庶伐心寢謀有不戰而屈人之勢今江西都司署指揮僉事梁守愚年齒膂力正屬強壯且素知守已并能撫綏統馭勇且多智足爲三軍心膽耳目其修舉營政捍禦盜賊也易易矣乞以梁守愚改陞建撫參將以鉛山把總屬之統轄調度庶幾成率然之勢以嚴藜藿之防制曰可於是開府建衙於南豐而建撫遂爲江藩雄鎮自是以來厯歲辛壬癸甲而閩廣賊寇不敢復侵軼江藩之境而吾西人得以安職而安業保族而宜家者公之德也予嘗以建撫與閩廣壤地相接有湖山險絕之勢谿峒深僻之虞此固盜賊之藪其視南贛尤宜戒備不待今日民病而後圖之公出衆慮之表創曠絕之規進厥虎帥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碑銘

三六

鋪敦建撫以保疆制勝於萬全其威畧之謀將綿綿翼翼截然其不可犯矣矧其仁利之政涵濡於江藩者自足以推於天下善於後世誠當今文武之憲猶申甫之在周也今進亞司馬益展經濟計安天下則吾江藩且在重幕之中江藩之民何其幸歟予者忝太史載筆之官固將紀公建鎮之意所以經營綏輯先後始終之詳以惠鮮我一方者以諭於西人而湖東兵憲崔君近思謂得承公規畫與參戎梁公誨詢謀度奉以周旋用安茲土乃因西人之思呈他山及介南豐任尹懋官以讀書之將使百世之下於公之德尙有所考而不忘焉

安亭鎮揭王簿德政碑

明歸有光
震澤人

安亭鎮在崑山東南偏鎮以北三區石田歲收於他鄉最下
往者周文襄公特爲優假規畫縣賦以歲布予之務紓其力
民以樂業其後縣官剋去歲布斂以常額會水利益廢不治
田高枯不蓄水卒然雨潦又無所洩屢經水旱百姓愁苦失
業然有司習聞其貧下凡議寬卹猶先三區去正德末吏於
茲者頗爲急政或告以海墾去治回遠界入四邑東驅則西
走賦不時輸非由田惡直負依抗吏治耳於是務窮難之始
有收解等役與他鄉比諸捕繫拷掠大戶瘐死者數十人民
逃亡無數田多荒蕪矣自是十數年來有司日憂三區之賦
稅不起太守以上悉知其弊而未有以救也嘉靖乙未歲大
旱野無青草官督賦加常民狼顧四走將空其地主簿揭侯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碑銘

三九

言於太守文安王公縣令同安楊公爲借兌約歲熟還之履
畝量視諸不可墾者除其稅立圖頭法圖頭者先是爲糧長
一人掌稅悉亡其家今則圖各一人事力省而易辦又檢故
事免其收解永無所與會二公皆有勤民之心故侯言得施
行民稍稍安業乃相與涕泣曰吾人自父子祖孫百年以來
生聚於此幾不復以相保乃今得有其室家揭侯之賜也爲
立石請紀侯之事嗟夫先王之道量地以生人必權其輕重
而均一若吾縣之三區殆宜如鰥寡孤獨而先之彼暴橫
者獨何耶揭侯之職卑矣朝有其心而夕效焉且一時救
敗之術
難治者亦未之思也已侯名夔江西南豐人元翰

視謂五

林學士文

公之族孫以太學生來調稱良主簿多可紀者

重修

昌縣城碑

明劉文卿

廣昌人

萬厯之二十有五載夏五月天雨罰於是邑之間塏及湫皆
滙稽城城亦壞城崩一百六十餘丈約表以裏於是邑侯張
君初蒞周顏設卒甚謹夜擊柝矣邑人家惴慮無不出於非
常莫如城張侯於是視闔視基視衆志不可以後以爲用重
蠹大當規始不可以易乃計磚以權計石以度董匠以長分
長以方古有紆凹善導其勢長有豪俊善屈其策統於長離
于里食下以長參徒以里以知其數計丈一以率百所費緡
金六百四十有奇民願輸侯曰公之城邑險也險以衛國而
以私鏹陰辭而擾之耳民願賦侯曰已之畝出公也賦以供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碑銘

三

國而以干城其誰有異心稅寡而征一猶曰已動乃邑藏瘠
而不可爲也侯曰搜之出贖緩蠲歲祿覈曠役變社紅易壅
錢五括而用幾而藏壁立矣日之役則以時鈎校城伍侯以
出則尉以入而勵其踞怠者乙其塏之薄窳者築之間革者
偵其料之宵沒者三閱月而告成城高二丈二尺裏上殺其
四之一廣如其裏爲上削石於舊版而堅倍舊城穴蠲者納
新石而相杵矣樓櫓翼然長雉轟然夾石多暑皆重一焉入
地尺禦浸弗害卽不警盜不爲憂離擷者得以夜臥而門者
得禁也劉子曰美哉侯之於斯役也可謂勤而不怨者矣夫
思豫者必慎隙善治者必批根謀民者必恤生得地者必遠
害以此而使於民未有不得者也昌邑自宋本朝疆土墉耳

庫可踰也正德九年寇大入掠害守者而去少保胡端敏公以副使備東鄉逼桃源之盜始城廣昌裁城由龍岡北臨小澗屆於學宮前爲東門西峙烏石岡屬之南河以舊爲大迂四面水裔湯湯晶晶或者占其氣佳當人文詩曰望楚與堂景山與京少保乘時制爲昌人允臧之道至今人謳思無窮哉故自嘉靖丁巳庚申辛酉歲賊數闖城而嶺南來者大收鹵具伏聽遂欲破累世之蓄事泄不能加於昌城昌人以此思少保如甘棠矣令仍土墉時則庚申辛酉之間何所不逞於我而井竈夷爲蔬圃矣今第曰堦無害何以震塞姦慝人之心南粵之人習於戾卽有欲爲庚申辛酉之所爲惡乎知之而吾以幾異於土墉之用其可乎故地不得不可以始基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碑銘

三

不述不可以永侯之修所以永少保也彼執縫綵以擒非類入空舍以伐始謀非古所謂令牧神明哉然繩民之罪孰使莫爲今邑東隣閩南隣虔暴客間吾虞未嘗一日而忘盜也故城者豫之道也城郭晏然百姓無遷賄無露積游徼不煩訟謀不質治之原矣而侯所與損上以舒民室實以益民蚤夜以爾爲求者詎不謀以宜乎故昌人善築而已里旅所肄力微細不足罷也夫邑左溪右河人以語少保審勢之制而洪流涵澗城有受之侯復修佛流口河岸二十丈餘以殺水城輔也弗遺害矣或曰地福無塹故岸也美哉侯之於斯殺也可謂勤而不怨者矣而必本少保志始也少保城後逮十二年而有令余公營實徧修之其墉及堞依龍岡山者率增

尺以五是用舉岌又七十餘年而有今侯以水患徵庸孰謂興廢不以人哉春秋楚彭生還賴之師謂東國水不可以城以非城姑爲禦也今民所保也又焉問水且城成時秋九月一日也父老皆以侯搏節佚民爲世世基說余言余乃得以備侯事矣侯張汝霖浙之山陰人名進士尉余應文浙江遂安人

程山堂碑記

國朝 彭士望 南昌人

自有天地來高山大川之待名於人蓋不知其幾矣就其著者而論焦山巖灘之節槩浣花林慮之羈窮赤壁淝水峴山之勲業政事蘭亭香山西園之文采風流朋從宴集其人固矯矯拔俗當時或自爲或他人爲之詩歌敘記令後之人覽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碑銘

三

之儼然若身遇之歷千百年猶未墜彼其聲施後世雖蕩析而不磨者果何物也吾南昌歷漢而宋僅傳梅尉嶺徐孺子磨鏡處蘇雲卿圖要皆下吏老僮名反出諸侯王上今其地雖鞠爲茂草荒煙故老往往猶能指及南豐則曾子固居書巖以文章顯於宋繼此落落未少概見則是山川之待人以名者不又其難矣哉謝子約齋生子固之鄉方壯歲卽灑脫世故捐制舉藝獨有志聖賢之道爲之二十有二年曉夜孜孜罔敢間晚乃得程山居之與其徒封濟黃熙甘京諸子篤躬行修古禮書所爲宵必書之考業計過會朔望而相質訂一二老友時過從辨晰疑義諸子中或顯達崇聞望出入循循里中人不問而知爲程山弟子程山居城西偏石圖砥可

坐數百許人在獨孤及彈琴馬退石之左林塘幽園修竹翳如堂三楹館室亭榭凡數處濬京與師嘗授徒其內吾易堂諸子每過必出所撰著述近日行事講貫連日夜互爲規益星渚宋未有曾一至居旬日歎爲生平僅事四方遠近之遊而過之者殆無不知程山有謝子之學予由是以思大地凡九萬里其間帝王將相所戰伐攻取攘而得之久或數百十年或數年革命代興薄海內外視勝國若蛻遺奉其正朔國號政令無敢異其名人鉅公偶一據蟬蛸蟻子之地殫其技能才慧栩栩然自爲得思以易天下而傳後世俯仰陳迹或亦未免爲人所訾謗乃若魯鄒泗嶧濂溪考亭象山百原九疑龍場石蓮洞之區果何人居之帝王有所不能奪天地有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碑銘

三三

所不能私名之今古無有窮極是必其獨居衾臥對妻子顧影形表裏瑩徹而毫無愧怍者也雖令勲業蓋天下文章擅一時有不可倖而致嗚呼豈不浩然大丈夫也哉歲已酉春二月予携長兒厚德壻黃建讀書獨孤之琴臺建亦程山之幼徒也甘京以其師命屬予記將勒洞石予自視益老廢放棄恥心油然而私喜其托程山以有名也遂不辭爲之記

鼎建琴城書院碑記

國朝 盧 崧 漢軍 邑令 人

今上御極之二十有八年癸未春崧蒞南豐旣二載會歲登人育諸搢紳鄉老學校士耆民公見暇崧惟南豐寓縣著聞而舊日嘉禾書院湫隘囂塵近於闐闐且膏火節齋難圖悠遠夫興賢育德爲地方鼓勵人才爲

國家儲裕俊選而不規畫周詳何以久長立教爰勸捐田租擴充膏火酌議經費條目營量鼎建拔英雋肄業其中領以塾師資其供贍務使專致乃心聿成德造以待選舉顏曰琴城書院因唐令獨孤遺愛存也一時城鄉響應若鏗若田僉樂捐輸於是卜基於龍首山之東北而創造焉其地高明爽塏負城抱水右軍峯而左荷竺琴石內倚書巖外揖文塔亭亭如簪筆插清漢乃因高下薙治其榛蕪飭材鳩工事不勞而輯人不急而趨昕旦而作百夫雷動自經始春仲訖秋廼落成講堂中開齋舍碁布後祀先儒祠寢寢以外書室三楹可以延賓客迤東則文昌閣傑然臨於燕居之上迤西亭池園圃參錯散列前則開闢高榜後則周牆四衛以至司閤之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碑銘

三十四

舍庖翟之所莫不整齊或有進崧而言者曰茲事不憚艱鉅咄嗟而辦非盛德之及人不至此崧對曰唯唯否否夫天地之化古今之運萬物之理咸出入於機自二帝三王忠敬質文孰主宰是孰推行是循其本然行乎不得不然今國家昇平百二十載累洽重熙

聖天子乘龍而御周乎六虛天得其清地得其甯山得其高淵得其渟日月得其貞明飛潛動植蝓蠕肖翹之物得其生蠻狄得其照乃者西陲底定建無窮之基廓二萬里而遙章亥之所未步博望之所未通其耀光明矧南豐宋元來文獻之邦其日新月異於休明之代若帆之受風雲之乘氣良何能已崧與搢紳鄉老學校士耆民樂其事之有成而不知際

聖天子握化機於上涵泳與起天人和一巨萬萬古所未有也於是設立學規釐然明備俾書院生徒遵守之將見山長之講說益申譽髦之問業益盛而崧得以參衡附議於其間蓋彬彬乎日進而日上足供

國家之采取蔚成大器不其盛歟抑崧又思之夫人事代謝往來今古茲固有其舉之矣嗣是因時制宜維持光大俾斯院垂之不朽而南豐多土永受裁成是在後之君子崧尤有厚望焉至於木石之用幾何磚瓦幾何灰釘油漆之用幾何竹葦幾何匠石傭工之日幾何計捐鏹金幾何曰畝幾何酌定山長飯食歲幾何諸生嘗火每生每日幾何樂輸姓氏某首事紳衿某總理鄉先生某一應收放按年輪管以杜吏胥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碑銘

三五

舞槃備詳於經費條目併列次申報於上憲謹誌其始末而貞諸石

湘軍營張王二公紀功碑

國朝

吳嘉賓

南豐人

克復城邑者良將之功也民賴之得以出水火登衽席故感良將之德與良吏同今湘營之惠我豐邑也又不僅是先是咸豐六年賊攻吉安破之遂陷撫建吾邑之三月賊至入城一日去七月賊又入城屠居民二日去十二月賊復率眾由郡來遂踞城七年七月湖南王璞山方伯率湘營精銳來援江西自吉安甯都至廣昌殲賊數萬人故邑侯孫公亦招勇自贛甯至乘勢復縣城會方伯卒於軍賊虜至無救孫侯死之城申死者復數千人於是民苦賊數至官軍數得而復

矢良民無所藉競走之四方奸民益肆八年三月湘營再由
湖南來援統軍者爲方伯參謀張凱章運蘭王梅村開化兩

觀察威名與方伯埒思竟方伯之志先圖撫建既克崇仁宜

黃駐宜黃之棠陰距南豐四十里邑紳湯兆禧趙德堃在乞

師張王二公許之遣其副王鈐峯文瑞勸察以師復邑城賊

遁時四月十一日也二公進克建昌撫郡亦爲官軍取克邑

人懲前事請留軍鎮守六月觀察還留都司譚君與有司邑

紳同辦善後事宜自是吾邑獲安蓋吾邑上年被賊蹂躪一

年有餘十室九罄米石錢二千子遺旦夕餓死而軍適至大

軍克建昌郡城得穀數十萬石張王二公亟使人運至南豐

賑卹民歡呼曰是生我矣是年秋江西賊皆入閩路經南豐

建昌府志卷九

藝文

碑銘

三六

新城鄰邑如崇仁宜黃皆再失守吾邑與新城以留軍故得

全湖南軍救援江西郡縣江西全省肅清匪獨吾邑也而吾

邑當閩隘故其感尤深始縣城收復後前邑侯黃公亦率勇

千餘人駐西鄉距城三十里逡巡不敢入城獨湘營數百人

入城守之十四日賊果復至湘營士卒伏城內偃旗息鼓若

無人者賊方駐營城西乃突出四面擊之殺賊千餘人自是

賊不敢近城故吾邑克復城池非難而使民得更生流亡復

業則賑饑民留戍守之功爲大難父母之慈子其計慮之周

殆不過是矣良將云乎哉咸豐九年十月譚君歸營邑人以

湘營之功不可忘奉二公及觀察香火永安武聖廟之後室

勒其事於石

壽昌院鐘銘

元劉壩南豐人

元貞元年夏四月南豐州壽昌院新鑄大鐘縣諸層樓將以節昏昕警迷曠也為之銘曰

惟大覺尊矜哀羣蒙何以牖之爰有洪鐘考擊以時耳聞心通迺眷壽昌範此新鑄層構鉅鈕法音隨風為彼聞者破其昏聩緣聲而覺萬境悉空眾生成佛繫鐘之功

三谷藏書閣銘

元程文海南城人

前數千載在方册如見其人後數千載有方册此心此身孰不靈於物乃謂席珍孰匪秉彝而日覺斯民吾愛吾廬豈以專壑讀書名山尙友先覺方丈瀛洲玉室金堂遠莫致之吾有華岡插架非藏佔畢非讀咨爾朋來問津三谷大德八年

建昌府志卷九

藝文 碑銘

三七

暮春

自製預埋銘

明蕭韻南城人

南城蕭韻者字明彝又字明遺又疑為明尸名不顯於世無定稱也生萬曆甲辰正月初二日高祖原吉諭博興召諫議忤權貴歸事載郡志曾祖賢贈以子貴祖鵬令潛山祀名宦父殷梅茂才始分邑籍入瀘溪早歿母吳氏以節聞詔旌閭給粟帛如令甲韻幼愚且貧不能治生母勵之學年十八補郡諸生藩釁作罷為民上書闕下天子義而復之餼於庠十許載舉崇禎壬午孝廉以實不副名為耻國變歸奉母諱泣血三年感柏舟傷漆室也妻喪不再配避兵亂徙於鄉兄弟散亡各經紀其喪事時平業稍復葬母石虎頭耐先兆前築

廬爲祠力田供祀手植竹木活以池圃暇讀古人書有會心處然於道實遠嘗率意爲詩若文不足存隨手散去無復稿本初未嘗不好名天限之性不耐煩無福相又寢疾一歲不數出出則瞶眩欲死反以病爲安人初莫之信後亦有知其不忘者教子弟窮達任命哭中男一慟而止年旣老疾益甚自營後事其死之日日不知也子孫聞而弱預戒之持寬大得保邱壑幸矣吾歿後甚無越分侈葬祭無惑風水無辱名公筆爲諛墓蓋名舉於鄉不敢以真孝廉自許其慚愧也類如此恐愛者失實自銘類語納諸壙中曰

嗚呼蕭子未死而死兮誰與憐死而不死兮誰與傳一息尙存兮我與我周旋過此以往兮吾烏知其所以然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碑銘

三六

約齋銘

國朝
謝文游
南豐人

學道歷年依然放逸豈能多好且期鮮失失之所生欲爲我崇耳目口體侈然縱恣失之所起情爲我根安佚疎畧頽然醉昏情欲之內妄想紛馳情欲之外威儀廢弛情欲所害德業日消情欲所取恥辱日招憂憤滿懷起此惟約收斂節制寸靈常覺惟靜惟淡乃約之功惟警惟醒斯約之通接物之約惟恕與謙用物之約惟儉與廉言防下帶守病舍田問切勿泛守近勿元貌似抱歉神則常舒迹若不足味則有餘逐物徒苦反已必歡事簡理得境順心安時年旣邁肯復無成游也勉旃恆念斯銘

程楚公小像贊

元黃
潛
義烏人

故楚國文憲程公以宏才碩學被遇世祖歷事四朝爲時名臣延祐紀元之初潛舉進士至京師因拜公於安貞里第後三十有三年潛起自休致入直詞林則公捐館已久幸從公之孫世京獲睹公遺像撫時運之推遷慨前修之莫作贊以一辭非敢曰美盛德之形容聊志歲月云爾

褐衣角巾瀟灑出塵仰羨夫逍遙於邱壑緬想其際會於風雲覲一言之寤思罄崇論而敷陳灼灼乎龜著之可覆洋洋乎魚水之相親激揚奮勵以紀綱乎憲度鋪張潤色以黼黻乎人文雖不以進退百官爲職未始一日忘吐握之勤凡楚材之普用皆藥籠之儲珍咸懷誠而乘忠共尊主而庇民奚必坐乎廟堂之上然後大展其經綸嗟儀形之已遠儼丰采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碑銘

三九

之如新古稱達賢者有後是將在其來昆

祭羅近溪先生文

明鄧元錫
新城人

自東越之學興指獨知爲良卽良知爲聖使人一洗其支離眩驚之習內求諸心可謂尤切固者爲之惑心在內以人見之知爲知以耿耿之小明爲明而不通於本蓋二三傳而失者益遠至先生實始悟人爲仁悟同仁爲爲仁以良知爲覺以三界一心爲大覺指恕之端卽舒雁舒鳧同羣樂生皆歸於仁體指人之天卽旅行羣宿訢訢依依並暢其本心論赤子之心則胎脫乍分初與母離卽哇哇一啼真明其不忍論未發之中則喜怒哀樂未有交接卽平懷一種深信其泯然於是標孝弟慈之真心貫通乎家國天下謂仁淵浩爲在我

和光於日用人倫此先生之學所以爲獨見其大不離於宗者也彼及門之徒卽心自信信心自足或乃流於猖狂自恣甘於隨俗習汙者固爲滯其言筌而離迷於本況世之人卽江海之混混而疑其深廣卽形影之妍媸而訾其鑒照者又豈足與於先生之真哉元錫未冠及先師先友從先生游四十一年於茲矣自最初發心謂回嚮方招來以翼業藝植之爲町畦中之蓊荃迨大圓鏡智現諸影像彼是歷然終并包之爲藥籠中之薑桂蓋先生所以造元錫者時其煦嫗時其掉闔欲羅之於範圍在元錫之所以事先生者時同所同時異所異以自附於助我迨於今夏過余衡門晏晏晤言曰惟心源君言及此予心釋然指乾坤之二體爲兩曜之高懸一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碑銘

碑

飯三遺起坐留連而何悟中宵綢繆之語卽終生永訣之談也耶霏雪冥郊走哭一奠絮酒隻雞有淚如霰尙饗

近溪門下氣識甚盛其弟子亦不免有張大師門之意一時名流如李寅清鄧潛谷之屬俱引爲會列門生寅清生正德丁卯近溪後十年丙子始生忘齒折節古所艷稱今李羅二公行狀俱在無一語及其爲附會無疑潛谷稍後出受學近溪見於儒林傳然觀此文云元錫未冠及先師從先生遊不稱師不稱夫子而稱他人爲師於其前則其義已顯下云先生所以造元錫者時其煦嫗時其掉闔欲羅之於範圍助我尤非門弟子語二公皆名儒以近溪爲師非辱然事必求真不可無辨此姚志跋語也凡祭文皆不錄爲破例存此



藝文志卷九

賦 卷九之八

麻姑山賦

宋李

覲南城人

巍乎高哉茲山之爲異也吾不知夫幾百千里之廣但見土
 老而石頑頂天而直上驗地勢之所極固亦東南之藩障者
 乎路溪蟠鬱前後相失岡巒萃嶺左右馳突鳴泉百雷躍下
 雲窟喬杉萬矛舞破煙骨靈奇恍惚變見出沒曠耳目之觀
 聽曾不究夫萬一其間則有名天之洞禮神之堂高臺層瑤
 吸日月之光繚垣築粉含芝蘭之香偏門曲廊人迷其方斜
 軒亂窗或溫而涼况乎御龍膏之酒倚雲和之瑟一飲一石
 一醉千日安知億萬人塵衣飛蚤蝨其或黯然而霧飄然而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賦

一

雨跬步之內則矇無所覩夜長漫漫山空月寒鶴羣戲風舞
 羽珊珊老猿抱子吟聲欲乾怪物參差松柯水滄或步或馳
 或嘯而悲仙乎鬼乎千態萬狀而使人心疑別有澗石之迤
 邐園潭之無底是曰蛟龍之所比嬾而爲旱怒而爲水嗟我
 力耕之民輟衣食之資而爲禱祀之費巖岫冥冥古無人行
 百獸饑死虎狼夜鳴是何假上真之名而神姦之所憑也悲
 夫以地之奇以物之靈而逋客之經營全形養氣采木茹菁
 未嘗有笳簫之聲鸞鳳之迎謝人品而凌太清者徒見山寒
 兮青青水秋兮泠泠雲路咫尺而不能以升豈非仙可得而
 不可求道可悟而不可學彼其叛稼穡之功遺室家之樂越
 天常而慕冥冥宜乎白首於封竈之下幽死而無所託也



建昌軍麗譙賦

宋傅自得南城人

盱江以辛卯八月融風告災越明年伐材鳩工鼎建郡治麗譙雄峙得制度豐約之中竊伏惟念立壺植箭而晝夜分鳴角伐鼓而昏昕定一郡耳目在焉非如登眺遠覽窮賞玩以自適者比昔魯作閼泮史形歌頌蓋以其所作上有補於國下有益於民也是以序而賦之其辭曰

環江山之佳麗兮有雄樓之突兀曾日月之幾何兮儷規範之崇崛新斯人之觀瞻兮鎮千里之甯謐羗孰紀而頌之兮抽祕思之杪忽於時牛犢帶佩螳蜋斧縫四野沸騰初息阻訶天跳地踔四起融風裸畢不讓樓觀爲空盡繁華於一眎莽蕭條於四封幸天惠以仁侯提一郡以摩撫逮政通而人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賦

二

和沆無斲以無惡乃相巨材乃營故址乃命工師乃建定制儉不得陋宏不得侈稱侯國之規宜邦君之治芟榛馭業櫺檻堅緻畫下漏於亢爽夜鳴鉦於虛敞角淩霜以驪亮鼓逐風而震嚮豈非賓餞有法天時於焉正邪聽休有時郡政於焉修邪作止有候民事於焉節邪駕受有式兵籍於焉制邪東望則長川喧匝趨我城郭雲樹參差月波灩澦南望則巨石峙立偉然下闕狻虬蹲踞鬚髯攫啗西望則奇峰插天刻削截嶺白露晨縈紅曦夕抹北望則超超九達直走京畿郊原蒼莽亭驛紛披蓋今之麥熟禾秀芒芒布野昔之霜露荆棘而傷心者也今之上棟下宇翬飛烏革昔之瓦礫糞壤而劇目者也登斯樓者亦有思乎巨宋細柳巍峩穹隆屹若特

立非夸其雄斲削摩礪黜堊髹赤舉以法故非侈其飾出入是門必肅必恭永食葛製爰端汝躬反側桎杻化爲春融則增秩賜金可以紀功出入是門俛忤仰愧囊帛匱金祇爲私計四民失業五兵猶試則前車之覆厥鑑亦邇是用斟酌民言式警有位尙聽茲哉以福千里

漢高帝廟賦

南豐縣西

元劉壘

南豐人

豐西山水隈曲處多漢帝廟廟像多古雅里俗歲時致祭乞靈以爲常按漢史帝生於豐起於沛戰於河南都於秦繼師行所至多循江北暮年以來出師僅至於蕪則大江以西帝之馬足固未嘗辱其後廟祀相望無亦仁義公恕四百年默有以深入人心者故世祀而弗忍忘與吁三代而降政多以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賦

三

譎而不以正庶幾無媿者高帝爾盛德必百世祀固宜抑帝也仁明英武度越後王風起雲飛威揚海內千秋萬歲後黍離麥秀其遂棲神深山之孤廟受野老隻雞豚蹠之祭邪則千古英雄之志有觸目而可悲者矣乃引而爲之賦曰

陟山曲之陂陲兮有古松之蟠屈積楮鏹之紛披兮見廟貌之突兀蛛蟲絡兮積檐龍蛇繪兮敗壁旒冕儼乎帝王顧劍佩之侍側始欲諗其何神沆莫覩夫題額則見瓦礫飄風階除落照樵牧三五偃蹇言笑遂前詢夫故老曰此漢高帝之廟也於赫高皇神武天毓韜光振采美石蘊玉已乃起豐沛王巴蜀戰河南入函谷眇西江之僻左未嘗辱夫馬足顧遺祠之何多徧山隈與水曲將北漢德深厚漢澤悠長皇天后

土鑿約法之三章除苛解煩宜萬代烝嘗之不忘嗟乎世礪
二界瑞采成龍泗上一亭天開帝宮揮青萍於酒後奪威斗
於月中時則霆迅電掣霧滃風從山石爲泐草木失容集士
馬兮雲黑劉旗幟兮天紅聲撼河朔勢赫川東羣狡衆黠束
手鞠躬開炎祀之四百後三十世而勿窮其威靈可謂甚雄
矣哉方其定都咸秦控引伊洛函關鞏固隴蜀盤錯觀闕峩
巖黼辰輝燦萬方球珙一統正朔宴未央朝長樂千官舞蹈
六師羅絡太常奏樂上公執爵祝帝壽之無疆謂兩天而相
若日月幾何山川寂寥長陵無樹煙雨瀟瀟彼寒食松楸之
饒竟無人兮爲澆則乃栖神古廟慰我黎兆乘彼白雲去來
縹緲蓋星弁半落而受農夫蠶婦之拜奠象貌淒涼而饗斗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賦

四

酒豚蹠之祭醮何昔盛而今衰俛仰悲歌不覺爲之失笑也
秋清兮木彫屋老兮瓦飄石鏽燼兮煙斷士像頽兮榻搖日
色薄兮嵐霧冥鴟鴞鳴兮風怒號臆剪羸而蹶傾氣蓋世而
凌霄噫而今果安在哉令人魂斷而意消或曰有隆有替從
古然矣未煩博采陳編汎引前事姑以近於漢者言之則前
有始皇二世後有備權操懿莫不奮威逞雄角力鬪智或豪
舉而席卷或交爭而鼎峙極意氣於一快騁詭祕以萬計第
求子孫帝王之業不悟世變輪回之數始焉肩摩鼓擊雲擾
波沸已而聲銷景沒縮首喪志雄心斂於片木霸氣沈於瓦
地蓋石火之燭乎易滅也槿華之飄乎易墜也其橫鶩絕出
聳動華夏生平之夸豪竟不多史官數葉之紙信自古莫不

皆然徒以增志傷情於一喟由是觀之威力氣勢排山倒河
窮負極暴譏訛詆訶然而莫能當數十年寒暑之鍛鍊日月
之消磨雖合古今帝王之傑特無奈此元化之密隨何瓊官
瑤臺蕩爲浮煙飛埃矣恩淺惠薄豈復有遺廟之嗟峨其仰
視高帝彌足增感彼英靈有覺兮甯不心恧而神瘥乎天道
人事終有止法儻盛極而不反則必遞遷而周匝惟道德之
迓續延洪勝智勇之震讐凌壓使當百僚朝會之赫奕而坐
念千秋廟祀之毀殘知興廢之靡常歛威力而勿殫委歷數
於代謝置生靈於安閒雖不幸運去物改祚移鼎遷抑感恩
懷德終謳思而永嘆荒祀野祭正以著人心之騰歡而仁深
澤厚迺於是乎可觀則觀斯廟也且將莊敬思慕之不暇尙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五

忍譏其裸薦之酸寒乎重悽慨而興懷爰作賦以矢志請無
非其深文期昭垂於永世

三谷賦

明何喬新
廣昌人

麻源三谷之勝爲吾盱江山水甲今司勛員外郎左君時翊
之先廬在焉時翊嘗爲予道其泉石幽雅之趣巖壑瑰詭之
觀予欣然欲遊而未能乃想像而賦之每一展翫庶幾乎少
文之卧遊矣

出城闔以遐覽兮爰陟峻而捫幽度駝嶺之谿衍兮訪仙臺
乎山之陬銅陵岌業而凝黛兮紅泉汨瀦其鳴璆琪花瑤草
紛不知其名兮桂樹鬱其相繆予乃凌犖确厲清冷窺石門
之窈窕躡雲蓋之崢嶸石梁龍矯兮卧波仙觀翬飛兮凌空

吸紫霞兮石閣招白雲兮羅峰步予馬於靈豐兮悵宿莽之
離離訪繡經之遺臺兮蒼煙慘其增淒若乃崇岡崱峩峩嶺
嶺岷丹光夜爍土花春殷非子期仙隱之所存乎寒燐宵飛
山精暮泣折戟沈沙戰血凝碧非危郎駐兵之故柵乎山川
宛其如昨嗟昔人其安在攀古柏之虬枝兮增予心之永慨
謂仙人之不死兮吾不得而見之謂英雄之不朽兮亦漸盡
而無遺招黃鶴而訊之兮鶴翩翩其高翥尋斷碑於荒榛兮
蝸涎苔花閱而不可覩重予懷之耿耿兮撫幽篁而延此迴
飈冷兮欲秋斜月澹兮將夕駕予輶以復路兮聊容與乎田
北騁予目以流觀兮見夏屋之渠渠萬瓦鱗鱗以波偃兮曰
美人之故廬綠樹藹其承宇兮清泉琤其循除詠先生之遺
稅駕乎盱之湄從美人以徜徉兮終歲晏以爲期

七星杉賦

國朝 趙希儗 南豐人

繫宇父之毓奇函瓌璋於川嶽鬱丹霞之峇堯騫飛仙於洞
壑蔭斗牛以陰曜度衡廬而綿邈結根大庾直指華嶠左杯
羅之岑岌右龍虎以騰踔幽邃窈窕崩巒紛紜亭棲雲磴橋
跨龍門雙飛玉練噴薄晴曛履重險而忽坦原逶迤以修通
恣盱矚而遠眺曳緩趾以從容遙瞻雙闕雲竦懸屠仰朱閣
之博敞席瑤林於高隅霞文斐亶而絳戶鼉采炯熠於綺疏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賦

六

仙羊森峙以俯侍五老含笑而榮敷金潭黝深於碧澗神功
涌灑於陰渠山人相與笑而指曰此實蔡經之故宅而麻姑
之仙都也乃若紫陽丹竈蔚乎仙壇虬枝碧幹繚繞楹檐施
枯藤於寒石挺孤松而盤桓中有參天之異質乃爲七星之
古杉修如建木之滅景璨若琪樹之焚麩侔白鹿貞松而比
潔擬青牛文梓而懷慙依靈根於孔檜託異凜於顏栢至其
鱗柯千尋喬枝百尺節聳山聯文迴波蹙含風叫窳吞日眩
目熊豹顧睟蛟螭起伏則又豈特東海之白木稱奇小山之
叢桂表獨而已哉想夫岌黃冠肅羽衣禮斗極煙霏微仰高
掌以飲露交密蓋以成帷鸞迴風而匝樹鶴舞月而羣飛散
玉衡之精於滴翠布權杓之文於蒼姿盼王喬於緱嶺望丹
邱而棲遲爾乃冥搜稚川之傳摩挲魯公之碑虬龍偃蹇動
鄒矩之慨慕林色文光深子固之歛歔傷蕪沒之旣久悵搖
落於何時橫洞口而雲卧頓山腰而煙迷同齊雲而廢榛莽
並玉簡而瘞歲蕤後之探奇者夢想蒼蔚託懷仙姿恍若蹇
丹枝於廣寒之上拾琪花於閶風之池也亂曰杉蒼蒼兮影
翩躚海揚塵兮空雲煙望方平兮龍車縹緲麻姑兮擗麕脯
於何年聖人出兮賢佐興禮樂爲冠兮仁義作纓膏苴苗兮
溥龍虎之丹渥植楨幹兮勝鉛汞之功宏桑麻被畝兮躋林
總於仁壽杞梓充廷兮偕喬松以爲朋五星聚兮奎文朗挺
梧桐於高岡兮賀朝陽之鳳鳴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賦

七

福山賦

國朝

鄧

裴

新城人

辨山川於兩戒窮幽遐於四隩有豫章之巖邑會衆山之族
屬疊疊芙蓉幽幽陵谷有拔其倫厥名曰福托靈址於重離
壯奇觀於南服風雲護其高寒煙藹助其清淑參差積翠森
畫戟於鸞庭宵緲空青卓江毫於蔀屋原夫有唐之世其名
始顯兆啟優曇開由洪薦分一脈於靈山闢雙林於妙巘靈
禽奮響於簫峰鹿女踏花於寶殿井泉苾冽而清香佳樹菁
葱而幽蒨配洞天而何慚稱福地而非銜爾其層崖挺秀疊
嶂爭奇或拗側以取勢或端直以明威或憑空而驟聳或接
跡而交馳莫不穹窿岌嶻磔卓嶽寄介江閩而作堦蔭牛斗
以舒儀敗葉隨風遠汎盱黎之水危峰撥霧高銜日月之輝
至如窟隱龍精泉垂馬尾雁腋臙沙鳳岡逶迤履船石之槎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賦

八

牙控煙蘿而就巖渺洞庭於雲端望君山而翹企問寶渡於
仙人扣害馬於童子割九壘於匡廬羅七星於沼沚境無在
而不奇峯乍伏而還起謂林封而逕窮忽天開而壑啟嗟變
幻之多端詎團詞之可紀若乃良材翳日夏壑懸氷巖香茶
薜林茂蘭英茵如雲而攢簇芝映月而晶熒松盤挈於牝壑
桂偃蹇於修陵時花怪鳥曾不知名猿朝啼而迓客雀夜徙
而知更金策泠泠聽竹之僧歸別徑飛羅裊裊問桃之履滿
前楹別有康樂騷人興公逸客釋常戀於塵囂暢幽情於水
石披雲霧以搜奇望煙霞而矯翮窮攀陟於莽蒼想經營於
舊德緬徽國之芳規拜武尼之講席白雲繪其荒寒清風緬
其遺逸悵斯道之榛蕪懷耿耿而莫釋撫陳迹於空山念友

明於麗澤遂抗節而高歌冀風流之可繹歌曰春水兮濺濺
春山兮峩峩春花兮霍靡春鳥兮鳴相和佳人兮何處遺芳
兮閉蓬科溯流風兮遠想登高邱兮滂沱山有靈兮水有思
激清商兮攢修蛾聊誦言於逢掖豈吾憂之獨多

大覺仙巖賦

國朝

劉達可

瀘溪人

宇內而弗有曲水崑山以樹厥奇天地殊覺闡然而無色然
既流而不已峙而有常莫非動靜之則究不自知其高深又
何意人之酬洽取攜於其側吾謂苟能寄託於此而娛遊適
意則當前之鼓舞奚必非道德特慮胸非遐曠氛莽翳塞卽
異境時親與之扞格若彼遠識奇懷雖過一汶一崕猶於其
中有心得矧如茲嶺瓌巧瑰琦神人琢之厥有安宅乎觀其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賦

九

摩穹漠於杳冥撫遼廓而孤霽憑陵萬象眇忽一世呼吸氤
氲通於上帝午極前迎子杓後制西吞江表東控閩裔幽草
旋雲長空吐麗森羅出沒誠足標勝概於人寰詎獨耀奇觀
於僻塊然遠之不與姑射爭名近之不與麻姑鬪異峻嶒獨
處安於其地也洞穴洪開戶堂邃透縱橫左右坳壑窻窻日
永納青廳之至晷短催紅旭之馳氣候互出亦非人世之所
可知宜有如白老之樂匡阜朱子之悅武夷何以虛中獨賤
待乎其時也內沸甘泉惟飴惟蜜謂上可與羣玉之仙液偕
斟次亦等於天台之石髓同吸何以清泠獨注歛於其室也
乃若雀瓶外懸與巖之頂齊高而不可平睹傍列諸石欹眠
立跪異狀苔蘚而斑駁者不可指數大覺之西尙藏小覺迭

出爭奇巍懸陡削曲折門橫上飛檐桷下卽巨崖絕無所托
遙視其上石無縫而噴流樹無土而榮若虛不鑿而自空物
無情而自樂此皆山水之刻露山石之卓犖雖非方丈之池
臺或亦無殊於少室之止壑疑必有所待而居之者而豈徒
置此於冥冥也然吾竊嘆夫造物有此雄巨神靈而不爲之
於通邑大都使世人得以肆其挹取磨滌塵埃如虎止之與
西湖而獨列茲僻壤荒徑榛蕪蔽其所有恣豺虎而狎狸狐
亦重負是奇也造物不將畱遺憾於吾乎雖然此巍然者巖
固常在也出入綢繆不雲而煙往來縹緲不神而仙其於人
也得亦悠然不得亦悠然而偉人達士則時於此而樂其性
天叔子峴山之刻石坡翁赤壁之元詮有志於仰止者其亦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賦

十

心曠神怡把酒臨風而狂歌潑墨以踟躕

牛耳石賦

國朝 鄧占鰲 瀘溪人

四都法水寺左田畝中有牛耳石因形以名之大可
數尺邑志載似石非石似木非木或以手指之經歲
痕完如故是昔人亦未定其實然卒以石名者就近
無本也耳竅沁流不斷汲取烹釀清馥殊勝故志又
載牛耳泉予謂舉其石泉固統之爰爲賦曰

乾坤定位氣化氤氳神靈所注區境奚分邑雖偏處夷險壤
墳豈無絕特驚駭聞九龍五鳳參差引控大覺逍遙嶙峋
獻貢維茲一石異體同用豈盤根結而稱奇亦山骨脫兮殊
衆比象芝田而飛節不侔流彩星馳而香雲未動猶君子之

不可一德名而詎與凡姿共也爾其秉坤成性孕土胎光飯
角誰扣花蹄是藏驛元莫辨長溼歆瞻象天輪圓應地廓方
不肩稼穡不繼世韉不入宗廟之選不登壇坫之場棲岩伏
草噴然若忘乃有綫竅液生既甘且冽潺曲鮮澄迂迴白潔
朝籠紫霞暮吞皓月流波盈溢洋洋濬發生盧椀之清風韻
劉壺之香葉彼行潦窪注溝澮畔越與夫駭浪浮天喧豗鬪
石立澗者固少澎湃者亦突奚似盈科漸進涓涓汨汨取之
不禁用之不竭又况膚本瑩潤體則貞堅經風雨而莫壞隣
淤泥其轉鮮履之自固摧之復全類勇士之無撓其素似有
道之保合其天可以習坎可以體乾儘輿圖所應載詎湮沒
於坂田夫其鳳嘴長味龍鬣橫披羊角光元獻之碣象鼻聞

文公之題彼以象形會意光怪陸離茲豈靈根長掩終於人
世見遺哉嗟乎刻石爲牛秦計之詭樹精化牛元中以紀二
說皆存互通其理謝尙旣邈非有牛渚之豪齊景往矣孰問
牛山之指敢希越公掛角而長吟聊効仲素飲流於洗耳

藝文志卷九

詩卷九之九

四言

翔鶴謠

并序

宋無名氏

紹聖四年秋宣城楊侯議以奉議郎來宰建昌軍之南豐越明年政洽於民穀登於野獄訟衰息有古循吏風元符三年八月有鶴百餘翔於境內之紫霄觀大觀三年己丑復銜花木搏虛而下郡以其事聞於朝某月丁卯又翔集於縣城之清修觀回環飛舞及暮望西北翔空而去是日也天清日明雲氣鮮剝三觀亭平宗義率其徒鳴鐘擊鼓以答神庥而閭里父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詩

一

老仰望咨嗟咸曰未嘗見也按圖紫霄距縣之西南才百里其山回合斬絕奇偉拔立於雲煙杳靄之間而清修傳城之北隅自前世許吳二仙嘗以道家籙於此治病咒鬼有功於民世因築宮祀之蓋二宮所據地氣殊傑自古爲勝迹則神物之至也宜哉然嘗博考歷代之間聖君賢臣相與圖天下之治休功偉烈交於神明則草木之祥羽毛之異咸以嘉生叶氣顯贊乎盛德之光至於郡縣之吏挾私養名舞文玩法不能奉天子之命而致之民則諸福之物往往在彼而不在此故鳳見穎川雉馴中牟必有致之者矣今聖澤旁流民物安樂紀綱文物煥然與三代同風

宜其陰靈協相嘉瑞並臻以震萬世而垂無窮然是
祥也不顯於江淮之濱泰華之麓洞庭之峽幽曠之
地特於是邑再歲而三見豈非所謂有所致之者歟
惟南豐於江西爲鉅邑陸控閩粵水經豫章地多良
田故力穡之民衆俗善文章故興於行誼者以氣節
相高侯能少重儒雅而鞭其不及擾而安之則民恬
物夥而祥出矣昔者羣鶴翔於武巨神光發於臺社
皆載之咏歌被之金石所以褒大而顯揚之甚盛德
也今予實野人懼其事泯滅無傳因第其歲月託於
斯文并錄民謠論次其實以俟採詩者考焉謠曰

軍山之陽觀曰紫霄神靈秘壤斬絕岌巖堯傅城之北是爲清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詩

二

修虎駕龍車以宅以游彼鳴於陰聲登於天翔於二宮視政
之然其政維何不威而嚴吏畏其正民化其廉穆穆元化天
子之明維令丕下宣以與民相彼飛羽弗棲於野覽德來翔
爰集而下民亦有言神祝嘉祉匪神之私惟民是視令曰休
哉歸於天子天子萬年永錫爾類巍巍堂堂吾宋之長作此
銘詩以振餘芳

黃孝子詩

元胡

布

南城人

民彝自天理亂義存觸踏危柯死無傷恩惟皇建國一視同
仁革宋踐祚兵下南藩俘掠不道擴靖中原曰黃氏母奔亂
愛身道遠恩薄客三十春兒大知禮痛母不還發大廣願緇
衣髡顏越歷海甸走達荆蠻渚官襄郢如跬步間孝感天致

大義昭貫歟下汝州知母所安子見母喜母念子難彝倫世
表骨肉天完佛力道心克踰孔艱迎致千里生養死全旌門
渠渠兵後巋然曰予生晚後數十年目逆頌文耳流事傳何
意丁危迹踐憂患聖訓昭昭服膺拳拳寸心二者百感紛千
再歌岷岵翹企首山不愧忤天下孰先春蘭其芳寒菊其
鮮猗黃子母尚薦九泉

平寇詩

并序

明涂

幾

宜黃人

至正十五年翰林直學士吳公以江西憲來總戎冬
至於撫公大布威德文武並用不踰年而成駿功非
公任將得人何以臻此某撫人而學仕於盱感鄉郡
之底甯思與一州五縣之生聚蒙戴大德永永無極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詩

三

故作詩以美公

維撫有孽旣黠而克屢伐不服以干我戎維天子有臣旣文
且武出師於郊士怒如虎公昔始來飛書諭蒙彼卒不化乃
謀乃攻公服振振橐弓載行出師於郊萬夫則聽公有善將
能振予旅拳勇畢陳旣入於阻醜徒如雲屢侮王師公將有
嚴王師不隳俘馘纍纍大小畢來公將勇只公畧用只孰敢
不程往剿其壘旣底於降戒掠於師或取其茅投爾礮硃軍
士濟濟凱旋而歌噓枯沃炎乃底太和西姦未窮有孽于東
命將往檢火原爲紅困獸匍匐願逋天誅公釋不殺俾全其
軀撫人未甯爲肉爲魚今旣甯止民情舒舒撫人旣甯羣芳
畢回自江東西無遠不懷有穿者碑有嚴者祠祝公萬年福

祿如茨福祿如茨公乃國基諸侯之師社稷是毗公去遲遲
公無我違作詩抒懷撫人之思

五言古

入華子岡是麻源第三谷

晉臨川內史謝靈運人上虞

南州實炎德桂樹凌寒山銅陵映碧澗石磴瀉紅泉既枉隱
淪客亦棲肥邀賢險徑無測度天路非術阡遂登羣峯首邈
若升雲煙羽人絕彷彿丹邱徒空筌圖牒復磨滅碑版誰開
傳莫辨百代後安知千載前且申獨往意乘月弄潺湲恆充
俄頃用豈爲古今然

初晴抱琴登馬退山對酒望遠醉後作

唐獨孤及洛陽人

建昌府志卷九

藝文

詩

四

年長心易感况爲憂患纏壯圖迫世故行止兩茫然王旅方
伐叛虎臣皆披堅魯人著儒服甘就南山田挈榼上高磴超
遙望平川滄江大如綆隱映入遠天荒服何所有山花雪中
然寒泉得日景吐溜鳴湔湔舉酒勸白雲唱歌慰積年微風
度竹來韻我遞鍾竝一彈一引滿耳熱知心宣曲終予亦酣
起舞山水前人生幾何時大半百憂煎今日羈愁破始知濁
酒賢

送李泰伯歸建昌

宋梅堯臣宣城人

推天以知命自古豈不然桓魋及臧倉嘗毀聖與賢後人何
蹈之其事實好還君居麻源谷學禮如鄭元聲名久已大藉
藉四海傳昨因丞相舉便謂升雲煙竭來太學館食貧向三

年忽懷粉榆下歸思獨縣縣得告許暫往落莫求楚船捋髯
滄江上仰看饑飛鳶誰識鷓鴣志聞誦莊叟篇喜聞里中兒
重到舊林泉洗蕩俗塵垢焚裂跨馬韉不向世路去徒取愁
腸煎雞豚初可養禾黍亦足田不慚莎衣蟲以葉自包經及
其飽滿時曷異冠貂蟬君意我強寫雖慕何由緣

寄曾子固二首

宋王安石

臨川人

巖巖中天閣藹藹層雲樹爲子望江南蔽虧無行路平生湖
海士心迹非無素老矣不自知低徊如自悞傷懷西風起心
與河漢注哀鴻相隨飛棄我終不顧

崔巍天門山江水遶其下寒渠已膠舟欲往豈無馬時恩繆
拘綴私養難乞假低徊實爲此含憂何時寫吾能好諒直世
或非詭詐安得有一廛相隨問耕者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詩

五

李節柱亭子

宋曾鞏

南豐人

盱江東郭門江水湛虛碧東南望郡峯連延倚天壁長林相
蔽虧蒼翠浮日夕青冥窗戶寒居者非咫尺子初得從誰有
此煙霞宅燕坐遠世喧及門無塵客築亭更求深紱帶聊自
適時花笑婀娜山鳥吟格磔家釀熟新樽歡言命良席故已
輕華簪甯論珍拱壁我亦有菑田相望在阡陌安得巾柴車
過從仨三益

瞿秘校新授官還南豐

曾鞏

柳色映馳道水聲通御溝雖喜芳物盛未同故人遊叩門忽
去我躍馬振輕裘佩印自茲始過家當少留中園何時到薇

蕨亦已柔山翠入幽展清香浮迴舟阡陌有還往壺觴時獻
酬應笑天祿閣寂寥誰見求

送南豐曾子固倅越得燕字

宋蘇軾眉山

醉翁門下士雜選難為賢曾子獨超軼孤芳陋羣妍昔從南
方來與翁兩聯翩翁今自憔悴子去亦宜然賈誼窮適楚樂
生老思燕那因江鱸美遽厭天庖羶但苦世論隘聒耳如蝸
蟬安得萬頃池養此橫海鱣

麻姑山詩 并序

宋呂南公南城人

余年二十二初至麻姑山而未能題詩非不能也以
為不及古人則不如無作之愈也後三年從友人括
蒼鮑強久道往來山間蓋三歲中三至焉久道時時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詩

六

以題見屬或作或已比其別也所就纔十餘篇於是
賦以備之得二十四章

調笑偕南關虛徐傍榛梗稍窮田上路一暮雲間嶺身高氣
漸逸步疾神方騁傾蓋嘆紅塵滿衣松檜影初由城南入麻姑

仙官不日見羽駕今誰識謾嚮嶺松陰掀掀對名額蓬萊旌
節到夜半麟羞擗簫韻拂寒空山人初鼻息息駕亭下

忽過亂峯曲隔林聞水聲止車問樵夫知是飛瀑鳴下步入
幽徑蕭然覓澎湖仰看百尺崖倒瀉霜雪明乍近骨月健久
留毛髮驚疑身是雷仙滿耳鼓不停六月地赤渴平川露乾
汀此源一何長奔注常淫盈利澤固不淺邦人跡嗟矜徒聞
宴豫時相與憐淒清至瀑布厓前

東江十里險遊客未嘗畏競愛仙都名豈知林下意道人亦
良苦冠簡日延遲漸近金龍潭軒車且停憩憩亭下

鳴泉嗽水出湍壓東崖落嶮石困衝撞穿中若深鑊轟如怒
雷鬪清響振林薄行人每驚窺心骨共矍鑠傳言天寶帝龍
以黃金作并投白玉簡勅賜臨淵壑應雲啟靈祉不可憂旱
虐豈思嗟峨間雨露本所託甯須藏象物乃以致旁博茫茫
入絃內至理參冥漠祈禳有舊文千載引穿鑿楊雄去不返
董相誣誰削勿怪洞中雲陰森護纖螭觀金龍潭

朱欄跨畧約孤絕東山口不見客忘歸華標字如手軒軒六
龍轡不醉雲間酒何以贈行人松聲雜鳴溜過忘歸橋

青紅變芙蓉各是天然色時情苦賤眼每歎今非昔人心與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詩

七

物態自古有更易只使碧蓮開遊人果何得至碧蓮池

南峯枕崇坂逕路荆榛稠遺壇在其巔名爲仙翁留石角已
剝泐林芳自春秋誰無骨中塵來繼沖霄遊上葛仙壇

何年煉金丹舊井穴田腹飛昇誰羽翼腐盡貪人肉幽草蘸
寒泉田禽時下浴尋煉丹井

靈仙心無累會合祇偶然當時玉酒盃放曠隨清漣不知枯
池上遂有無窮傳遊流盃池

仙山古秀拔百里見遭匝樓殿出其中鈇鐘日鏗鞞嶠嶠雲
間鶴下取芝茵嗜道人鋤藥歸月色滿畚鍤夜眠依松檻清
思逼睡榻起詠步虛聲傾觴煮蔬甲事有屬外念寄之以評
商何由使我心浩浩上羲皇宿仙都觀

騰騰六尺碣標置羽客墳龜螭尙堅完字畫稍破分道士惜
故物編軼使長存前已三百年後當幾何春昔誦八哀韻類
推李邕文披襟喜此逢再讀目愈昏道固難洞達詞猶不雄
渾豈殊沸鳴哇見謂鼓吹繁惜哉開元盛乃乏史筆人復疑
少陵翁賞識或失真凡例竟何有占招僅成言當時干謁兒
誤聽一走門富貴世所擅文章我知論慷慨韓柳思不返撰
述魂 讀李邕太師碣文

稽首香案下索火續新煙徘徊想功行緬盡千載前念昔魏
晉間士流罕身全高人樂遺世學者習虛元徃徃迷至道琅
琅謾清言真君當此時豈以口吻賢獨持濟衆術敢論名後
先陰隲竟感格飛昇遂聯翩巖巖白玉京侍從有通班舊宅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詩

八

入祀典列祠更他山平生豈有意德在自名傳浩浩一氣遊
蕭蕭諸像存孰能知真君庸俗但告虔 謁真君殿

香像壞已久虛名在金石深知無窮傳須以託文墨穆卿剛
直者公論觸權威至於禍福間亦有隨俗迹端如謬財虜倚
此銷臯慝祇今蚩蚩流持論能引掖憑誰置我語解彼蚩蚩
惑欲慕穆卿賢當克穆卿德區區建香像是乃卿瑕謫用此
而唏卿何殊以耳食 三清殿西廡見穆卿題名刻石

巖巖寥陽殿東有蔽牛杉下無蘿薜拘上有雲霧參靈根不
納老秀色長如漆已據煙霞都更帶星斗衝成名在圖籍匠
手安得芟由來非自謀時值本不凡鸞鶴老儔侶棲翔倚鬢
髮渠知高古材大用有所堪 殿後七星杉

人言此峯峻謂與浮雲齊浮雲雖滿空勢自有高低驚名不
察實世論所以迷爲君上峯頭曠望窮東西杳繚城下澗遙
遙線環隄人煙衆邑屋蒙滅亂町畦想彼平地眼仰如遇昏
雞應論峯頭人已盡天路梯古士說高廣中州抵倉梯豈嘗
駭欽崙溢若坐一閨安得千丈翼翻身逐飛霓扶搖過丹山
飽聽鳴鳳嘶上齊雲亭

日脚退前楹崇堂豁明靜縑緗出百函翰墨觀三聖舒張溢
墻壁燦爛累籤燈鸞龍交飛翻金石避堅硬毫無半分弱大
至袁丈徑真行體兼精篆籀法畢正篇章入題寫作者一何
幸偉哉天縱能豈謂學成性名山徧藏蓄終古得輝映墨客
徒醉心黃冠荷覃慶嘗思八世主覆燾足仁政詩書所敷揚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詩

九

乃獨蔑此命將非史官畧紀敘非盡併不然天日姿肯特記
名姓或因淳古治不以餘藝競膚淺難攷評隨郡但稱盛道

堂觀三
帝御書

春風吹山來仙花靚如面芳馨豈不美俗耳未肯賤吾聞西
州地新以牡丹爨何嫌此山中開落無人看無爲閣觀楊
傑記仙都花

此地去秦中羸糧晦三月秦人不厭遠期以一死脫何言幸
可數久竟每存活得非潛逃心世愛都洗割適然託林嶺孤
氣長不滅避俗可成仙斯言益疎闊余來翠峯地把酒望深
樾不見雲霞身山禽但驚聒官廳前軒望秦人峯

弄水石橋西退蔭百尺松看山同羽人初問五星峯爲我引
袖指當前秀蒙籠平排五青尖似拱寥陽宮自外雖嶺巖其

高莫能同固知天下名有以形類通不然天精緯渠或聚此
中他邨岡阜名頓拔亦俊雄民耕牛羊踐稱謂誰與宗維此
古洞府羣仙屢從容煙霞庇草木題號更峻崇融結俱土石
靈凡異遭蒙想當有物初豈自知所從嗟嗟蓬蓽士何用羨
帝公 三峽橋望五星峯

坡陀土中石含采若龜貝伊誰公取之傳玩詫奇怪山家厭
搜盤養草事蔽蓋間名偶流聞尙自困酬對吝嗟人間世豈
直文爲害大有可用姿難能免侵敗他山石不美粗雜等頑
塊奈何亦爭求爛漫入磨斫情知既有物順任際惡愛不然
悠悠生孰在形器外 問玳瑁石所出

名山一境鎮水土本深厚誰令虎來跑應爪泉飛透吾知變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詩

十

化物持氣異羣畜慚愧剛猛身堂堂負文繡仙鄉旣遠歷不
忍無所就怒掌發靈蹤山祇助噴溜乾坤任陳故稱號長芬
富歎息泯泯人平生不如獸 觀虎跑泉

霞觀滿西山古洞在其下石老只嵌空泉寒亦飛瀉有居容
冠褐無路縱車馬游人務周徧強往不敢捨森森南榮樹飄
葉撲香地過盡去來人渠爲愛閒者 入丹霞洞

偶隨愛山客亦賦看山詩方爲昔者登又作今日歸勞生竟
何有清賞不可期故慚康樂侯萬事窮攀躋 出山有感

仙居山

宋南豐

楊

傑

無爲州人

雲雷風百尋硤石潭千尺塵埃飛不到山水相照碧右顧唐
相碑下有仙師宅古人安在哉劍履空遺跡

呂居仁惠建昌紙破

劉子暈

福建人

寒聲晚移林殘臘無幾日高人擁楮眠學卷意自適素風含
混沌春煦回呼吸餘溫偶見分來自芝蘭室乍舒魄流輝忽
捲潮無迹未能燥余心愧此一衾白嘗聞肝江藤蒼崖走虬
屈斬之霜露秋漚以滄浪色粉身從澣統蛻骨齊癯密乃知
瑩然姿故日漸陶出治物猶貴精治心豈宜逸平生感交遊
耳剽非無得精神隨事分內省殊未力寸陰捐已多老矣將
何及自從得此衾夢覺常惕惕清如尺齊鄰粹若淵審觀獨
警發鏗錡邪思戢毫忽勿謂絕知聞虛闡百靈集鼎鑪或存
戒韋弦亦規失則知君子惠所以勵蒙塞

石仙觀

張漢彥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詩

十一

蒼崖如壁立神仙好巖居杖藜往佳招還與勝境俱尋幽憩
真館訪古得遺書傍有千尋木中藏蟬蛻軀終然躋絕頂眼
界聊一舒軍峯散雲雨盱水帶城隅始知眾山小端欲隘寰
區達人等大觀笑彼形器拘天寒風景暮歸興促藍輿幸茲
及官閑行色可徐徐前修儻可作微祿亦何須眷言還故山
著論擬潛夫

芙蓉山

元何

中

樂安人

茗茗青芙蓉峻秀琢寒玉危流千丈飛鏗錡石相觸幽閣魚
龍宮荒寒霧雨蓄淒神不可留前登散霞矚參差雜花動香
氣泛幽谷日照丹霞開萬峯洗晴綠

蒙恩供奉翰林未行改佐閩幕自豐城便道繇撫還盱

與郡守薩侯會約尋麻源不果明日作詩別盱

范 棹 清江人

躑遊雲霞遠却希山水音珠星聯極下碧月動江潯始集寶
氣亭復趨金晶岑馬飲樹連澗猿啼風滿林揚瀾思汗漫睇
嶺寫嶽崱輟棹更垂釣推書時弄琴石門生夕景麻源籠曉
陰是時遇賢守佳致契幽尋樽俎迫清好弦歌彰古心郡中
宜鳳集泐下或龍唵頓愧塵務逼還為旅病侵一行混吏軌
千載負國琛既往事莫究於茲念方深姑山如有意遂許一
登臨

湖北憲使程公閒居盱上二年矣五月二十日詔拜翰

林學士又十日公與使者及諸客同遊麻姑山輒以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詩

三

覽歷所止賦詩四首

揭傒斯 富州人

君子荷初服恩至若無榮穆穆芳雨散悠悠蒼山行危關擁
霧黑飛桁綠雲青苔蘚滑如積松杉杳冥冥時逢負芝翁忽
聞流水聲舉足向益高矯然欲遐征徒隸各忘倦矧彼高人
情 雲關

泉源出地底仰向雲中行擘崖瀉千丈亂石皆騰猱風霆日
夜急雨雪空虛鳴不有神物扶茲山應久傾噴薄側飛鳥碎
鉤愁百靈仙家信為好喧聒何由平 湧雪亭

兩山東飛橋下塹不測淵誰開萬尋鐵逗此無窮泉淙淙輓
空軸沟沟投奔川陽光下照之忽作龍騰天嘗恐桑田變中
有瞿塘船 三峽橋

嵯峨仙都觀遙望丹霞天後有千歲松前有百頃田風日夏
颯颯煙雲晝蔥芊羣彥一時集安知非列仙持觴起相酬罷
琴接高言天道信悠邈人情何拘攣靈君不可致落景詎少
延仰雖慙冥冥俯實憂元元主人顧坐客此中可忘年

麻姑壇

華子岡

揭傒斯

明公當暇豫勝日懷登臨蹀躞驄馬行窈窕幽人心懸厓響
晴雨奔流濯春陰雲門轉絕壑畫橋貫長林拂石慨往運聞
鐘知古音耆松有百圍突嶂踰萬尋小憩釣魚臺聿瞻華子
岑捫蘿入縹緲側徑凌蕭森上有百尺樓下有孤猿吟初筵
俯層巔微風散危襟語笑信忘我觥籌浩難任豈不念永留
惘然歸思深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詩

三

自盱之臨川曉發

揭傒斯

扁舟催早發隔浦遙相語雨色暗連山江波亂飛霧初辭梁
安峽稍見石門樹杳杳一鐘如朝復如暮

張節婦

有序

明何文淵

節婦劉氏南城人既笄爲張孺文妻踰數年而孺文
病卒節婦年踰二十眇然獨處撫遺孤勤紡織辛苦
而不辭勞已而遺孤履善克繼孺文之業張氏之再
振者節婦之力也太守上其事敕旌表其門予於履
善雖未相識然節婦之姪履道光啟則相交甚久履
善以其故求予言以彰其母之行夫太守不沒人之
善予何惜於言哉故爲之賦

劉女在深閨有成冰雪姿父母爲擇配婚得張家兒琴瑟喜
調和室家正相宜一朝失其天伶俦何所依孤燈照四壁巖
霜織寒機膝下泣幼子階前掛蛛絲衣破時復補午過飯未
炊淚滴聲徹天遑恤寒與饑綠鬢凋霜雪菱花暗塵泥海水
陰風日枯桑歲寒時四序有推遷寸心無改移鬼神諒陰祐
門庭復光輝固知子才賢亦由母操持太守奏天子九重雨
露滋豈惟一家榮千古惇民

題黃君愈宣江山一覽亭

何文淵

山翁不川遊溪翁不山住茲亭何巍巍妙得江山趣浮光滉
簾櫳飛翠墮窻戶江山百里間一一堪指顧披雲歛巖扉乘
月泛煙激鷗鷺狎琴尊鹿麋隨杖屨悟茲動靜理悠然豁心
慮嗟予抱清尚山水夙所慕年來徇微祿舊游隔煙霧聞君
構危亭便擬投簪去憑高騁遐矚久矣愜中悵

送周主簿任南城

羅玘

連山抱如環過水縈城脚軍州自古置小邑舊附郭烝黎戀
門閤不厭土地薄神泉麤可釀出境配靈藥門無催租吏家
有鬪地鑿市女面無脂野老巾不著囹圄寂生蓬譙門可羅
雀謬當封藩圖一變百病作黑夜騎屋山白晝面相縛竊虞
鑽泥鮎化作掉尾鱷觀君饒道氣秋漢橫一鶚老夫頻搔首
仰面望寥廓

揭節婦殉姑詩

羅汝芳

扶輿鍾淑氣特產璠璣姿十八從夫君載咏桃夭詩盥漱當

予令薙草挹而嘗之其味清冷徹底不滓似在惠泉
之次因賦一章用傳好事

驅車憩橫阪積翠列墉雉靜止蔽雲術動險泉感沸滂滂浸
稻田憚人寤契契行道趨渴飲畝農忘神味周咨每靡及遵
遂闢蒼翳清泚靖飈塵酌彼滌煩穢澹澹液逾涼泠泠齒彌
礪曾是玉漿冽乃以韜曠世亮予愜心賞遺慮誰將嗣

城西湖三憩胡氏亭

張壽朋

中庭遙相望斗室更臨水云有賣藥人十年身已死柴扉苦
長扃我到爲之啟鳥跡半幽窗蛛絲橫斷几花殘沒堦前竹
亂生屋裏村婦持帚來掃除亦堪喜破簷補荻簾新火燒楓
子可以坐老狂開樽炙楛鯉夕陽何處歸大醉且閒止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詩

六

遊麻姑山

南城周一陽海澄人

齋居抱閭寂覽勝來名山巖厓愛春霽杖屨從躋攀白龍盼
雙瀑青嶂排雲間石罅勺寒水憩坐宜松關詎言絕塵想便
覺超人寰遊仙世能幾且稱時怡顏

登感應峯

黃端伯

高巖瞰大壑石磴何崎嶇上凌千仞崖下臨百里墟危亭挂
絕壁雲氣常有餘行與虎豹遊止與蛇虺居荒茗垂石髮積
草懸龍鬚寒泉洌冰雪晝夜流香厨冉冉列仙子往來風雨
俱還窺古洞內尚有至人書

詩僧墓

王思任山陰人

宴罷月空明神仙長已矣一字作爰書堪勒高人死是非儻

不昧羞惡有如此紛紛壁上題名壽方伊始

簫曲茶

國朝李世熊
甯化人

新城之山有異鳥其音若簫遂名曰簫曲山山產佳茗亦曰簫曲茶茶於簫曲遠矣若於素蠶靜夜中嚼出駐雲落水之韻者是盧仝所謂通仙靈也請與試此茗矣

靈籟善投虛叢生相混逐譬彼川瀆精上蒸為霧霖宮羽移
睿聰淫衍及喉腹狡弄何參差如竹復如玉山靈本曠夔稽
留悅幽獨鳥唱化山吟表山曰簫曲簫曲夫何如殊響滿院
谷惠風飄颺颺喚醒春山綠脈脈長靈芽表裏虛於玉噓以
既濟湯松風罷謾謾苦馨激且貞厭擬芝蘭馥乍披目界空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詩

七

靜照心澄肅鐵耳通幻眇石腸濺飛瀑忻適斷語言諧永逾
絲竹燕息按羽衣不數沉瀆沃聽味茹色香韶咸互泄蓄宜
理於何尋簫曲山之麓

過鄧侍郎東園見楊大洪先生板題大隱堂感而有作

簡侍御公孫

楊公鄧門人

魏禧

東園有高樓勢欲參碧落其下臨廣池倒影如飛雀仰首見
板題乃是楊公作斂容致齊肅栗然心不樂主人邀我遊已
復進清酌菡萏秋始花紫薇夏已灼萬類自相榮遲速各有
托園中更何有雙橋架短壑大樓起中央小樓峙兩角堂房
悉高敞溽暑無炎熇誠哉隆萬時經營不輕薄楊公令門生
筆勢亦河嶽不知此園中曾否為嘉客

燈市

甘京南豐人

鄉縣風俗偏七月張燈市剪綵目紛紜造化生片紙煖氣動
鰲山花鳥園亭裏寂寥舊朱門胥徒戶如螿亦有賣燈人自
懸曲巷底難賣一百錢百錢三斗米誰能寬租庸易此勸妻
子

夜遇陳伯璣卽別

王士稹山東人

聞君返西江崎嶇歲將暮不知秋浦歸復此吳陵遇煙暝失
漁村雪消數江樹惆悵聞荒雞別君立前渡

紀廖烈婦事

謝德宏南豐人

厥維己巳年仲冬雨雪夜夜半夫離牀登廁籬竹下有虎瞰
其旁攫之向山壩牀上婦聞聲疾趨持刀杷獨追五七里甫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詩

六

及山之罅虎驚跳遠岡夫存骨一把肉盡血淋漓裹衣埋山
亞手握土掩之憤勇飛兩跨復追十餘里虎被前村射婦喜
揮利刀不哭向之罵剖腹破其胃胃爲夫肉舍解衣抱夫肉
還向村人謝鄰里競來看壯士亦舌咤骨肉聚一棺歸葬祖
壠跨葬祭禮初畢凌雜處分罷三日獨上墳臥縊墳坐下里
人合葬之節烈聲藉藉詢爲廖氏婦前月始遣嫁

過楊梅砦

曾燾南豐人

有石何高聳盤空入杳冥懸厓亘絕壑路險愁攀登中道遇
田父鬢髮白星星歷述在昔日語我坐而聽自歲次丙辰四
野陳甲兵城池堅不守山砦相居停聚嶺成邨落依巖結戶
庭鄰里交雜處陋室亦以甯睜目望遙遠盜賊多猙獍烽煙

迷晝夜礮石走雷霆軍需滋索餉聲威震山城大師張牙角
偏師救井陘濺血征衣碧骨肉飽蒼鷹妻孥各分散莫知死
與生生者心膽裂死者魂魄驚黃沙蔽白日燐火夜青青餘
生幸苟免猶得荷鋤耕茫茫黃泉下幽怨更何明

百丈嶺

鄧由高
南豐人

微雨洗晨光村煙莽迴互肩輿伊軋行蒼茫入竹樹曲折坡
下谿崎嶇壁上路俄頃雙睛迷恍爾雲端步去天或一握茅
亭喜暫住我生慕遠遊苦乏濟勝具只此百丈巔佳致紛無
數焉得宿霧開畢攬峯峯趣

頻伽園夜坐感興

鄧封遠
南城人

八月涼風吹空庭響落木寒月下東皋素影橫虛谷人坐寂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詩

九

無喧微露溼秋服遙遙向千載邈矣難齊躅先人遺敝廬殘
編契幽獨緬懷古貞心青松挺謾謾翹首望麻姑無言意已
告

席帽山

陶思賢
南城人

秋氣肅巖谷秋山澹江渚席帽何峩峩嚴莊戒容與石人兀
然來挺立空延伫仰視白雲流相看默無語悲風動霜華夕
陽下孤嶼安得招之來班荆商出處嗟此匪石心終焉不汝
許去去復何求鴻鵠自高舉蕭蕭黃葉中悠悠得我所此志
或堪問聊以持贈汝

曾子固讀書巖

湯儼
南豐人

男兒不讀書奚以男兒爲讀書不大用讀書亦奚裨吾道得

曾子六經發華滋山水媚幽獨斯文吐英奇卓卓天下士聲
名震京師及乎佐神宗上疏陳直詞一杼夙懷抱天顏喜隨
之才大衆傾軋所蓄未及施誰云東平公衡論有微詞賢者
信如此世人安得知人言讀書好讀書貴逢時先生日以遠
書巖猶在茲入戶窺蒼鼠塵埃滿采恩年年惟九月村童登
山屣喧闐一遊歷誰復遡光儀我欲竊仰止竹簡於茲披兩
間恣抉剔一脈通崇卑聖世搜潛穴行將展心期區區不自
揣斯言人共嗤

南城鄧節烈詩

湯儼

我友梅定宇計偕上京邸下第走河內雲樹渺千里蹉跎冰
署中一病不復起有婦日登樓日斷歸旌靡俾來問情形一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詩

三

哭崇墉北節義鄙倉皇丹石潛比擬兒女偵其情日夕相依
倚夜闌人靜寂短檠照素几含毫欲自伸捐軀如脫屣仰觀
千繩頭壁間盈幅紙琅琅百餘年諦觀具妙旨謂我卽修齡
如日終濛汜不如隨所天與之齊終始慷慨陳義方從容話
滅否讀罷心激昂落日半山紫

崇正書院

宋朱文公與門人黃幹蔡沈黃鍾講學於福山名曰武巖堂公題簫峯曰皎日天中揭浮

雲也自開蓋避韓仇之謗時也壁間書天光雲影四字後改名崇正書院明羅一峯先生倫掌教於此有雲和草樹拂天香萬仞宮墻拜紫陽之句可想見昔時規制之嚴翼矣今書院已廢中立過此不勝周道茂草之感焉

潘中立

新城人

孔孟去千載六經渺微茫羽翼繼刪述道脈開紫陽先知覺
龔曠斯文仰津梁致君思堯舜四海還虞唐惜哉南宋時舉

國真若狂黨錮斥偽學棲棲走皇皇
挈徒此山中講學武尼堂
閩海雲影淡簫峯天日光過化留遺跡
高山懷景行憑弔石壇路滿日生蒼涼
盛時重儒術正學崇表章
鵝湖白鹿洞天書煥球瑯
建武理學窟文獻稱西江
何年復修舉萬仞瞻宮墻

九疊曲

潘中立

靈境叩未竭濟勝窮深谷空幽復冥曠
坂連磴斷續松檜攢古柯騰拳虬蟠曲
霜根鳴脚黃石髮鴉鬟綠坐聽百嘯
鶯遠見獨立鶴鉤輈山鷓鴣寂歷響啄木
爰爰守株兔牲牲啣花鹿麕麕繞竹飛
狸獬畫地下獼猴懸樹間狡黠雙臂拳
蘭術隱厓厓玉瑩分瀾灼寒澗瀉鐸槽水
樂彈箏筑噴薄擢虎鬚瀟灑散魚目複岫
淨含雲層阿深注玉搖曳淡煙疎青靄手
堪掬倒景披霞衣還逕垂霧縠黃昏下山
寺高眠忽朝旭

七言古

甘露亭詩

宋李觀

乾坤父母莫匪慈胚胎億兆成角羈
其間哺乳不及處有時泣殺呱呱兒
南州上游號沃野景祐丙子嘗凶饑
新田始苗舊穀罄十室八九無晨炊
伏陰何者不仁甚釀作水災來助之
煙煤刷天雨汁黑漚山泄谷爭奔馳
橫流一夜打城郭萬弩竊發穿毛皮
東隅有洲戶揖揖如蟻欲走遭水圍
屋根無力樹腰折蛟蜃食人猶擇肥
波濤一望萬山阻六親不得相扶持
國子劉公好仁者惟時假手茲軍麾
民生在我不在命

造舟往救無敢違童兒赤立婦女困輒之刻木何纍纍泥沙
外冷內饑渴口噤不語如狂癡牽攀至卧滿府舍試以酒飲
加餽糜隨流往往亦不死遠在百里無人知捐金購得問氏
姓召使親族攜之歸司農倉廩盡發出不待奏報先施爲有
餘況可補不足大賈蓄家如響隨來瞻去察夜繼晷赤熱不
忍蔭華棧由斯一郡十萬戶餓膚日月生膏脂存者相保沒
者葬唐虞仁壽重毆躋聖主養賢賢養物氣和郁郁通高卑
城西老宮古松徑一朝墜露甘如飴千柯萬葉結不解玉階
瓊樹光離離眩俗奔走競觀觀手攀口吮同齋咨學老之人
周氏子好善不類黃冠師欲令事迹緬久遠築亭其地高巍
巍公之歸期不可借松樹至今猶未衰我作此詩揭亭上他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詩

三

年墮淚如羊碑

遊麻姑山

曾鞏

軍南古原行數里忽見峻嶺橫千尋誰開一徑破蒼翠對植
松柏何森森危根自迸古崖出老色不畏莓苔侵修竹整整
儼朝士下蔭石齒明如金遂登半里望城郭但見積靄縈江
潯岡陵稍轉露樓閣沙莽忽盡園橫林秋光已過花草歇寒
氣况乘巖谷深我馳輕輿豈知倦修忽遂覺窮嶽嶽龍門誰
來此中鑿玉簡不記何年沈泉聲可聽真眾竊泉意欲寫無
瑤琴斗迴地勢平如削穉樞百頃黃差參洞開三門兩出路
却立兩殿當崖陰深廊千步抵巖腹桀木萬本摩天心碑文
磊嵬氣不俗筆畫縹緲工非今世傳仙人家此地天風泠泠

吹我襟兮人豈解不老術可怪綠髮常盈簪根源分明我能
說一室傾倒輸琅琳相高既不擁耒耜方壯又不持戈鐔我
丁軾軻豈暇議直喜虛曠閒煩衿清謠出口若先構白酒到
手無停斟山人執袂與我語留我饋我山中禽玲瓏當窗急
雨灑窈窕隔溪孤笛吟未昏已移就明燭病骨夜宿添重衾
神醒氣王目無睡到曉獨愛流泉馨起來身去塵接事片心
未省忘登臨

秋雨堂

曾惇南豐人

吾人老寄盱江邊有酒可觴琴可彈但將兩眼看山水不羨
圖畫登凌煙小園曲折已成趣獨榜斯堂作秋雨問君何從
得此名正用吾家密公語密公平生志在民至今餘澤垂後
昆遙憐隱几風煙上靜看耜耨翻黃雲我今何地可稅駕此
心時在江樓下要聽簷雨飛江聲準擬他年對床夜

南城鄧氏亭

洪炎

小麥青青山一曲江南千里湯春日盱毋江頭喚渡人遙指
麻源第三谷裹鹽包飯各匆匆回首煙霞樓觀中詩成更覓
羊何和猶是前身內史公

題石仙洞

游少游南豐人

石巖嶽巖跨龍虎有客巖前避風雨篆文蠅委蟠玉書流鈴
擲火煩守護冷翁蛻骨黃金容千年古木何嵌空無人喚起
玉霄夢閒却碧桃丹杏風令威白鶴去不歸麻姑丹砂疑是
非長松滴翠挹北斗流水泛花迷舊溪

題謝氏西谷

陳宗道 南豐人

江東風流會稽伯玉壺貯香傾琥珀春風十里東山雲一局
寒柳晚空碧盤盤石磴紅泉僊春夢草斷瑶池箋蒙茸曲笠
雨琴溼老屐踏損蒼苔錢雙鸞翩翩跨元島月白香魂翠山
杳玉蘭千載流芳馨清風凌厲蓮紅曉

孝子黃覺經祠

元趙孟頫 吳興人

南城青綬孝子家至今門戶生光華百年往事已陳迹路傍
過者恆咨嗟國初歸馬山陽日骨肉人間有相失黃氏之子
真可憐不見慈親眼流血誓將筋力窮寰區東從扶桑西月
窟寸心莫移利斷金滄溟不深此恨深皇天鑒汝精神苦汝
水之旁見其母髻年失母今白頭歷涉艱難幾寒暑陶然竊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詩 一

拜曾文定祠

朱倬 新城人

南豐才名天下稀南豐祠堂常掩扉美哉諫議賢嗣續卓爾
歐陽相等期蒼煙細雨墓門樹黃葉小船苔石磯元豐遺稿
可千載元豐遺民今是非

盱江山水圖為鄭文選誠作

張微

吾聞匡廬之山盤礴而崔嵬金作蓮花雲作臺九江之水小
如杯洞天石扇空中開巨靈怪山欲將海門扼剗却一半移
向君家來君家住在盱江滸宛若神仙開紫府白日吹笙鼓

黛色鬱鬱藏雲煙元猿蒼鹿遊其下鷓鴣鷺鷥羽其巔綠陰
滿地涼似水我欲高卧消煩帽山椒祠宇壯且麗云是炎漢
之高帝長陵原廟在關中神遊詎肯來茲地琳宮碧殿何渠
渠乃是釋老之所居相與談空寂講元虛變幻百言誘羣愚
函香剪紙日奔趨石橋天矯蒼苔滑上有石臺臨水末山頭
瀑布非練光疑是陰崖未消千古雪東村匝埤多人家平原
百里皆桑麻民風醜薄無粉華朝耕暮詠爲生涯嵩卽漚穀
差可擬王官杜曲未足誇紫芝赤箭香旖旎雲暖羅生碧巖
底采之自足制頽齡何用瓊漿和石髓嗟予老病久懸車愛
此名山擬卜居結茅三五間種樹千百株看山晨挂笏篝燈
夜讀書松風琴瑟似笙竽漱滌塵思半點無雖非午橋莊庶
幾南陽廬惜哉此志未能遂悵望雲山增鬱紆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詩

三

送雲南衛知事李善還軒

張昇

潭山稜層幾千丈潭水涵天不可量江右山水此最優四時
風物難名狀中有華屋何人居十年三徑荒城墟滇南公署
日回首五更歸夢真何如秋來捧函入京國逢著鄉人情默
默浩然一賦歸去辭從此江山有顏色買舟便問楚西頭風
光轉盼皆舊遊蒼苔踏遍吟復嘯勝境何必尋滄洲社鼓槌
殘酣社酒青袍白髮羅親友劃然一笑頓生春樂莫樂如新
聚首潭山可樵水可漁煙雲入坐增歡娛却想勞勞成底事
紅塵終日空追趨迎仙山高傍南斗憑君寄語迎仙叟荆扉
猿鶴尙徘徊昔日神仙今在否

過藍田

潘烈南城人

藍田傍午猶煙霧說盡山深有豺虎蒼苔滿徑行迹稀樹底
湍流壯如鼓山禽格磔山蟬幽煩襟淅淅渾如秋直從一舍
得平陸却喜滿目皆良疇時逢長老聊訪問言語嗚嗚顏休
休爲言近來好官府我輩得以安鉏耰催科不煩頑暴革往
昔凋瘵今來瘳樵山漁海田可稼衣食自足儂何求聞之使
我每興嘆觀園于野真良猷誠能豈弟知教養何地不可爲
魯周輕風霽日客懷好步履撫咏心悠悠

過迎仙橋省耕

秦夔

迎仙橋上花冥冥通會郭前春草生歡聲夾道民吏迎爭言
使君來省耕使君十年專兩城武昌樊口舊所經政令未一

建昌府志卷九

藝文詩

三

民未甯耿耿徒有憂民情爾時郊原雨初晴嫩寒着人羅袂
輕桑枝拂地雉不驚野蠶欲眠亂啼鶯羽人白髮衰來侵動
我遂作麻姑行麻姑山高天下名芙蓉插天真削成石崖崢
嶸龍虎爭赤日不照玻璃明山腰飛泉如練繒下注千尺寒
潭清中有仙人吹玉笙傳是晉代王方平紫綃衣裳織翠翎
翩然乘風下雲輶千年往事誰是憑魯公文字照日月穹碑
峩峩立山局上帝呵護煩六丁後來羅公當代英指斥前輩
譏仙靈詞源滾滾三峽傾道在不作荒唐鳴老禪詩魂呼不
醒醉來得句誰與評仰天一笑氣拂膺蒼煙落日迴雙旌

礪頭行有序

李萬實

歲庚申八月閩寇伯八十徒犯新城守備王君址禦

之礪頭兵敗死之李子曰王守備之死余蓋重傷國
紀焉賊始薄營王君奮騎衝鋒賊且靡靡奪也時有
十夫者合力向賊則破竹之勢成矣奈之何畏賊而
不畏帥也王君馳獨前營中士七百餘更無一踵至
者叢視主帥之就戮如塗人棄焉尙謂有法紀乎是
役也百戶戴權率先奔遯師大潰故及於難

閩廣頻年豺虎驕剽村掠縣如狂威區區豕突僅百數鼓行
千里誰遮邀將樂奔逃泰甯破黎川接壤無崇朝空城雖鍵
竟誰守烏驚雲散成蕭條王君有膽大如斗直憑猛氣喬羣
醜彎弓策馬出營門一矢脫弦賊投首賊戰愈厲兵氣衰一
人獨奮千人後自辰徂午力不支且鬪且罵不絕口王君王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詩

三

君誠丈夫慷慨就義真如愚平生許國已刺血造次應敵甘
捐軀武夫豢養豈一日望風鼠竄惟身圖募兵列成竟何賴
徒苦百姓供軍需令人撫事重扼腕此輩縱橫誰倡亂剝脂
椎髓竭閭閻反令烽火遺宵旰潢池竊發尙未已兒戲談兵
誇勝算安得王君百十人盡置疆場俱屏翰

毛貞女詩

何源

廣昌人

吁嗟乎毛貞女稜稜氣節橫秋宇少小深閨不見人靈臺光
徹天無雲手持一卷列女傳首尾把玩失昏旦父母擇壻得
名家視身素潔羞春花西風一夜損連理願將薄命從今止
萬諭千防及一年誓必哭奠夫君前撫木大慟氣屢絕酌酒
盟心薦心血夫君不幸未委禽妾身聞命先委心此身若在

天地間此心不動安如山百歲光陰一瞬息地下相從雙白
璧四方觀者聞其辭莫不涕泣而歔歔皆云節婦至難得未
婚守節尤奇特只爲心中不負初女流烈烈稱丈夫君不見
吳季子徐君觀劍會心許上國歸來過其墓脫所佩劍懸於
樹甯論徐君知不知我知我心奚忍違劍光在樹星斗寒延
陵心事今猶傳乾坤萬古心不死成男成女皆如此假使盡
是貞女心世上紛紛好男子

洞庭峯爲黃子安賦

黃端伯

誰將洞庭湖移置翠峯上天風吹長夜寒濤日夜漲或爲簫
管聲或爲鼓鐘響梵音海潮音變幻不一狀爰有黃石公佯
狂號天放躋險構禪宮形容如畫舫清晨雲霧漫世界渺無
量匝地起清煙滔天騰白浪龍王弄神通合喫老僧棒脚根
不脛是何人獨許洞仙老和尙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詩

无

遊麻姑

國朝 施閏章 宣城人

石梁之上龍湫口野店三家賣山酒味比蔗漿色菊黃佳者
泠泠如白玉叶我來橋上呼一杯驚濤轉壑山花開花霧濛
濛人自醉醉聞泉響失酣睡再沽一斗三百錢不爭酒好爭
神泉水淺蓬萊知幾度一勺猶傳丹井處碧蓮池改洞雲迷
君看誰解遊仙去

陰德樹

甘京

南豐先賢朱器之教讀歸來歲已迫路逢熊禧欠常平脫帶
深林將自勒問之適須三十貫解我俸錢救爾厄徒手到家

妻子疑問說施金翻喜極蕭蕭釜甑不成炊談笑無燈度除夕五子京彥襄亮褒一時同朝聲赫奔至今西郭樹根苦行人尙自呼陰德

題麻姑雙瀑圖

張承光 南城人

昔聞飛仙鐵篋最清幽十洲三島恣遨遊又聞神女凌波尤縹緲舞鳳翔鸞出天表高人遊戲亦尋常千載風流亦不少洞天小有在丹霞蔡經何幸卽爲家鞭影尙能傳鳥爪沃焦猶自說丹砂蒼翠千層滴飛流兩道開蛟龍時隱見雷雨迭相催半山亭上雲遮斷尋源不見桃花岸龍門高出自天邊雞犬煙霞總是仙一勺神功天地小閒伴秦人種碧蓮若問滄桑今又徙絕嶺平疇春瀾瀾老猿嘯月抱孤松倒挽銀河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詩

三

傾瀑水城郭煙村足底生長歌浩氣益縱橫羽蓋神騶今尙在我欲從之青天碧海結深盟噫嘻羨煞丹邱思縷縷太白多情夢天姥真仙不必絕塵埃搔首問天時鼓舞

軍峯行

甘表 南豐人

軍峯拔地百千尺峻立巉巖巨山脊風電雲雷時宵冥人言尙有神仙跡攀援曲折入九天一望周遭俯半壁日月瀾翻變曉昏雲霞出入搖魂魄遊人六月盡披裘四面寒風聲漸瀝我聞竊嘆斯山奇多病十年登不得今年歸住了溪村門與嵐光對朝夕聳身直步上山巔獨立中天一片石却怪山垂今古名縱觀不稱書生意神仙辟穀絕人間胡爲奔走四方客憑愚護短日招呼提攜婦孺來相卽諠譁雜還我生憎

何事蓬瀛翻悅懌攬衣擁被自高眠夜半起看明月白星辰
燈火亂熒熒下方祇見朦朧色大地中間幾萬里何由眼底
分南北人生不得五嶽遊坐令此身空役役

輓李鳳山將軍父子陣亡

趙希仍 南豐人

君家父子真豪傑馬革沙場一何烈前驅吞寇若無人後隊
遲遲未成列山寇履險如履平霜蹄深陷難蹀躞仰天一劍
猛自裁慷慨授命矢忠節生未封侯死作神廟祀相酬知不
歇

雨後觀麻姑瀑布

梅渭 南城人

麻姑真人工狡獪戲擲丹砂爪鞭背劈石中分白練懸灑珠
噴雪無停覷深潭直下接海門鯨鼉鼓浪氣欲吞礮石飛崖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詩

三

聳千尺役驅白日雷霆奔山空常有雲氣現觸石膚寸須臾
變閃電光搖玉女衣洗頭盆來山掩面四望混同硯墨中何
能躡屐賞仙踪縱使神功垂涎沫瀑飛雨亂失雌雄轉瞬山
頭雲似洗赤輪沐浴扶將起翠痕欲滴千峯開絕少丹青難
摹擬此時雙瀑現全神恍如流水奏絲琴遠聽疑是廣長舌
近處微睇清淨聲看山須如看畫冊日月編摩定甲乙雨後
登樓山不同况復雙瀑疑殊質銀河千丈九天垂搦管惟思
太白詞最防坡老雌黃口千古徐凝著惡詩 東坡詩飛泉瀆
沫三千丈不爲

徐凝洗
惡詩

黎川第一泉

鄧棐 新城人

謝公谷口山嵌巖兩山對峙如堂廉何年開山闢榛莽天星

下照彰蒙潛劖之得泉清且冽一御寒玉澄秋潭重輕迥與
眾水別芬甘未許常流參誰與作亭覆其上司空高額輝煙
嵐居人不復知愛惜晨光乍起喧丁男長瓢短綆無停晷汲
多轉覺華源添老大昔年居樾蔭三間老屋環松杉與泉相
去僅百步日供飲嗽煩長髯朋來藉此發高興竹爐槐火煎
風簷雲華細點官磁碧玉乳香泛雀舌尖塵襟掃盡春滿懷
快若宿疾除鍼砭我今移居北田北泉兮遠在南山南嗟汝
出蒙當僻壤品題恨不經鴻漸遂令吳人讚中泠復使匡居
矜谷簾有如西施伏草莽禕衣金屋輸無鹽又如干將埋圜
圜斗間寶氣無人占今年喜值黃門公九重天上馳歸驂詩
壇整旆執牛耳選聲按律鏘韶咸江山作色候高唱筆花散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詩

三

藻均鴻纖此泉聲塵久寂寞逢辰亦得供鑄鏡羣公共作九
厄會老夫亦破詩喉緘詩成自覺棘口吻玉林不敢依蒼藁
一瓢藉作欸中散側弁更起吟詁誦

南豐三先生歌

鄒憲

君不見南豐謝秋水程山講學集多土衣冠已廢絕學興高
張六經掃浮靡骨重神寒氣宇清終歲靜坐無憂喜家貧屢
空人莫知超然屹立忘生死同時倡和有甘生契友翻然稱
弟子門前峩峩立羣英胸次淡然獨難擬

君不見南豐黃維緝孺莫終身如一日三十成名人所羨家
居直似布衣賤一生但願作孝子告假年年難出仕介紹執
贊來程山吟風弄月神安閒母死骨立過哀毀一病遂爾亦

不起當仁不讓勇有餘心安步履常徐徐
君不見南豐甘健齋少年豪蕩直怪魁中歲一變卽至道挺
身特立萬仞崖三復陶潛咏貧士東籬沉醉菊花杯嚴檄迫
督就徵聘一見卽賦歸去來靜掃閒軒尙論古太息世降無
真才壙中招隱何其達有生必死焉徘徊

梅烈婦歌

有序

謝修擴

南豐人

烈婦南城朱公子哲之妻也公令光澤死恭人稱未
亡人者二十五年甲寅乙卯亂被執乃遽曰此臂豈
可奪耶起奪刀斷臂死

嗚呼白馬黃巾悲愴慘烈誰是終與節嗟哉朱公子哲撫字
廉潔年二十九身死國事名不滅窈窕新婦遽稱未亡二十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詩

三

五年堅苦未霜甲寅被亂天迫地窄難潛藏舍卒遇寇奪刀
自戕嗚噫嘻南城數萬室齊破兵戈苦今日姓氏惟傳汝嗚
噫嘻天地正氣使盡裂千秋萬世將安法嗟哉梅氏恭人嗟
哉朱公子哲

雙飛玉練歌

何天爵

南城人

避暑芙蓉峯下住出山徑取丹霞路丹霞七折下仙都行到
龍門剛百步龍門橋下水湯湯瀉作奔濤五里長鯨鯢鼓鬣
札不住蛟龍欲奮難飛揚疾如夸父兼程逐西日馬軼不迭
收鞬韁又如青蓮放舟發白帝猿聲未斷過瞿塘又如格澤
音鶴澤星名經天隳炎火斗杓箕舌無能當又如玉女盆傾洗頭
水長空倒下天瀾茫纔及懸崖望深壑磯石嶙峋向泉卓一

條練白當中分分作雌雄兩條落左揮龍泉右太阿耀日寒
芒光閃爍懸岳鼓躍飛絕巔倒貝跳珠萬斛圓恍若麻姑引
手爪亂撒白米投深淵別有危亭坐觀瀑噴雪臺荒苔蔟綠
遊人過此誰忍行坐放雙眸看不足驟捲天風響怒潮鏗鎔
鏗錙震巖谷初疑雷師暴怒鞭阿香亂輾雲車聲轆轤轉覺
黃河之水決孟門倒海排山勢相續纔聞千里萬馬奔輝燿
又似接續連岡松謾謾兩岸猿聲那得聞四山倦鳥驚難伏
一派喧聲耳畔鳴半崖寒氣侵肌骨我從寂境行將來如聽
鐘鏞厭絲竹世間聲色最尋常此會殊堪悅耳目不願雲錦
帳前假館讀不願碧濤菴裏依僧宿不願頻看爐峯嶺上並
頭花不願時見石坪坪上金牌鹿

坪上牧樵時見白鹿頂但掛金牌不知何代之物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詩

願滄桑莫變遷洗藥泉邊結茅屋

睢陽廟題壁

章秉銓

南城人

漁陽鼙鼓突騎馳潼關百萬橫枯骹二十四郡少義士河北
如摘領底髭睢陽彈丸黑子耳羅掘雀鼠當虎貌蒼茫正氣
塞天地獨爲萬古留鬚眉中興李郭功再造江淮保障繫其
誰千載彷彿殺賊狀廟貌猶欲千兩儀賀蘭老賊等阿羣馬
上揖哭嗟何爲邀功賞太狡獪乃壓魯公擁旌麾危城旦
夕且張樂坐令忠義成俘纍浮圖一箭未酬得問邱何足辱
箠笞從來志士多艱苦彼蒼杳渺誰知之地維天柱男兒事
噉噉大節甯蔽虧維公陟降帝左右蚍蜉蟻子徒蚊蚊官資
天上曰忠烈

廟有石刻爲公虬筆有忠烈大夫天上官資云云

公之斯語不吾欺康

不然將營海燕梁留供貝闕瓊宮料仙人愛玩此精瑩下界
竊取卽爲盜我聞昔時縣大夫貪以爲器攀陡峭囂然特示
鄉中人鄉中人語特要妙官用出民民出已駢民攻磨民消
耗邇來廉吏戒崖柴器用精良非所好經年不覩錘鑿加如
儵與忽未開混沌竅韓媽欲爲牀逡巡但遠眺安然靜對雙
飛瀑海風拂拂煙籠罩月明常有羣仙集登高遠望迭呼嘯

龍湖觀打魚

鄧士楚

新城人

龍湖粼粼樹陰碧江魚大小隨朝夕漁人鼓棹江上來綠蓑
青笠向魚宅小瀛洲下共呼招欸乃聲聲雲影搖蹴浪驅魚
向深處鷓鴣拍拍聲音噍截江沉網風陡峭小魚戢戢大魚
跳數百游鱗一網中羣魚暗泣漁人笑吁嗟漁人利是謀暴
取天物恣所求不見磯頭垂釣客竹竿裊裊看吞鉤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詩

五

題顏魯公麻姑仙壇記碑

趙由儀

南豐人

姑山岬岬雲生寒千峯萬峯峙珠玕其中松檜鬱蒼翠傳是
麻姑會仙壇上元逐酒來此地坐笑高岸生波瀾丹砂一擲
已狡獪况復麀鳳羅華盤我聞此語出抱朴至今行路尙驚
歡魯公忠精貫日月奇氣頗復溺黃冠墨汁淋漓寫此碑銀
鈎鐵畫揮柔翰神仙荒誕不可信愛其筆勢如翔鸞滄桑轉
盼又千載碑文磨滅誰能完寶殿瑤臺亦黃土七星杉樹空
團欒後遊憑弔長太息青淋春宴何漫漫

雜體詩

哀廣昌揭貞女詩

有序

元黃叔美

南城人

貞女幼失怙恃鞠於兄嫂未笄值元季亂同兄嫂避
兵相失姑獨抱兄子竄身荆棘兒啼爲邏卒所執悅
其貌誘之不從復挺刃刼之奮罵遇害寇退嫂得其
屍色如生猶抱兄子不置旣長讀書好義語及姑輒
涕泣君子哀焉

兒莫啼官軍知嫂也避軍而棄之小姑抱兒泣路歧官軍曳
之誓不隨快劍雪落腥風吹嫂來抱兒去姑橫草間屍兒今
老大不勝悲滴血自書墳上碑安得載姑名青史有光輝君
不見元兵南下日抱溺趙家兒

平陵東

明 鄧元錫

戊午秋九月盜入新城南關焚其郭鄧婦王死之執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詩

七

涂氏僅於城東問城可攻否曰不可連結之終不可
而死是日我焚盜旗賊敗退

平陵東松柏桐誰張旗挽弓我城高堅那得攻城不可攻頭
可截頭可截城那可越蕭蕭萑葦莽出血莽出血雙箭捷轟
轟礮砲大旗裂

姑山草堂歌

國朝

王猷定

南昌人

我鄉麻姑之山四百里上有百道神功之飛泉奔流盱江岷
江勢乃止十年仗劍不得遊波濤斫斷蛟龍愁今秋徐子願
我邗水傍曰予家在姑山之草堂噫吁哉爾乃得有姑山之
草堂使我聽之神徬徨姑山曷有白雲千畝槎牙虎口蹲若
鬪萬壑蒼鱗風雨吼日月標空石上生仙人鐘鼓靜無聲滄

海幾枯柯斧爛一局棋枰且復旦徐子居此幾何年况有塹
山堙谷皆名田一朝江南飛戰瓦陵陽山繫將軍馬草堂從
此絕占春荒榛豈有隴耕人夜夜老鷓鴣山鬼叫愁殺李白同
謝眺謝眺青山李白樓到今只聞野水流似此何能不感傷
人生各各懷故鄉懷故鄉君且歌百年徒爾喚奈何有時頭
白蔣陵樹有時聲咽元湖潮乾坤已老君且少煙鹿可友芳
蘭可樵君曷不圖混沌倒天瓢於以揮八極而遊逍遙如我
有山歸未得日走大江望山色古云望遠可當歸不如君言
此山猶依稀噫嘻果如君言此山閒作主我將負君春賃君
庶割君半嶺雲當我家山譜不然送君將歸我心苦

廣昌段烈婦詩

國朝 饒敷善 廣昌人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詩

三

李有怡女段正鄴妻金玉之質薑桂姿年十九賦于歸二十
歲夫歿時刲股持以進夫病不可醫會比翼樹交枝物猶如
此實爲我儀孰云同生不同死死則同穴視死真如歸絕粒
數日矣妾命其如絲翁姑常伺守百計不得施執姑手涕漣
漣姑有淚不忍垂執婦手慰勉之遺腹可望何用輕生爲叩
頭謝姑言哽咽進粥糜延此須臾命冀夫一綫嗣皇天后土
明神鑒之越一月乃生兒幸而有子可以不死撫孤與死節
難易有等差嘻嘻兒笑呱呱兒啼千鈞一髮微乎微明年兒
殤矣摧桂焚蘭芝生者含恨死者焉得知夫子何辜而竟至
斯攢心百利及萬死情莫移不如早決裂何事苦羈縻越月
啟姑舅暫去省慈闈悲涕佯歡笑要釋翁姑疑含淚看爺面

上堂牽母衣兒命薄如此爺娘勿女心兒心轉空濶况有翁姑慈勿兒常伺守兒夢猶依依孰是知死訣此是長別離着我嫁時服簪我篋中笄澆我門前水浴我冰雪肌三尺之襦挂於榻吁嗟目瞑顏色怡乾隆壬子年四月初四日氏年二十有三歲聞者見者爲吁歛族長段榮友白事於有司縣人蔡李龔請余紀以詩余作詩無濫詞事可傳筆淋漓

五言律

題東林寺壁

宋曾致堯

江南楊柳春日暖地無塵渡口驚新雨夜來生白蘋晴沙鳴乳雁芳草醉遊人向晚前山下誰家賽水神

龜峯精舍

李觀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詩

无

去縣二十里路平時正春四山惟有石一寺更無塵融結疑天意經營憶古人但知安樂處何必是全身

隱居

危固南城人

高士隱居處迢迢綠水灣數間玉川屋七里子陵灘出入是非外醉醒文字間千鍾天子祿不肯換清閑

遊福山寺訪顯公

傅權

來尋大知識深歷幾重山崎嶇最高處逍遙自在間簷寒流水入牕暗宿雲還却喜逢平叔清談屢破顏

題冷真人像

楊傑

煉成金鎖骨藥就誰與分祇有千尋木更無三尺墳風雷法宅玉石冷公文遺跡問不得丹崖空白雲

題仲兄死節

曾 愚 南豐人

同寅驚膽落罵賊風颼颼君父綱維重華尸道不侔魂隨金
刃遠血濺越江流原隰哀然處餘杭涕泣求

南豐先生輓詞二首

陳師道

早棄人間事真從地下遊邱原無起日江漢有東流身世從
違裏功名取次休不應須禮樂始作後程仇
精爽回長夜衣冠出廣庭勲庸留瓌琰形像付丹青道喪餘
篇翰人亡更典型侯芭才一足白首太元經

白水寺

曾季狸 南豐人

暫假僧房憩炎蒸覺頓忘誰知六月雨一似九秋涼石徑苔
痕滑稻花田水香鳴蟬休嘆息相與共徜徉

建昌府志卷九

藝文

詩

早

宿正覺寺

曾季狸

正覺江邊寺西風倍冷然庭羅合抱木門泊釣魚船暮雨涼
初過中秋月正圓無人來此夜獨自占江天

寄襄父曾癡齋

朱子

有約來何晚行吟遡遠風老懷清似水雙鬢亂如蓬晤語非
無得疎慵正畧同清秋湖上集只是欠車公

登郡學稽古閣晚望

蔡 栴

簷外川原迴煙中草樹微山城暮吹角客子淚沾衣歲月經
身老行藏與願違歸禽帶落日渺渺背人飛

遊華子岡紅泉碧澗

曾 極 南豐人

去城纔半驛深谷自透迤藤絡奔崖石松垂倒地枝寒山縮

毛髮碧澗照鬚眉霜氣全消歇空存太傅祠

南豐道中

黃文雷 南城人

此縣聞天下披圖且萬家螭頭餘佛屋鹿角卧江沙好與蘇
涸察誰令息嘆嗟春風多少意殘竹映松花

此地通南國於今人少行遺民依廟住曠野用鋤耕古木刀

痕熟空山鬼火驚猶聞宿師處倉猝又招兵

南豐縣南臺包敏道趙伯成同遊

戴復古

笑傲南臺上東風吹鬢絲眼明花在處春好雨晴時樓閣多
臨水溪山可賦詩留連無盡意故遣酒行遲

輓知臨安府事兼浙西制置使曾公淵子

曾子良 金谿人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詩

望

德祐思良弼江西出大臣報忠昭漢義靖獻有殷仁皎日五

朝老清風百世人幾時歸袞繡秋草卧麒麟

永紹傳賢啟慈元拱女堯鰲山猶巖鳳鵬海極扶搖宮殿春

旗曉簾帷社飯朝龍髯攀不及鸞馭去何遙

立海終風黑流光雙日紅餘波濺渤澥仙仗窅空同宗廟神

靈在公師禮數崇平生精履屐尙覺小臣忠

反輔榮歸寢帷堂哭設衣神情如夢叶滄海悵心違百世功

名立千年城郭非任安猶未死哀泪不堪揮

遊麻姑萬松菴

元 貢師泰

積雨變秋思清遊愜道心過橋分履迹問寺逐鐘音紅墮鳥
爭果綠深魚占陰何當脫塵鞅重此契幽尋

建昌胡氏小有樓

陳旅莆田人

窈窕麻姑宅登臨憶謝公近聞好山色都在小樓中屋曙丹霞吐城深翠雨通石池正當戶人立藕花風

舍寇二首選一

劉堦

未死身何寄謀生計轉沉從渠天地濶奈此雪霜深歷歷平生事悠悠永夜心不眠何限感涼月半窗陰

遊仙壇

明趙濟南豐人

名山招勝覽契合聚三花野籛供春笋神泉酌紫霞暖風生殿角銀燭度窗紗飲罷清虛境松梢掛月華

上飛鰲峯

何文淵

岸濶人家遠天高樹影低龍藏通海井雁落釣魚磯石徑蒼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詩

聖

苔滑春園紫蕨肥欲知方外事此處問禪機

春日上麻姑覽勝

余濬南城人

麻姑奇勝地佳境迥難羣綠樹啼黃鳥青山住白雲花當流水落路向小橋分歸興笙歌裏匆匆已夕曛

送友還盱江

黎擴

新涼生白苾游子倍淒然客思秋砧外鄉心旅雁前西風千里道斜月五更船亦有還家夢隨君到汝川

福山

何焜

早歲曾遊此重來鬢已華山寒初衣袂寺僻自爲家佛影疑千古泉聲入兩涯吾人原有樂端不爲琪花

同劉見湖遊萬年寺

黃儀新城人

晚鐘鳴古刹仙旆出天台尋竈丹埋草看碑字蝕苔洗花微
雨過擘柳好風來野衲時供酒幽懷對此開

憩龍潭菴

李萬實

短輿經鷲嶺小刹俯龍宮法界諸天近禪房萬籟空水光熏
日氣雨意失山容齋粥焚香罷冥心向此中

初夏登眺天峯

鄧元錫

江城開宿雨孤嶠共躋攀龍氣留蒼壁鶯聲響碧灣危峯斜
帶郭幽徑曲盤山不少東林興迢迢未忍還

仙都觀

張于岸 南城人

尋幽來此地選勝到山房竹密風聲迥松高日影長煙霞淹
杖履歲月寄壺觴道士開調鶴茶煙午過墻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詩

聖

同涂山公夜渡江門

璿一麟 新城人

看山不覺晚乘月過江門野寺橋邊路漁家竹裏村長林侵
古渡遠燒隔寒原獨夜同君去幽懷未可言

同黃季兆遊盱江樓

黃立言 廣昌人

遙山合遠翠江水自悠悠信美仍吾土乘閒一倚樓萬家煙
井出十里故人留是處饒文酒當歌可破愁

夜泊龍湖登仙居閣

黃端伯

閣夜鳴風迅江天渡月寒石林幽獨到沙路暝相看倒樹斜
懸壁驚濤急下灘長懷仙境勝便欲棄儒官

廩山寺

江 新城人

埋觀無盡秋光戀薜蘿閉關鐘磬寂伴客水雲多雨過花

猶溼林青鳥獨歌江留煙樹外山徑少人過

建昌城

彭孫貽 海鹽人

白水橫官道青山繞廢城餘民百戰盡落日一江明露下秋
菘斷營空野鶴鳴僕夫已憔悴前路自相驚

同諸公歸有園看桂冰允協索賦

國朝 魏 禧

黃綴高秋樹香迎過客衣偶然來曲巷及伴扣柴扉坐定風
聞葉酒蘭花落卮主人興不淺欲去索題詩

宋碧眼泉詩

黃 采 南城人

泉在郡治元妙觀前百步石上刻有宋碧眼泉四字

一泉開僻壤幽性自涓涓世遠埋荒草源清飲壽仙夜深清

映月晝靜碧涵天石上蒼苔古題名宋代鐫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詩

畧

同羅珂雪王玉文張復旦過語石院茗談

鄧 昞

相逢不相揖何地可披襟共說南山好招同片石深潭雲今
日事花鳥去年心多少前塵影漁歌出暮林

嘉禾道上

魏 禮 甯都人

征途嚴夙駕起坐聽雞鳴細雨望中合諸峯雲裏生炊煙村
斷續春草路縱橫苦旱今方稼紛紜又說兵

釣石獨坐

孔彝則 南豐人

直鉤無處下興至且敲針泉石聊如此巢由非所心落花江
上月流水夢中琴安得漆園叟同余一賞音

瑞峯山

曾鴻麟 南豐人

文人欲避俗往往在高山地以偏而遠身從物外開柴門竟日閉澗水時潺湲已識幽居味年來訪嬾歿

兼山樓秋興二十五首 選四

詹明章

筮言早得良素志愜山靈避亂同王粲依家似幔亭門環三谷水閣坐一峯青徙倚看牛斗懸知有客星

仙跡麻源近清修古哲遙煙飛平野外雲斷碧山腰帆影看迢遞江聲夜寂寥豈無羨門子天路屢相邀

乍見黃花發更添幽興濃江聲懸四壁秋色度千峯厯落杯中酒逍遙雲外踪小樓三五尺猥與坐元龍

千秋泉石在此日重穿裁掃徑月常近經霜花倍開何心雲出岫得嬾劍生苔櫟社亦徒寄憑人說散材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詩

墨

謁甘雲隱仙師墓

趙希倣

繫公生五季蟬蛻出煙霞劍履仍荒墟衣冠尚世家遙傳弄白日何處覓丹砂俯仰寒山暮槐庭空月華

簫曲峯

魯 瑗 新城人

匡廬抱絕秀簫曲並知名雁腋留雲影琴臺石隱聲 上有雁腋洞琴 臺星懸千嶂澗月放萬山平靈鳥今何在天空夜籟鳴

遊太平寺

郡別駕 黃元治 新安人

碧草人家盡清溪佛寺開孤雪隨鳥過雙水送帆來石火茶新焙山門竹短栽遊情原野音鷗鷺莫驚迴

秋日同諸友過暢園水亭

張士裕 新城人

勝得陶謝招提到赤溪空亭生古思叢樹入新題岫列書

臺畫苔殘屐齒沉寒禽如喚客啼過夕陽西

秋曉登雲蓋山二首

梅 枚 南城人

策杖西郊路秋原怯曉涼衣沾衰草露展破板橋霜瓜蔓懸
柵熟植梨薦幽香煙霞高絕處指點是仙鄉
凌空憑眺望秋色畫圖中曲澗泉花白疎林柏葉紅藥爐封
灌莽碑板卧空峒勝蹟幾興廢登臨憶謝公

碧濤菴

鄧文錦 南城人

翛然塵外境曲徑可幽居夕照雜陰合春山舊雨餘鐘聲千
嶂裏花氣一簾初風起飄衣袂臨溪坐釣魚

晚泊盱江

譚 苓

軍峯遙已近夕照尙孤舟幾載客中月三年故國秋遠鴻江
岸宿曲水暮煙浮何日閒魚釣時來泛白鷗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詩

吳

天峯寺

鄧鎮雲

隱隱珠官路相攜踏暮鐘短牆風弄竹長夜月穿松詩響驚
山鬼燈明透遠峯所思曾不見一任白雲封

百丈嶺絕頂

曾 袞 南豐人

汗漫千林外微茫四望中亂山圍綠野遠水破青空海盡吳
雲接天窮楚塞通豪吟當落日輕袂忽凌風

登南山

心 空

南山何寂寂獨有倦雲還日落孤煙上林空一鳥閒荷香浮
水面竹屋隱松關倚仗柴門立臨風羨白鷗

五言排律

題劉居士江樓

宋曾致堯

劉八江樓雅詩承不易言春風花對岸
夜月水當軒簾捲青
山入窗開白浪翻畫來須妙手夢去亦清魂
吟稱雲初滿登
宜雪正繁魚龍慣燈火鷗鷺識琴樽
波動簷搖影潮回砌露
痕勢雄鄰碧落景好怕黃昏未許凡蹤到甯教俗態存
主人
憑檻處寥廓共誰論

送瞿生還拜親

晏殊
臨川人

門標楊氏闕家有漢皇書射策淹前志
鳴榔省舊居
仙人罕到幽境畫難如雲竇開賓館
芝田足歲儲修詞窮五際爲
學慕三餘努力文明代翹翹託乘車

同徐殿丞遊麻姑山陳屯田聞之以詩見寄次韻第一

建昌府志

藝文詩

聖

首

李觀

良友嗟塵網相期物外遊
求珠非赤水不死是丹邱
機上麟交臂樽中蟻亂浮
仙家一度醉人世幾千秋
藥氣多留鼎茶香細出甌
堯人方曠蕩容易學巢由

和曾密公江樓詩韻

朱褒
南豐人

太史聲名重江樓昔有言詩清排屈宋意古挹羲軒
飛棟蒼雲合窺魚白羽翻臺高縈水府氣爽返梅魂
市遠風埃潔川腴草木繁滄浪初出日瓠落可浮樽
曲岸疎帆影枯槎隱燒痕
秋容天漠漠春意雨昏昏
地易規模在碑新典則存
溪山重入座先哲豈虛論

登從姑山

明邱兆麟

盱市千人沸姑山一地閑樓臺蒼翠外雲雨暮朝間丹竈經
年隱青扉盡日關雲封松色老風送鳥聲蠻石罅鏤天巧波
光照客顏崖難容盼睐路幾費躋攀林藪驚元鶴汀洲見白
鷗高情方傲睨清興未闌珊

送楊集虛歸盱江

國朝 王士禎 山東人

聞君讀書處門對金船峯齋閣花時雨寒林定後鐘諸天朝
共食樵客晚相逢入洛思前事還山邈去蹤淩煙拂鸞鶴散
髮弄芙蓉板渚潮痕落邗江酒思濃談經時有暇爲寄別來
悰

康熙十四年乙卯九月七日南豐陷沒明年丙辰十一
月十八日又嘯聚數萬攻圍盤石等砦薄暮直抵西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詩

吳

郭城下 許總鎮運籌帷幄馮將軍奮力馳驅以寡待
衆以逸待勞開門誘敵設奇取勝月夜酣戰聲撼天
地豐民得以再生紀實二十韻

劉凝 南豐人

幅員驚坼裂城郭半蓬蒿山縣隣閩界千家陷賊壕疴痍猶
未起豺虎復羣嗥岌岌孤城困蕭蕭殺氣高積陰霾白晝蘇
雨望丹旄推轂新遴選雲臺舊節操烏雲諸陣石詩酒疾揮
毫整暇當臨敵雍容似舉毛仲冬旬八夕蠶聚百千曹佯北
回郊壘覆兵隱澤皋見星飛羽鏑明月照征袍輕騎繞其背
開闕示不囂漏深酣夜戰兵寡見人豪賈勇聲彌震遊魂笑
倏號翔風悲鼓角腥血染弓刀乘勝雷轟烈追兵兔脫逃赤
黎生肉角巖砦醉春醪饒鼓齊歌凱旂常特紀勞一身都是

膽三畧更兼騷文武比周吉璽書重見褒

六言律

遊麻姑山

宋朱彥南豐人

羽駕龍車舊宅金爐玉簡幽宮雙練亭前秋水七星杉下春風蓮沼何年變白桃源幾度翻紅明月清陰居士星冠羽褐髯翁一弄瑤池新曲夜寒風入霜松

七言律

登麻姑山

唐劉禹錫彭城人

曾遊仙跡見豐碑除却麻姑更有誰雲蓋青山龍卧處日臨丹洞鶴歸時霜凝上界花開晚月冷中天果熟遲人到便須拋世事稻田還擬種靈芝

建昌府志卷九

藝文詩

吳

麻姑山

白居易下邳人

籍庭雲色捲青山昔有真人種得仙金骨已隨鸞馭去古壇猶在石巖邊鳥啼花笑空朝日樹老松高積歲年願學麻姑長不老擗麟開宴話桑田

經麻姑山

劉滄

麻姑此地煉神丹寂寞煙霞古照殘一自仙娥歸碧落幾年春雨寫紅蘭帆飛震澤秋江遠雨過陵陽晚樹寒山嶺白雲千萬片時聞鸞鶴下仙壇

寄麻姑仙壇道士

南唐查文徽

別後相思鶴信稀郡樓南望遠峯迷人歸仙洞雲橫地花落春林水滿溪白髮只應悲鏡鑷丹砂猶待寄刀圭方平車駕

今何在常苦塵中日易西

麻姑山

沈彬 高安人

紺殿松蘿太古山仙人曾此話桑田閒傾雲液十分日已過
浮生一萬年花洞路中逢鶴侶水簾巖底見龍眠我來遊禮
酬心願欲共怡神契自然

題軍山徐秀才居

宋曾致堯

買斷軍峯不計錢屋前屋後水潺潺青春花發簾帷外白日
雲浮棟宇間金鼎欲成紅氣溢玉芝初種紫苗慳未知桃熟
先生醉鶴馭何人得往還

垂玉亭

李觀

聞說麻姑海上還風濤振動萬山間雪花似玉鋪瓊島瀑布
建昌府志卷九 藝文 詩 李
如簾掛玉關龍臥溪潭如可見仙歸石室邈難攀飛流直下
三千丈太白英才豈等閒

韓偓集有自撫州往南城縣舟行見拂水薔薇之詩南

城吾鄉也因題八句

李觀

韓偓當年赴七閩舟行過此倍凝神江邊石上知誰處綠戰
紅酣別是春往事幾多書不記仙源依舊地無塵花光柳色
今何限更有才人勝古人

逍遙樓峯

饒子尚 南城人

疊嶂南奔似躍龍逍遙樓畔識奇蹤雲根盤地三千丈石筍
參天第一峯歲久已知蒼蘚合曉來常怪翠雲封肩輿却過
株槎路曙色嵐光隔幾重

雲門寺

蔡冠卿南城人

憶昔雲門月正明
煩襟消盡覺神清
林泉自濯塵埃事
松檜靜含風雨聲
山鬼聽經藏戶牖
野猿偷果墮檐楹
幾年京洛緇塵滿
何日臨流一濯纓

麻姑山

王无咎

仙輶昔日此留連
氣象遼遼尚宛然
溪落斷崖爲遠瀑
路從絕頂見平田
千年芝有靈禽戲
一洞雲留羽客眠
已樂勝遊塵境外
况陪清論酒尊前

大父太師密國公賦詩江樓世稱名筆從姪子績得之以居肇緬思祖德且愛績之能繼志也爲賦一首

曾肇

建昌府志卷九

藝文

詩

三

當年太史謫仙翁
筆落江樓氣吐虹
無復琴樽對鷗鳥
空遺松柏幾秋風
由來蘭玉生臺下
重見溪山入座中
顧我豈能繩祖武
倚欄歸思附冥鴻

逍遙閣

洪炎

傑閣龍樓倚翠微
中秋午夜望清輝
桂枝委地三千尺
柏影垂壇四十圍
簫鼓或疑風雨下
雲霞猶想錦帆飛
至今井臼依然在
不見歸來丁令威

靜思院上元日

洪炎

麻姑山換越王山
昨憶下元今上元
老去休驚頻客寓
春來不擬問田園
長塗豺虎中原近
挾日風雲四海昏
夢遶瀟湘無落處
好憑楚些與招魂

過悲猿嶺

傅翼 南城人

參差茅屋帶村煙，驛路崎嶇石磴邊。
風物畫成三谷景，溪山分斷七閩天。
夜猿乘月悲霜樹，秋石和雲瀉隴泉。
謝守遊來幾千載，何人能為續佳篇。
靈運詩朝發悲猿嶺暮宿落碛石即此

題紫霄觀

王嚮 南城人

薜蘿縈拂道，巖斜高人層霄踐。
紫霞地長杉篁環，羽蓋風兼簫鼓落。
仙家危峯自照當，巖月絕壁堪通上。
漢槎人世不知真跡好，只尋流水訪殘花。

同知縣陳公彥遊章山寺

李山甫

想見尋幽到此山，詩成珠玉笑談間。
蓮花社裏千年約，柏子香中一日閒。
寂歷松窗連遠籟，縈紆竹徑斷荒灣。
琴堂吏散簾垂晝，檻筍何妨數往還。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詩

三

和南豐先生西遊之作

陳師道

孤雲秀壁共崔嵬，倚壁看雲足懶回。
睡眠臆綠寒，綠洗醉頭強為好峯擡。
山僧煮茗留寬坐，寺板題名卜再來。
有愧野人能自在，塵樊束縛久低徊。

和南豐先生出山之作

陳師道

側徑籃輿兩眼明，出山猶帶骨毛清。
白雲笑我還多事，流水隨人合有情。
不及鳥飛渾自在，羨他僧住便平生。
未能與世全無意，起為蒼生試一鳴。

麻姑山

李綱 邵武人

魯公詞翰勒山巔，鯁峭風姿却喜仙。
假道來遊非偶爾，追尋

遺跡更茫然野花芳草真成夢老鶴喬松不記年誰謂瑤臺
無路到月明風露正娟娟

九日登屏山

謝饒仁 南豐人

有約攜壺九日遊扶筇選勝豁雙眸天空晴送羣峯翠野曠
寒生落木愁濁酒故饒狂士態黃花羞插老人頭憑高不管
風吹帽坐破屏山一色秋

弔曾

景建名極謫道州死事詳傳

樂雷發

太極樓頭齊月寒斷絃綠倚不堪彈窗前自長濂溪草澤畔
還枯正則闌蒼野騷魂惟我弔烏臺詩案倩誰刊傷心空有
金陵集留興江湖灑淚看

紅泉精舍

曾極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詩

五

十里長松一幅巾温湯靜濯滿依塵石門隔斷世間事仙窟
能容鶴上人已主謝公爲北道更依華子作西鄰紅泉可酒
兼宜茗便合躬耕老此身

麻姑山

元程文海 南城人

步入千峯紫翠間清都境界異塵寰龍鱗老木冰霜操鳥爪
仙人玉雪顏臺榭古碑荒蘚合旌幢微影白雲閒丹成雞犬
飛騰久空想丹爐煉火還

懷易將軍山林

劉堦

咸瀆中竹谿易安撫招予游繡谷園時海棠百十樹
驚開有飛橋跨花上名曰貫紅客乘橋俯視花光爛
如紅雲冉冉生足下宴酣索予賦詩有水繞桃源

隄上下花迷金谷路高低之句今二十年意終不忘
故迺賦此且寄懷舊之思

記得尋芳繡谷中蜀棠如錦醉春風橋橫玉竦凌香霧人步
紅雲立太空吟客尙存風景換將軍何在夢魂通知心豪俊
消磨盡一度花前一憶翁

宿南臺道院

危誠可

門前滿眼是黃塵夜叩山房寄此身在太極先原有道除神
仙外少聞人沙填方石千年讖水到南臺幾度春縱得金丹
真不死海枯塵起更傷神

答肝江聶空山

虞集

臨川人

老去文音不滿車蕭條家學賴兒扶從師受業渠能達對客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詩

五

揮毫我病蘇春雨解憐轅下犢朝陽愛及屋頭烏德星何日

賢豪聚膝上瑤環看畫圖

大社令吳公楚材

昭忠逸詠之一

劉麟瑞

南豐人

誰道時江一布衣龍韜虎畧豈知蹊鉏耨剡陳螳初鼓鼙鼓
臨風馬已嘶漢將追奔飛白刃楚囚羈紲化紅泥寵褒已矣
忠難泯不向泉關嘆噬臍

遊麻姑山

郝天挺

步入尋幽境更佳石田瑤草帶烟霞註經洞古忘遺檢養藥
爐存失舊砂青鳥空傳王母信綵鸞應到玉皇家巖扉不掩
春長在老却碧桃無數花

紫霄觀

南豐

史文彬

丹陽人

攀蘿深入紫霄遊九曲寒溪遶樹流野鳥一聲春寂寂山花
滿徑日悠悠香爐風濕雲煙合石洞棋閒歲月幽到此更無
塵俗氣官情牽惹不堪留

題軍山

明南豐
典史馮堅南通
州人

巍峯萬仞插銀河況值天邊夜雨過一帶翠屏青窈窕半空
螺髻碧嵯峨巖花風過香成陣石澗沙明水漾波快我登高
臨絕頂九重清露溼鳴珂

三谷幽居

左紹之南城
人

先業何年此卜居落成今復見吾廬一溪煙水斜陽外四面
雲山宿雨餘杖履款門非俗客籤函滿架有藏書遊絲不到
紅塵遠日撫孤松樂自如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詩

五

日山

丁泰亨新城
人

躡屩穿雲望上台分明天際起樓臺松花撲面飄金粉竹露
流香沁石苔山鳥不啼僧入定洞門深鎖鶴飛來禪家許我
閒登眺自抱搖琴自往回

高空山

羅祐之

昔年曾此一登臨四面空青照客襟曲徑步回紅日近孤亭
坐久白雲深山中清賞懷風月世外高情慨古今最喜故家
遺澤在幾回春雨到喬林

麻姑山

左贊南城
人

路入雲關亂白雲仙都樓觀幾朝曛苔深雨逕留騰迹芝滿
春田下鶴羣丹井不逢勾漏分玉壇空憶紫陽君高懷誰似

陶宏景共聽松風到夜分

和羅一峯太史麻姑山韻

謝士元

肩輿度嶺更穿雲竟日躋攀已夕曛松徑風微猿抱子芝田
雨過鶴呼羣霓旌縹緲來金母羽蓋翩翩降道君仙境沈寥
人境遠四時風月許誰分

登斗華山和劉季仁韻

張昇

停驂偶上斗華峯玉筍參天一徑通燈火懸窗開小殿煙霞
隔水落疎鐘冰壺寒透千山月石枕陰迴萬壑松到此漸忘
身外事尋幽更覓短支筇

日山

王材新城人

松嶺筠關此重尋層巒兩度汝春陰花緣江路紅初薄水帶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詩

美

山橋綠轉深丹井細煙留絕壁洞宮香雨散疎林興來不憚
登臨數燈火黃昏下碧岑

哀烈女吳詩有序

李萬寶

嘉靖四十年辛酉秋八月閩寇數千陷石油村破荷
石砦吳生宙女友梯年十五死焉先是吳族避砦上
賊晝夜環攻十餘日羣力困甚遂見襲女知砦且陷
乃攜弱弟徧告伯叔父母以為託既而泣與母訣諸
母咸慰止之女垂涕對曰我少女留祇辱先人耳言
未絕遂躡身投崖而死時某月某日也越半月賊退
父收其屍顏面尚未敗止額顱皮破方寸許人咸嗟
異李子聞之為之泣數行下曰嗟嗟烈哉吳女至性

蓋風成云觀含淒訣母割愛如遺對諸母一語凜不
可犯豈姆訓使然哉世有號偉丈夫者臨難周章幸
少須臾無死自謂巧全卽不死視烈女羞死矣乃收
淚爲之詩以俟觀民風者採諸

若門不守此身危腸斷慈親訣別時莫訝舍生輕似葉只緣
嗜死美如飴珠沉玉毀形難化石轉厓枯志不移擬續曹碑
垂野史觀風何日許陳詩

題愍忠詞三首

鄧元錫

重雲疋馬黎灘水返景朱衣石峽湖此日精靈還走敵當年
論議慨非夫危艱一劍千秋白坎珂孤忠百戰紆閩海風塵
誰定息南天伫立迴愁予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詩

七

新詞突兀倚山阿千載遺踪寄薜蘿人世盡憐金斗大天風
長傍夜臺多路翻黃葉秋凝戶廟俯澄江水不波他日總戎
東出峽停幡立馬誰經過

三年同地昧平生掩袂西風幾愴情多難生前惟雪涕論功
身後竟浮名龍蛇陣逐江煙散牛斗光留劍氣明欲起九原
挹瀟爽滿天涼露月盈盈

正因寺

高

佑

南豐人

蘭若深藏三四圍小橋流水自扶藜十年不到僧都老一話
相逢晚未歸筆爲寫懷纔掃壁藤如留客故鈎衣那知世網
何時謝向此清齋坐翠微

杉關

蕭岐

聞說杉關道路難，我行今日到杉關。
良田流水七八月，華屋長橋數十間。
茅舍避人常塞戶，筍輿送客遠登山。
布帷撥盡秋陽裏，時有清風拂醉顏。

紫陽墓

左 泐 南城人

一卷神符草色迷，劍歸崆峒尚紅霓。
丹房火伏青鸞隱，綠樹煙沉白鳥啼。
風送龍湫傳玉液，雨滋鷲嶺障雲梯。
蓬壺路杳憑誰問，聊寄瓊樓看日西。

興福寺

曾 麟

閒拖鳩杖故穿雲，步入仙都謝世氛。
鶴返危巢辭碧落，龍歸古洞帶腥雲。
爐中丹劑何勞試，木杪泉聲不厭聞。
覓得鈞天三弄曲，鳳簫吹向玉宸君。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詩

五

飛鰲峯

璩 紀 新城人

萬水浮空半欲摧，石林秋影踏崔嵬。
長岳過嶺夕陽盡，落葉滿山風雨來。
澗水遠尋朱嶂入，竹房幽借翠微開。
悠悠莫問人間事，日日峯頭醉不回。

晚過廣度蘭若

璩 一麟 新城人

空山禾黍過斜陽，避暑尋僧到上方。
竹裏雲閒禽自語，花邊秋老蝶先黃。
鐘鳴午夜雙燈寂，月滿疎林萬壑蒼。
杜子即今超世外，時時來往贊公房。

寄湯惕菴先生

國朝 陳恭尹 順德人

早辭旂節遂抽簪，渺渺高蹤不可尋。
江上一毛生子舍，天中孤月照臣心。
青松自必千年老，白石聊為半夜吟。
近別海頭

無一字壺公巖迴壁潭深

大覺巖

傅金門

瀘溪人

誰能大藥點朱顏物外孤筇絕嶺攀丹粒鼎中文武侯黃金
海上有無間王喬當日曾乘鶴李耳何年更出關剩得桃花
歌欲笑白雲深處買青山

題徐升伯典籍遺草兼示拙菴吏部

鄧 炅

雙龍入洛何年事飯後青山每共凭欲識選君清似水第看
國子澹于僧滄桑以後詩逾老邱壑生成位最能曾負劍頭
添一映留將他日上徐陵

君未病前曾出澗花吟囑予序次

經呂灌園先生故里

黃有庚

新城人

遙望林邱氣藹然灌園知是舊山川勞勞有客詢孤隱落落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詩

五

無人唱葛天執圃已隨芳草盡詞林空帶野烟眠即今餘得
高風在渺矣先生六百年

登從姑

南城

苗

蕃平定人

怪石凌空見若驚傲然不屑與羣爭是誰屈作麻姑從自我
推尊米丈兄一線天關呼帝座雙虹水合鎖江城長庚下榻
譚詩外槃礴飛鰲欲下征
突兀奇嵐入翠微神靈鼓浪勢將飛劈開巖巖金鷲翼迸出
琅玕玉作梯客有三皇懷斗北往來一口吸江西直令立雪
姑名從天步丹梯照暉暉

大阜上

梅之珩

南城人

翠微樓閣近江津共詒靈仙羽化辰洞口桃花還一笑壇邊

琪樹已千春宵分搗藥呼山鬼月落焚香禮上真雞犬雲中亦將去可知不受世間塵

遊靈谷山

陶成南城人

一眺石巖心境開况教天際豎亭臺上有倚雲亭每憐幽境人間

少憤放閒情谷口來康樂鑿山難免癖子期釣水豈無才靜

尋勝跡添詩思漫潑仙泉洗筆埃

題青綏黃孝子祠

聞曦

一心澄澈渾天真足撼風雷泣鬼神三十八年歸道左百千萬劫識前因孝能至此方成子行不如斯總愧人我亦間關時負米對公惟有淚霑襟

羅丹惕母病剜股

梅渭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詩

李

浩劫風輪路已賒孀慈薪棘實堪嗟頂焚目斷長生草肉顛

心安劍樹花海水淚杜雲黯澹鶴原臂搯枕橫斜時丹陽伯兄辰右客

真未歸圭峯明德風猶在純孝知應出子家

丙戌十月小有山房落成

鄧墳遠南城人

高閣凌空百尺遙幾回松竹上千霄泉聲夜落雷奔峽雲氣朝升雨過橋鑿鑿田園開地脈離離禾黍漫山腰風生月出清明候尙有神仙弄玉簫

麻姑仙壇

鄧逢年南豐人

昔人舊日此乘鸞此日猶餘舊日壇碧樹靜隨丹竈冷青山空見七星寒峯迷五老雲千片水瀑雙泉雪萬竿何日仙娥仍載酒紅蘭春雨復態桓

重遊萬靈峯

林軒 瀘溪人

躡磴披雲撫石屏，峯巖特地接高冥。晴搖樹色連溪紫，秋刷山光遶郭青。何處佛歸長謝鳥，幾年僧去暗飛螢。疎鐘已逐香城劫，空嘆重來兩鬢星。

督學王公刊近溪先生一貫編志喜

吳陳琰 錢塘人

南城人說羅夫子，兵火頻仍賸此編。百谷真源千里合，萬川皎月一輪圓。從姑有宅音非寂，先生講學從姑山高弟升堂品最先。謂楊復所太史書出雙江知嚮學，得魚何必定忘筌。

觀瀑樓

何天爵

建昌城外麻姑好，觀瀑樓中足卧遊。天爲名山開面目，人將傑閣占風流。望餘煙火迴青昊，劫後滄桑記白頭。惟有元龍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詩

李

留意氣豪來千古，一登樓

天一山感秋

姚永克 南城人

天空孤雁過樓頭，曾記鶯花此地遊。雙眼乾坤衰草接，一番風雨大江流。蕭蕭野白蒹葭岸，漠漠煙黃橘柚洲。回首平原宮瓦綠，月明猶照古人愁。

蔡經舊宅

鄧牧

絳節靈旗上界清，眾仙同日會方平。黃金闕老安期棗，白玉樓高子晉笙。拔宅有時歸碧落，驂鸞何處泛滄瀛。海田三變雲衣化，丹竈春風草不生。

毛女峯

陶思賢

一峯高截眾峯低，細綠叢生夾小溪。毛女洞邊留淚竹，玉姜

天外寄孤棲千年歌舞催黃塚百戰山河賺翠袿欲與麻姑
同控馭九天鸞鶴俯塵泥

抵建昌作索諸生和

江西學政張映辰錢塘人

帆影參差落照痕
揭來盱水駐輜軒
連朝風雨渾無賴
三月鶯花何處繁
好事神仙碑記在
人才曾李姓名存
登臨大得江山興
月榭風亭細討論

書巖

曾衮南豐人

鬱鬱荒階綠未除
洞門煙斷夕陽墟
月中冷榻彈琴後
水底濃雲洗墨餘
禾黍秋風人下馬
池塘春草鷺窺魚
壁門苔占留題處
不見新安舊日書

枕漱亭在麻姑山

曾衮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詩

奎

捫壁攀蘿路九迴
芒鞋踏破白雲堆
輕雷迸石雙泉下
深洞臨溪一徑開
鳥倦送歸山角日
鐘寒催放嶺頭梅
碧幢絳節今何在
渴想麻姑酒一杯

環勝寺尋青

黃文則新城人

雪花飛絮擁羣峯
寒氣侵人冷似冬
稍喜新晴光爛漫
便扶短杖步從容
軟風一掌春浮酒
暖日雙林午放鐘
歸鳥欲喧遊騎散
匝城雲樹影重重

遊中洲寺

釋雪萍

墨花滿壁老僧吟
僧老花飛院草深
勝跡獨留高士咏
劫灰惟有綠雲陰
鐘聲帶露敲明月
梵響和煙繞翠岑
隆替不須關底事
一莖拈出宛祇林

天峯寺次壁間韻

釋戒顯

矗立青雲第一峯移來海岱獨居衝每當日出空天曉先見
金鋪紀嶺松溪靜遠聞千艇確夜深高放萬家鐘巖雲時瞰
山僧定片片飛回洞壑封

偶於人家廢書中得何鶴年手書月令詩感作有序

國朝 饒敷善 廣昌人

同邑何在田字鶴年舉孝廉早亡工詩著有玉耕堂
集邑人無知之者余客藏園檢架上書得一編讀之
真崑山片玉也孝廉身沒後家業蕩然寡母孀妻依
其姻戚於南昌余常就其從父昆弟求孝廉遺稿欲
錄以待梓辭以散失淪沒之感可勝道哉因成二律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詩

三

題月令詩後以此見文人之傳不傳益有命焉

信是多才福命輕西風含淚為君傾文章有壽爭修短氣候
因時寓變更自昔詩人艱一第如公鄉黨竟無名堪憐月月
推敲意微物猶詳蚯蚓鳴

下和得玉喜還驚拂拭塵埃眼倍明愧我庸才空後死有誰
奇困似先生無依寡母離鄉井誰覓殘詩有弟兄知己藏園
老居士一編長貯故人情

哭饒生述孟

國朝 許乃普 浙江學政人

述孟余芍坡同年敷善之次子繼為伯父嗣歲乙未
年十九初應童子試夏五月余按試建郡得其卷擊
節不置取入縣學冠一軍以大器期之七月入省鄉

試病暑醫誤投芪朮遂卒予慟甚作此以誌

一見終童倦眼開相期位業到蓬萊微名竟被青衫誤早死
徒增白髮哀未必庸醫能殺命多因造物最憐才玉樓待爾
修文去肯信匆匆返夜臺

輓方覲宣邑侯四首

國朝 饒敷善 廣昌人

黯然惜別已傷神惡耗傳來甫隔旬天上喜迎香案吏人間
驚失宰官身多才倍覺憐才甚執法偏生舞法嗔食少每爲
諸葛慮况兼事事必躬親

炎威漸逼效馳驅力疾還攜卷牘俱事本利民心轉苦才堪
任重膽能粗更張自信非安石嫚罵人疑類灌夫善不近名
誰共諒救時原賴有夷吾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詩

齋

炎涼頓易署蕭然警歎無聞實可憐生死前因君已悟城隍
殘局孰能肩剪除稂莠情何急駕馭英雄任本專輿論至今
猶未洽恨公爲政未三年
灰飛葭管暮雲垂氣冷難將病骨支人仰清風成在蹟天憐
循吏賜孤兒談心猶憶箴規切飲餞空懷別緒悲一炷香通
泉壤路應嗟身誤託巫醫

七言排律

送知軍曹北部移虔州

宋 李 覲

要知賢者善居官法自嚴明性自寬黠吏欲欺難作計愚民
初懼久方安獄詞大小情皆見市物公私價一般農力不聞
供土木窮檐猶得免饑寒星爲二使來巡撫考未三年悉可

觀劇郡便當煩鎮守君恩甯許更盤桓兩轡韻水行非遠五
袴盱江日漸單從此天衢龍躍去野人懷德謾悲酸

五言絕句

杉嶺

宋鮑照

古驛舊名杉煙光鎖翠嵐夜來風景好宿處是江南

送王補之

淮口西風急君行定幾時故應今夜月未便照相思

神功泉

國朝潘秉道南城人

雲水浮涼澄瑩鑒眉睫何處見神功人天兩不涉

龍門瀑

寒泉激危石天風恣飛灑猶恐帶龍腥控鞭不飲馬

建昌府志卷九

藝文

詩

奎

飛鰲峯

何年巨鰲峯化為蒼鐵色縱令成滄海釣者無從得

丹霞洞

潘安禮

絕嶺聳青翠陰壑迴窈窕乳鹿與時禽相將狎寒篠

齊雲寺

我有萬古愁登此日月近何必謝朓詩搔首天可問

雲門寺

仙源路盤迴雲氣相出入古寺下殘鐘煙暝月光濕

挹月樓

龍鳳岩十景之二

黃鴻璐廣昌人

挹月未得月披風共醉風何殊輞川勝入座水簾中

鳴春橋

沙雨渭河邊

因遊華子岡題麻源壁

宋李觀

平生猶未識紅泉人日纔遊石磴邊宿雨半晴秋草濕困來無處可閒眠

廣福院

危固

二月楊花滿路飛鶯篁清巧弄晴暉誰知騷雅尋芳客寂寞東風馬上歸

遊麻姑山六首

曾鞏

行盡壇前石崖路忽見一曲清冷泉酒行到我不辭醉安用了了分愚賢流杯池

古杉蒼蒼橫斗文其餘十圍陰蔽野應到夜深山月來林色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詩

李

天光迷上下七星杉

飛泉一支天上來寒影沈沈瀉龍穴山靈欲以怪動入山路

先冬積霜雪瀑布泉

樹杪蒼崖路屈盤半臺亭榭午猶寒平時舉眼看山處到此

憑欄直下看牛山亭

碑文老勢信可愛碑意小缺誰能鐫已推心膽破姦宄安用

筆墨傳神仙顏碑

神仙恍惚不可明空有池蓮變紅碧清香冷落秋風前似被

麻姑妬顏色碧蓮池

題紫霄觀

蔡楠

石梯雨過綠苔斑竹洞雲深白晝閒長恨桃花太漂泊誤隨

流水到人間

南豐覺源寺

胡寅

靜聞山犬吠雲根自掩柴門澗水濱四海未清眠不得此身
猶欲畫麒麟

將至建昌

楊萬里

梅雨芹泥路不佳悶人小歇野人家綠萍池沼垂楊裏初見
芙蓉第一花

趙宗丞奏稿

元 劉壎

六十年前夢渺茫宗臣諫稿墨猶香夕陽影落腸空斷門掩
東風看海棠

開慶己未避寇盱江梅憲副家及寇退憲副酌別時堂

建昌府志卷九

藝文

詩

矣

上海棠盛開因賦一絕於壁

劉壎

久客如家倦出門一杯別酒併愁吞海棠也似傷離緒雨濕
胭脂帶淚痕

紫霄雜記十首

明 李萬實

山城鼓角集鄉兵豺虎村村夜枕驚棘路只愁騎馬澁淺沙
聊作泛舟行

泛舟

柳葉初黃楓未丹偶隨樵木過前灘遊人不識紫霄路笑指
雲邊松樹壇

山行

春風秋雨石不老路檢瑤函事已空巖上幾年留蛻骨雲中

何處覓壺公

觀蛻骨函

漢陰丈人甘息機彭澤先生生事微茹君溢我長生訣便合

辟穀扁巖扉

禮三菴祠

具徑幽巖可避秦

連歲鄉民避寇於此

一溪彷彿武陵春
楸枰舊著猶

堪識似覺年來局面新

著棋巖

寒泉照影笑蒼顏
獨坐松間聽佩環
不謂神仙能久駐
祇緣

清味欲忘還

丹井

龐萌奇事傳千古
突兀何年置此鄉
佳石每逢先屈膝
令人

長憶米元章

掛冠石

披雲拂棘覓荒邱
萬壑千巖此最幽
尚想當年點周易
露珠

滴處不勝秋

尋張丹霞讀書山房

未騎子晉千年鶴
試泛張騫八月槎
泝入香爐峯盡處
溪流

一線得胡麻

浮筏入小溪二曲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詩

充

幽人霄閣鳴琴罷

閣名

道士星壇禮斗還
偶坐翛然無一事

焚香啜茗說青山

同佩文山 中夜坐

和家升伯唐山八詠

選七

國朝

徐芳

片雲影裏立朝暎
花水村村出遠痕
想像衡峯七十二
祝融

還自一峯尊

暮煙宜紫曉宜青
攤入遙空卽畫屏
籬下菊邊收未盡
小窗

分有一疎櫺

紅塵漲處任紛菲
蒼靄凝時認翠微
踏到峯深人不見
一天

香濕上春衣

葱蘢好景亦奇文
靜對方知俗是氛
伴我鬢華渾不厭
多情

惟爾與閒雲

鏡疑寒魄水疑洲
峯頂徘徊恰似留
最是吾廬看處好
不曾斜曲到如鉤
古有曲如鉤至封侯之語吾廬東向月出必圓
輕盈片葉漏微藍
葉上雲林又一簪
近識此中堪結社
傍僧添箇小蓮菴
百尺闌邊野鳥棲
虬松雀瓦自因依
春潮帶雨攜雛卧
知我樓中無殺機

石仙觀

朱行中

青山小朶白雲堆
鑿破雲根石室開
一派玉簫天外至
道人騎鶴夜歸來

城中小登高別業
踞江山最勝先
比部三十餘年經營
在目今為墟矣
愁賦四絕 選二
鄧 炁

建昌府志 卷九

藝文

詩

七

沙晴隔岸鳳毛洲
曾送寒鴉照夕樓
尙記移湖安屋裏
蕭森經月一梳頭

紫微街上躍三驄
盛事時傳鶴髮翁
今日翠虛秋色裏
夕陽依舊古高空
同街太常左公宗鄧僉憲陳公本與先同脚前
後入臺人呼為紫微里又曰七御史街第後即

翠虛閣也

遊仙臺題詩石上

蜀 僧

萬疊峯巒聳太清
麻姑曾此會方平
一從宴罷歸何處
寶殿瑤臺空月明

